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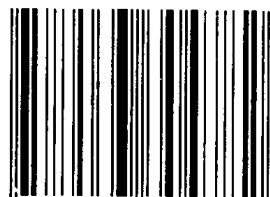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三册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四三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古今長者錄八卷總目二卷

〔明〕黄文炤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長者錄八卷》提要

古今長者録序

乾隆壬戌冬族叔鉼緘授予古今長者録一冊云得于市肆中乃易堂彭躬菴先生評閲者卷首有鄂州先生原叙而書不傳此編則温陵黄文炤先生所補輯秣陵丁明登先生訂刻之輯刻歲月俱無可考其書約而要簡而詳前賢言行燦若列展卷玩味深愜予懷夫殘苛非居心之道忠厚乃涉世之基是編所載合人情通物理本寬容和平之量挽險詐澆薄之風莠頑而歸善良誠士大夫之龜鑑也昔先君子訓予兄弟曰讀書所以經世若宅心不正大人情不通透雖胸藏萬卷無裨世用祇書簏耳尚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爾其識之余凜凜佩服不敢忘迨後赴公車歷南北世情

十年碌碌無所建立深以不克負荷爲懴茲繹是編内足爲克治之方外可資經綸之用與 先君子所以訓余者若符契焉又不啻氷霜之感矣爰付剞劂并筆疇讀書簡要二冊彚成一帙以公同好不敢私爲枕中秘也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孟冬月寧都西園後學曾洲瀛一甫撰

鄂州先生原叙

竊惟長者之名不顯于前世獨詳于戰國秦漢之間起于世道衰微時論廹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與之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趋利者未必得避害者未必遽免是以已之所安人或覘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掩昧者則亦怡然處之而不屑辯合于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未

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于衆稱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爾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稱之所能蓋超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故擴取前世所爲若此者揔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録詳夫古人之爲此非有意于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所稱嘆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循利以與人者利

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于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于非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尒予又懼夫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始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達道且非恥獨為君子意也故極其說復標其旨使覽者得擇焉

黄文炤曰尼山氏之生也去古未遠然當其時史闕文馬借人之風既已則長者漸微可知春秋以來適閱世世喪道樸散厚雕日蝕日偷以迄于今使夫子見之川上之嘆又當何如所賴者砥流坊堤有一二遺直存焉予生也晚每思舉一二遺直效古者示民不偷之意而未得發端語一日從友人處讀羅應菴集中載鄂州先生思復長者風書則古人實獲我心久矣幸序言具存全錄于此思讀是序雖然藹然真長者言也欲求其書則應菴云書已不傳于世矣為之遠想慨然因再理前語徵文考獻得三代以降古今長者凡若干人名之曰補思復長者風取束皙補亡之意也鄂州先生亦姓羅遺其名應菴諱鶴皆泰和人與楊文貞公同時二先生行事不著然吾因其緒言又得國初二長者

古今長者録

總目

卷一

周公旦　子罕

子餘　秦穆公

楚莊王　江上丈人

樂毅　宋就

直不疑　袁盎

田叔　丙吉

王議曹　于令儀

張安世　史丹

梁伯鸞　何武

何隨　劉昆

卓茂　劉寬

班超　袁安

甄宇　沈道虔

高鳳　陳重

王仲田　楊峻

管幼安　管寧華歆

王烈　朱文季

公沙穆　董允

蔣公琰　賈逵

卷二

陳群　陸遜

荀巨伯　張孝基

向雄　柳仲郢

羊祜　衛玠

顧榮　韓康伯

裴叔則　胡質

王忱　釋曇遷

甄彬　王僕射

高允　石勒

張寅　郭進

明山賓　歐陽頠

張道源　于志寧

河間王子晦　戴至德

古今長者録

總目

卷五

卷六

卞三些　嚴鳳
羅晉用　王繼道
南谿劉翁　孫鄘
耿定向　張江陵
附別品六則
王覇　王化基
韓琦　彭時
周洪謨　徐仲山

古今長者錄　總目下

總目終

古今長者錄卷一

秣陵丁蓮侶朋登先生原本
樹廬彭士望躬菴先生評閱
西園曾　洲瀛一校刻

周公旦

（原評：入殷便詢長者，此周家忠厚處，亦周家一代之人心風俗關係處）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子罕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原評：諫役于先，弭謗于後）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子發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于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原許哀矜所感）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比其後子發獲罪威王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原許句簡奇）之于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原許更奇）罪而被吾刑怨之惜于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求其內果活子發

。。秦穆公

秦穆公亡駿馬岐下自往求之見數人已殺其馬而共食之吏欲治其罪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之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原許更進一步古人相德歌淡如是乎）皆賜之酒而赦之後秦擊晉惠公為晉所圍見數人推鋒爭死以解圍脫公于難反獲惠公公問之乃盜馬者

。。楚莊王

楚莊王夜宴群臣出美人勸酒燭滅有牽美人衣者美人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其纓矣上曰飲人以酒而較之可乎（原許令有以自容）遂命盡絕其纓尋莊王與晉戰一人直前犯難解楚圍出莊王視之曰臣蔣雄也昔絕纓之會蒙大王不殺故來報耳

。江上丈人

楚欲殺伍子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原許素昧也乃乎江上得之）知其意乃渡之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千金以予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原許不磨）胥後每食必祝曰祝江上丈人

。。樂毅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乎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于觀津號望諸君

。宋就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

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
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
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
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
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
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
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
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悦因具
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

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
重幣而請交于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
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
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何
足效哉（原評是是）

直不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
意不疑不疑遂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
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原評買金非雖不受名難）

袁盎

袁盎為相從吏盜其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
有告吏言君知汝與侍兒通吏亡去盎追還遂以
侍兒賜之後盎使吴從吏適為司馬中夜引起曰
君可以去矣期旦斬君盎謝而去

田叔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
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

梁王為嗣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
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故春
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
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
意梁遂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
王後宮尋聽内使韓安國諫令詭勝自殺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
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見帝曰上毋以梁事為（原評善處大事）
問也令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

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原評所全極大）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

丙吉

丙吉為相于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茵主吏白欲斥之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西曹第忍之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王議曹

漢宣帝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無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原評畢竟遂是長者王生纔為長者作語耳）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于令儀

于令儀被盜擒之乃鄰子儀曰何苦為此必迫于貧耳問所欲以十千與之既去復呼語曰爾夜歸恐（原評儀可以為愧）為邏者詰可俟天明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安世

張賀嘗謂弟安世稱曾孫之才美及徵怪安世輒絕

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原評大識見）及帝即位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原評因是高賢事要之居功危道也張公之慮遠矣）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

史丹

漢元帝不喜太子史丹為傅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

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于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國也于是上默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梁伯鸞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為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梁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原評只求自心之安

何武

何武字君公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廣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不免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

何隨

何隨字季業司空武之後敝衣蔬食杜門著書嘗有屠人牽猪過隨門索斷亡去強認隨猪即與之鄰父從園中偷筍隨出見恐盜者慙怖徐步而歸

劉昆

劉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問昆曰卿在江陵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

原評偶然須知其非謙也

卓茂

漢卓茂性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亡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茂馬已數年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
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之他日馬
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劉寛

劉寛嘗行有人失牛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
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慙負長者寛
曰物有相類事容悞脱幸勞見歸何為致謝寛將
朝服入朝夫人使婢進羹婢覆羹汙其朝服寛亟

問婢羹爛汝手乎

○班超

李邑在西域使人上書毀班超功蹟超不與較竟遣
使護送邑歸漢

○袁安

漢明帝時楚王英事覺逮繫數千人袁安還楚郡守
（原許胸中先著）
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
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

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
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聖世
吾不忍為也

○甄宇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
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獨不肯諸人
又欲投鈎宇濵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
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

之

○沈道虔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据拾自資同据者或爭穟道
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輙
云勿令居士知

○高鳳

高鳳里中有爭財而兵鬬者鳳往解之不已乃脱巾
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陳重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綺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綺償之後寧要者歸以綺還主其事乃顯又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家急之重密為代還郎覺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恐有同名字者終不言惠

王仲回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回坐以免密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

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楊峻

王象少孤為人傭牧羊而私讀書被羊主箠楚楊峻乃贖象著家中娶聘立屋然後與別

管幼安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為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又所居屯洛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鬩幼安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爭

管寧華歆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時人以此定管華優劣及華歆與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胡為不可後賊追至朗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携拯如初世以

定華王優劣

王烈

王烈善教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方知也烈知使人謝之且遺布一端以志勸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朱文季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

以友道把文李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李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李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朱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李曰尊公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原許知己古人所重）又文李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李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文李子駢為吏文李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

公沙穆

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寔有病欲賤賣不圖買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原許往復頻頻無他古人只求慊自心耳）

董允

董侍中允嘗與尚書令費褘典軍胡濟共期游集嚴駕已辦郎中董恢詣侍中許修敬恢年少官微見

侍中停出逡巡求去侍中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原許此等風流千古如見）

蔣公琰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公琰與語不時應荅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原許文然以不荅荅公琰以不聽聽是二快）乃更以為慢耶

賈逵

賈逵素為曹休所忌初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居督帝乃止皖之敗吳人遣兵斷夾石休不能歸時逵軍于東關得報嘆曰我固知曹征東之敗也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征東縣軍深入此兵法之所忌也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左右請曰曹征東昔譖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幸可假手矣奈何救之逵曰不然征東若亡賊將

乘我之獘遺國家之憂今者之敗我與征東共之（原評是）也豈可以私忿而傷大計乎趣諸將發左右復請曰今賊斷夾石其銳莫當將軍獨不為身計乎遣曰軍敗于外路絶于內進不得戰退不得歸安危之機不及終日（原評是）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原評是）乃無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乃得還（原評梁道真可作背）休數曰梁道長者休何面目見梁道遂發癰死

古今長者録卷一終

古今長者録卷二

陳群

魏陳群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陸遜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後遜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原評將度）式意欲養民遜豈可

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又初為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原評忍乃有濟）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皆國家所嘗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吾豈敗義以求生者耶賊

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子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命賊感其義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回一郡獲全

張孝基

張孝基爲同郡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有過逐之後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間見富人子乞於市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能既而有餘又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其子謹厚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可奪其利乎於是盡家財還之

向雄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敎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

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柳仲郢

柳仲郢先爲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歎美即與從質正官

原許觀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友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逕庭

羊祜

晉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又祜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

進諂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

原評三代仁義行兵而後羊公其僅見者矣

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人　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祜歷職二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譏愼密太過祜曰拜職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衛玠

衛玠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顧榮

顧榮應客召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經危常有一人左右已詢之乃受炙人也

古今長者錄　卷二

原評顧榮善體悉然受炙者自是不凡此必非徒以炙而已

○○韓康伯

吳坦之隱之兄弟遭母艱號踊哀絶行人爲流涕韓康伯母在郡每聞二吳哭輒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吳遂貴達

○○裴叔則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胡質

晉胡質爲徐州與子威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爲徐州帝問卿清何如父對曰不如也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王忳

王忳字少林詣京於空舍見一書生病困視之曰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而絶忳鬻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無知者

釋曇遷

釋曇遷經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洩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甄彬

甄彬有行誼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甄甄拒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耶

王僕射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高允

高允仕魏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裝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荅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崔浩信待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景穆召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事皆制于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

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勑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犯觸恐罪不致死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勅以經授景穆景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滅族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允

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又高允為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群臣曰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魏主乃拜允中書令嘗呼令公而不名雅嘗言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予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慄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

（然以切諫故）（游未知言哉）（原許）（何等學力）

石勒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勒用法嚴諱胡尤峻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醉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張寅

張寅以事亡之冀冀人才而欲妻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負也既而南歸康之父母初亦議改適姑已許之豪家又交賄之女誓不奪至是夫義婦貞遂偕伉儷

（原許士義女貞終偕伉儷快哉）

郭進

郭進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訴

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明山賓

明山賓至性篤實家甚貧困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

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簡州曹失去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歐陽頠

歐陽頠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緩寄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一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為蕭毅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

○張道源

張道源并州人年十五以孝義稱唐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累封范陽郡公時何稠士澄居官家口籍沒詔盡賜道源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皆捨之一無所取時稱長者

○于志寧

太宗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田志寧言臣家自

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分其田以與二人

○河間王子晦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戴至德

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仁

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理終不顯私恩當時人多不知獨稱仁軌為解事僕射常更日聽訟有一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原許作豈笑還之人服其長者

王義方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累人間細事買宅既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亡酬直賓朋言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

義方曰此嘉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義方為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娶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婁師德

唐婁師德字宗仁為宰相時弟遷出刺名州師德以兄弟名位大盛為憂弟曰自今人有唾弟面者弟自拭之庶不為兄憂乎師德愀然曰此乃所以重吾憂也人唾汝面是怒汝也今拭之是益其怒也正當使之自乾耳

師德寬恕狄仁傑之入相實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覺之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際也

狄仁傑

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嘆美之

瑯琊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欲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遣右丞周興等按之遂大殺唐宗室

時以貞等當生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豫州刺史狄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非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原訂大陰德流豐州

仁傑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嶺外仁傑請代行長歎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徐有功

徐有功為司刑少卿被皇甫文備誣逆及文備以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欲死君君生之何也對曰

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

姚崇

姚崇為相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古今長者錄二卷終

。張說

張燕公說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斬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遂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忽一日直請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譖禍且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然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是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于九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且奏之上為之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

原評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伉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冐乃見留虞叔捐圭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說亦聰明疏通善知人也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

原評識量渙絶宜為中興第一人

。李勉

唐李汧公諱勉字元卿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汧公許之比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汧公共啓墓出金付之又為嶺南罷鎮歸汧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物投江中而去

。。李約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汧公勉之子也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

原評汧公父子曾盛德事且相類後此則范文正父子與

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貨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覲屬來理資物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采在墓中

李吉甫

陸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錢徽

錢徽在翰林日憲宗嘗獨召徽有所咨議徽從容言曰他學士皆高選宜與聞機密以廣恭決帝稱其長者（原許在他人惟恐寵任不專）

徽掌貢舉節度段文昌學士李紳各以書囑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而裴度鄭覃李宗閔子弟中選文昌言于上曰今歳錢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怒貶徽江州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囑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耶取書焚之（原許雖能推誠）

李宗閔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楊虞卿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弗克舉虞卿即以所齎助之（原許此道今人棄如土）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

質名氏

原許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是耶

崔暹

崔暹守季倫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語不為癡也（原許不轉一語可謂妙絕）

任迪簡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景略嘗宴客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兩爵徐以他辭請易之歸病咯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惻然之左遷京杲 原評極妙

徐晦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嘆其長厚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楊衎客

盧州刺史蔡儔發楊衎客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以拒衎客衎客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盧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塚衎客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

原許父母塚見伐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倘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冦也行密于是知孝弟之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群材而霸有一方也 胡氏

柳宗元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㓛禹錫得改連州 原評徐友若劉大臣如此納諫若裴宗亦是柳州遭際

○陸象先

陸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帝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以湜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及公主與湜等謀逆象先獨以爲不可力言于公主帝旣誅湜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宗慤

宗慤字元幹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飯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馮道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王祐

太祖與符彦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知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之且委公察訪得實許以趙普所居官公察知其安但得二家僮恣橫狀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爲辯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公知襄州彦卿竟亦無恙公後創居第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曹彬

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失律趙昌言請按軍法朝廷薄譴之趙未幾被劾時彬已復樞密使三疏力雪之

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

○武惠王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脩葺公曰

時方大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其仁心愛物如此

魯宗道

宋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
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之一日
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
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
上若怪遲當托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
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中使

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如對真宗問何故私入
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備賓至
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
（原評一味真率）
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
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章獻言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王繹

王繹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軍家之
祿乏每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怨而訴之州并
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事由某
公何罪王曰某祿祿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
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公
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
（原評為僚友受過至沉困二十餘年古之人乎）
知而獨得私貸罪自此沉困二十餘年晚用薦者
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目有魯名時魯已參大政
上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稱謝且具道其實
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
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王仕省郎累典名郡晚

年富壽子孫昌衍人以為德報

宋仁宗

仁宗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宗不荅及將去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
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
（原評堯舜）
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荅不覺汗
流浹背俯伏于地歸而寢兵

張齊賢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日嘗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自言其事相公最久凡役于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奴震駭泣拜而去

○竇禹鈞

竇禹鈞為人素稱長者有家僮盜田錢二百千慮覺遠遁第留一女價其錢鈞見而憐之撫之既笄為擇良配得所歸又得遺金二百兩驗其實遂以還之同宗外姻有喪嫁不能舉者為之出錢前後凡五六十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宅南建書院聚書千卷四方之士識與不識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而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

○竇儀

竇公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普專政太祖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公語及趙所為多不法且譽公早負才望之意公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上不悅公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盧嘗有憾于趙攻其短遂罷相出鎮河陽盧遂參預政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趙復相盧貶崖州

○王旦

寇準短王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言于旦旦曰臣缺失多準無隱益見其忠直帝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準大慙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準恨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文正公旦在中書寇萊公準居樞密院偶中書有事關密院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原評是學夫子以直報怨）

旦立朝人有過輒為暴白日者上書言禁中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之說上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罪人上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上復馳取則已焚矣由是獲免者多（原評真宰相之言讀之可慟）都尉李和文召客呼官妓被臺論公乃作一詩遺和文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上出臺疏示公公曰臣亦知之曾遺以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遂不問（原評畢竟烏臺花[illegible]者為秦[illegible]者是狀）

旦為相時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且徹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原評訣言撒中）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可以解紛）

文正公寬厚未嘗見其怒一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李昉

盧多遜知政屢譖李昉及昉相太宗言及遜公頗為解釋上曰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待之厚耶由此益重公

至道元年燈夕以安車召昉賜坐親酌御樽選餚核賜馬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無傷人害物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李之才

李挺之之才為孟州司法參軍性坦率不事儀矩太守范雍莫之知也（原評李公自立品非同人沦於也）後范建節移鎮送者皆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范謫守

安陸過洛陽挺之獨往省之前日遠送之人無一
至者范始恨知之〻晚

張佖

李文正公昉雅厚張泊而薄張佖及罷相泊草制深
詆之而佖朔望必詣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不厚
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秉政未嘗有一（原許累不知之小過重無求之）
請求此吾所以重之（大節）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
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佖嘗分俸贍給

朱倬

朱倬為諫官每上疏必夙興露告常言人主任我以
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當天心勿為子孫（原許言路君子念始）
植荊棘

古今長者録卷三終

古今長者録卷四

李文靖公沆

李文靖公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
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
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
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
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
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憮然不樂命
小吏封置別匱曰吾豈真優于是者耶亦適遭遇（原許達遭遇今人有識而）

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己而（原許旦果才不妨任用）
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沆一奴逋宅金數十千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秀美
奴寫一券係女帶額賣以償公惻然視夫人訓育
長成擇一壻厚奩歸之
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
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故
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請是售私恩也故峻（原許前事不可及後事小費周旋）
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詞此取怨

之道也

王弘

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于人者每先呵責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患又不徵借顏色即大成怨府聞者悅服

王曾

王沂公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

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王移洛師陳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逐其故發其隱也

王曾在中書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言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歸

文彥博

唐介論文彥博專權植黨坐貶文亦罷相未幾復相（原許文公豈博名哉）即上言介直臣今介未召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

尋同執政

韓琦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緡買女妓張氏姿容美麗券成忽流涕公問故張曰妾本脩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願沒身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遣張持錢還舍且曰敗官果非辜可訴于朝事白汝却（原許急于見德非大人也）歸我守義後辨雪調官淮右張氏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日

券包二十金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感涕而去公之隱德如此甚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封魏王子五人及孫皆貴達

魏公琦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則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原許春氣）況仕者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于聖世乎

在魏府有禁卒私逃法當死卒曰母老病近在數舍常恐不復見誠知罪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校

實郎便宜釋之

公在大名有獻雙玉盞公以百金答之一日酌以勸客一吏誤觸玉盞至碎坐客皆愕吏伏地請罪公曰汝誤也何罪之有

公在魏府時僚屬路拯就案呈事狀尾失書名公以袖覆狀尾仰首與語潛卷其狀授之（原評魏公德量從容摹寫如畫）公又嘗曰人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言則益善矣

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活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首曰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耳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于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此公之遺德不傳也（原評不明偷兒化）（為長者）

魏公出鎮中山時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魏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殷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見詩自愧亦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魏公遂以一女婢賜之感恩無地

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凡人語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原評寔是平常事但人看不透耳）

張無垢

張無垢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瀆不敢輕易也（原評要反此否）

中黄先生

中黄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為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禎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俯然何取其為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已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原評許旌陽以淨明忠孝教弟子出中黄入杜經故轉中黄到玉真亦淨明派也）（原評自家其福薄人可平）

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諧人翩翩嗇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議論有根柢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富弼

富鄭公弼字彥國為人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待

之有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

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親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范仲淹

范仲淹買田為義莊族中人日米一升歲一縑嫁娶喪葬有贍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有餘若干疋令長吏録親舊盡散之遺于純仁之姑蘇取麥時尚少舟次丹陽見石曼卿道三喪未葬純仁即予以麥舟五百斛單騎還公問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付之矣

原評古人輕財好施無所吝恤而至于喪不能舉尤其所最惻然者自忠宣父子而後此義不聞久矣

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第雒陽營

園圃為佚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在世無幾且西都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豈必己有哉[原評達觀]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晉公唐名臣吾所尊仰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或歸他人吾則不可取也[原評此乃有買友人之美妾者]

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宣撫陝西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寔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原評此等識見補天地缺陷]

起遂為慶人矣

○范純仁

范忠宣公純仁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疾忽失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聞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為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益康如在中州時

○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為耶

○忠宣公知慶州時環州帥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种古避罪讒訟誑御史置獄于寧州公就逮獄成种古以誣告罷任公亦用他過黜知信陽軍後公入為天章閣待制薦种古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鄧綰謫帥淮東言者猶斥之不已公言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為綰也明堂肆赦章惇言呂大防等竄嶺表者宜勿徙公言大防等老疾炎荒

非久處之地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聖德耳蘇轍平日與公亦多異及轍殿試策問引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公從容救解轍乃謝公曰公佛地中人也

○歐陽脩

歐陽公初以范文正事得罪于呂相夷簡遠貶三峽流落累年後為文正作神道碑盛稱呂能釋私憾用希文而共力于國家純仁刻石削去此一節云我公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

惟其言公取信于後世耳吾閲文正自言平生無
怨悪于一人其與吕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
自言無怨悪于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
之性相遠如此公知頴州時吕子公著為通判公（原評歎公不可及）
見其賢及還朝力薦之

范堯夫

程氏遺書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曰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峩眉寔
察之公一日該予款語予問曰中使在此公何暇

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
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
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德量
有如此

張士遜

初張士遜之罷相由范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
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
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為朕言者士遜
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審訪之士遜數

日又請七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為朕言者多士
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原評范公之禍非小又欲迁之以慰其心也）
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公乃在範圍中大矣哉）
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王質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昔日交遊士大
夫莫敢送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
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質何敢方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

之縮頸

尹師魯

尹師魯洙與范仲淹友善仲淹罷政人希時宰意攻
師魯以渭州時事遂置獄劉湜按之欲害師魯卒
不能害其後師魯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對榻
語數日甫曰劉湜按師魯欲置師魯於死而師魯
絶無一言及之何也師魯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
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指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原評難能哉）
耳洙何恨于湜哉甫深服其量

杜衍

杜衍嘗言今上官多摘發下吏小節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貧者公租均給之不足繼以公帑惟真貪者乃繩以法平生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自新因之遷善者衆

原評體悉人情

呂蒙正

呂文穆未遇時胡大監遇之甚薄有舉其挑畫寒燈夢不成之句胡笑曰此渴睡漢語耳明年呂及第使人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及後叅大政初入朝士從旁指曰此子亦叅政耶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公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忘不如勿知也

原評夫不能忘情於背言之誚乃能釋然于面刺之人度量相越何也蓋少年得志之初與老成涉歷之久充養自不同耳故知量隨識長

呂公著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為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原評真宰相之言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頗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原評豈常可及

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嘉問嘗竊公弼奏稿以示安石呂氏號為家賊者也

原評[illegible]

呂許公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関懷

京師民

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也包孝肅尹京師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原評此人奇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人更奇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愧矣

原評兩人皆世所僅見固予者盛德哉固却者沽名非中道也援言伊父未嘗以金委人豈無未及語予者耶又豈有無故以百金妄稱其父委者耶 者何也

古今長者録卷四終

古今長者録卷五

秣陵丁蓮侶明登先生原本
樹廬彭士望躬菴先生評閱
西園曾　洲瀛一校刻

趙抃

趙清獻公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其意者以厚直易鄰翁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併之乎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至和中范文忠公鎮為諫官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呂居簡

石介病卒夏竦挾郄因妖人謀反言于上

不死北走明耳編管其妻子于江淮遣中使發石棺以驗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必發棺空而石果走乃可萬一屍在是朝廷無故剖棺發塚何以示後世中使曰然則何以應旨公曰石死必有棺殮定棺之人有內外親族會葬門生數百今皆檄召勘問令具狀保任亦足應詔也中使如言以奏仁宗悟遂放石妻子還鄉

寇準

丁謂與寇準有隙言其與李迪為朋黨貶雷州後謂

竄崖州路徑於雷準家人欲報仇準止之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

方慎言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于州州錄事與富民有宿憾因抵以死獄上若水疑錄事怒以納賄詬之若水笑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視獄詞耶客使人訪得女奴言於知州知州出示其父母相持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謝知州言推官賜也趨詣若水若水閉門拒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泣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獄事不冤職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知州益歎服

陳俊卿

陳俊卿為泉州推官勤職業同僚宴怡謝不往一日

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椽方飲某所漠假公與卒以行公後至被詰公唯唯謝已而知其故問公公曰其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辜自解重人之罪乎汪歎服

晏殊

宋晏殊元獻公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原評：淡之不清、清之不濁、此晏公乎）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仁宗時大用

趙叔平

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原評：真大臣也）懼趙澹然如平日

宋庠

宋庠以言者斥其非才罷相出守浯一舉人行囊中有貨不稅為僕所訐公曰應舉孰無長物若奴

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言舉人父嘗劾公上不（原評：何等安當）卷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奴罪

宋神宗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丞相韓玉汝自樞密院承旨出分畫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密知忽中批步軍可遣人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原評：恤臣至此寧不知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作小詩寄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老卒幸容携婉戀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天下

曾公亮

曾公亮布衣時遊京師夜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詢之旁舍欷歔曰僕官某所以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鬻女于商得錢四十萬今去有日故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言吾欲售之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女來吾且登舟俟水門外至期而往則公

舟無有詢旁舟乃知去已三日矣女後為士人配

劉貢父

劉貢父平生不譏人長短人有不避者必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攻之然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王安石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原評公大節可學）

蘇頌

蘇頌知江寧後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簡之未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簡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謙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原評平心合理用智者學之便入名求）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丞相頌知審刑院時知州張仲宣坐事擬杖黥配

海島公奏仲宣所犯止可比恐喝條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公曰刑不上大夫知州五品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原評存大體昭矜恤而得之矣）遂免杖黥但流海外著為令

周益公

周益公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失官吏得免死（原許已為之且諉諸叉免自認以免人乎）必大歸道謁婦翁

婦翁不樂殊不為禮後私詰前一夕夢掃雪迎丞相此何祥也必大既歸刻苦讀書試宏辭科遂中科首選馴登台輔必大貌甚陋夢神人易其鬚後遇相者曰一身貪賤骨數莖帝王鬚必登相位

龎相

龎相籍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詰龎公擅興詰責不已龎公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

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温公用是
得免

程顥

程明道先生顥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謝言陛下擢臣
為言官使臣拾遺補闕臣不敢有所隱避若欲臣（原批：千古言職箴）
摭拾人短長攻訐排擊以沽名譽臣不能也上歎
以為得體

程頤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識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原批：聖賢恕物正是自己進步處）

處說郤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
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
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邵雍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武侯無死禮樂其興乎因
著論以為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興康節（原批：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讀此）
先生見之怒曰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後
生輒議先賢亦不避也伯温自此不敢作論（原批：凛然）
熙寧三年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
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原批：温太真獻懷共聞此法門）
矣投劾而去何益

呂祖謙

東萊呂祖謙曰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
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常以方便
為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
者不使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原批：與康節深同）

呂本中

東萊舍人本中為祠部員外郎時苗亘監階州草
場倉以贓坐黜罪公言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
所避况四方枉濫遠難盡知遽施此刑異日察其
非辜雖悔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陰
人盜柄必且借之以害縉紳頗酌處常罰以稱陛（原批：用意深遠如此）
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蘇軾

東坡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
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味道以二巨

巻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巻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置紗二百端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奬士類唯内翰與侍郎耳縦有敗露必能情貸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㝎難逃幸先生恕之公（原評坡公如此耐煩）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兄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

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高登第還具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為延欵數日而去

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之勤以至于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以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原評坡公竟以無居倘富終局可感哉）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

坡歸陽羡時流離顛躓之餘絶禄已數年受梁吉（原評高風百代豈偶然也）老十絹百絲之贐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廌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謂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章季默三喪未塟亦求于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立卭山積之句

劉凝之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履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履笑曰非卿履耶復（原評坡公當是笑頗更進語勿輕讀過）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不當如凝也

胡安定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

以為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署其牒公曰君等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侯其去乃訾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乃為公署之

（原評快論快心）

○九江碑工

九江碑工刻字甚工黄山谷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刋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劉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遂餽以酒肉而從其請

（原評不知朝端諸人何以為顏）

○陳禾

左正言陳禾鄞縣人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蔡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内侍黄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荅以事有之罪不敢辭或謂其失對禾曰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史浩

史忠定公浩為右丞相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公者孝宗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公尤甚公薦濟掌内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虞允文

虞允文為蕭之敏所劾孝宗為出之敏公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帝嘉公之厚

○王大寶

王公大寶知袁州同年宗丞沈清臣以試和謬忤時相貶沅州過袁公留之數日傳吏白公恐觸丞相嗔公笑不荅先居溫陵從潮州會趙丞相鼎謫潮公日從之遊趙喜謂公曰元龜昔監鼓院有讜者故予祠今觀元龜學識直亮廷臣無出其右且吾謫居此平時薦引之人蔑有至者公肯獨來不賢而能如是乎吾過矣吾過矣又謂欲知讜者名乎曰不願知也趙益稱歎

○狄青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鬬

鉄羅漢者閒于水濵卑溺救之保五方縛素公遣
餉田見之曰救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〻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者
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蘓
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
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
月十五日與詠同舘此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武襄公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以處士劉易習
于魏公亦與宴易性躁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

謂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絶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
原評此真武人
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詰朝造劉謝之魏公服公
有量

○田夫人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
偶與同列擾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
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夫人田氏問
何故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固勸
原評田夫人作羣野遠大度乃尔
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
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
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
子止一女適田直長〻遺卒女病瞽後亢官湖
南叅政迎夫人子母歸汝畜敬養不怠
原評不意竟食其報

○劉庭式

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及歸則定婚女已雙
瞽矣家又不振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
廢人何可奉箕帚庭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
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蘓軾為太守慰諭

之曰余聞哀生于愛〻生于色子娶盲女愛何從
原評人倫攸關百世可興
生庭式曰某之所喪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其
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絶
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
妻乎軾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
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周仲逸

唐周仲逸娶妻始講六禮妻被跌而跛父母欲改娶
仲逸曰聘後而跛吾命也遂歸娶焉

孫泰

孫泰山陽人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托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廢病非泰何適人服泰之義陳無(原許擇廢自予不可[illegible]也)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後盲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大防是也

劉洪欽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曰吏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買一妾極妖麗名蘭蓀詰其世家乃洛陽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于使令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夜夢一綠衣襆簡者謝曰予蘭蓀父也荷德無以報知公短壽當為力請于帝毅日復夢曰予不佞懇帝帝已許與公延壽二十五年富及三世後果如言

鍾離瑾

鍾離瑾為鄭令前令之女流落埋收為奴女抵邑號哭曰吾父曾任此也瑾詢之乃前令女也瑾方欲嫁女遣書所親請嫁前令女然後遣女于歸荅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次子君女(原許事寺人是珠合辭)歸吾長子安事盛飾于是二女並歸許氏二子

李文靖

李文靖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餘歲有美姿自繫一券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囑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于室請夫人親為結縭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文靖病父婦刲股作羹

馬涓父

昔馬涓父中年未有子因買一妾極姝麗每理髮必引避如沮喪之狀公怪問則曰其父本守某官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鬻妾今猶未卒哭約髮者寔素帛以縫綵蒙其上不欲公見無他也公惻然即日訪其母還之且厚為資助是夕夢一羽衣曰天錫汝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臣濟也及長赴試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

天下第一人。

古今長者錄卷五

古今長者錄卷六

查道

查道休寧人官刑部右司郎中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二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適翁喪不能葬將鬻女以葬道傾橐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某人卒質女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縉紳服其履行

陳太常

太常少卿陳公輕財好施篤于友義少與蜀人宋輔善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遊學卒與己子沈同登進士第

張忠定公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

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宮屬
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闗呼婢父母出貲
以嫁仍是處女

王德用

王武恭公德用為御史中丞孔道輔所劾罷樞密出
鎮又貶知隨州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
而已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今亡矣公愀然
曰孔公以職言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范元琰

范元琰家貧灌園自給嘗出見人盜其菜遽退還母
問其故具以實對問盜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
其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郭原平

郭原平少稟至性住在會稽居宅下濕遶宅為溝以
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
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
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慚愧無復取者

羅可

羅可以疎放自適嘗有竊割其園中蔬者可適遇見
因躡足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
壺就之其人慙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
閈不能烹雞以待予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
環坐盡醉而歸終不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

王眉叟

王眉叟管領浙之開元宮時浙省都事劉時中海內
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塟眉叟親往弔哭周其遺

孤舉其柩葬于德清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
不關人以為難

張知常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寄金十兩同舍生因公出發篋
取之學官集同舍簡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
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一半遺之

張淇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淇諜其
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鄗謂曰此應賞與宜寬

吏以聞謨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之諭以償錢則貸不然爾曹死矣吏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黄龜年

黄龜年應鄉舉時有考官其初為縣尉見公大奇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公登第回尉已死妻挈與櫬相遭公使人導意申初約尉妻辭曰尉死橐空今携百指西歸衣裝斥賣殆盡猶懼不能達

往事尚忍言哉公乗涕曰夫人不念死者乃作世情衰虜語肯遂吾志秋毫自齎遂婚而別

吕蒙周僕

吕蒙周任江西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瘥蒙周以時值大著船小逼勢衆厭相染因擠於中流僕久熱得水凉兼素善游雖病能隨波上下至岸有漁叟援之置于家聞兩岸喧聲力疾出望見蒙周船沉溺乃穿涕嗟歎與漁叟網索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病已平復矣

於是悉心致哀舁置其櫬立標掩瘞

唐珏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家貧聚徒受經營瀡髓以養其母當宋亡後時江南僧統楊璉真伽怙恩橫肆發趙氏諸陵棄骨草莽間玉潛聞之亟貸家具并行貸通得百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玉潛慘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斲文木為匱各署其表分委而散遺之各葬地以藏餓而楊璉下

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然不知諸陵之骨故在也後有傳其事者玉潛之義風一時震動吳越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董士選

虞集元明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

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搆間今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識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程思廉

元程思廉與人交有始有終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往還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于宗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倪元鎮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肇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元鎮嘗鬻產得錢千百緡會張伯雨至其家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

楊維禎

楊鐵崖避地松江有貴遊子破產流落數踵其門一日持一名畫去左右欲追之鐵崖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危整

危整者買鮀魚其駔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旁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為公容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醻以直又飲駔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為

曾叔卿

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

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悶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效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此方薪有災荒是故不以佇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原評是何等心腸）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

陳策

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于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過客喪馬者衒賈之既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客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

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沕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原評士大夫講吻歛之學請從此始）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中或被欺故為公驗之

周文粲

周文粲有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原評此人快活難求不忝）

劉永一

劉永一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嘗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未之不有也）永一執竿立門首俟人物流入門者輒（原評苟非最難自）援出之有僧寓錢數萬于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者焚其券

宋濂

太祖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原評揄頌閒不虛偏抑之任）濂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克勤

方克勤知濟寧府同列以事奪禄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按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妙妙）

方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原評謝乎仁人之言）

楊士奇

廣東布政徐奇以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得其條餽遺姓名以進者上見中獨無楊士奇名大善之召造膝問故對曰奇前都給事中時與翰林六科比舍居相往來于臣亦然奇擢任衆作詩文贈之適臣病未作故無名耳（原評楊公對詢無一不恰當真大臣也）上曰卿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ヒ詩則單目亦必有臣名上曰彼遺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臣餽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

立而然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單目不過藤簟蕤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非有他也上釋然取單目立焚之

又宣廟御文華門名楊文貞至屏左右謂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冨今察之皆邊將餽遺者榮大負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與諸將有交（原評文貞所對亦是實事）今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不及榮遠甚及正統五年榮歸省墓宗室有餽以上物者中官王振將發其事文貞以榮不在京復力為辯解

文貞公早年為鄉人弟子師嘗有儒生棲ヒ然攜書數冊過館下公詢知其母老乏養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文貞漂寓武昌偶憩楊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一十餘里不厭翥後任禮部尚書

楊仲舉讓館文貞文貞分脩客子何其心之同事之類也此豈窮措大舉動哉量大福隆非偶

耳

（原評閱此當日君臣衷曲畢具）

顧佐為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吏有遭撻者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原評楊公所對自是實事）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

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輙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命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簡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原許大臣）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黃福

黃忠宣叅贊南京軍務日李襄城隆為留守李欽服（原許留都歲晝叅贊還以為永例而公之始甚近矣）黃每事悉以諮詢及視事皆襄城處分叅贊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忠宣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

。。夏原吉

（原許夏公事頗詳盛德許卷爰以加矣熟玩當有進步處）

夏公嘗得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驚服

。公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具載國史特述其不可及者二事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見公久未成功潛奏于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階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原許可及否）未幾薦葉于朝宗行得授錢塘令公後奏績之日曰是葉促成也

永樂間科道官等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叩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

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少衆始歎服（原許得大體）

。。夏公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

問之夏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筆不忍下

公巡視淮陰憇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遥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呂尚書震嘗上前短公柔奸後震為子乞官止以問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其自渇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瑄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原許量可學開大法門）

公人多服其量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其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中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忠靖為戶部尚書時吏奉精微批為墨所污內袒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颺污精微文書敢請罪上命易之從吏有汙其織金賜衣者懼甚曰汙可浣何懼一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此人服其量

（原許如吏何益）

楊翥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如鄰家構舍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有人侵其址公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又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勿驚之又鄰家有失雞指其姓罵之家人以告公曰坊肆中不獨一家姓楊其量大率類此

（尤妙在一更字）

解縉

解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文其心常在

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古今長者錄卷六終

古今長者錄卷七

楊榮

楊榮從文皇北胡廣金純金幼孜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騕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翌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榮之義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以不顧而去也

楊溥

楊文定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江陵令范理頗不爲禮文定因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纔八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我何以謝爲溥理仕至吏部侍郎

胡濙

仁廟監國藩王適造飛語上命胡濙往察密疏聞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閣宮中密疏

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愼朕不及知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寐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原許國體）

程達

程公達有長者風取與不苟友誼最篤曾以馬借友楊亡信宿馬死楊不安具償公竟却之曰馬數既合死ㄴ楊宅與死程宅等耳何用償為

鄭誠

江西僉事呂升宋呂頤浩之後家有高宗賜頤浩御札因官江西失去流落民間鄭文實見之識為升物遂曰此世之寶也（原許古意可掬）購以歸升鄭君名誠永樂中以監生為吏部右侍郎

程皓

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譚人短（原許百世可師）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俟其言畢徐為辯曰此或衆人妄傳于廣坐中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魏驥

魏文靖公驥為吏侍時奉命往南都考察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資百一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魏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郎有子壻如其輕重款識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魏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工碎之則偽也魏意都司之弊歎曰近來官負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也銀工私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偽物出自子

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魏戒之曰愼無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歡乎已而郎陞辰州知府請教于魏ㄴ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謹勑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簡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ㄴ露其事辰州入覲乃携其俸入盡數以償魏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跡加人不題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原許終不忍以薄待人）

周忱

周文襄公忱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冕（原許兩公俱人傑）

吒皂隸令止進白周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周
從之後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
怒傷人累盛德耳

文襄撫江南嘗閱一死囚欲活之無路憂形于色
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
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葉盛

中書舍人何觀詆大臣王直胡濙附阿不宜處左右
北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廷議都給事毛玉議以

為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罪當死葉盛與林聰力
原評二公知政體
爭曰朝廷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怒觀猶下廷
議甚盛德奈何導令抑人言乎雷霆下一有不測
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受直言之名也且吾輩
皆言官獨奈何不自為地玉意解乃易草進詔杖
觀調外任

。。王翺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為太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
原評容執法者賢執法者皆聖人矣
法以先後序過雖貴官不得越舟人怪之忠肅行

彼立法安可壞至部即薦為考功

。。李公

南陽李公文達公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綿花
為業收成後載往湖湘間貨賣以為常是時價頗
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價以當直銀
三百兩交易訖貨未及發燒燬無遺三商抱持而
哭曰我輩假貸為販江湖頻年辛苦一旦罹此何
以還鄉躃踊各欲自盡李公聞而謂曰貨未及舟
原評有此一念利萬倍德倍
尚為我物貨失價存我當還汝汝失貲本無以為

生我能力業歸可再致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
是夕其家有客假宿夜半聞有人聲客起竊視之
見兩緋衣人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不利
原評生首相乃得文達之賢天之福者至矣
耳客轉從其向貴不可言詰旦客告其家而去李
公聞言大異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
丑進士天順末首相

。。。陳白沙

白沙陳公南訪定山莊孔陽莊攜舟送之中一士人
素滑稽肆談褻昵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

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見其人（原評盧秦有無限餘味）

定山大服

白沙素不與物競鄰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㞞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君讓其人慙而去

李襄敏

李襄敏秉初撫宣府時巡按張鵬以事相左天順間鵬與同官楊瑄俱以言事謫戍兩廣錦衣門達令千戶林監行二人同梏懼甚時襄敏巡撫江南瑄

語鵬曰而當時若不與李都今日可冀周旋言未畢襄敏傳呼至門見二人同梏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德義）二御史曰此門錦衣手封且有邏者在後吾儕死則已矣何敢累公襄敏曰何傷朝廷有責吾以身任遂懇于林得釋解帶為贈所至州郡遂皆致禮竟得無恙

王竑

王莊毅公竑為督漕開府淮陽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簡嘗折抑之尋王遭抨免官歸過清河揮

使祇候於江滸具饋致慇懃王嘉其誠欵受數缶醯醬旣發則皆糞穢舟抵徐有表公生平忠節者得旨還官指揮逃遁遐方詐死家人故為發喪治殯人有仇揮使者執而訟之王不較前悔為平其（原評較亦常事但賢于人）訟而遣之（遣耳）淮陽閭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

豐慶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簠簋不飭懼甚乃以白金為燭餽之廄子以告豐佯曰試然之廄子曰然而

不然也豐曰不然則還之耳（原評何事乎常何其）次日從容謂縣令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然者

韓雍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時韓襄毅雍為僉都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則曾（原評心如秤）赴宴會者何以處之敬遂得輕坐

商文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商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原評吞吐更精）

張鎣

張莊懿公鎣為御史按山東時至臨清州謁文廟為酒家帘颺擊落紗帽恬然無忤取帽旋戴徑去明日知州逮酒家請罪莊懿徐語曰此是官府往來通衢以後酒帘宜掛得高亦不與州官交一言遣出（原評雅度）

張悅

張悅為侍郎有四川監司其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斥去之（原評萬位宜深念）

陳選

陳恭愍選倣范文正置田贍族號思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原評是父是子）

劉忠宣

劉忠宣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與弗爭嘗有李某併其世業族人走書告劉署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勉為詹氏子孫也

倪岳

倪清溪文毅公岳家居南京鐵作坊任南京兵部尚書時凡往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轎歸必于此下轎（原評吹吾鄉人口碑所傳字內卿卿宜置一通座右）或曰公尊貴何自苦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

舊在焉於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不常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句鄰里親婣俱喜不勝既而入學補廩又皆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為官不勝剋害鄉里此心何忍況朝廷之所作養朝夕廩膳科舉過京諸費孰非鄉里之膏脂乎一旦得志正宜補報何可妄作威福以毒害之耶

御史史良佐南京人巡西城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其人曰民等總為倪尚書誤詰曰何故曰尚書倪文毅

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而下車乃勞而輩起耶（原評詞甚爛）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百御史稱善悉遣之

李東陽

劉瑾籍沒時渼秦府永壽王所為慶壽詩序稱謂過于卑諂上怒欲降勅切責李文正東陽跡言方瑾專權亂政時假託朝廷威福生殺予奪惟其所欲（原評觀此疏可知李文正）天下畏罪避禍誰不屈意待之宗室懿親自非知情助逆其細過當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各藩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恐致失所不可不慮于是悉燒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許進

哈密叛許襄毅公進為僉都御史與都督劉寧冒雪夜行二十里擣之牙蘭遠遁得哈密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諸將欲以為首功封侯可得襄毅曰古行師撫脅從柔遠人期在于戢安吾安忍以多馘

為功哉且此屬業窮請命矣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原評上帝好生）

襄毅公雅度仁心一日與術士擇陰地適有盗麥者公與術士徘徊別所俟其去然後行術問其故公告以盗麥者在彼吾遇之盗終身無面目見人待其去而進盗可以濟窮吾亦免刻薄之行矣術曰公此心即可得卿相之地何必遠求後進官至吏部尚書子孫皆登高第有入相者（原評撥權詞不告術者更佳）

韓文

韓忠定公文任南京參贊尚書屬歲飢米價騰踊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預支軍糧三月以濟急度支欲待命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原評陰功非小）

羅倫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于逆旅主人家索水盥濯偶遺金鐶一僕竊取之公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曰比至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試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云公無憂某夜來於盆中獲耳（原評還鐶細事然試期難矣）

鐶足以為資公怒責之索其鐶以還比至其婦為夫姑窘辱欲投之井得鐶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款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場中火焚四方舉子罹禍者甚衆公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為厚德之報

章懋

章文懿公懋為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章愕然曰薪水之資付託有失奈何憂形于色使亟求之得之當復我生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忍紿之具實謝罪又有諸生尤檝以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泣涕章命之歸或謂例沮章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楓山為南司城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簡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于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雍泰

雍世隆以宣府巡撫過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不忘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繿縷背負雞[illegible]

瓢酒至泰以兄事之執禮甚恭生直受不辭

陳壽

陳簡襄公壽性介特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梁儲

梁文康公儲在武宗朝時色溫言遜無所忤于權奸與宗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勅書死不草上泰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默不辯攻詆者益縷縷甚至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會試取士也亦譏公曰沒公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幾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例也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謗垢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言官擯危重足佪傒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

云

吳廷舉

吳廷舉在太學與羅景鳴玘善景鳴病痢僕又先疫死廷舉親為煮粥負之上厠晝夜十餘反景鳴瘳與廷舉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父母生我四十年後廷舉生我也後廷舉為順德令鄒智謫石城往來順德間智卒順德廷舉為治辦喪歸（原評一生緩急人）

王芳

費廷槐病臥旅舍王芳與語歎曰奇士胡困頓乃爾移至寓所時其飢飽寒煖明春攜與俱還藥物果餌為備便溺親為滌除至潤州易舟欲到姑蘇就醫而費卒匿尸三日舟人不覺也抵虎邱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僧舍而報其家時謂芳有古人之烈

康海

李夢陽初代韓文草疏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意欲其一至海每闔戶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原評左生亦士）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乃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原評府中有一毫芥蒂否）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圖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原評奇絕）奈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原評自言此劍千金買不是貧交不贈君許其身以脫友於難對山誼高千古矣

○羅州判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来闢運河之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俟風作必率皂隸夫甲等集艇艘以為救援計如此久之人皆以為不事ヒ誚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急督救之無及原評世間因多偶然事若羅君之拯溺濟子可謂偶然耶唯一少年得生視之乃其子也自家鄉来省厥父而附此舟父子感泣

古今長者録卷七終

古今長者録卷八

○王守仁

王文成公守仁初第上安邊八策世稱為訏謨晩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登仕刑曹言于大司冦禁獄吏取斂囚之餘養豕或以為美談晩自悔曰當時善則歸己不識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學之過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者在原評欺惶事業只恐平安使今日處之更別

王文成公既平宸濠之變劉養正舊從公游至是毋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而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嘉靖紹興有三尚書韓邦問王鑑之王守仁也韓與文成父海日同輩文成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文成勲臣貂蟬朝服乗馬而趋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文成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文成俟其過乃上馬原評古道

王以旂

王襄敏以旂南京人性孝弟恬和居鄉屏騶從僃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塡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王之誥

王司馬之誥與張江陵相連姻睹其日横力辭歸江陵籍没日連及戚屬獨免指議時江陵者屬閉一空室中仍載薪米魚菜給之曰彼有罪否吾不敢知聊以盡親戚情耳

魯鐸

魯文恪鐸為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渇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離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為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為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即家食時其志趣如此

呂柟

呂涇野公柟為南少宗伯與霍文敏共事文敏時七囀詬夏貴溪呂公嘗乗間規諷謂非大臣體文敏疑公為夏黨銜之所以加公者人為不堪已公以滿考至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公赧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為國欲才即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

抱耶貴溪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不悅

原評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古休休大臣哉

莊簡淵

莊簡淵進太常卿上齋宿南郊有譖者命太常察以聞衆大恐欲執一二以應命淵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寬之事得罷

鄭曉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

以將而上覆之茗鄭直以為茗也受之夫人手發
(原評有不受驕肯之夫人 故明成編簡)
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析請鄭入以語鄭適然不
動斂色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坐堂中名其人
(何等渾融妙妙)
還謂曰吾初以家遣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
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授令持歸

文徵仲

有以書畫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贋物必曰真蹟人問
其故文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
物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矣
(陰德非敢語)

楊邃菴

楊邃菴在內閣時甚愛其鄉人孫育以太學生援入
文華殿供事後邃菴為霍渭崖所窘猶欲根蔓其
門下育恐不免條邃菴官中數十事于霍以自解
數月後育暴卒喪邃菴易服往弔育子跪邃泣曰
予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
天也安敢辱弔邃菴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
(其大如天)
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
以紓禍耳我若不諒是我又負汝父矣成禮而出

王繼津

楊椒山劾嚴氏以疏草示同年王繼津曰死矣第幼
子未卜婚繼津曰吾以弱息字君子椒山死繼津
女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嵩敗
(原評天也)

徐晞

尚書徐晞少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者
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託以他事出避其妻有冶
容令勸酒悅公公拂袖固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
(原評不濟色陰德最大)
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時人服之公
為兵部郎中時一負外郎頻欺侮公公不為意其
人卒於官覿為殮且厚賻之數年復恤其家後公
之子蕃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通政

屠襄惠

屠襄惠滽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屠新衣白綾
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惶懼懾息頓顙請罪屠
曰去去吾方惡其太白易污適與意會汝何為者
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發其事意
必大加譴責屠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辱

但雖為汝乃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為此其人頓首而退

徐啓東

崑山徐啓東與同邑張士平為友皆以行義稱士平為仇家陷大辟力不能勝其枉乃逃去（原評羊左遺風）有司以啓東與士平相善繫獄縲絏久之士平不安令人語啓東欲出承罪啓東曰彼陷若於非命我繫卒無死理宜速去以俟天恩後竟會赦二人咸宥之啓東家貧士平割家產之半遺之啓東執不取學士

吉水解公乃作結交行以美之一時群賢皆有詞章和之啓東士平後俱被薦為縣令

瞿嗣興

瞿嗣興宅心仁厚與負販者市物一聽其言即與直（原評厚德之至）見有鶉衣百結告糴者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

唐一菴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我知汝（原評此世理人字究心富貴如此貴者可知）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人安（二語德之言）況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顏色温我話言體其甘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陳邦佐以妻不協于母欲議出謀于一菴菴曰大

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毋心便成永訣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不至為他日作懟纔是良策（原評深思遠慮不可及）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唐樞

湖州有白包巾之變妖人馬道師煽衆騙財蓄他志有司捕之急逮民兵三月不給糧乃相構而亂唐樞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囙諭安亂者并散補民（原評好見識好處分非以救出為德者）兵應得糧已而議報諸司申檄樞力勸緩抑其情

時有欲窮詰之者樞白當事者曰衆逞其情而陰
德歸損于公〻則愚矣又白承勘者曰一字十命
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徧白諸司曰寧失不經
古聖人良法于是全活甚衆

劉訓

麻城劉大叅訓畢婚之夜方寐而寤忽聞屋辟有鑿
鑿聲必竊子穿穴也潛被衣起跣步立辟下俟穴
開竊子首入一手挈其髻一手取石抵穴下發燈
視之則故熟識人也憮然訝曰爾耶奈何為此亟

取數金與之戒曰持此往治生業更勿為此已而
家人再三請問姓名終身不言第有一鄰子始貧
行無賴自此勤生家漸給而劉之沒也是子哭之（竊子感恩）
獨哀家衆竊疑其人云（不可及）

蔚能

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書而盡心職
事每宴會躬自簡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
嘗持一臠還家常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
有旨逮問能謂僚友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

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原許自鈌以全人上善也）
南京退無後言

楊鼎

户部尚書關西楊公鼎字宗器未達時與諸生許琰
交善琰為貢士時公已超歷通顯琰落魄不覊家
日不造既需次京師出入公門縱酒放恣公禮遇
如初每燕客雖九卿尊貴琰得與座至出言不遜
或呼公名公不之較數負酒家率至公所索償無
虛月為其償債積至千金公畧無倦色后數年後（厚德一端易終始無間難）

授宣城尹而故公又經紀其喪遣人送歸鄉里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群鬪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經
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
藥公即起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
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
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于
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委曲維達慮深惟欲小民免禍更難）
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

之妻派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鬨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懥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

○趙翁

南濠趙翁家貲頗殷以婚禮燕客一盜竊伏椽上洒罷翁命火燭之盜驚墮于地翁召之曰汝非飢寒迫身故為此耶授錢千文卒不鞫其姓氏盜愧謝而去積歲餘里有巳命者禍翁夜縊其門盜適見

原評責報者未必報不計報報之于不見之

之憶翁曩者之惠密負其屍擲于水翁禍焉

○尹氏

尹氏賣糕為活客有啗糕者馳馬去遺囊焉尹氏舉之不勝知其白金也徙而覆之植柳為表數年柳且拱客復過故處據地而慟尹氏詠其所遺與日數皆合謂客無慟第柳下起之遂起柳得金客欲分之尹不肯夜夢神畀尹貴子彌月生子旻為天官

原評拾易還難

原評酬酒得貴

○潘氏

程衡妻潘氏有陳紀者為訓導寄銀二百兩於衡問不聞五年紀召與衡皆死矣家又被盜或說之可因而為利潘不肯俟召子至乃舉還之封識如故

原評此事在婦人更不易況家又被盜乎隆慶庚午年事也孰謂今世無古人哉

○鄭處士

鄭處士在舟中遇賊解槖中數金予之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是時鄉人寄金一百藏

于坐下幸猶完而同舟人走倉卒失金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亦免于賊賊去則還同舟人金及歸又還所寄者之金其人請以半分却不受

甲吉著拭[illegible]處士之心

○新建里長

豫章大祲新建有人居甚窘家止一木桶出賣得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砦欲妻孥共飽食而死炊熟里長至門索丁銀欲得飯無有也里長入內見飯怪之其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也里長問知大駭曰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

夫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生理未可知也其人感而相隨得穀歸出之則五十金在焉其人意里

原評漢整飢民與星脅丁役透出聖賢心事

長家藏債官者馳還之里長曰此殆天賜若者其人不肯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別

孫蚕川祖

孫蚕川之祖為人淳厚一日貨物得數十金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悞人乃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原評越過之妙

還金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忠徹相之以為不利于主使逐焉友聽之

原評此與趙州禅師裴晉公大相類盛德篇所言信而有徵矣

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墻角一破袖裏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命薄不得主歡横被遣逐今更奄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以事繫獄當死指揮某欲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死矣童歷詢其錠數多少皆合即還之婦感泣欲分以謝不受婦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遍語諸人指揮某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悦其美慧遂子之數年致仕此子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留之俟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錄

原評近傳奇完恢試取演為雜劇最新奇最關風化

錢長者

毗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宦家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雜愛慾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厚德隆重當錫爾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歲鄉會聯捷

原評棣康心上三書

○支翁

嘉善縣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達夫意支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為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為學博祿生大綸登第至今科第不絕

○應尚書

陰德尚書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原詩奇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尤奇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旁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數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下三丝

下三丝館于懷氏懷氏有女常行窺伺而丝岸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鞋中丝得之即托以他事辭歸袁怡杏作詩咏其事有一點貞心堅非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丝不受詩卷書自辯其無此事袁手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嚴鳳

不詳大略也可以教千古之為人弟者

嚴鳳事兄如父偶過施佑舟中述及與兄佐田產相爭事鳳蹙蹙曰吾兄懦使盡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感悟因拉鳳同至兄宅拜泣自責兄亦各以田相讓友愛終其身

一 羅晉用

羅晉用家貧弱冠父亡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癈疾孤姪方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癈病者終身而已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後學醫得異傳雖屢著奇効而退然下以醫自名嘗言吾愛龎遺安輕財如糞土耐事如慈母人謂晉用似之

王繼通

王繼通泉州民兵荒時自鄉逃入郡城道遇避賊者遺十金于道追而還之其人請以半分通不肯謝去之子名惠少從吳北瀛學因婚焉吳亡子僅四歲惠迎其母予共居鬻紙為生給之并送其子就外傅為之婚娶時時勉以力學事親之訓

南谿劉翁

蜀南谿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屨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能二子讀書盜依戒而去逾月盜遇閙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盜曰是我也公盛德若此我愚取乎悉還之翁曰我無是事敢受君米卒郤之後翁子惠舉成化辛丑進士次孝舉于鄉

孫鄘

秀水孫鄘因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偶止弁發岸見楹閣繫一布裹解視之金釵一雙也鄘念曰此叙得之非義失物者未卜為誰婢僕輩必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鄘驗其寔即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荷蒙保生媿無金帛為酬願失我女身報君何如鄘悍然躍去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澣濯河下識鄘儀貌疾語主援之舘款之方行餘舟前行值雷風交至咸溺於水獨鄘舟羈一日兇咎

耿定向

耿恭肅定向議論務譏名輩如論李長沙則謂其周旋逆瑾以庇楊巴陵竟授除瑾秘計引楊新都共事竟成戡亂大業與狄梁公千載同功陸五臺王

幷州遺臺抨則䟽雪陸三朝耆舊巳之才識不逮劉果不如䟽雪王文章足以黼皇猷材諝足以康國步自遭家難絕無妻妾聲妓之奉雖隱黃冠無妨赤松瓜臺之勳

張江陵

耿天台嘗言張江陵為翰林時嘗奉差夜宿驛中次日起程離驛已十餘里望見驛官馳馬大呼及至問何故稱驛中不見鋪陳一副是必下役携來特此尋討江陵乃盡解行裝令看無有也驛官云昨夜只公等須以見還坐守不去江陵乃開匣予銀二兩其人受而去及還驛而鋪陳仍在乃復追還之江陵既歸為余言殊歎然謂予處甚當也（原評為[illegible]過真定[illegible]傳用三十六人擧[illegible]不令此[illegible]見又江陵亦[illegible]及索鋪陳日否）

附別品六則

王霸

漢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原評兵法甚精非知兵者不能知其意）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疲乃可克也已而果然

王化基

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原評[illegible]）

韓琦

英宗欲用東坡知制誥韓公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之士畏慕降伏今驟用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脩注如何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館閣（原評知悔）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公[illegible]是坡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彭時

費鵝湖公初第時偹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階滑須漫〻行倘放（原評誰肯出此語）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于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周洪謨

浙省解元錢塘李旻子陽赴春闈試至京師因謁大宗伯長寧周公洪謨于私第令使通刺浙江解元李旻拜公從容出見曰秀才是解元耶李曰然公復曰就以浙江解元為題煩破之李愧謝不能荅公曰稱之似易破之似難

徐仲山

徐仲山原為兵部武選正郎一日有投牒就選者蓋舉子系襲千户也徐從容謂其人曰君既發身賢科異日所就未可量何甘心自屈于武弁耶竟令其人出歎息而去明歲徐陞廣東叅政再浙江布政其人以進士擢御史來按其地及三司迎迓相

見頫首請于衆曰誰為姑蘇徐仲山先生徐出應之其人謝曰某非公指引墮于行伍中人矣情誼甚篤（原評行足不忘之德）

澹客曰數事似薄而實厚用意更深而成最妙天地之雷霆霜雪慈母之呵叱嚴師之捶楚謂之非厚可乎此等裁成宇宙間必不可少

古今長者録卷八終

古今長者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黄文炤撰文炤字季敳晉江人萬歴中諸生是編輯周秦以迄明代忠厚長者之事大抵皆取其一節故人品不甚別擇末附別品六則則似薄而實厚者其導俗之心甚善書則不免蕪雜也

洹詞記事抄一卷續抄一卷

明良記四卷

〔明〕崔銑撰　明良記〔明〕楊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李銓

前書樓刻藏說小萃十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洹詞記事抄一卷附明良記四卷》提要

尚書崔文敏公傳　海鹽鄭曉

公名銑字子鈍一字仲凫安陽人弘治十八年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正德初宦瑾擅權
卿佐皆伏謁跪公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
視公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
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
政理改公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上書
李文正公及時悟主收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徒

驅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脩　武宗實録明年日講陞南京
國子祭酒公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
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大禮江南北大饑人
相食公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
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修
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
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仰惟　皇上
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嘗詳稽禮意大順通

情獨任已意亦曷有極疏入報聞十八年春改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都御史王㫬言句容朱家巷者　皇祖故鄉墳
址且在請表揚公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
為罔事竟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宏
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皭然出處無玷銑嘗曰
予讀元子述時述命述居三篇蓋全生保行之
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甲申仕于兩京不及
二載餘皆山林間佚之日撫已相時古今何相
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詭及經貽諸同好
云文多不録

此載吾學編名臣記第十八卷中

涇詞記事抄目録

繼宗嘉與燕明治績陳克菴治臟吏
抗汪直王端毅獨著節於各引私朋
之時劉忠宣言演東市舶閹人横斂
革楓山屈於陳羅莊雍泰剛果威
烈

記王忠肅公翺三事

不許仲孫印卷入試長鉛不調婿官
求太監後還其所贈珠

王端毅

在位每夕沽油　取無問遺郡守

李文達

羅奏跛丘祭文俱未當

劉忠宣

不能中明戴莊簡勒浩之實

周文襄

括餘米日薄賦

漫記　九條

聖上九廟步入兩不張蓋　賀皇子生
忘蒸緺百官俱青衣角帶疑于混
張商川議張璁恭亢龍無首之義與
龍戰　京師華居大異于成化弘治時
梁儉菴係民望　士習約名致利
佛乃黠胡

傳尚書傳　珪

吳尚書傳　廷舉

陳御史　茂烈

空同子

康修撰為胱劉瑾非同寇為所牢度人

羅圭峰

剝門人籍逮齋金餽

張仲修　士隆　以副使卒漢中

劾光祿卿李良素賴婚于劉少師因
內宮災極論時政　論織造中官荷黃
挺罪大猾難丐代死　論中官廖鵬
兄弟父子流毒河南陝西　掠治御史

薛鳳鳴殺人為盜罪狀

謚傳

林聰冒名覆儲抗議　文清實不與廢
儲署狀

又

徵有詳畧

二武士

楊塤明門迹免表彰　年緘以鎮撫厖
忠諫

柴村錄

夢中與王端毅論王應韶薛文清

王虎谷

洹詞記事抄目録終

洹詞記事抄小引

洹詞崔文敏公侍郎銑集也文皆古峻不類今之靡靡緣飾者篇中及宋事與

國家先輩事跡其擬議出於他籍之外可為論世經國之一助不當埒於應酬制作間也時庚子秋白露前六日簷溜淙淙聒耳偶檢諸笥摘而録之以便搜閱凡不涉記事者皆不録録以考據先聖生卒一條首馬莊生曰證鄒今故故逓而不悶余之解幽悶者其在茲乎計六十七則共為一卷寒露前三日録成後學李鶚翀識

孔子生卒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巳丑為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於前

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已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從哉

看朱巷的確回奏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史王暐奏句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
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亮毋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園寢置守護之户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按提學御史看驗 欽依着訪求的確奏來職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句容縣會同各官親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内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即朱巷故址弓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

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穽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荊棘並無丘隴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象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社二十八户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荒坡地勢欹斜各衆雖稱其為巷其為墳略無遺跡可認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
皇上大孝冠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毋與代

之臣杯土可辨特欲　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
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與王之基禮意深長事體重大職
等句日之内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見的
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擬合會案
回咨本部查照具　奏定奪　時嘉靖巳亥

記韓魏公事

魏公平生不談禪嘗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
事論語未嘗敢須臾離也晚鎮北門年已六十
餘他日病不視事家居有親客造卧内見案上
止一唾壺與論語云崔銑曰宋人紀公德者無
此言也予得之小說吁彼烏知公之學哉人之
所以為人者性也性之著道是也道之實五倫
是也君子定其心以正行行中倫而心之存可
知矣夫子之履曰孝弟之教曰文行忠信惡貧
賤而慕富貴悖天而尤人斯失性矣何學之有
韓公秉直而人不悖大功而人不忌事常而莅

休蹈奇而泯迹亦庶乎論語之法與嘉靖癸巳
夏五月二日柴村農舍識

漫記

洹野子曰宋史濫矣昌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
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
治稼柴村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於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於景
堂曰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興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
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
詔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興師之凶况
藩籬散備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
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洺
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勝
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
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朕寧亡
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

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録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叅杲之禪陸九淵又叅禪於杲之徒得光云杲謂子韶曰侍郎得此霸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目逆之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麤喩鄙其忌心之㒒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為大言以高人而不撿其所行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兹作而不知盖沉潰矣不朝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焉明舉上疾昭示百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庴順寔是已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付於侂胄致禍邦家故中國寧戚之不恨不借兵於夷狄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各賞侂胄宋浸亡矣謀始如轉丸凶終如囲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胄首畀金盖以縣鄙自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哀頹中國恢復之幾乃不自彊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政何與於金耶噫宋尚為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悞於安石而南度孝宗求復讐悞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目前稍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猷存之者盖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議宋事五條

宋當英神之際其豊而窮窮而變之時乎真宗之民親脫佂伐李相以靖生之久失之弱弱則矯之以彊可也楊億攻偶儷之詞破碎聖經流為律賦斯文靡靡矣王安石用經義誠是也不當專行其固謬之訓天子慎德四夷賓之未聞欲財以驕虜與之叙兄弟叔姪之倫君移其財以養戍卒則冨移其爵以厲守臣則良冨利歸於我危亡徙之彼唐祖始臣突厥太宗組頡利於闕下周世宗用中原之兵幾復故彊宋則以

內賂屈己為安儒哉儒哉漢唐之結夷狄将以取之也宋直畏之爾元祐之變邢宰曰時解民厄可也猶未得聖人之用乎

宋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知王欽若而任之任冨范而不終異於郭公者幾希冨公范公劉奬升治然其志速其規濶速則棘如也濶則曠如也易曰包荒不遐遺二公殆未喻乎夫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孟子先格心而後言事豈亟於求成者邪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不英未聞女主而有大為者時乎人乎固難兼得哉

宋祖任術而裕太宗則行狡仁宗容奸而疎高宗則受制真宗作偽於好道理宗掠美於儒崇司馬公擊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王安石攻蘇洵之學歐陽擬諸荀溺於詞也呂榮公謂蘇為浮薄本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能解讐忠宣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慎之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

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晚節

寇仲平能决澶征而溺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於黎渦齒壯氣強慷慨立節困極氣沮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昔顏清臣老且躓也而樂於猗國劉器之久瀕於亡而却師成秋霜巖巖吁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子者其浩然之氣孰得而易之哉

明臣十節

銑自童丱好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宦兩都聞見日充爰昌東白先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獲示後渠夕涼寡慮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于篇皆傳志之缺者云相臺崔銑書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餼於文清文清固

却之僕曰公何騃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階君反却其餽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英皇召而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諭岳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凶走告太監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為計　上不說二凶遂陷岳公西戍尋即叛誅

天順末諛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廢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謂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

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諛遂不行成化初李公遭喪奪情宴　憲皇固眷云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萊守二公竟未面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凝齋尚書張貢士純於微賤躬督令學皆成名儒民翕然向禮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

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俗公嘗被酒杖囚醒而
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答

楊公繼宗知嘉興治一豪强伏罪而釋之其民
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
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
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
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
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
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公踰

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两
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
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屬清操獨以絕欲為
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陳克菴先生選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皆送
吏部不貸贓吏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
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如責賂厚彼
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權此待茲
時非正法也太監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

至汴自都御史以下俱合繇弟朝禮然獨陳公
長揖不屈直令左右負而劾公呼曰內官乃辱
朝廷大法司邪直憮然命釋公

成化中政理物豐臣無重譴內則官戚外則閹
部各引私朋寘清顯及閹汪直吏李孜省嬖戚
萬氏驟寵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
公撫雲南乃擠之危公舉大體略苛務摧强伸
窮雖錢閹亦心仰其治土夷詳近略遠凡政下
用片紙直陳數言事妥詞省滇人傳誦至今公

治經耽將行而究多易舊訓嘗言宋諸儒可謂
善言德行矣門人稱尊之文不無過實云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　孝皇眷之造膝奉
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綴衣于
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
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
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事市舶一閹歲所
歛與省大小官俸禀埒稍縱又倍蓰皆辦於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

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以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闍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踈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杲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甫四十年棄官還郡賀諫議欽鄭御史已皆責公交踈於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莊晚又仕而敗章公德行無瑕起掌南監日閣經訓勸士進德略其瑣屑常矩泰和羅欽順為司業方嚴沉密能裨公之教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畚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徙任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弊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許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宣府指揮李稽閣老西涯甥恃援横作雍公搒掠將窴之西涯右稽翘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瑾屠虐縉紳有勸其起時望以譽厭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爾聞者吐舌已瑾憖公不覲謝仍故除名凡在先朝薦公者皆得重譴云

記王忠肅公翺三事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憐

者何女寄言于毋夫人一夕置酒晚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為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　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馬今以半別公公固知其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若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正德中予聞上事於今學士吳郡徐縉司業上海陸深二子聞於少傅守溪王公固信不誣恐泯也約二子志之予追書附集中嘉靖丙戌三月己酉銑書

王端毅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油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郎中佐持牘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率自潤斯人約身裕民歲歉止徙坐是停祿恒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清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先公堂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知公曰留三原鄭郡惟君無問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議擊奸守法一介弗撓乃籍上事嗟乎元臣勳名固不以巧辭飾行而取哉甲午秋日相臺崔銑書

李文達起復

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　新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　君遂賢之請可矣迺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歟永樂以來南士柄國文達起北勢又自外寮入司密勿久畜咻忌羅氏亦用於巧者歟丘文莊之祭文迺贊其富貴追覩文達貲產不踰中人夫盡文

達之生曾無一善可名乎吁可以鑒群情矣

劉忠宣

孝皇之任忠宣天順而後未有也惜乎忠宣無以奉 清問廣德心者嘗聞戴莊簡以執法被譴 上問曰古有是否忠宣錯愕無言良久曰有皐陶執之而已矣此擬詞也如 上詰責何以荅之况諸司行政被沮寧無可揚者乎是時 上亦信内閣彼三臣者皆善私已又不可與儷於忠宣也弘治之化遜於古 孝皇之澤斬於子悲夫嘉靖丙戌仲夏孤臣銑泣血識

周文襄

文襄其知巧之才邪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有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驀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豈衍乃奉貴宦結交游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祠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如漢武是已况文襄者曷足多哉 如巧之才乃足以寧亂吳民文襄宜用其巧事隱世[illegible][illegible]偉也

漫記九條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臣銑當陪祀先以子刻入候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廟門步入又自 太祖廟步至 睿宗寢聖容恭肅而安雨不張蓋臣懌然曰聖人也頓忘其疾祭歸康適矣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七月十日入賀 皇子生陰霧蒙黯臣銑拜下而出始覺蒸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心方致敬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 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有貴僚而行及辨貌乃驚而遜若他日緋衣刺補腰帶金玉品次自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釋者曰變化而無為此之謂也夫讀聖經者不得之躬行徒校諸紙上之言祇增煩贅銑入朝有寤識之以見凡學莫不然也

客有譽張懋恭能立事者銑感馬問張甬川常父常父曰張壞者多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故也銑以為然

客問亢龍無首之義答曰皆上九之詞也九五以下皆賢人之象上見羣龍勿為之首如尭咨四岳以得舜也天高矣必下交於地萬物以生君尊矣必謙接其臣萬化以成五以下皆天德也上不可為之首乾之亢者獨上九爾自五以下皆當實也又問龍戰答曰陰極而僣故曰龍

小人而疑君者也下五陰良臣也戰而攻去之若晋臣伐蘇峻宋臣討謝瞞月盛掩日臣强逼君名之曰龍責君也說其小能久假以權辨之不早縱使至此若夫陽道之亨豈陰可亢故以龍為陽者誤矣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為司馬郎銑時十歲尚記先君賃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内屋三間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為客次寢之對有垣及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頗治屋然西涯閣老宅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椽柱皆樸檄小材但稍廣厰今被　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襲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李序菴第燕客酒半出玉斝相酬金銀不足珍意奢樂極矣其無患乎（成化以前尚儉樸）

詔還梁儉菴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菴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

京故假官署賃民室而已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與高者模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看經窮理弘治末頗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著書則自謂周漢摛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講學戒於相襲各擇一義為門户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釣名

以致利而已具行猶夫人其心之詐則莫測也
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即
佛書自炫者幻人之術即佛書誑世之誕也佛
蓋黠胡善幻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
莊列文之傅子奕可謂高識矣予舊著述謂佛為西方上智今睹通典考西域列國之俗則佛乃其國之黠者予昔日之言過矣

傅尚書傳

尚書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
林正德辛未為吏部侍郎宰遂菴方得名於時

士皆趨附宰邃善招援外號東直陰樹私黨又
通餽遺尚書數爭其不公宰邃弗堪越次晉禮
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邃各相結託而李
公婿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邁郎中厚恣其為常
字而不官呼傅公乃紮其廢法數笞責其婿郎
中遽遷閒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主
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
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 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 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摩察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
召老優吏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
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太監閻以侍郎完征之不
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閫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
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眾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
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
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

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
傳 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 內
閣得見諸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
來特煩於五曹蓋無事不爭爾論曰銑在南封
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 內閣臣圭峯曰能劉
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
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
殆激與及後乃深歎圭峯之智云

吳尚書傳

吴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滅賊息訟乃刻家禮寔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吴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温吴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璫屠為修家廟吴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吴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

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吴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吴公壞淫祠訞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吴公生其少子標其户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吴公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吴公因服梏手日語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吴公弘治丙辰屠入為吏部尚書遷吴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已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横吴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爺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内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吴公罪鞠之

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捄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吴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兹則設奇取捷不困甲冑出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吴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

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譏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
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㫖廣東右
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
悉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
南飢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
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甯濠之變當道不用
濠及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
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
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

今上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工部
又改南戶部晉右御史都理南畿折豪强植貧
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
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
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
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
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邸墓
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歛無棺以殯都御
史姚鏌為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卻不受
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心下之忘
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
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　僕疫而死吳公
為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
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
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為
所陷謫石城吏月死吳公貲之歸其喪於蜀倅
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
與之友宗烈棄㫖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於朝

嘉靖初起為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
人入閣其族子留者干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
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　王至蒼梧視葬
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為古文
一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
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
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
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
者見其志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

奏草煩悉劉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為之嗟乎吳公衣食八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辟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己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陳御史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蓺蔬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空同子

正德改元八閹道 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寔空同子贊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脩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達亦中理瑾乃貰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痛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 敕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甯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寃見素公不可止

羅圭峰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害於典其見照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頹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甯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

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張仲修

張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壬申晉監察御史朝臣各立從或以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盍早絕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敗甲戌 內宮災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劇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廷大土木權豪競侈華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帳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

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狹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威以大財括荷黃挺三曰賜棍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不敢禁仲脩疏言之且列其賄若干丙子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撫巡移文逮之急乃出官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仲修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錢甯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為兄守江南鵬凶殘積金帛如山既敗又以鑾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仲脩率其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

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甯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于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悍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都御史韋菴彭公以獄付仲脩及許御史完二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甯以其妻女往要之甯受鳳鳴慫為上 奏乃下仲修及許子補之獄七閱月仲脩降判晉州補之定州判

諡傳

銑聞之東白先生張公曰 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 景帝聞之改林為太子司直郎林欣然自負高選云今諸家文家謂林為忠蓋林後尊顯諱言相傳爾張公又曰使李公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於獄章綸雖貴咸黷貨敗節也

景帝易儲時薛文清以大理丞治餉於滇署狀無公名子國親見國史然爾謝理東岑子乃譏文清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又 此條複然從此微有詳畧皆錄之

弘治乙丑東白先生張公語銑曰 景帝將易儲命百官列狀署名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垂泣而已給事中閩人林聰退而告人曰吾慟而不署 景帝聞之遷林太子司直乃揚揚自負高

選云林後貴顯諱者傳之故諸家文集有譽林之忠者先生又曰使李推涕心於執筆豈不毅然丈夫哉銑少見東岑子譏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脩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征猶景泰辛未歸朝壬申陞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嘉靖己亥秋寓居詹事後署錄之告諸同志

二武士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 英皇復辟彬

達皆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校中外偵事所陷即覆滅凡害數十家　上將罷朝東顧則呼李賢西顧則呼門達彬忽有責言李公數奏門達橫達深怨此兩人李公素履純而彬無政莫以為名乃捃他事將以危法中彬內外冤之而莫敢發錦衣羨軍楊塤忽僦居彬屋而市其居閱月上奏辨彬無罪列達大惡　上付達推鞫塤泣愬曰袁公居我啖我陷公約事成賜百金達笑顧其下曰我固疑此即入奏已逮械塤

三木暴廳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塤大哭且罵李賢達聞之令釋塤刑而入塤曰袁公不知書乃李閣老草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鞫縱實何以解天下疑何不請司禮大閣廷訊即爾此兩人虀粉而公常見寵矣達深然之傾食雞裁於器食塤密藏雞骨袵中果太監牛玉出訊塤曰吾袁彬無罪昔駕留虜廷群臣惟彬從備嘗艱苦憤達負　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死言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溝瀆者等爾今日

聖天子矣從知況達食塤教陷此兩人遂出雞骨且曰今中外皆欲寢食達也顧未敢發爾牛玉入奏即詔釋塤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公削韓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蒞戴銑以下凡數十八俱下詔獄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乃為忠而悔邪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首權閹字斌謂其寮

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庇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知府劉祥與橫閹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贖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庳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論者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修行其毒中則張永以

巧蓋其忍終則張忠張雄錢甯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柴村錄

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予如柴村獲麥夜宿西齋夢三原端毅公見訪坐評今代名臣無全褒者公曰心地乾淨行事自當銑對曰乾淨者聖人無欲也聖則天公又曰王應韶何如人銑未及對公曰其人苛而無策朴士至百不恤其死銑

曰其志可則也如濟以王懋學之平斯美公曰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若辭而不往愈於抗而得禍銑竦然異其言遂竊夫王公古之大臣也休休樂善晚起掌銓選賢為屬他以忠諫久廢者王徽黃仲昭賀欽以迂直被抑者周瑛祁順公皆辟用銑謂桓文並伯晉代主盟齊遂不振者晉臣讓善齊權相軋耳昔楊東里名薦士多私所好古廉老而不相他何舉焉王公不遐遺不朋引明興以來斯人而已

王虎谷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强哉已乃甘張綵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與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臺省為吏夫樹節績言豈限於官守庚折刑何勤非忠計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孫少卿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匝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去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杌曰敢言亡

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貫與隸人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水沃甎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甯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

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狥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忽賊眾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臠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髯而

頎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　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為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葪盜冦中域桃源盜江西虜冦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棗强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

為令段豸也朝廷創闡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闡上祭葬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死而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脩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

葪盜

初葪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

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匄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娼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戊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礮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

正德之季禍蔓

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啟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甯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刻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甯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尚書之抗奏甯濠叛矣胡世甯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

甯庶人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請取親藩子入侍甯庶人濠久畜僭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甯及優賢外廷大臣多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戍則濠自取之甯實利其金寶徒以空言相釣至戊寅濠固要一事為信內府異色龍牋惟賜監國者甯言於　上謂濠忠順宜答殊錫遂用牋為璽書其　諭亦襲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　上南巡則請幸其國禱祀泰和陰賂左右為助師死圍盛玩好以備供御果中則挾主威而令天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己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

發駕羣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伏闕固
留　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守職而亦
不果行濠計既沮反迹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
就戮矣羣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

均徭規則

官俸折支以節用也宣德中乃增柴薪馬夫皁
銀以絶他漁也正德以來郡吏皆乘輿嗟乎何
上之設禁日密而臣之便己者善謀哉

燕耆志

燕耆者茹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徙
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躓於險志慷
慨故不没於俗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
履安友善貴顯而遠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
有四年　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
以上者賜冠服有司以叟姓名上　英皇御
便殿召見叟說其狀與辭既予冠服帶履燕順
天府人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以下造其第為
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者一人鳴
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為郡大夫

沈諫議

大臣譽直言排諫臣懼奪其寵利也然必肆欺
獻佞得上之心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
一時諫官梧擊極力而沈君即其一事指摘之
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縣之紙
上足垂永鑒嗟乎汪氏之權利今安在歟（謂尚書汪鋐也）

震澤紀聞

震澤紀聞核矣猶謂文達之賄則誣也徐文靖
之虛己則黨也薛文清之戍則偽也文靖內鄉
人之賄使官翰林當時品曰金編脩畫編修蓋
金不足珍尚古玩也其他之壞典可知矣故采
者慎之慎之

梅損齋

金陵梅齋既化其子質鬻書以養祖母損齋名
純字一之先世為指揮損齋舉進士授知縣已
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

十餘年卒狷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皆手自鈔校予在封部閱其勞送一史代之不受因記其行示兒輩嘉靖壬辰秋九月己酉銳記

洹詞記事抄終

洹詞記事續鈔

前抄成於庚子秋倏越七載矣今春裒邑先輩諸說部梓行之發篋得前鈔焉懼其或泯焉弗永也因合楊憲副二記附為一帙夏月偶剔蠹於藏籍適洹詞在手取而覆之見所宜鈔者掛漏不少隨閱隨錄復得三十有六則錄未既有笑於側者曰子之鈔今再矣其有待於三乎余曰何謂也曰若前之鈔嚴而不可益也則再胡為也若今之鈔寬而無可益也則許襄毅孫忠烈之遺胡為也至於以記事名而前入元龍無首之條則混其例矣以論世經國取而今入杭守王璉之跡則曷勝其載矣固知再之必有再也余曰貪多務得是余痼疾張皇幽眇亦余素僻襄毅忠烈昭昭乎揭諸逵也奚煩攟摭元龍一條原併漫記剟徵以事庸可偏棄惟伊杭守舊令余邑考之邑志成化二十祇留空名續圖一及

思碑宦祠云何未立豈其民朴抑或令執特以殿編聊備邑志之算而已矣余前固曰凡擬議出於他籍之外者皆錄也其論詩論春秋語語翼經自當別見韓子不云乎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以語提要觀止矣如其鉤玄以俟君子敢悉次問荅之語謹聽覽者之可否李如一識

魯莊公 駁趙伯循制僕從之說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

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恥之故敝笱諸刺興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眠戚不繫于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餼其養責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袵干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蒐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纊秦紿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況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寔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碏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慭悲夫

申生

予讀左氏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蒯聵彼晉獻公者寔奸人之雄也紿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于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

內決父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
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
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
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奚適主國故二公
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
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
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
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
禍辭雖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
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朋黨 漢唐宋

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
不平必成告訟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鉤黨唐有
牛李之黨宋有洛蜀朔之黨皆起于季世闇君
政陂命亂焉猶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
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亡自作其衰也上
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讐於是一薰一蕕各
因類聚或掎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
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
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於
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鏄吉之寵小人
闚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寧元祐之
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遯學者護
守業術摧量勝負宦豎憸臣各乘鷸蚌之持以
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
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
而利菑也謂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譽

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
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
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
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
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
教曲涂隘港求道與捍强能獨知期合契符未
之或濟也黨碑樹止金虜蹂之遠其南渡茲風
愈熾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之大讐字訓
是辨舍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於空談靡考

於實績孔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於快已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已終焉誤國小人之害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宋復讐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縶矣母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衆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蔡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竄進而佯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讐君子也殞其生又伐其死排其猶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垂涕而畏公議易曰包无魚起凶无民而濟有是理邪然則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方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遭虜虐思毆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漢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所河之忠義讐可復也是曰順人岳飛朱僊之捷虜懾之兄高宗若能內任趙鼎參用諫爭招携悳服明罰正典讐可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汪黃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講既成逆豫再廢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滅振頹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興周皆功運帷閫而効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踈其他末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譬之延蔓叢棘芟又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辨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联目而非和議攘臂而任復讐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宋學駁

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

政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

宋二張淆名實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涸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厠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

程門弟子

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誚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象山學辯彼集中書尺誇伐憤戾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

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標鳴寃之名謂非讐言乎泰和整菴羅公斥象山之議一言蔽之曰認心為性方伯可泉胡子示我渭崖霍氏之辨章摧而句抉之然後陸氏之為異端莫遁也夫聖賢著書捄辟學開民迷而已諸侯放恣孔作春秋處士横議孟述七篇夫秦儀傾危陳乎蒯通猶因之而亂漢莊列罔誕何晏王衍遂因之而亡晉宋人之言曰勿以學術殺天下士夫肯言哉銑嘗反覆陸氏之篇其談雄其任重然而性之故學之方茫乎無可索也非示譜而匿其鍼者與其授之徒也楊簡之悟心詹阜民之明理則可駭且異者顔子鑽仰是勞斯能卓爾曾子隨事之察斯唯一貫夫卓爾者狀其立謂定理也忠恕者合人己也豈

半詞畢向可畢功次悟入陰界與禪衲伍哉

楊簡

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謂章益無忌憚若不當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絶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士尊尚之者反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為道蠹彼何人哉整菴公闢陸楊之謬

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籀摘而縷數之不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即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抉三者之非而其書不足辯也人之閒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善性不泯也珠溷汚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立無意曷爲志以道帥意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槁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

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遇事不亂鬭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易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夫絕意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云云者不以我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典籍以博識白功相之究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銖慮搆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爲取舍逐取舍爲喜怒斯其即心是道者邪充其類則夫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

南宋文

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

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擊則秋銐霜厓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棄水心之譎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祗章其索然也已

元儒

許魯齋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撫產而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劉靜脩

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怨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為元或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玄碑文）丘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冤乎

元三儒　明四臣

耶律晉卿之諫弑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忠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國朝輔臣

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慱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隷各勝厥掌故　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　神宗建内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衰能於試顯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　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李賢岳正）正德中逆瑾竊政因成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忿止於褫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柙躬鄉衹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賊於六曹隳國綱靡士

風昔文帝固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鉞者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耶

楊東里

當宣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為之時乎其民朴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譁嗷也東里公乃曰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已已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倖功

邪

陳白沙

竊思儒道衰於我代前輩若文清公吳康齋胡叔心之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提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失志科場乃掇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槁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士顧悍誕言僞習錮害人心講論之悖不足與較矣

賀醫閭

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劉少傅傳

少傅名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少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為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缺失及諷時政眾得在內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少傅素高節進南京吏部尚書南部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倪禮凡合規撫削削少傅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少傅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伐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為署考必嘗實御史其恃勢驕橫人皆悍屈少傅署下考郎中其違黨張綵私昵者也少傅署考曰守己乘於士論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少師焦芳亟薦少傅賢瑾傳　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小傅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急而擠永令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少傅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託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三年而卒論曰銳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竊人匹士雖當流離困

絕不取非義財況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襄毅語鉞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王襄敏

襄敏公以弘治戊午十二月一日卒于邊鉞少聞先君子稱公有文武大略後入翰林多以任術毀公者正德初修　孝皇實録得見國史考公守邊甚偉夫忌功娟才心悵於戈戟公諱越字世昌濬邑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第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都御史冦公性嚴臨吏苛切公能當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順癸未大同有警　英皇自公為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遂用為右副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命自延綏出塞至崖窯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功再進左都御史初虜居沙漠以黃河為限水凍而入冰欲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袤數千里草卉豐茂産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系砌城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無時邊坐茲大困癸巳公諜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邊精騎萬餘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齊趾之從火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無算數紀盤穴焚如無遺比午虜自外趨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陳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遯自是邊無患者二十年甲午加公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償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計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内閣萬學士忌公功名太盛

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詩怨望羅公為
民適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辯寃　詔許還濬
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
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　孝
皇禮賚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人還所
掠人畜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
我為外防向為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引
罪獻所侵地宜封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
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壽
七十有三公姿表英奇久膺師寄身自歷戰邊
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品士勢定諸胸臆談如示
掌顛倒才知柔馴辦強皆樂為之用又精吏事
判案章奏口占授吏曲當理情為詩跌宕快爽
能道人意中事在院舉御史屠滽侶鍾楊守隨
王濬可大用後皆著名

副都御史馬栁泉

公諱卿字敬臣號栁泉其先自臨清遷林慮甫
十七舉弘治乙卯河南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
業太學祭酒方石先生謝子異其文會天下名
士講學關中則馬理秦偉呂柟山右則冦天叙
同省則方鏜張士隆田汝耔銑亦尋公與友主
本六經兼綜史氏躬行務實乙丑會試中式入
對　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
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厰衛盖切中時弊
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文靖公覆閱卷奇之選
庶吉士正德丁卯授户科給事中辛未同考會
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靳學士奴洩試
題於常州舉人其某受千金主考劉文肅公驗
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
公上疏請究之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侮於
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恨吏部
遂以公為大名知府自工科左給事中徙是時
蓟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途戎馬充斥又
值凶歲公至郡礪器募兵大章賞罰人思奮力
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月不援遂去相戒勿
入郡中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

下年正額之數遼東審杲自御史傳升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閹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幾內可復令渠壞之邪已而傳　旨復杲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幷討羣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公不為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上卒如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索賂公不內張罔事而怒責之者數或傳張寔斬黨假此陷公以復怨爾未久二子俱敗真定知府以下皆坐罷公由是益著名乙亥晉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沸一日而忘死則為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illegible]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illegible]豪右名曰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網[illegible]畏湯如虎而盼官府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

險狹如鼠鬬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刧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說降赦述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丁丑改山西提學晉溪司馬弟考下第自稱門閥竟從朴刑晉溪權寵方奕素快恩讐者己卯晉叅政自招民兵平陝西田賊之侵掠欲要之河上殲之同事者懾乃止晉國綏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為鉞黨所攻樂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嘉靖癸未晉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勳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訖工

公蒞之乃及御史歐珠協公裁抑色料悉易于
商杭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中官奏公及查
守抗違新 命凌忽 欽差有 詔逮公及查
守下 詔獄治至被鞫公及查守各認爲巳罪
歐史疏救之公謫鶴慶知府查守歐史俱外調
至滇見中官不荅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係
而巳矣中官改容謝過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
或指公間道可逸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
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
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覺上諭之
曰汝兵誠精然頼累 朝恩命而然汝叛 朝
廷兵不能殺汝邪汝受辱 恩而忘之兵受汝
恩與汝之受 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反噬
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 朝廷
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 君與其兄何有於威
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事內行邪木
公感泣出兵三千徃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
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戊子晋雲南布

政司叅政再晋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當實御
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遷貳六部巡撫大同蔡天
祐薦公自代曰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
理紛結晋福建右布政使再晋南京太僕卿丁
外艱壬辰服除起光禄寺卿遂晋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歸相臺訪予公憂
悴甚予曰今仕宦以漕都爲外臺之最榮公何
憂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華久則復
然河可慮也器鈍舟敝財匱功竅工可慮也軍
無休期徵而又耗恣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
也賄成勢援羆之不能人懐異向誰任利害官
可慮也鹽徒私販收大利而官鹽關國課不充
舟快江潤便則虜攘固險盤穴官莫敢何僊是
巢誠焉知無人地方可慮也夫社稷露隬然之
憂而君子倚爲盤如之安卿是以拜命以來鼠
憂巳極公至淮漕梁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
濟汶公謂六月鉄曹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
與松石劉公養和仍疏黄河故道而固隄毋令

走泄未幾漕利　賜白金綵叚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兩疏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公卒矣公為學以古人期志於用世六經外卜筮曆筭僊佛之術皆明嘗謂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辯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聃曇本色在翰林與穆伯潛及銑同業每開卷予及伯潛方畜疑致思公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公所見惜乎歷官之長不及筆之書公在

鶴慶文示諸生可見厥志云示諸生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之事也繼之六行實行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為志官祿為功及幸一第鋻蹐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助為文偕偶為詩捦古人之餘弊一生之力不足以覆訛名曰詩文之弊究宋陋儒後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究身心但求豪楮今又嗜其譜箱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今乃忽訾張詆邵古陸左朱肆怪僻以為高而忘其獲之畢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為巧詆諸詣能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皆而至學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鄉矣

南光祿卿張廷賓

張公世為山東單縣平堽里人諱賓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御史奉　旨寧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庚戌遷湖廣按察僉事以憂去服除改山西戊午遷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光祿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為大理卿劉瑾用事怒公無餽遺　內批致仕公果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僞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頹然服焉知睢寧歲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

報公曰穀為民積今為民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曰若為民吾其殃民者哉即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窮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罰穀為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木為室琮卒臣也疏入不報湖廣知縣其素倿得幸上官後被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官賢其罪當坐訟知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調御史寧

陜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謟言甘公至將衣易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　君又何如邪毋與御史論事吏端則起請已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伺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於盡吾亦嘗為御史為臬司吏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邪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遽止之曰柰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

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稱之公司刑久明决而恕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囚輙不服是後囚請於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也囚泣下曰他官喜賂故使其寃不白今江南清官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江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鑒色参伍以驗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

庶人恃才挾詐御三司如輿隸其尉卒坐事求公末減威持術鉗公卒不撓寧雖張撫為湖廣按察使撫字安世持行廉布衣食蔬公稟屢足食即挐其餘內于帑或以遺賓戚天下稱曰青菜張然好詭行徼名君子高其節而枉其心副使俞振才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為僉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悟執手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詬欲相擊也詣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

言而罷襄城張准為御史按睢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為告眎者召民訊實公孫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歎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在湖廣於劉家隅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其謂曰公垂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

皆聞而有獻也不內公素貧能不妄取未冠夜讀書鄰女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士尤薄勢力曰宮豈家物哉盡吾忠斯可矣彼以官為官者豈未之思耶泰襄毅公紘為公姻兄嘗柄用時弗通問司徒陳公少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舉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塵曷郡守廉直而材名位駸顯矣必曰此吾父暨吾張公之教也

李恭敏

公諱鐩字時器世家湯陰成化辛卯公年二十有五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廷對以勉學獻策　憲皇初政精嚴公頗其終與吳文定八人俱宜鼎甲莫適次也太宰姚文敏公曰曷以省試名次之遂首省元公列二甲之六是後多用為例甲午授都水主事緝內使私鹽十萬引沒官至丁未晉鴻臚少卿諫罷鄧常恩蔭職及毀西山戒壇聚游手囮男女者弘治庚申晉工部侍郎辛酉虜入榆林大掠　上出六軍逐之公兼憲職治餉虜遁還　朝言十事而謂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畜異禽以糜粱肉此好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覘示以勤惰乙丑夏　武皇即位命作泰陵丁卯晉尚書劉瑾用事惡先朝大臣不附已戊辰公致仕庚午秋誅瑾　詔起公仍掌工部壬申加太子少傅四辭乃允其第二狀曰德稱位者安寵踰分者危公論宜之則榮衆指疵之則辱君之於臣在遂其忠毋徒溢其秩

聞者曰鶴山公其以身覺人者乎然是後倖幸益雜倩建大增鼇山之戲內苑之供造軍器于南織繒綺于蘇公漁邪課私責民償內外繹騷中原盜起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知殫刻畫色累金碧文石釆无窮麗極奢甲戌內官災新作之公雖有心思計籌詳細量物平價擇舊成新期庶費堅工諫跪歲數十上其曰漢文之賢罷露臺而著隋帝之敗開汴河而致蓋民之所有惟財與力力竭則懟財敗則叛今無徵

已顯可又促之屢請姑停他營併成內宮　上
或奪俸示譴或間從一二幸閹劉養以太監監
各工公與議不協面叱之養泣愬於　上乃直
公不究也　今皇即位改元嘉靖公年七十有
五公曰吾在先朝義不可避難脫禍而去今
聖主興遺賢進吾納祿讓能其時乎君子曰大
臣與國為安危汙其身有益于國古人嘗為之
矣公歸八年終訃聞遣官祭葬暨贈謚皆如制

副都御史朱公乖

君諱裳字公乖沙河人少屬清節為諸生衣食
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
檄府守資之俾學于京師旅於郊寺無僕從自
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往明年舉鄉
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
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
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御
史按山東時魯人謠傳曰長齋云嘉靖初　詔
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　賜

燕勞止得八人君為鞏昌守以清苦與列後給
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珤而
下八人君在中凡在官鑰户遠嬉堂室如寺妻
子甘菲惡君益自信乃又窮經探賾以聖賢自
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士頌
其薦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患其不取巡山西鹽
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　奏訐司徒石
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
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君抗疏曰　朝廷設御

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
邪疏鑑八罪王始得從輕刑又勸　上戒佚遊
近儒臣　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君不
許後果有重歛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
還　朝又諫止南巡數孽人熒惑之禍庚辰出
知鞏昌晉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左轄
兩為副都治河延子于濟巳亥夏五卒於官君
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目之所見必行言而踐
外可覆御史王瓚按浙碎不畏勢浙有重人究

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真御史也重人慚沮

少卿王宗哲

獲嘉王宗哲諱希孟號淇東弘治戊午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出令唐山更賢改邢臺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閹張永害瑾權奏瑾大惡　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司寇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汝文武大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

人衆皆慴息駙馬蔡震詰瑾考掠成要震武人齗齗無所長一旦名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讀瑾要詞慷慨亢朗聽者竦然由是銓司器之太宰楊邃菴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邃菴方以折體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比附宗哲僅隨衆挍名狀迄宰邃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言乙亥以疾卒年纔四十有一

段容思作士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脫略簿書宣揚教化扳才於幽夐流貞於闤闠作士二人爲曰文莊公王公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也開賢軌達聖途俗習濫詞一切刮剔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慱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未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為地官郎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于比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分邇遐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癲憂歛

泚雖在貴顯如困菑受嚴却介之義厲絕餽交之私上下遠近咸稱為大雅君子云

副使李自愚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指厚面腰腹方潤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儇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空習劒懸枕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春官弍

衙行無僕荷杖跨騾惡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州河淤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穀辟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决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密置刃木於下背環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窒其隙河遂東注不溢作隄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

毋致買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授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强未能挑牌防矢戰車五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閑相辨自殊三千與同辛苦又脩邊城繕斷剗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含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

屯田公又悉究病源搯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鎛釤鉏劚給農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與屬歲益田若干頃造冊送府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笇尺寸又欲倣古井田溝遂畝澮畎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改官不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虜畏而不敢至公年七十致仕杞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也公好農居常

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舉而施之不治責觀不務苟成懇懇截截既竭聿績惡閹人之毒民每却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矯　命下詔獄罰五百粟輸大同公之子倬暨其三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伍間倬以勇力好義上官令督盜河南擒獲奇略可載之史倬子壁舉進士淳實能文

督學

天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脩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弘治乙丑得士

洪武諸臣多元才也去夷復華貞矣華除之臣節矣而寡猷正統之狩景泰之易儲天順之復辟居位者靡如也故重典用焉成化之明弘治之仁朝無變事癸巳乙巳陰謀易適李賢劉珝一諫而止自是而士氣昌始知以退為道以諫為忠以聖為師以經為文及乎泰陵末造明聖日隮得張先生元禎性理疏日夕紬覽頻驚喜曰天其以斯人覺朕乎吾榜諸君子出焉繼遭摧折而且多夭言其最者節行則莆田黃鞏伯固居巢曹琥瑞卿蔡丘王韋欽佩守官則湖南張璞中美㕘館以獻高唐劉孝必先壽張董建中湯民寧海張惠天澤文學則吳郡徐禎卿昌穀晉安鄭善夫繼之壽張啟雲霄近夫太原紹先汝宗今仲脩又死嗟乎

相與諸賢

家居十五年每思當世賢者在南若整菴及涇渠在同鄉則何柏齋在關中則馬谿田呂涇野在山東則穆玄菴但得一著述或他文字遍閱首尾尋繹再三柏齋則居之鄰近細相切磋者也

發廖鵬謀子中式

清苑有介士曰王氏諱德明字宗周性嚴行方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予以史官閱省試卷累首薦君主考右南士乃第君以九選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河南民日遭荼毒自三司以下受鵬頤使欲黨君為助君不許上司故困君以難平之訟皆理丁卯鵬子鎧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御史葉將甠鎧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中陳罵劾鎧冒籍除名君以賢調嘉

善後至僉都御史

兵

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章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竄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

上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户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備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户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間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頂代不足則兩户抽一揀核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譏察遊衰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盜慁倡而聚然後大無鄉嚴則縣靖無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軺大司馬彭公咨於銳曰非調邊兵不除銳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銳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 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刼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銳策奏行不月王

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青羊盜

初青羊之民習於盜而恃其險聚則烏叢散則鼠伏持挺為器潛剽村墟出沒潞懷衛相之交將及五紀非有弓矢戈騎之利破城殘邑一有司可制之嘉靖丁亥賊刼恩村及黎之郊山西憲臣乃溢其事覩成奇績及敗於賊殺官壘屍戊子秋 朝廷遣將合冀豫之兵征之河南憲臣潘公塤取諜用間始入其阻已共肆馭錢旬

日底寧無亡鏃之費 皇上至明大仁志存安輯又命兵科都給事中今大宗伯夏公言奉
詔勘實止枉劉華冐賞降實德夏公巳上議謂潞本巖郡古號上黨大都偶那劾卒起凶唐皇嘗為別駕今建州置官體勢尚輕盜居幽左靡所密統任其穴於要害凡皆未宜今當陞州曰府立縣青羊之陀玉峽虹梯並立二關蟠溪平斗白雲各設廵檢我國是險寔披其心腹又四年為壬辰內外謀協畫行是議上錫府名曰潞安舊統六縣復增其二附郭曰長治青羊曰平

順官署備府制惟獄附縣之學

落藁詩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永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為詩巳而予識呂君時 孝皇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藁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晩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甃卷公掄之作魁吳文定抃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授南虞衡主事分司真州盈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題曰近郎官舍清如水吏喜官清水不如真州士曰無愧詞呂君大父晟景泰辛未進士終夔州知府有愛淡民因名呂君曰夔正德庚午呂君亦晋杭州知府劉鐵柯在司寇恃其奥援凌壓諸曹皆為擬歷呂君移文責難之人皆直君之直而快鐵柯之挫也

誨言

弘農陳雲逵字中夫為蘭州學正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却之後為國子監丞銑卒業而歸先生贈言三章曰日用間須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為善學一躬行倫理而不斷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二公正處巳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三壽張殷雲霄近夫拜南給事中謂銑曰子英邁浮於防檢終身師伊川可也銑行且六十碌碌無聞徒負三益之誨云爾

論古文

夫文可貴乎以華沒本古嘗病之文可輕乎無文不行古嘗備之故覈實而言有為而作闡元化輔民彝孰可貴也孰可輕也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矣哉蘇秦之傾危李斯之怙禍聖王之戮民也然秦悉從之利可救六王之亡夫珍玩取諸四方賢則棄之嗟哉古今之亡轍相繩非特詆秦而已兩漢醇厚士無異學猶之雖泥災異然格王正事罔匪經義

魯恭袁安之諫伐匈奴李固左雄之條政確言哉魏晉浮靡江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陸機之辨亡曹元首之六代于令昇之贊晉欲拯世溺不但歸来之潔身爾推文者遺之豈篤論歟李唐之文麗猥韓柳起而革之昌黎析理指事正大洞達庶哉貫道之器柳州理既昏謬詞間俳偶困而不修過而不改而自叙抑鬱悱憤之懷有子長之昌記山畫水覓目傾耳所謂晚年肆力者乎然魏玄成陸敬與之疏所以正君定國

匆疵其儷語也宋尚言而諸氏競出安石子固志學相協而宗揚雄介甫文謹繩墨而傷[illegible]聘自任性命求之無可采也曾氏簡健而核君有聞乎道之槩者歐陽子謂性非所先謂係辭非聖筆三蘇氏和合從横虚寂而一之然二氏陳政駁謬得失利害示諸掌上歐之雍容蘇之英發測然可動乎君也司馬氏踐履為章程叔子道德為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游藝者有矩䂓矣陳師道古行艱思乃甘列於張耒秦

觀之班何處躬之不休乎夫去程之居近也聞程之賢稔也而自失之背指之喻不虛矣嗟乎春鳥之音和秋蟲之音悽天示人之聲也晴明則思舒陰晦則思結人協天之氣也是故出之不由真投之不中欵徒豈其幅尺藻其繁華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杭州同知黄汝器 墳

黄公於成化甲午始由太學生得舉又六年辛丑成進士出知江陰劇地健訟南北各性公辟

奸黠惡土高華而静守恪附邑吏簡順徵入內臺例得御史内閣萬學士結權閹共擠羅寧尹公忌公為尹鄉人留一年陞鎮寧知州夷服無民無城止部洞蠻公直蒞其次安若省府宣威寘利夷大說服平晋安之亂遂調為長治如鎮寧撫公臺史累上厥最晋杭州同知清軍杭素巧欺泗脫戎籍公察糾源奘歲增千人行伍充實弘治辛酉卒於任公先世盱眙人元末來濟陽諱璉字汝器配張氏念公未子陰納貳室萬里采行往候公疾留妾而還成厥子之業子臣守伯鄰進士入翰林拜給事中今為左布政使

明良記小引

常熟楊儀副五川公生平著作甚富誌云南宮集詩文十卷余得見其六册無卷數皆應酬諸作今已散而不可收矣其稗官諸著金姬傳公所自刻高坡異纂公沒後吳門刻之余得其手編明良記四卷乃公萬卷樓中之殘帙也如論智永千文錦瑟詩等處與明良二字殊不相涉以公遺墨不忍遺棄俱録而存之三卷中尹蓮頭王新建二條已在高坡纂中係複出不録想此亦未成之書彼此互見余删之抑亦公之所領也夫又有保孤一記與此皆係秘本余另有跋江陰後學李鶚翀識

明良記卷之一

七檜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

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興事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依宮殿門墻形勢列之　太祖御覆舟山始一望盡得其槩

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攜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咏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册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騷也比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葉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為御史　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葉除中已陞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佀司徒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裝徒前驅公在遣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尚書還與能安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令縣收録教之果大顯

太祖起布衣一時風雲之會多其比肩故於大臣或不名如誠意伯常稱先生其後既正位亦稱名　英宗始稱三楊為先生是時尚書猶名也至　孝宗稱內閣曰老先生尚書曰老尚書講官曰先生得崇儒敬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腴菴有隙故云）

施會元顯建文中遣放黜還家册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丙癸未年一以　太宗靖內難一以

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　武宗南
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
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
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
兩被所覺免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
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
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啖又易
長多陰悉聽運夫為利其後土民併根伐之其
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誅而官司
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
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
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
月時脣口一蓑烟又曰緑蓑烟雨江南客白髮
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
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壽王少傅詩也用所
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
其放浪類如此

金都憲舜舉父為山陰令嘗發地得二古錢文
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築牆亦得二錢
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峰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
自作語曰還用你不着

丘瓊臺濬王三原恕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
王謂丘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
丘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胡兒執燭將去燼則以
他燭燃燈乃加剪剔意恐誤滅之耳　帝以其
詳慎極加寵顧

錢方伯昕為御史時鈔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
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
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傅忍飢候見桓溫事相類豈公明哲保身不惜小拙耶

李文正公初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
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
陰秀才秀才暮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

日黄封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
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税課局批
税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傘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
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傘雖蹐顯
貴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
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

曰多君頭上兩重青
吴康齋與弼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
圏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
菔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
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
陽班戍鵷鷺當堯陛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
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
人然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内自大同還忽趣入宫　夏后見
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来太瘦着光禄司
進膳加肥鵞一隻
武宗在宫中偶見黄葱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
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数月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
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倫有蘇州
人好做天官蕭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
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

固决死而父好為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
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
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黄綾貼云梁釋智永
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貞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
當大濬一港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甕鑿竅
方寸者一又以一甕鑿竅方分者十並實水焉
竅十竅者水先竭乃多開港汊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内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晝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陸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脩牙牌懸其帶佯驚謂曰公尚編脩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馬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聞　孝宗欲册妃上疏諫之　張后深以爲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得俞旨最晚乃擬李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蓋　張后意也後　張后妹入宮　帝欲因后意立爲妃廷論不可　帝決於内閣諸老謝公曰舜娶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　帝竟用廷議罷之後嫁劉閣學長子

李尚書旻初以省元入監時丘瓊臺爲大司成李自道曰浙江解元李旻見丘公怒其淺劣令即用其語爲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謂天下之宗主丘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元李旻然也

七檜山人楊儀述

毘陵王紱孟端高介絶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稱冠絶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而聽之乗興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尋訪其人以爲贈盖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茸段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悦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邑州受知丘公遂介往謁之丘謂桑曰汝録平昔得意文章數篇来爲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丘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向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元幼主　太祖欲遣使祭之勅翰林撰祭文十餘篇無可　上意者時布衣鮑琰試作一篇進呈　上大喜遂用之其詞曰洪武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於元幼主之靈曰嗚呼天父地母而人生其間天地之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分焉自古華爲天下主而四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而子弟順化也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内爲一家四海之外爲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以此也歷代以来夷之識者莫不奉亟朔求册

命於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宋中葉天地運否自徽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日以陵替於是幼主之先勃興朔漠旋夷種類克取金遼遂兼宋以馭中夏幾及百載斯民實蒙惠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可泯也由是脱其銜轡海内鬬爭民墜塗炭天乃命朕起自布衣撥亂反之正十餘年間群兇蕩滅遂移師北指幼主父子順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由是而論

則朕之得益從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棄其朔漠所本無耳朕固無愧於幼主幼主亦將奚憾於朕哉朕方欲合華夷為一家撫幼主為兄弟孰謂幼主遽爾捐世使朕志不伸聞之感悼不能自已因遣奠以布朕衷惟靈鑒之尚享然辭亦蹇拙特由是而論以下數語有合 聖意是之取爾 此文已載文衡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院使劉文泰方受 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選一女醫入視 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漱水與 后宮人扶 后起坐瞪目視 帝少頃帝趍下榻蓋將咳恐驚 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 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 帝求之 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 后家邀科道為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嘗啜茶顧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煑

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煑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入胄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曰似傘難遮雨如鐃却畏風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之不覺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 或云陸滄浪作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汞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鳴次夜復爾帝疑有變乃夜馳歸 時諸臣隨駕者並疑江彬有異謀潛遣人察之彬方熟睡時帝在外夜多不寢或言彬謀誠有之兩歲而兩遇山鳴帝因

乎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齊驚而彬獨晏然將誰歎
張御史淮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
視之舍屋仆矣

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
子而並顯者耶兄麟官至方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
張僅如一笠 帝曰官許久尚不鮮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勢皆內輔惟牛首
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巽令太平府編
置今牛首稅絲獨隷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
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
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塩其關支之時馳
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
部人也 帝曰此無他以多厭弃耳命刑部食
塩遞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
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
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意豈易會哉使
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預閱臣策既登
正中誤空一葉率意補之偶與劉合竟置第一
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卷持示謝曰天下士豈少哉吾意已有會者矣
卷末復除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容耳蓋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

楊導穀諱為莒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
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决諸郡民來觀者具白
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
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徃白
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白事因出諸冤狀凡
言所治獄為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豪猾肆
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
付公悉召具詞檄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
稱為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歛具還
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
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為厲
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

旦詣謁文廟時也
菅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迨今未興公
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為丘陵之狀高與
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為峻壁不匝月城
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菅城完不
能攻民乃懷德設像親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
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
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

以為污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
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
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　巡江至
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止隔一水逕渡歸省
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
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
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純黄狀甚雄駿然駑鈍每

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為
弃物賣之舉市大笑芻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
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
日勅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君子曰天下之物必待所遇使此馬當武宗朝人孰頋之哉然則人以才智自恃者
亦可以自安矣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
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　帝聞
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

惧驚迸而去
或問七檜山人曰東坡答山谷義山錦瑟詩何
據曰此據古今樂志為說然思華年三字終亦
未解盖義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
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画見其皴劈飛
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鍾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
鬢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鍾實無長技我朝
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画末技初不加意故画
苑中頗為乏人如戴進最為名手為謝廷循輩

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画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画法盡失去古益遠矣

鍾後以王音自樂用勅賜天下老神仙作石記常自佩用

武寧王毋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　帝笑而釋之

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為認然初不知鈎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忤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　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遷徙化外豬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熊樓墓基即其土所築也

明良記卷之二

明良記卷之三

七檜山人楊儀述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

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陞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荅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　太祖皇帝即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　太祖崩　皇太孫即位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負次尚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即建文四年是稱華除其年六月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　皇太子　皇太孫至自南京　聖駕北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為

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　聖旨如今見在這裡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見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置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章悉已新製即頒給行用舊印俱送内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

禮部右侍中黄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　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来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汉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清初赴舉宿滹沱逆旅主人有女

為妖物所憑聞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户上妖遂滅　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刃入朝欲行刺不果而死

户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寳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後亦死難

正統間麓首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為所擾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盡驅餘首于金沙江西與之盟而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数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瀆之使東乃復為邊患矣

袁凱佯狂避世　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　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

来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怎麽不揀一箇大得人憎的與他一箇辣手　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廝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並為狂癈以糖和熟米摶為犬豕糞狀夜密棄墻根草際晝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豕糞也歸隩狀得免禍後聞　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　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　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蔑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辟耳

明良記卷之三

明良記卷之四

七檜山人楊儀述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鴿鶺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籠放之

石亨謀復　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寄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吾遣其僕來與問亨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雖於為吾佯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為真病且

泣且救來與歸報通以亨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為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視疾亨方對客談見與至遽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即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與石亨舍人謂與至已大醉入門即卧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尚未面也其夜與卧亨家十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　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衛鎮撫　聞之周黃門延

高皇帝欲　懿文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　帝已察其非罪命付　太子太子論子得死　帝諭　太子誤決獄　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　帝問廷臣莫有吾者忽班中一人對曰　陛下所論乃中天下之仁　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　帝問對者為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衆危之因佯狂得免禍聞之蔡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　以樵獵

為業貧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為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廨宇中明旦召詰諸吏夜歡飲為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具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為祥給俸養之是為文毅既長與桐城姚公夔齊名　秋將赴省闈與姚公舟會冨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為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夔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姚公果第一至　公

亦第一聞鄧

洪武中建大内就西華門外隙地為廠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縟奏啟煩難乃遣小黄門在廠傳旨大内成廠事尚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為南京内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即廠地結屋遂以廠名今顧以為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廠名可為一笑也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窓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罷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爵禄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吴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後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勲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 聖祖貽謀在有福孫兒到此堂世傳太學初成 太祖視之直抵廣業堂嘆曰有福孫兒到此堂蓋揔指六堂而蔑非止為廣業也然王音既出堂中遂成言讖後人遂據此為故事云 目覩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床一卓而已鳳陽生員皆 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詈語帝乃別造高房居之今十廟前 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 馬后欲視之 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鷄鳴山望之

馬后憫諸生員貧欲給與妻小月粮 高皇帝從之但謂貯月粮倉屋無覆瓦奈何 后曰自有處乃以樅蕩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鞋布錢 后既崩 高帝微行知生員妻皆不衣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粮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廠亦已盡工部請旨 高帝夜將寢見几上有奏章問之内竪曰關王廟請木料本也 帝曰記着内竪誤傳旨用杷條為料遂悉以杷條木構之

朝鼓撤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
況公鍾為郎奮筆曰縣綳容釘睛雨同聲一時
傳播
高皇帝初建大内與誠意伯相度基宇所定奉
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樁識之　帝夜潛以金
為圈貫木而下乃拔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
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
西三尺命更下樁正入金圈中　帝曰淮東則
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　帝曰

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　帝曰若是亦吾
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
靈谷寺矣乃命即雞鳴寺塑像祭之聞寺僧
高皇帝將以鍾山為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
公撤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厘一毫君
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
靈谷寺獨存其辭即江東籤語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於江東神其
辭有他日王侯卻並有之句以為佳讖暇之未
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
姓侯也
兩京闕王籤即江東籤訣柴黃門奇初拔解至
京午門月城西闕王廟中撤籤得此事當謀親
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為崑山庠生未知名奇頗
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僞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吳夫差宮乃舊平江
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為

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
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令其子孫尚居舊地
皇朝平吳後譙樓内鑿地為二池直衝府基以
洩王氣後知府殷　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即王
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啟撰上梁文　太
祖知之殷高並付極刑殷剝皮開卓簡府高腰斬知府乃魏觀此誤殷
張后與全夫人至宮中既設燕　帝后二席在
正殿夫人席在旁殿　帝與　后親往視之所
用器皆銀　帝問内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

制也 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 后曰毋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君食也 帝命即撤后饍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為美談也

武宗為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 孝宗臨視乳哺每賞賜多為張后所收未嘗謝恩 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 帝后食畢因抱 太子不能扣謝又因 太子啼泣 帝后親蹲視之 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 帝戲謂 太子擊 后 太子擊之命擊乳母 太子不忍擊也 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頃不謹畏獲罪而出柰何乳母曰此為汝增千金寧畏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搵醬治具為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 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 帝后急宣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 后驚惧盡還 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裝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武太監說

馬后崩 高皇欲再册后遣使召 太子將面諭之 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 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 太子方作畫因命取畫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 帝感微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寺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 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糲以獻 帝一時食盡 后問何如 帝曰佳甚 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飫之餘頓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搜麪為之使復命盡戮寺僧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甕爲床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床得非將謀天下乎 帝不荅而去

皇帝勅諭三法司 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

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
一鞫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
發落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攙其言似
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何暮之年原其心實
懷欺罔忍於言君終無建嗣之期妄生異議致
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
看彭澤質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奸
邪譎詭之行往來搆禍般鬬是非致使薛侃招
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

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治當處死姑從
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
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
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悛於性朕以心腹是
託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
隆昧休休有容之量犯戚戚媢嫉之科殊非朕
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
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柏案喧罵匪
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
不問孫應奎曹汴職在糾舉豈責彼言但其時
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拏問
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
了此事既經匡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
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
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庶朕不遠以臻至
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勅奉行
故諭　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峰羅峯以彗見再去位而明善

亦以石碑事謫戍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
白石出西山胡明善災從地起彗星見東井張
孚敬禍自天來
張羅峰十年七月之逐陛辭日人有詩帖吏科
門上云大通橋下鵓鴿鳴寶鏹三千又送行歸
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
而逐也恩典盡去併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菴
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明良記卷之四終

洹詞記事抄一卷附明良記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李鶚翀編鶚翀字如一江陰人洹詞本崔銑所著文集鶚翀摘其論宋事及明初事蹟者六十一則爲書其不涉記事者皆不錄續抄三十六則皆前所掛漏也鶚翀自題云前抄成於庚子秋備閱七載今春裒諸說部梓行之發篋得前抄因同楊憲副二記附爲一帙今二抄之後惟楊儀明良記四卷前有鶚翀小引稱與保孤一記皆係秘本則所謂二記者乃合保孤記言之而此本佚其一種耳

清賞錄十二卷

〔明〕包衡　張翼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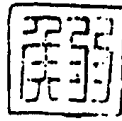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賞錄十二卷》提要

以上原缺

參乘人多續括示業久有弃之
以歡覓之門獨遊山水擅經緯
之緒真步煙霞擷摭流覽汎
濫篇籍汲古者掄求難而擇
益抽直蒙首觀清鏡而輟九塽圖

洞天清祿之集雲林譜石洛
陽記花談秘品詩解頤搖掌
其流寔繁具要當於大道而
子長謂致信於六執胡可廢
也嘉禾包彥平以敬動俗符

呻吟登覽者以為指南討論者資
其練證雖彥平之才未盡百一而
目營心醉可知矣嘉歎不足忻為
之引至於三部皆作七志良書
必有皇甫彥而傳之請以異日

萬曆辛丑冬秣陵焦竑書

清賞錄卷之一

秀州包衡彥平輯

余幼讀父書日從帖括書數上而志不得通然貧日劇而齒日長矣都無謀世之資惟有杜門一編自命床上之書既盡則借之族屬親知凡有會心欣然執筆要之韻人墨客林壑衡門為政在是間錄豪華諧謔之事亦堪吾黨擊節軒

渠也者積而成袠是名清賞昔人不云乎日抄古書饑以當肉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殷憂以當琴瑟余固有合焉而恨蒐採未精必且取譏秕稗謂之猶賢乎已則亦庶幾可觀萬曆辛丑初秋日聊用卒業時暑氣漸銷薄飲成醉起命稚子篝鐙拂硯書之簡端以質同志

張曲江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滂若耶溪量既矸包文亦浩瀚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

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氐紙神曰尚卿筆神曰昌化又曰佩阿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陶靖節爲柴桑劉遺民亦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

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便回註柴桑令劉遺民也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莊君平爲嚴君平以莊與嚴古同義

建安山麓間多種茶枝榦槎枒高可一二丈大可拱把冬花春實榨以爲油可鐙可膏可釜謂之茶油閩人大都用之非蔡君謨貢品也

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

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矸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

龍眼名荔枝奴又名比目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

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南渡官酒十三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諸庫呈樣酒于點檢所所呈臨安府既中擇日開酤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頭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醞造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伎利市之物前導名曰迎酒

留青日札奇南香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南故拈出之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

崔延伯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宋子京修唐書難(音然)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楊用修曰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顏眞卿集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

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經人採烏鳥蝙蝠之類便卽傷殘故本草云采荔枝者日中而衆采之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

桂皆四季花而反盛于冬有子唐人詩云桂子月中落此桂也福南四郡有之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矣然桂亦能作瘴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云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家珍也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難得刻手精尤難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甎晉工刻之宋潜溪

評爲勝于蘭亭蓋刻工之妍也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李北海則手自刻者數碑趙子昂書多茅紹之刻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自云勝茅茅試令刻之于字下一磔一運而就茅遂嘆服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援筆書之初不點竄

趙子昂云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馬行泥滓中其能善乎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絶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

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往鏤邊極工巧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謂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共五十二家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仍金帛賜以招之

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晳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公深以爲然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楊子揆法言蜀人齋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懷素善草書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李陽冰自謂蒼頡後身竇泉謂李陽冰篆爲虎筆

韓熙載云花宐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樨宐龍腦酴醾宐沉水蘭宐四絕含笑宐麝薝蔔宐檀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葯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黄四日紅深比落紫色人號文官花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大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

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擎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靈性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以油囊盛餘瀝歸

孟浩然苦吟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
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張表臣詩話奕碁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
蹙融融者戎也黄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
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蹙融漢謂之格五
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顔太師眞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
上或沉之大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

變耶

郄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
名玄之凝之徽之渙之操之并工學[illegible]凝
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爲舅所
重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吳王使西施步屧寺
中今圓照塔前小斜廊也

采香徑在香山之傍吳王種香于此使美
人采之

王元之有童名壽猿梅聖俞有馬名鐵[illegible]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爲第一山石次之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
以賂求爲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姑蘇府學西北隅一土阜上有碑刻漢壽
亭侯畫竹一枝左右多唐宋元名人題跋

宋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

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葉溫淘糝以襄
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
人鲊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
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赤壁前
後賦亦大快事

貴妃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游後
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
潤於肺也

龍涎香出大石國國人候島林上有異禽日集下有羣魚游泳則有伏龍吐涎浮于水上舟人遂探而得之其涎如膠其貴十倍于金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于苑中種之并得酒法太宗自損益造酒爲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頒賜羣臣京師始識其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書自此始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瑑君瑕云凡鳥皆然其後趾名托爪鷹鷲藉此二爪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尾

陳仲醇太平清話云四川總志其金石鼎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

後序云藝文志悉仍楊升庵之舊故也

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章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復能補硯百碎者携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傳

晉袁彖贈庾翼蜂硯

焦弱侯叢談呂氏春秋不韋柄政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若今人爲此必加指摘所謂癡人說夢矣

賈子說林舜使虞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湔一合而後與食以爲常又取繪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以畫金石色透金玉中一

寸繪實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成實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當是誤象爲兄

鵾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豕

蛺蝶一名春駒

陸羽誤懷素傳疏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隴州有魚子石置書籍中可以辟蠹

馬河中遠進御及賜貴戚畫寧宗每命楊妹子題署有楊娃印章楊娃者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以藝文供奉內庭其蹟惟遠畫見之

辛丑九月廿夜雨同南州鄧文明坐金陵鷲峰禪院各正得譌字有差汪道會記

清賞錄卷之一

淸賞錄卷之二

秀州包衡彥平輯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頻落十二齒

王元美䟦子瞻蹟云眉山兄弟故當雁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所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

法作書東坡居士兼二法爲之風枝雨葉則偃蹇皷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

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儋耳遊燕處今有堂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周伯琦篆書碑文列堂東隅

子瞻與姪書云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漢人尚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桃實經冬不落者謂之桃奴江陵以橘爲橘奴又曰木奴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禽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趙文敏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常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歸寫一幀質公公大驚賞亂眞暉由此名實俱進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

與人居晝地廣數步臥晝被穿過表如厠至于忘歸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畢具又取雲夢石甃泓春渠以

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葢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辨衣食

子瞻性好酒不四五傾輒已大醉頹然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而醒落筆如風雨眞神仙中人

白氏金鎖云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

新此宮中法也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魏武帝所乘馬名白鶴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都玄敬使西日記過華陰鳳居山一名鳳骨山其麓有永慶寺僧云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化泉二道鳳憤死一龍被鳳

爪傷流血泉遂赤至今寺中惟食龍泉赤泉取灌地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逐之鳳死時僧以石函瘞骨山顛壘甎爲塔景泰癸酉鄉人築城取塔甎去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函上刻景祐四年重修啟函鳳頸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其潔如玉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花梅有花而嗇葉

松有葉而嗇香惟蘭併有之

張飛不特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石

弘農鄧紹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

不律爲筆不借爲履杖曰扶老鳥亦曰扶老狀如鶴而大又名鷲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馮元敏東既雜記謂梅有六德四功白而不燿香而不酷瘦而不嬌古而不朴迎寒不怯先春不競其德也子可以調羹可以已血花可以解毒可以已痘其功也

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

客輻輳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輿步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

鐵遂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渾舞魚龍悲嘯也

中朝故事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栁亦號栁衙

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鎭庫墨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鎭庫墨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海錯重于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礪房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閩之長樂灣中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楯花眞奇種也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韓愈笑王羲之俗書趁姿媚

陳後主常令八婦人劈綵箋製五言詩

宋次道藏書經校讐三五遍任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借置故一時春明坊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凌霄花中露水能損人目又能墮胎

房壽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

茶木萠也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蓋早晚之別名也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溫庭筠採茶錄一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

瑒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和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田藝蘅有煮茶小品唐德宗榷茶十取其一而極盛于宋我洪武廿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為上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為龍鳳團皆芽茶矣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峰曰子若以墨狻猊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東坡祖名序為文多名引或作敘

蜀中多以麻為紙江浙間多以嫩竹為紙北土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麥麵稻稈為之者脆薄焉以麥膏油藤紙推之者尤佳

宋亳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烏絲紙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

上每得永表啟輒執卷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雁宕者無聲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謂之響泉韻磬又以鸞膠護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後宋亦不得其死

明皇與貴妃賞牡丹于沉香亭命梨園李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三進清平調

石晉之末汝州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戸而出背面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入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榼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攜室徙居

杳不知所終後數十年人見之顏色如故謂之筆仙

李邕前後撰碑文八百首

北海書多自刻又多假刻人名字如伏靈芝黃僊鶴是也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唐餘録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薛濤好製小詩惜松花牋幅大不欲長賸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遂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番者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成帝號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足矣

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中宗朝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米襄陽晚年學禪有得卒于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

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沐浴更衣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羣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東都僧教鸚䳇誦經忽不言不動問其故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所無

鸛以慾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豕雀以猜愳燕以狂盼鷺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猿以愁嘯

關中呼黃鸝為楚雀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之擢尚書令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

楊椎家貧嗜酒人載酒從學

老子入西戎造樗蒲五木

高似孫緯畧剛卯佩印也其製卯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剛卯之銘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癉莫于我敢當說文殳類釋毅曰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聲

高氏雜說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李布傳攺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後漢無泰字郭泰作太字

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五行俱下

山海經云倉鶊爲饍可以療妬

東坡云聖神功用無捷于酒

馬融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八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孟浩然詩云却喜家書寄八行正用其說

金閶徐泓徐洌同校于嘉豫堂

松陵李仲芳周應懿再校

清賞錄卷之二終

清賞錄卷之三

秀州包衡彥平輯

鄧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孔平仲續世說太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亟賞詔座上賦詩召閻立本寫焉時立本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書記吳道子學書于張顚賀知章不成因工畫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名

擅天下

吳偉孝廟登極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坡老性好睡常宿臨安淨土寺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句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搨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蹟有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多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王僧虔右軍之孫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

唐子西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宋高宗云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故每書毛詩虛其後命馬和之補圖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眞蹟便是亂髯未見唐太宗也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錦車勞

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楊用修云此事可畫可詞勝昭明妃文姬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葢重難製述之意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

獸

江南李後主作大字用布帛隨手爲之號撮襟書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

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于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數百里烟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盧象詩雲氣香流水益本

于此

雞舌香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似栗花如梅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沉香木花或云草花蔓生實熟貫之

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蜜香紙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靭水漬之不爛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絶人爲取老松柏根枝葉實共擣之斫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淸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益思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

與禪也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蘇晉作曲室爲飲名酒窟地上每一塼鋪酒一甌計塼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可陵國以栁花爲酒

淵明得大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淸歡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自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

骨如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差可耳

何蘧音蘷謂東坡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遍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不端其本而欺以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黙識也

羅隱喜筆工萇鳳語之曰筆文章資也吾以一物助之取高價即贈雁頭箋百幀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搜神記云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

開元中七月十五上御便殿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

明皇于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升焉

惟張九齡論辨風生得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

慶曆中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

唐賈忠言撰官本草以監察御史爲開口椒微毒以裏行爲合口椒毒甚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爲甘子宫可以久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
弄筆之餘便啜飲之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唐詢字彦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
硯錄三卷行于世
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
鹿膠造成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
易水渡江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

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松烟廷珪初名
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
作廷硅字者非也
眉州象耳山上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
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氷壺
也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鶴林寺多宋碑岳珂孫覿爲多

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
謬誤及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韋絢云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
惟言乙夜子夜何也
董玄宰曰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
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

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
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久沈
之後廣陵散絶矣
顧駿之嘗結搆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燠
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始之也
蔡邕飲至一石嘗醉臥路傍人每指之曰
醉龍

唐仲雍州記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紙臼

續漢書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樂汁圖湯長頭而寡髮

摘輔象子貢斗星繞口

宋景文摘粹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穿穴蜀捷爲人得

揚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隋時續六經所磨硯

顏延年與謝靈運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勅各擬樂府北征篇靈運久之乃就

郭有道碑陳寔卒海内會葬者三萬人

孔氏雜説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

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

柳下季死妻自誄門人不能損一字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

桓譚見子雲欲從學爲賦頌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皋至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

盧昻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問其直曰至寶無價博雅云瑟瑟碧珠也

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

東坡云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又云茶欲其白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義相反也

青州以熟鐵爲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爲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于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眞卿鄔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坡老謂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也

楚人呼蟋蟀曰王孫

韋絢曰孔明所止獨種蔓菁者取其出甲

便可生啗葉舒可煮食久居隨以滋長棄去不惜回則易尋而採之冬有根可斸食比諸蔬屬其利爲溥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

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名玉水紙最下曰釜金牋以供乏使

武林箵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

末黄大痴卜居泉上

黄魯直晩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東坡書歸去來詞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遒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

歐陽通詢子善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

狸毛為心覆以秋兎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須緊薄白滑者乃書之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張旭耆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得筆法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班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兎毫龍鱗石紋似之月研形似之歙産也

趙光遠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兒友退鋒郎功成鬓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

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處

丁晉公曰子美開詩世界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絶鐫字須妙于篆隷故鍾得之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取正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

與比

王粲好驢鳴文帝臨其喪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

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鄉亦好驢鳴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說之代醉編曰驢鳴亦何咄咄異人子以是說親友以是說朋君以是說臣是不可曉

豐城雷暎校

何三畏校于鳳凰山壁觀軒正得七字

清賞錄卷之四

秀州包衡彥平輯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捶破插芍藥牡丹及蜀葵萱草之

類皆當燒枝則盡開

八分書起于漢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于車中化為大鳥飛去遺二翮于山谷間今大翮山小翮山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為輯褫刊正而後還

右軍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許姥云云道是王

右軍書字索百錢

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鍾王筆法隨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耳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王伯原曰陸機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

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蘇(音米)蔽(音𤏰)字書不見栮(音耳)橙(音欺)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歐陽修曰蔡君謨爲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大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用以焚香一餅終日不滅

王敦素憚周顗每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

王元美云山谷贈米元暉詩云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義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

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

陳仲醇謂蘇子由之子與米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是也又襄陽一帖云吾子鰲兒洞陽三雄則虎兒又在三子外耶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

水紙上爭工拙于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付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四壁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崖也知微歿畫法中絶五十年而有蒲永昇得二孫法與余作二十幀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覺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不復可得

宣和間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玩處所並許直入

王奉常閩部疏閩中最饒花木惟楊栁甚少士大夫園池間有一二株長條拂地不能拱把若杏花竟絶產矣亦一異也

李洛公資暇集云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慮汚其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崔豹古今註蒙恬之爲筆也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

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秩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精采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 蟫一作蟬

宋多右文之主眞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者

景龍文館記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謂之四部書

權紓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

茶古不聞食晉宋以降吳人有採葉煑之曰茗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謂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古人寫書有簡有策有觚有方有牘有札有槧有板簡。策。觚。皆竹爲之方。牘。札。槧。板皆木爲之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青寫書謂之殺靑古未有紙故以竹木爲之謬誤則刀削故刀筆吏持刀筆自隨

後世以縑帛寫書蔡倫遂作紙

唐人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喪不用退之與陳素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

經鉏堂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落子聲雨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讀書伊吾聲爲最聞他人讀書未極爲喜惟子弟讀書聲則喜又不可勝言矣

平康伎瑩娘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邀同志爲修眉史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北僧謂酒爲般若湯

宋孝宗坐側有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

凡香須入窨貴燥濕得宜也合和訖乾器收蠟紙封埋屋地下半月餘

邵公後錄端石如德人每過于厚或廉于才不能底滯歙石如俊人輒傾倒失之輕而遇事風生元不一一厭足人意又滌端硯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歙硯一濯卽瑩澈無留墨亦一快耳

米襄陽自言春和便思弄筆札手𤸰不作乃可自滌硯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

遇訪客坐久候人未至則埽壘行

淨因禪師堊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說法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梅道人始究極其變矣

徐州營妓馬盼盼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盼能學坡老書得其彷彿東坡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盼竊效東坡書山川開合四字東坡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改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山谷有聞思香取楞嚴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名之

筆造于蒙恬博物志又云舜造筆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眞趙里皆

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東坡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坡老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王元寶于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四方賓客所至如歸

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

梁武評羊欣書爲婢學夫人舉止羞澁故學欣書者爲重臺左傳曰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臺盖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李仲賓學士言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一曰苦登大於桑葉最解酒毒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絶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于珍玩、

下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言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王蔬食文則項羽亦事佛者、

成老相墨經云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

馮元敏山齋雜錄香異名者曰薰[illegible]竺曰丁子即雞舌也曰必栗一名花木香置之上流魚悉暴鰓爲書軸則白魚不損書曰迷迭燒之去惡曰茶蕪出波弋國用薫枯骨則肌肉再生曰都夷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

馬嵬媼得妃子錦袎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弇州卮言[illegible]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有體文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柳公權蓄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絳州者次之後始重端歙臨洮及好事者用銅雀臺瓦爲研至有稱未央宮瓦者然皆不及

端歙次之宋高宗云端研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純紫玉

眞臘國酒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味甚[illegible]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黃寔自言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常于除夜泊泝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

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于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之趁其滌硯未畢我生平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涪翁坡老秦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少游則書鬼詩

天寶內庫有七寶硯鑪一所每至冬寒硯凍置于鑪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劉蛻文塚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

古穰雜錄我宣廟時有巡檢党中孚得異術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如舊召見試其術果然授吏部郎中每用之必引入宫中爲之中官至押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極多

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黃詞翰宣和間以內侍梁師成請搜訪蘇文忠墨蹟一紙定價萬錢

朱鬱儀玄覽靈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舉體生毛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廿年生子廿七人覽書輒記不忘

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盥手以銀方斛瀉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乾不用巾拭客去則滌其坐榻

右軍帖有日給子者不知何物惟杜恕篤論曰日給之華與柰相似柰結實而日給

零落似不生實者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柳子厚女名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愈去髮為尼號初心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年蘇子瞻大書重刻于滁攺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

三禮圖梁有銅磬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倚架上以代鐘

樂府雜錄胡部無方響緣聲直拔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調箏亦只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唐咸通中吳續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李太尉家樂人也

東臯雜錄江南自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呂氏春秋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

國史補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永初山川古今記與平縣蔡子池有石子一百許大石青色堪為硯

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惟柯奎章全
法之

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以千人舁太湖石
進上方賜銀盌千計拜官其家僕四人皆
承節郎及金帶勔爲威遠軍節度使封石
爲盤固侯

新都程可中潘之恒黃曲僧悅
同觀于西湖舟次訂正廿三字

會客至雜沓所漏尚多也三月
廿日

清賞錄卷之四

清賞錄卷之五

秀州包衡彥平輯

焦弱侯叢談毛詩報之以瓊玖黑色玉
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

唐時文士每以經史爲令行酒如退之酒
令徵前事句樂天詩鼎徵雅令窮經史是也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
穀梁善于經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

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顯

公羊傳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
舍負事繁多故致疾大夫稱犬馬言代人
勞苦行役故致疾士稱負薪言祿薄不足
代耕故致疾按茲新生草也故从艸从丝
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古詩云爲
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种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

以養和自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矣太守茶畢遂涸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嫗謂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此嫗爲春夢婆
董玄宰書陸三孫畫冊云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强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裴行儉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山西霍州南亦有赤壁
續世說柳公權書法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
海寧縣徑山寺有洗硯池爲東坡滌硯處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爲一宿裁之刀去如飛

開元時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詣之每蓮香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

東坡云未知人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亦愚耶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

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抄取懸墨滿堂亦通人之一蔽也

屠緯真娑羅館清言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佳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爲甲

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天寶七年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畜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

何元朗叢說唐宋時仕宦皆有旬休治官

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世所言上澣中澣下澣本此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虞文靖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之間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有

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又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摽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表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註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之斷作綾紙或大批紙尾還之

蕭誠揉野麻土穀作五色斑紋紙

張仲舒𦵏廣天雨降羅箋甚多

張伯雨墓在武林南峰靈石山玉鈎橋之傍橋爲伯雨貢玉鈎所建墓久頹廢明姚公綬重葺之

栟氏庰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書經子史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以鎮庫一本長

將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則子陵非會稽人范曄失于檢考耳子陵妻梅福女也曄亦未詳

嚴先生墓在餘姚龍泉山

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盛夏時以水晶飾脚蹋寺在清波門折而南

叢談洛神賦婉若游龍本草云游龍生澤中一名鴻蘈枝幹樛屈着土便有根如龍淮南子謂之屈龍毛詩隰有游龍注水莊也賦水仙故以水華比爾非龍蛇之龍

背明之國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此麥淩冬可袒

閩中獨茘枝奇絕名狀元香者爲最興化楓亭驛更甲天下長樂縣者次之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茘枝流亞也又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党魯使西番烹茶帳中魯曰滌煩消渴所

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唐紀玄宗得太眞時年五十七矣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太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湘東王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淸粹者銀管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吾子行謂嵇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五臣遂不能解吾讀醫說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每置懷袖中如南粵人噉檳榔噉檳榔

則紅齒噉棗則黃齒也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于日中欠

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
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山谿之用。秋采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暴收。甚溫燠。木棉不及也。松椤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和。

文彥博之祖姓敬。嵇康之父姓奚。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制序一人制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爲之銘。

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宋太祖以栢爲界尺。謂之隔筆簡。

米元章知雍丘。東坡自揚州召還。具酒邀之。既至。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三百列其上。置饌其傍。東坡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輒伸紙共作字。一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而紙亦盡。乃更相易去。各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歐陽永叔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君實不誇清絶。大抵不足乃誇也。

天祿閣麒麟閣。蕭何所造。藏秘書處賢才。王莽府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

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

歐陽詢長子名肅。次名通。皆工草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今油餅也。

肅宗張皇后擅權。每進酒常寘鵊腦于中。

令人夕醉健忘

酒以色清味重爲聖色如金而醇苦者爲賢色黑味酸醨者爲愚家醪糯釀爲君子家醪黍釀爲中人巷醪黍釀爲小人

山谷云古人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遂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

王孟端竹爲國朝第一手沐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絶之後忽作一幅遣其僚素厚黔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爲也又月夜聞隣笛乘興畫幀竹遺之隣乃大賈甚喜具駝絨文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幀孟端却其幣手裂畫絶之元美曰卽無論孟端竹其人可更得否

黄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又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字是也

紹興郡學有石刻古今聖賢圖像雖經内府所藏亦以意會耳唐文皇虬髯遶喙天下稱爲髭聖今本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作巨目梁武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文以魁異驚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髯下垂至腹見其書今微鬚而短夫求古人之跡于史求古人之心于其所著書猶不能盡合而區區貌肖之遺猶抵牾也

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唐李衛公藏硯至多尤　者名結隣

杜少陵葬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子美至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死元微之作子美墓志曰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

殯岳陽至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父開故爲鞏縣令稱鞏人元凱墓亦在首陽考之圖經子孫附者甚衆第不知子美墓耳

東坡書當時有高述潘岐僞爲之

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不甚好之最晚譬如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

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叶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

晏元憲佳客至必畱然自奉儉約故盤饌皆不預辦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第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粲然矣稍闌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

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有比也

東坡有鄃鼠刀云得之野老常匣藏之用即焚香置几上鼠都引匿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買之礬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一字得芋千頭

趙松雪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剌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

裴説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四美醑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

書畫寫七艶曲翻八金錯刀剪折九玉箸
貯

陳繼儒郁嘉慶于恰受觔子中
芙校馮玄鑒再校

清賞錄卷之五

清賞錄卷之六

秀州包衡彥平輯

栁宗元得韓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薔薇露卽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然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攪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

獅子尾爲拂子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絶瑑君瑕云蘇合香如蜜比薔薇露稍醲余昔于燕邸三四見之畱青日札云蘇合油樹生可爲藥出安南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馥郁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姑蘇勝蹟支道林于高峰剜山爲龕以居又南峰寺在吳縣西二十五里支遁別庵也山有石門其養馬處則有白馬磵在天峰馬蹟尚存

雲間何元朗與趙大周論及曹操爲人佻易無威重與人談論戲弄言詞懽説大笑

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沾汚巾幘大周曰獅子是西方之獸終日佻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故與之毬以銷耗其氣此獸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

隋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濤蕃字皎然謝康樂十世孫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陸友仁曰陟釐乃水苔取以爲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華側理古人數紙以番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俚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名焉

紹興進茶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杜工部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爲子美樹

倚馬萬言人知有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趙文敏云唐人畫實描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冷字或爲泠凡頑石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貴其輕也冷泠二義不甚遠石末

本耳硯極不佳惟青州有之曰澄泥研

歐陽文忠公婢曰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香散滿室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于涪陵江石間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行猶得畏相思

洞庭山在太湖中即包山舊無蛇虎雉三物有穴乃林屋洞天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探得禹所藏治水符幷不死方其中有銀房石室白芝紫泉又有兩圓石叩之鳴謂神鉦云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

吴王避暑水殿離宮凡三十六處惟太湖中銷夏灣最勝

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于時蜀中葉茂實亦得法清黑不凝滯可以倣古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于器中花亦不散中有肝石故也崔道融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

楊炎食蒲萄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辨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揩前復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綫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㖞盛行號曰過

鷗羊、

日本有白樂天集及宋濂集

白太傅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之錄

西湖斷橋本名寶祐橋唐時呼為斷橋以孤山之路至此斷故名又云段氏昔居此因名段橋、

陳蕃待客拌飯以鹿脯毛羨以牛脯未嘗

別為異饌、

張籍取杜工部詩焚取灰燼允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細而繁葉如橘皮堪作紙名香皮紙灰白色有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漫而弱沾水即爛不及楮皮

崖州婦人以安石榴花着金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醉人

鍾繇孌庾子會之母黜其夫人文帝命繇復之繇恚忿飡椒致噤帝乃止

龍尾硯金星硯羅紋硯蛾眉硯角浪硯松文硯豆硯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硯黑角硯黃玉硯褐色硯紫金硯鵲金黑玉石硯皆出山東紅絲為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硯鴝鵒眼綠緣環出端州

如他產不可勝數皆在端歙下矣

益州出十樣蠻牋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

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學士牋比百韻較

短矣
裴令臨終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須獻江神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已又獻端石硯又不已有黃魯直書扇子爲韋應物獨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

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硯端溪石後出亦未甚貴晉宋書家未嘗留意于研但以器貯墨汁故有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家藏一端硯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溪東州石刺史李元書劉元甫見之大笑曰天寶改元郎稱載矣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證之唐書無不驚嘆原甫精博也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糜墨大小二枚
溫州作蠲紙潔白緊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爲第一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故名
公沙穆遊大學無資糧變服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

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

惟命于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太白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有花有實者如桃李乎有花無實者如菊萱子無花無實者如薇蕨乎

白居易爲木蓮荔枝圖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門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矣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水淫

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頃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歌者袁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抱朴子曰人嫌蔡邕得異書搜其帳中得論衡抱數卷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王朗爲會稽太守還人稱其才進非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卷公晨夕所閱累數十年皆新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必先視几案

淨潔籍以裀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超然樓集象最惡犬獵者作犬聲則悉舉鼻吼守不復去經四五日即困而倒

唐王涯甞名書畫以金玉爲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書畫于道

明皇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終身思之不得一二此人眞文場之元帥也

叢談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注

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孫漢陽雪居有宋復古殿瓦爲硯製甚古色微白而黃

王敬美云閩南有木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椶厥名桄榔皆美植也鳥有白鷴

最多文彩鷓鴣斑而善啼土人以其味美
每以飣餖筵間故俗語曰山食鷓鴣麞海
食馬鮫鯧若白鷳鵰五色鸚鵡秦吉了倒
掛諸禽皆舶海外來非其產也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貴妃方勻面有獻牡丹至妃口脂在手偶
印花瓣上詔栽先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

印跡帝命名一捻春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荅以石
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
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
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
杜家矣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
不覺墜地
唐人臨模古跡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
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
備者惟趙吳興得之
宋孫覿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
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譚
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焦氏叢談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

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
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王子
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之賜
楊雄蜀都賦蹋淒秋發陽春蹋丑犯切注
以足蹋地而歌曰蹋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歌上臺之曲連臂蹋地爲節
漢時呼僧寺爲仁祠明帝紀以助仁祠伊
蒲之供

樂天詩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屈卮鑿落之類開運宰相馮家王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

秋禊日與彥平逃暑墨兵堂出此披賞因糺正其字如根銀者得十有六時閩中朱憲昌至自秦淮相與縱談人外事哄堂而㧛洎後夢寐是録不能去心殆一瞬失之白日欲寢矣廿九年

范明泰書

清賞録卷之六

清賞録卷之七

秀州包衡彥平輯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作故蝸明繪事絶不經見

楊用修云東坡謂韓退之畫記為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覬墻者也

姑臧太守張憲使伎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妝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妓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總之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氷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

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史不成讀易三年不

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厨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
髮山水無不精絶用鼠牙筆刻之
黎洞之人以香代燭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
翠鬟綠衣小女童也朗誦秋水一篇聞者
竦異

江陵號衣冠藪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
鯽魚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于門邀留
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觜餅
二十
張麟一醉六日嚙桂幾半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
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

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
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
也
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
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
矣主人大笑
顏真卿小鬟曰剪綵僮曰銀鹿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

天茁此徒助余鬯俎家復何患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
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
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
終不枯槁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

載客一舟載酒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

右軍言昔人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廖凝覽裴説經杜供奉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説劫墓賊耳

子瞻墓志云杭州本江海鹹苦之地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積廿五萬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江潮潮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幾廢蘇子瞻至浚二河

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復修六井又取葑田積湖水為長隄以通南北州人名其隄曰蘇隄云

政和間洛陽役夫以小石作枕上有刻畫乃右軍蘭亭敘止存五十一字餘多殘缺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寘齋中

樓大防常問敷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筆季中曰古人力在腎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倣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廬于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荊棘求其壯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攷據

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用惠山泉蘇茶

小劣用竹瀝水煎遂勝

子瞻云吾酒後乘輿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李後主寶一硯山長十餘尺前聳三十六峰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陂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傳士人家後爲米元章所得蘇仲容弟以丹陽美宅同王彥昭與米易之

暑中置寒筵冰之類曰飲飾下酒物色曰酒儲

太平清話黃大癡九十而顏如童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右軍筆經云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

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

南史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敢書

東坡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曲奕棋也

然却喜射有次韻子由聞余善射一聯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

僧放周有端州硯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號硯山米元章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銘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雕鴿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眼色

紫紋漫而大為西坑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三當巖石之一後磨三當西坑之一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為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以真贋本同送歸之陳仲醇曰雖游戲翰墨而雅有隱德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四友齋叢說我成祖壬辰元宵賜文武臣宴聽臣民赴午門觀鰲山歲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為賢母歡

集真記王母龍月城產黃中李花開三影結實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于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一二百枚遞分勝負

勝國時華亭呂璜溪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主考第甲乙名應奎文會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

傷秋亭襍記內法酒總名長春有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票學士以紅票餘白

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

則可以啞蕭子雲矣

我朝宣廟憲廟孝宗皆善書宸章暐煥皆在能妙之間特設仁智殿以處書士

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楊璉僧雕琢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落處近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為秋官郎慮囚江南見而索筆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子宰補之人

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
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唐莊宗嘗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
悅劉夫人

山居嵐重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薑細
嚼熟酒下之薑湯亦可矣

杜甫謚文貞元大監經憐疏請見張伯雨
䟦憐詩

王僧虔論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騾駸駸常
欲度驊騮前。

秦少章言坡老觀書夜常以三鼓為率雖
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乃寢然每有賦詠
及著譔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
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見之曰如
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為王巽
寫湘山樹及橘州圖

學齋佔嗶云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惟
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
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也且唐人多
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陶泓及國
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
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

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
然上林鐙字從金以五金鑄之也九經無
麵字周禮所謂麷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
斯有啖麵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
荼苦即是也見爾雅謂之檟茗即茶但經
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亦無醋字
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王右軍叔虞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

四疊衣中以渡江

秦少游云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人世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攷訂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裝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爲裝池益謬甚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又謂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葉石林云子瞻詩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餜鵞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唐有魚子牋宋顏方叔嘗製諸色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砑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牋魷色尤奇又以絹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于世故

有宋箋元箋之稱

焦氏叢談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潭而漁見子雲荅客難

楚詞披薜荔兮帶女蘿薜荔本草云絡石也在石曰石鯪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扶芳藤

相如賦薛荔靑蘋說文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此靑蘋也又一種白蘋楚詞登白蘋兮騁望今誤蘋作蘋蘋可登乎

陳无咎宴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

河間夜飲伎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者聞饋五經東帶立于其門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于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消暑毒

焦氏叢談徵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又古言云徵生畝字高

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春時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卸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也

王元寶每冬月大雪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埽雪爲逕路躬立于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時稱豪友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由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每以此嘲之諸僧亦聚錢十萬貲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于世

叢談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

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高金聲王淑民勘定

釋智舷再校

清賞録卷之八

秀州包衡彥平輯

嶺南徼海瓊崖諸州有樹出香三等、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爲散沉、香之良者瓊崖生取者爲角沉、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爲黃沉宜入藥、

李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深潭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荀子云有若惡臥而焠掌言學之苦也晝

寢之宰予列于十哲惡臥之有若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進退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

向範待客有漆花盤科斗筋魚尾匙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水面平者爲鷄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

其花不香成實乃香

唐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寄弟詩庚信羅含俱有宅又云卜築應同蔣詡徑爲園須似邵平瓜焦弱侯曰爲弟卜里猶欲其居賢人之宅行賢人之事可謂相勉以正

楊用修云予得墨法于異人祗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一品玄霜近世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

顧況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幷州有妒婦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則風雨勃然一云是介推妹酉陽襍組有妒婦津美人過津而不自毀其容則風波作惡初有妒婦死此津也

綠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葢硯板也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爲硯池細潤發墨子昂銘其陰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唯龍門僧一幀有

之亦罕用圖印唯荆蠻民一印者又不喜
設色惟荆蠻民一番設色見沈石田雲林
遺事
琉璃造酒則以水浸米越宿令婦人口嚼
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竒
太平清話云書畫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
冊從容爲上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

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
謂之墨妖
王元美云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
魏孝文也有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
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
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
藝爲累不爲益
薛道祖與米襄陽爲書畫友其筆硯間物

云硯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
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万杵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然皆有
筆勢腕力其法嚴于後世眞行之書精采
意度粲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于相州歐陽文
忠以叅政爲之記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
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

蹏埃合作而後用之故書成特精絕世謂
百衲碑也
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章宗書圖字內
從ㄙ可以驗知其書也
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作大玄經者
前有楊雄後有楊泉泉字德淵晉人
虎鬚治齒齒痛拔揷齒間卽愈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

如陳君舉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

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可治小兒驚風

袁伯長父言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

張澹巖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壁出于泗本樂石所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碩

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雲蔥蒨之姿思溪近出于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可觀其姿裁明秀體氣高妙夐出諸石之上視靈壁猶傖父山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極枯燥然玲瓏嵌空宛如鑱刻其實皆出自然洞庭在太湖中咸池一氣下注膏液石生水裔宛轉奇巧翠潤而文吳人以植園館亭然秀

聳高或尋丈低猶數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絕也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東坡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曰儉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世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

更宜用此策也一笑

溫公在洛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真率會子瞻在黃既絕俸而往還者多復殺而為三自言三養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石林老人山居饌具不時得兼二公而參行之戲語客曰古人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

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舉以
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武后冬月游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
貶于洛陽故今牡丹西洛爲冠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
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異內人
呼爲花師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

于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
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目之爲
移春檻
天寶中承平日久自開遠門至番界一萬
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哥舒翰鎮清
海路遠遣使常乘白駱駝奏事日夜馳五
百里
白太傅葬龍門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
方丈之土幾成泥濘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
女几荊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
前言之容易也
王元美書坡老告史全節語帖云坡老言
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
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
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

陸也爲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
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嘗爲
楊達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眞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如待女宜男
是絕對也
東坡云梅二丈身長秀眉大耳紅頰飮酒
過百觴輒正坐此其醉也

古墨法煙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爲難古皆自製膠膠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半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非新矣今膠材皆牛革之棄餘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

懷素家貧學書無紙漆一盤一方板書之

皆穿

太平清話哀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目前且可以㨿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以眞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

長安東灞陵橋來迎去送皆于此橋爲離別人呼之曰銷魂橋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惟恨古時人不見我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三斗俗塵

叢說畫難于辨眞贋如山頭要摶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此者幾人

党進命畫工寫眞寫成大怒詰畫工云我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睛耶

焦氏金陵舊事齊立儒館於雞籠山命雷次宗居之次宗開館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江海有婢妾魚游必三一前二後楚詞魚鱗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

相墨經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

坡老云諸葛氏筆譬如内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佳者殆難得其彷彿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籍草以紅裙遞相插掛爲宴幄

聖賢冢墓記黄城山卽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按括地志黄城山在河南葉縣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葢古有此語

飛白書始于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

唐百官志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

子瞻到黄廩食既絶痛自節儉日用不得

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取一塊給一日之用餘則別貯以給賓客

山谷喜書寒山詩曰此淵明之德亞也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鑱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塚中

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協竹爲之以供父澄小字洪兒人號洪兒紙

齊高帝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楊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妓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王徽之以菖蒲映竹曰菖蒲止以九節爲貴而此君面目聳然正當再拜此君而此君安得不受之耶

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栁簡以爲經

李太尉飲水悉用惠山泉有僧曰水遞殊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遂罷水遞

宋時有鷄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筆鼠尾筆狼毫筆

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向

孟彔立石經于成都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今之戒石銘亦彔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世書傳惟蜀本最善

八分書不始于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

之墓科斗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峋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圜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楊用修曰書契既作字體悉具决不始于秦也

南部新書言開元皇帝初即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嘗酒味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秣陵焦尊生竑補正訛落字共得十有八

豫章朱謀㙔彭會同校

清賞錄卷之九

秀州包衡彥平輯

倪文節經鉏堂志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于碑鐫刻立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李邕聞崔顥名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安南出安息香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𤼵衆香之氣

王績追焦革醲酒法為酒經又采儀狄杜

康以來善造者爲酒譜漢汝陽王璡有甘露經竇子野亦有酒譜宋志酒錄一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方一卷蘖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畧三卷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胡氏醉鄉小畧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又有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馮時化酒史二卷安雅堂酒令二卷藏焦弱侯家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喜以示幕客李端張問何者爲最佳句端張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能識之端張笑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

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前漢志云見神于先後宛若汪云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望鄉里詎堪持作夫今閩人猶作此稱

深谿漫志云石刻多失眞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于刊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久設若所書字本清勁鐫刻稍深則打

成墨本紙必陷入泊裝襯既平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屣此大弊也

歐陽率更嘗見古碑爲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去

鄭廣文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幷畫同爲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

鄭虔三絶

元載不飲酒人强之辭以鼻聞酒氣卽醉人謂可治取針挑載鼻尖出一小青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去此無患是日載飲一斗五日倍之

或謂東坡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坡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專以自爲也

蜀青日札云白門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傳安期生以醉墨灑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何元朗家有漢人畫世所未見亦世所未知非縑非楮乃畫于車螯殼上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亦有男色者云從山東來彼處盜墓人發一墓不下數十石置于柩旁以防狐兎穿穴畫春情則以厭勝蛟龍也

吾衍云錢唐韓凬子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失原屑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爲精絶居蒲橋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夜宿一石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卽付酒家一舉而盡

王敬美云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

而緜之是爲蕉布其實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生纍纍可乾食然味甜無韻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翫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莖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尉遲敬德晩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大中初召柳公權升殿御前三紙一紙眞

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

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柳果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二管非右軍不能用柳與之遠矣

顧凱之以一厨畫糊題以寄桓玄玄乃發而取之好修理而還之凱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神變化而去玄云長康三絕文絕畫絕癡絕

琴始于神農氏瑟始于包羲見世本

天寶中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寢削此儀

葛立方陛對高宗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筭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于點畫之外便是鋪筭之狀矣上曰然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箏一名東宛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技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啣花簫
局簫局古薰籠也
姚姥住長離橋夜夢觀星墜地化水仙花
一叢摘食之覺而產女長而令淑有文因
以名焉觀星即女史在天柱下今水仙名
女史花
客退紀談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
日不飢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

莫愁子曰阿侯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
元明隔紗帷聽之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時號孤穴
詩人
宋政和時都下有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
書城

退之言李供奉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
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
羲之徃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
易其處私謂不忝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
時真大醉也子敬內慙
右軍之後特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
之不減端硯云是右軍所用石陽休以錢
三萬得之蚆舍

蜀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謝公者
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
俗因以為名薛濤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
碧雞坊刱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
鎮成都太和歲濤卒文昌為撰墓志年七
十三歲字度弘
鮮家婦生一女姿色殊絕後入宮上問曰
何以眉缺對曰寶劍寧無缺明珠尚有瑕

上喜曰鮮明珠遂以爲名

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竒之時黄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甚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矞雲龍皆茶名也

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

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

張華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郎于御前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帝常以博物志置函中暇中覽焉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陳仲醇云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欒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呂衡州温祖延父謂俱盛名董任其家風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善于信詞微文學之荒墜也

東坡謂山谷學吾書輒以書名于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筆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鋌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

屠蘇酒廣濟方以大黄等八味㕮咀囊盛沉井中至元旦出藥置酒中量力飲之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殊驗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呉興歴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世傳者惟茶經、葢爲嗜好所掩也、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飲而醒後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山僧可以伴行可以同旅寶劍可以辟解邪魅可以代嘗健僕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爾歙本不出筆葢出于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一枝可敵他筆數枝率以爲珍玩

盧杞遇馮盛于塗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

腦入金谿子手中録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

書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耳

徐明叔家㧊書樓曰五經藏

王晉卿一帖云瀑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貫衮梁谿漫志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

李易安趙淸獻之子婦趙挺之亦字淸獻

莫廷韓有易安墨竹一幀

朱鬱儀玄覽云玉之古者四漆古渠古土古甄古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謝以詩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焦氏金陵舊事云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云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雒陽朱敦孺希眞李處權巽伯姜龍堯章趙孟堅子固

徐州張尚書伎女多涉獵文史借其書者每見粉指痕並印靑編

王元美云倪元鎮生平不作靑綠山水僅以二幀畱江南有初寫寄趙士瞻者其一也

豫章朱謀𡐤朱謀㙉校

海陽吳邦達于毘陵村館挑鐙

勘補二字正六字

長水范應宮重校

清賞錄卷之十

秀州包衡彥平輯

古人許畫立三品之目一神品二妙品三能品又立逸品于神品之上又有自然之目其論以爲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于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

唐文皇命蕭翼賺右軍蘭亭得之大悅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内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復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
眞跡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入禁中矣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之妨物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筯食

范德孺名純粹文正第四子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雜奏至寢乃得去

陸友仁曰觀古銅器及太湖靈壁等石先看皮毛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

草木子謂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噉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則出茶畢則竭比蔡京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哈喇基酒極

濃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于冀寧等路造蒲萄酒八月至大行山中辨其眞僞眞者不氷傾之則流注僞者雜水即氷凌而腹堅矣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氷而此不氷蒲萄酒之精液也經年飲之有毒令人死此元朝法古所未有

開元中内苑呼牡丹爲木芍藥

潛居錄楊子雲恬澹寡營以賣文自贍文

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
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
有白其心跡者

呂蒙讀書關西館以延傑髦共相扢揚識
見日進橋名西館至今存焉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詣

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
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
多

再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
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

白太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端谿研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
頂者石尤潤如豬肝色佳若匠者識山之
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
爲研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南雄府江中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
孫唐官廣州其嫂以娩屬取此石墨云可
治婦人血疾今土人鋸解成片吏入上案
牘小兒學成皆代以磨墨不知以娩何以
知也

避暑錄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

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
焙方五六尺設熏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
衣投其間謂入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
淨也

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八廣寸實素
魚錦囊中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鯉一名稱龍

李白有馬名黃芝之

採蘭雜志昔有婦思所歡不見灑淚北墻之下後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緑反紅秋開名日斷腸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舒雅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㻞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吳原博爲少冢宰時蘇州守入覲謁之原博首問曰沈石田先生近何如此守元不知有石田茫無所對匏菴曰太守一郡主郡有賢者不知餘何足問何良俊曰此猶盛朝事今則舉朝訕笑矣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罰時號湯社

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綵仙姑曾見之

竈神烏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兪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

古人言濁醪有妙理造酒之法曰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有頌則謂之酒德唐有觥錄事漢人則請以軍法行酒古人之于酒深矣

虎以狗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

三輔黃圖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

雜糞食之口氣常香宮人爭相含嚼

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猶以為未足獨搆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小卷及册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額曰沈郎書室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趙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翁女即易安也

易安以重陽醉花詞函致明誠明誠自媿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凡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陸得夫陸再三玩之曰三句絕佳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酣飲着簑笠獨往峨嵋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為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管子曰天下名山凡五千二百七十

輩氏耳目志海山徼茫而隱見江山嚴厲

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

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蒱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崖如霞

都梁縣左右二罡對峙重岨脊秀間可二里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中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稱蘭為都梁縣因以受名焉

張芸叟久經遷謫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芸叟有慚色自是無復躁意

娑羅館清言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頹然全天眞且須對酒

左伯能爲紙時蔡倫亦爲之伯尤精妙鄴都宮觀成詔韋誕仲將題署奏曰若用張

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蔡君謨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紺黑紋如兔毫而厚熠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青白盞鬬試家皆不用元美云余偶得一建窑與君謨所傳合而價不能當汝十之一問之拾遺人不知也然試茶則白而尤妙今烹法亦與君謨不同矣

韓持國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爲文者宜畧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先輩不但讀

書且務識字名士豈易易乎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

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徤則千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以紙爲沓爲幅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是也湘東王上荊武紙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紙二千沓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荅湘東王是也

葉石林謂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

心當如此也

天寶四年改尚書無頗字爲陂

杜兼聚書至萬卷後必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爲眞本也俗稱律呂爲誤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徐楙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唐文皇虬鬚上可掛一弓

陶穀小名鐵牛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羣去捉之者病

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謂借書一嗤還二嗤嗤笑也後訛爲癡又訛至四

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爲瓻瓻酒器也借書以一瓻酒還亦一瓻酒通作鴟吳王取馬革受子胥沉之江顏師古曰卽今之盛酒鴟夷幐

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頲也五郎書蘇詵也六郎致石可無憾何元朗曰古人勒石愼重若此

風俗通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

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

劉晝新論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石林老人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人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因言歐文忠嗜鯽魚京師無能斫鱠梅聖俞有婢獨

能之文忠公劉元甫諸人每提鮮活鯽魚數尾過聖俞聖俞得鱠材亦必儲以速諸人蔡君謨亦每以鮮鯽遺之至于崔鉉喜看水牛鬬則又可笑也

研比雜志云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嵓石也先公得之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眞有揚州鶴也

南部新書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歐陽詢製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以指甲翻跡治吏不敢易迄今錢背宛然指甲痕

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碑七品以上碣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許用碣

蜀檮杌十月孟昶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靑城山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

而紅淸香如梅時最重之

得漢晉印章不啻鍾王法帖法帖猶藉工人臨石非眞手蹟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眞足襲藏者也

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之主以織錦袋盛置廂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捜捕甚急嫗懼投之竈中杳聞數日

涪翁語王晉卿曰書畫以韵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韵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宣州梅守箕校

秀水陸鳴和再校

清賞錄卷之十

清賞錄卷之十一

秀州包衡彥平輯

嘯有十五章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峨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東坡在學士院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句大書小楷行草凡數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筆于左右給事者

子瞻云久在海外舊所齎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鐙者今日忽于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蘊藉邪

又書今日于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善事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于后稷樹穀及觀韓

翃謝茶啟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勲未普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

元章稱法書曰墨王

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稱女曰莊暗香女因以暗香名琴

唐文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君嘗召學士于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柰何以鬼陣相攻人因名碁曰鬼陣

古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銷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為逍遙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欲昇宋無忌有一俗將掩為已物臨之以刃與之以犨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求如此也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

焦氏叢談赫蹏出漢書飛燕傳小薄紙也赫音倪蹏音蹄

楚詞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蔡倫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零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弃亂麻不用造紙者廟祀蔡倫香火纍纍不絕倫宦者也廟在大東門雪峰禪院

王敦坐武昌釣臺閣行船打鼓嗟稱其能[illegible]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撾使視之云船人入夾應知鼓又出敦上矣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而白者佳其氣能聚衆香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

廢

謝安石墓在長干寺左梅子岡後遷葬長興九鵶岡子孫居其地者以文學世其家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餘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爲序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王逸少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吾天台丈人也卿書感我何况人乎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虞伯生評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似唐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自

謂漢法吏師

耶律楚材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于沙中尋即鎔鑠馬糞瘞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不載

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嶺外少兎以雞雉毛作筆蜀中石鼠毛爲筆其名曰鼦又工人

剪須作筆郡牧下令戶輸須不能置者輙責其值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上刻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貴同音爲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子美詩京兆田郎早見招錢起風流誰繼漢田郎焦氏叢談曰漢田鳳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愼賦頌信褚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畧蒼雅不知書其支葉小學其宗系也

王玄仲登太華蓮花峰頂留二句乃下云峰頂有池菖蒲盛開中有破鐵舟焉

張九成謫嶺南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四年歲月旣久輙上雙趺隱然

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陸龜蒙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日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人造其門罕見

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尊凡主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管輅頻仰三斗而濤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跡

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脩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嘆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武后御武成殿閱書畫問宰相王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在乎方慶進自右軍已下至至僧虔智永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

造紙之法不一蔡敬仲漢文時人爲上方令用魚網作紙又法用樹膚麻頭敝布又有蠶繭楮樹爲之南粵用海苔名側理紙王子年又云陟釐紙漢人語訛耳古又用縑帛依書長短截之名繙紙言紙者砥也其平滑如砥昔人用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苫而平整也說者遂謂紙者絮一苫也求苫之義無明說蓋苫者編茆也作去聲絮綿之不精者古以爲紙必編之而後成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南部新書白太傅毋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額與身皆篆也楊用

修云、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
象陽中陷而凹曰識象陰、然夏商之識凹
秦漢之識凸
李固與弟書云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
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
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言經有五、涉其四
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婚後頗

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爲人盜盡
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經
笥矣、
女紅雜志梭一名踟躕、
東坡倅杭時、不勝杯酌、部使者知東坡有
才望、朝夕聚首、疲于應接、因號杭爲酒食
地獄、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

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
濟之、
駙馬都尉王晉卿致東坡墨十餘品、凡二
十六丸、坡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
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
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
墨耶、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
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
瑑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抄
文選、三錄兩漢、
漢和帝時、申命陸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
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于
逵作說文解字、則許氏之學出賈逵所著
六書之義、秦漢以來相沿、非始于叔重、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子瞻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郎酸醎嗜亦各異非若今人無眞識而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者

煬帝會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人爲御書生分番鈔書

誠齋雜記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陳子兼讀竇灌田蚡傳曰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趙光逢有時稱玉界尺

唐玉

葉石林樂壽堂記余自得石林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攜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澗谷搽剔巖竇雖風雨不避人皆以爲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于物耶

石田少時畫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幀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元章洗手帖云每得一書背訖入奩印以米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濯手親取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某趨走于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振拂之耳

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牌刷以吳膠粉捧

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蘭綀袴、紫瓊霜、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之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焦氏叢談、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陸游上執政書云、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

杜甫寓蜀、每蠶熟時、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司馬彪莊子注、箕子名胥餘、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于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大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

尚書故實、唐太宗酷好書、有大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獨寶惜之、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與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我蘭亭將去也、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于昭陵、

莊子舊本、烏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日字俗本作日、

高似孫緯畧云、和菟有烏鳴書一卷、王喬

有解鳥語書一卷、

春秋繁露云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

蘇勗載記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所篆周宣王所創

溫公修資治通鑑、自到洛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其唐文字尤多託范祖禹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凡所

采自正史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維揚柳應芳校

泖上孫孟芳再校

清賞錄卷之十一

清賞錄卷之十二

秀州包衡彥平輯

朱鬱儀玄覽蘭爲百草長葵爲百蔬王紫菜綸組海中之草、珊瑚琅玕海中之木、

溫公手抄諸子名曰徽言、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楷端無一筆不謹、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

詩數千里山川在人耳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

唐李約司徒汧公子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月夜嘗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鐫刻印章、秦以前無論、叅莫盛于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以降乃始屈曲盤廻、至宋則古法蕩然、

山谷云、壁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阨窮途、陷落冤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偽腹中之文、如[illegible]

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

山谷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一爲棊酒、公私皆辦矣、

南部新書云、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大曆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士元詩祖送者、時共鄙之、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于廣陵之濤、

鐘一名長嘯、一名癡谷、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擣朱、礬澆霹靂酒、閉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十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木爲之、

段文昌椸中庖曰鍊珍堂、在塗曰行珍館、

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賈衮梁谿漫志云、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也、

謝玄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

手釣得四十九枚

元徵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徵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徵之驚服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跋云此是右軍生平得意書不必計較于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吁咈區區四凶更何傷于

極治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于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為飛燕太真俱有國色

沈慶之云衆人不如下官耳學

蜀人景煥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唐語林云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

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陶隱居云得為才鬼猶勝頑仙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觀字故傳為碧落碑

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嗜燒鷰肉故食燒鷰肉者不可渡海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歸而煮其簀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彰德府南郭𨸏墨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

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廢、幷其名罕知之、

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但恨蚤衰無精力整頓得耳、

眞陵山有糜欽棗、食其一大醉經年、東方朔游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若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踰醇醪、謂之糜欽酒、又謂眞陵酒、飲者香經月不散、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關文衍畫九華山圖于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嘗在雲泉之內、

鮑照字明遠、避唐武后諱、減爲昭、後皆曰鮑昭、惟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輕鮑照、碑板笑顏竣、隋末唐初文選皆稱照、

金陵舊事、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惟此印黃金爲之、

大唐遺事、徐堅多識、故七入書府、

東坡雜說、善醫者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黑者是後漢人益之、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

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皐楊之平山呉之蘇臺茂苑荊楚之雲夢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爲宜

丁晉公典金陵陛辭眞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絶勝處張此圖丁遂張于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

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蘆鴈圖易之去

東坡教葛延之云作文如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物難得者錢今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皆赴吾用曉此便會做文字也

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爲沐浴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荊楚歲時記今謂之浴蘭節

方鎔隱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李營丘惜墨如金

六一居士云東坡得西南夷人蠻布弓衣其文織梅聖俞春雪詩聖俞名重天下一篇一咏傳布夷狄如此子瞻以余深知聖

俞因以見遺余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所作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金石之韻遂以此布更爲琴囊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莖漯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盞外

遯齋閑覽云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爲其與紙色相類耳故可否文章謂之雌黃

古人論書畫者唐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宋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字源荆浩山水訣郭熙畫理米芾書史畫史黃長睿東觀餘論李方叔德

隅齋畫品董直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近代則有周草窗雲烟過眼錄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經鉏堂雜志餅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宿如新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不知況大者乎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遞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酥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朱鬱儀玄覽金玉篇美玉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赤如鷄冠黃如蒸栗與國有輭玉可直可屈

張友正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風味尤

工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亦復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隣曰欲假素縑學書耳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

歐公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紀者他日便爲故事又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

採蘭雜志西施舉體異香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瓮用灑帷幄滿室皆香瓮

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錦囊盛之佩于寶袜香踰于水

叢談點竄出三國志曹操與韓遂書多點竄點謂滅去竄謂添入竄說文七丸切

齊凌波以藕絲連蠙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爲寄鍾觀玉觀王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徧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細欵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錦明皇時宮中多以飾衣賜貴妃者最多

張說于元宵與諸姬芙燕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

關闗贈兪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或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下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去矣

唐語林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拜禮至山下而望歎訖七日而去云京師衣冠文物由此而至

新安溪有四十七瀨瀉流驚急奔波聒天自桐廬至於潛凡十六瀨嚴瀨其第二也

煬帝時洛陽獻合蔕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秖死卮言云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絶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惟于文章更萬古而常新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于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授吏傳錄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中語政得三易之妙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秦圖錦用宋坑也

鄭光業有巨皮廂凡投贄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僞居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何如命取水未至盂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硯汚矣不可用爲公贈

孟㬚令城上徧植芙蓉蘐以帷幙望之如錦㬚謂左右曰蜀爲錦城今果然也

洞庭湖一坡有范少伯石床石硯

虞世南書覓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

山濤酒後市歌折筋不休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爲酒神

採蘭雜志卓文君閨中庭下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辛丑七月廿一日就風檐快讀前卷一過爲校數十字朝復讀一過又正十數字古人謂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有非欺我也蚤起尚未櫛沐爲遺相報璩

之璩記

校書就知識能正幾字庶幾救什一千千伯亦是學問它日願請此本幸勿失之璩又書

清賞錄卷之十二終

清賞錄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翼包衡同撰翼字二星餘杭人衡字彥平秀水人二人皆久困場屋棄去制義因共購閱古書采摭雋語儁事積而成帙一刻之秀州一刻之武林翼遊盤谷又重刻焉然多習見之詞特剽裂成書無裨考據

十可篇十卷

〔明〕馬嘉松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可篇十卷》提要

十可篇

夫人有著有述也一種不可磨滅之精透爲上乘爲妙義陰陽隨容皂白無主彼尚不捉着白巳意頭何

惟閱者驪魔之蠙相擾余友曼生豪不龐質生文外朗內潤左有右宜且也能青眼復能白眼每自說曰半生花酒爲樞信其實倦

貪名利向梓花鏡屬余點
較翩翩而致冷冷而韻目
印心雅士耳作目儈父咸
拱珠兊玉澤矣嗟乎士當
青衿卒業時慮妨八股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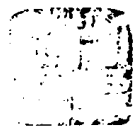
二

古若祟茲更萃諸子百家
剖其英總正史稗官呈其
奥瀉門大闢和盤捧出見
見聞聞亦今亦古如登崑
崙玄圃茀見丹霞赤水文

虎玄豹雕麟紫麐氷桃碧
藕目眴神搖生公昇座石
人爲之點頭當有可曼生
之選以可曼生之所謂可
者書此以問世

三

辛未夏日陳繼儒眉公父
書於三泖舟中

十可篇自敘

無可無不可所以為聖人
有可有不可所以見吾人
之學道慈航普渡苦海
自沉伊自謂可而詰之以

君子復必驗誠其可而
證之以可復必驗不著不
察非猜非狂裝佯傀儡
形骸長卻本來面目
學識上下千百年間何

如人以如紀載何以古人垂
不易之論以今人發來
[illegible]之藏何以古今人不知
壹而同有是指點以
古今人不知裝而別示之

提撕正言反言寓言與
言其要有所歸揔之
警策于將來醒迷於[illegible]
境謂世盡聾聵乎當
其雞鳴舉足時豈無一

隱感自得矣意而不可易言之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庚午秋月從吾所好者

馬嘉松易生父書撰

自叙　五

十可篇凡例

一是身魚蠹　生此書蚊烟十易損益有辨庶幾斤成至理去取不一敢辭頗費推敲

一閱理言欣逢執友翻倩語恍對佳人藏之絳帳猶採珠而捐蚌拾玉而棄后弟討文之工揣理之顯晦傾之錦囊譬摘藻羽于孔翠脫角牙于犀象

不拘世之今古人之後先

一解人難不事點畫揣夫亦懷有臆見豈盡解人畢屬定見乎歛照慧光終蠛法航之無底也點畫已陳自覺眼明口迅意光悉提不禁手舞足蹈

一立言可以不朽古人今人皆含真性哀家梨岭山茶意味可思舉羨其所自出筆花傲藻墨池縠文供人玩索

何如者不知其人可乎因各書著述之人以明所自

可景

異冠詭服人爭效之效之不肖不止也何獨於行之善而弗景哉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必愼其所與處最可笑以小人之心竊君子之貌若非一利字倒底被他瞞過了故我於几硯間赤黑相涵不去之不止也能克巳身無患不欺心𦒿自安舉目相向一派齊整巾一派𢄼緵衣服豈不足醻可景是以錄

十可篇目

可景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臯生選評
同社　陳洪謨聖俞
沈問之右問　較正

可景

夏侯孜

玉茗堂雜綴湯顯祖若士集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落第借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酬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高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雄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事禮札數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天地玄黃略記得兩三行眼烏珠便生在額角上舉了一幅得意喜神

朱暉季文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夏公能容惡已朱公不負知已兩公高誼真千古可風今則孤獨之子何曾看在眼内若相惡者旦暮在所甘心矣

岑文本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幃帟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爲中書令有憂色

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營生產輒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復何殖生產世多其雅尚

事母以孝聞生產又不殖好個岑公緬思在位罔時雨露匀萬里江山秀

陳皓　蘭雪軒集馬德澄若水輯

郎中陳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

偷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李光顔　北窓瑣言昌盧白季孺纂

李光顔有大功於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佳壻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顔以子妻他日又言之光顔謝其幕客曰光顔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其自已選得佳壻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

爲某女之匹也即擢陞近職仍分財而資之

光顔居毘盛朝慮藏弓禍窮宜遠害理在選嬿與夫要必圖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速哉

韋放　梁書列傳唐吳興姚思廉撰

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必卧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善皆有側室懷姙因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恒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

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即以女適率子士
論高之
逵別初還急要去妻子床上睡即爲弟者誰
肯卧起同一室　不婣勢俗亢想高致

兎異　皇明資治通紀東莞臣陳建著

永樂十一年夏　上以玄兎圖并群臣所上表
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陝西　耀州民
獻玄兎群臣以爲瑞且爲朕德所至上表稱賀
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

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
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彼一物之異
理常有之顧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聞好
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
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暸
然於懷不能遁矣

謹按　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睹一怪異遑
常之物即指爲瑞我
成祖此論可謂洞物理昭治體徹群情善教諭

一舉而數善并可爲萬世法矣
臣嘉松亦曰一舉而數善并真可爲萬世法

孔子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述

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
子爲大司寇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
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
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逵而險二曰
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而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
誅也
原評　華士虛名而無用少正卯似大有用
而實不可用壬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
高士非大聖人不能誅也

劉弘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武帝時　[illegible]守宰多缺弘時都督荆州疏請補
因言[illegible]　皮初功當補襄陽朝廷以襄陽名郡
初[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平太守夏侯陟補之陟弘壻也

弘乃下教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與共政哉因表陝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功宜見酬報詔從之

何不過繼九個女壻共月此十郡乎雖然非所論於至公之劉君

陸文裕　智囊

陸文裕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

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陸云寧可學官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汙學宮堅意不從

原評　自學官多假借而賤妨貴僕抗主者紛紛矣得陸公一擴清大是快事

遐想山西學宮真是清淨

李日知　唐書列傳

天后時法甚峻吏爭爲嚴酷而日知獨寬平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元禮不去曹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終無死法兩狀並讞武后用日知議官至侍中乞骸骨詔許之日知先不謀於家及治行妻訾曰生產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必若厭心無日可足也士論高之

寬平之人事事知足做官不必定紆紫拖金胸中自有一種瀟洒安閒境界然難免炎炎者之一笑

郭况　名山藏　青童張青甫編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

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况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望之如星夜望之如日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干世事爲一時之智

勢不使盡福便可享盡

劉一止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一止沖澹寡欲嘗言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其爲制誥坦明有體詞制誥者賞善罰惡語意過情溢美怒隣罵坐之爲制詞甚偉帝嘆賞常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讀之以爲語不自人間來也嘗與校兩浙試詔欲得通時務者同列患無人一止出一卷示曰是宜爲首啓號乃張九成

機械不生自然沖澹寡欲沖澹寡欲之人做

十可篇　十卷　可景　公

文章自然坦明有體坦明有體何怨隣罵坐爲

齎錢十萬　蘭雪軒集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既爲法言安得妄載若不是楊子雲指日遂成倚頓

貴客齎於圜中亦翺翔於荒外聰幺廓落山河可謂孔方世界矣

張蒼　史記列傳漢龍門司馬遷撰

張蒼始時嘗客沛公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蒼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爲言沛公赦勿斬蒼以是德王陵既貴猶父事王陵陵死蒼爲丞相每洗沐必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薄者曰大恩不報賢哉張丞相反不理若輩之口

十可篇　十卷　可景　九

平報恩怨者爲重人刻報恩怨者爲輕人恩不知怨不明者爲輕重不識之人勿論其不識外人之輕重即妻孥之待渠渠之待妻孥亦不勝顛倒錯亂

魏德深　北史列傳唐李延壽撰

德深初爲貴州長政清淨惟束約吏事所管府寂然常若無事未幾調館陶長貴鄉人傾城送之見館陶人欣然擁去號泣追隨乃間關詣闕乞留詔許之及詔至館陶人以爲詐辯訟之郡

會持節使者至兩縣人共請白爲斷歸貴鄉於
是貴鄉人復欣然擁之去而館陶人復相望號
泣遂有從家從之者
有併家從之者

丁僧虔　南齊書列傳梁蘭陵蕭子顯撰

僧虔兄僧綽先爲太初所害或勸虔逃虔涕泣
曰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與亡兄同歸九泉
猶羽化也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病僧
虔爲廢寢食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此
心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
矣已而會稽阮佃夫家在焉客有勸其加意者
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
便當拂衣去耳卒以忤佃夫免
吾想僧綽必無資產故虔能友于其兄虔之
真心愛侄儉也益驗綽之無資產益信虔之
真如人不然彼忤阮田夫亦豈爲資產耶虔
真如人也

李守德　唐書列傳

守德先爲人奴後與王毛仲同立功位武衛將
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
德即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
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
寸祿請解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逆奴遍地土自豢成究其量以勢而汙學官
者不少身沒未幾奴也奴子也奴壻也吃老
官酒撤老官酒風可恨孰甚守德之賢即立

廟香火誰曰不宜

高汝節　皇明資治通紀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旌生員高汝節閭
按汝節懷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
死而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泫然曰所爲人後
者要以奉宗祀俾不絕如綫之緒云爾豈敢
因以爲利悉剖其資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
力辭其遺橐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
有司旌其閭以聞

既剖繼父貲復辭生父橐高君非獨仁且智也繼貲不剖勢且凌削徒存空名生橐不辭謗必徒興究不懷實衆皆曰仁我獨曰仁智兼到

聯戚隣　教家箴　明平湖馬維鉉體衡著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視人之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倣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

何用高下分別若此

貲財官職愈多愈高恭敬遞加焉當今處世良符也第貧賤者自要拿定主意

人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度有不可假者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償者反曰我欲償之以其頻索乃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償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結怨而後已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庶乎可以全其情

借則兩遭怨不借一遭怨不仁者堅持此念貧士反便宜一副俯仰面孔

放債之徒涎眉生巧計開口討便宜總饒你潑骨頑皮也少不得要還他本和利家先生醒一與字富奴真愧死

姻親餽送一年一度非常慶弔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至於

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悉惻援濟須量力捐助以盡吾心或涼約而矯情市名豐餘而艱嗇施皆非理也但能施矣慎無德色爲鄙丈夫

加字妙得緊視貧而薄尚當不起謂之加無所不至惡之欲其死一綢笄盡猶未愜其殺心視富而厚尚厭不過謂之加無所不極愛之欲其生五福駢臻次不滿其遐念

勢利盛行家庭不免何況宗戚不克已徒責人自與此輩等戚族且至親婚喪是大事亦須體面光鮮婚之慶中者五錢次三錢又次二錢猶曰吝心弔之頃不過數分抑何喪行也慶弔不行於甲家已無人氣乙家事無巨細何屢屢致媚也慶弔不待言矣情有親疎誼可分別均屬一脉鬼臉獸心胥壞至此何者甲貧而乙富也

常夢錫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文寶編

千可篇　一卷　可景　十四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劉直不阿近貴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憑覬擅權之際也

氣岸疎凝怫塗猬隔

垂幃痛飲且面壁直處不治世之良法

蔣貴　皇明資治通紀

論破蠻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

天順日錄云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

定西侯起自行伍畢不可踰及其成功豈非謙尊而光乎即不識字庸何傷所喜者理明耳世界中讀書夥夥矣豈能一一如彼耶可慨矣

千可篇　一卷　可景　十五

汲長孺　紫桃軒雜綴檇李李日華著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凌轢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肆爲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特以小人不足較耳夫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若徒屑屑與非類抗即非善自全者矣與日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焚豈不惜哉

與禽獸又何難焉

急稅貸　教家箴

做家欲生財第一關鍵必要除去債根爲實地此是無漏根本何也我無欠人人誰損我故欲生財必須盡去不了宿債乃可不然生之雖衆終填無窮之壑雖生何益昔王十朋進理財之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此萬世告君之藥石諺云未窮先窮一定不窮未富先富一定不富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

十可篇　一卷　明景　共

時誠警心之格言也人必以勤立本而又儉以制用勤者日勤儉者日儉則自無不足之理無是而稍有嬴餘又不可侈然自放何者以吾百日之辛勤而靡爲一旦之妄費不亦甚可惜哉此特爲不善作家者專務好勝樂於舉債以致日耗之爲謀可又有一等苟簡吝財而鄙不顧體面又豈大家風範耶

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除去債根的是無窮根本

灌夫　蒨雪軒集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敬禮稱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另是一副不隨俗心胸　面諛者必心非

知已之言　千古一朋　武陵華淑聞修輯

張堪與朱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士

如此耶文季曰堪常有知已之言吾是以信於心也

今人受托甚是員融貧者托之自然之窮富者托之弄得他窮

定長運法　皇明資治通紀

成化七年春定長運法

謹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

若勞軍之爲愈也蓋腹囊官軍承平驕惰無
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勝自明之
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自明諱
昭副都御史
良法無遺議矣

孟嘗　後漢書宋順陽范曄撰

孟嘗自徐令遷合浦太守合浦不產穀而海出
珠寶易糧食先時宰守並貪穢採求無極珠遂
漸徙交阯界於是行旅不至民多貧死自嘗到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六

盡革前獘會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百姓
皆反其業合郡稱神明
賢守孟公夫人荆釵公子素帽前令想腥氣
瀟堂光耀一室耶

禁告誹謗　皇明資治通紀

洪熙元年三月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往
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有片
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奸民欲
駕禍善良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墨名於
此身家破滅莫能辨理今數月間覺此風又萌
矣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
所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
者悉勿治
謹按誹謗之刑都御史陳瑛堂院時爲甚益
治世所宜有也
仁廟除之真仁君哉
誹謗莫須有同意
仁廟除之臣嘉松亦曰真仁君哉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五

謙冲　田居乙記方大鎮著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
置輕重於懷抱
知禮數好生謙洽式溫良並沒參差

孫伯純　智囊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簳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樁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存心甚厚遺愛甚遠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黔婁妻　蘭雪軒集

南齊庾黔婁家貧有守妻張氏素執婦道以賢聞妻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西作弔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西曰斜其被則善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蓋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觀者嘆服

死亦何嘗有斜者必有一篇花臉誌銘以文其平日之短豈非死而不斜乎

張文瓘　唔珠錄西河冷錦曰冲述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多也

人貴自知文瓘張公固賢卽議減者亦自明伴食自知也

寧過厚　皇明資治通紀

洪熙元年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徐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件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道路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　上坐西角

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糧稅之半蠲罷官買士奇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賫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

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耶

謹按我

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若轉改過不吝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四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臣嘉松亦曰規模弘遠事事可爲後世法

唐德宗　魚聽軒集梅海左之宜集

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有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托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卽濃筆點抹之或稱旨者翹足朗吟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啖黃虀餒冷飯與想一提文衡滿腔公道務心原自如此或詞弁紳之尺牘固足承奐紙上之墨行亦不可廢也

眞文字相知彼此間原覺得意

明德馬后　後漢書

帝欲封諸舅爵太后不許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並封爾時黃霧四塞何不聞澍雨之應我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我絕其歲用正冀默愧其心今柰何以我故襲西京敗轍哉后寢疾不信巫醫勅絕禱祀卒年四十餘

聖后

范雲　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初雲之幸於竟陵也江祏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酣就巾廂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而受之及祏貴雲亦因酒酣謂祏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已化爲鳳凰矣因出剪刀還之祏無復前念遂姻他族祏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

措大未過姻驟發固惱本懷卽富奴亦并恥者

楊繼宗　西湖游覽志　錢塘田汝成輯

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知府廉聲播近遠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聞之皆翹首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涖任各歛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

十可篇　一卷　可錄　十四

嫉邪一好處也愛惜人才二好處也不輕易害人三好處也

宋世良　北齊書列傳隋博陵李百藥撰

世良有吏才嘗爲清河太守能施八條之制以散曲隄之盜郡人歌之會朝廷有大赦郡獄先無一囚使者至惟拜詔而已獄中穭生桃樹蓬蒿亦滿衙齋寂然已徵還傾城祖道有老子丁金劉者泣而前曰身年九十凡歷三十五政弇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主民何濟乎爲攀轅出涕

三十五政纔見一好官味清亦徹底四字知清更不易於善治

謝方明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方明嘗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値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纔至其一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囚當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因失期懼責遂巡里中里中人爲率之歸竟無逃者

十可篇　一卷　可錄　十五

囚豈無人心者

梁儲　皇明資治通紀

少師太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於人不責報有被其德反擠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矜未反

多交納士大夫所愧皆有籍記及豪誅閱[illegible]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廓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之正德中[illegible]廕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前輩官居內閣而貧者惟薛文清今梁文康實與匹休然文清居內閣僅數月文康居內閣十餘年在文康尤爲難也

古可篇　十卷　可景　廿六

文康先生真可敬可法

吳祐　蘭雪軒集

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鄙哉故人獨不曰清白傳家乎

文伯母　蘭雪軒集

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

今也朋友不敢煩其出涕但求其不笑足矣內人亦未必行哭失聲

徐晞　皇明資治通紀

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韋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廿七

貧無可愧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稿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沒晞爲舉殯送之歸後爲兵部尚書

謹按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黃

子威作郡撫政譽與蘇州守況鍾齊名南昌萬相與徐晞皆歷官至尚書有傳衡 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作鼓舞之術雖吏胥之徒而皆爭自磨厲濯濯爲君子爲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擧人無九卿之望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況吏員乎語云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爲小人愚於是有感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共

王翱 賢奕編 安城劉元卿調父編

吏部尚書王翱爲 英廟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有背得仕何必強取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曰爾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立意不回壻竟不調

王公嘗言曰吏部差報復恩讐之地耶清鯁如公夫人何不知心乃爾

李約員外 尚書故實河東張賓護著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帛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胡商有親族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芃

絕色也夜光也皆可私不可托者胡人善托員外不私胡人不惟識寶且能識人

李含光 香案牘陳繼儒仲醇著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真仙人真孝子

曹彬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詬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子瑋

將也相也一人兼有之恨不帶疊紗帽在頭上曹公絕不自異可想見其胸中矣至體悉人情其時出之緒餘耳

陽城　唐書列傳

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誚責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即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已府復遣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

鄭俠　宋史列傳

俠初以晉學攻苦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拔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已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荅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諭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人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不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俠之感安石也真知已惜安石自不知已爾

呂光洵　湧幢小品朱國楨平涵著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挾之卒盡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爲善其後益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

原評　祥爲循吏不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心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於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賢父母賢喬梓

慕貴之謂　蘭雪軒集

謝承後漢書范丹與王奐親善奐爲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奐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瞻望弗及長逝不顧八字狀兩賢妙生

黃郎中記　樂郊私語桐江姚桐壽著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於此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頹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于新之余惟人莫親於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百千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不忘黃公也

細想昔時不知那幾個爲首傳单

漢文帝　史記本紀漢龍門司馬遷撰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囿苑狗馬服玩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無文繡其治霸陵皆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

蠶宮得婦碗酒塊肉紅裩綠裳凡可以討好者盡力而承之文士得此苦無金屋縱有羞羊美酒手致自別人情乎不作露臺不治墳陵人尚可至愼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無文繡雖欲勉焉不能也文帝真異人

李絳　唐書列傳

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

帝問故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美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美餘哉若以爲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

講美餘兩字說得透

耻志文　湯懛小品

張孚嘉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則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篇志文吾耻之

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扁易紀諸石爾盍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承則爲不孝

有臭錢者不須說覔人作志文不識字者亦有一部遺文矣太奇

明宗法　教家箴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侄以弟爲叔以叔爲弟以子爲弟于理安乎況啓爭端設不得已養弟養侄孫以奉祀惟當撫之如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世直溷溷耳惟知阿堵烏論昭穆

古人宗法立而後親親之道明近世宗法不立故宗族不得時會自從堂伯叔兄弟之外其疎遠從親至有不識面者豈同宗一本之義乎更有一等於宗族之有勢力者日趨其門親近如

炎貧而賤者則畧無相卹氷淡如水此等尤可深惡此後吾輩於宗族當不分富貴貧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無過俯屈卑者無過爲驕恃或有喪不能舉婚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或鳩合族有力者共舉之其有遺棄幼孤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當施之有序而惠及有等也

三黨親首父次母又次妻黨萬古不易之理

一入仕籍指揮如意小貴大富妻黨尚有杯
水之及母在則然至父黨即若冦讐矣亦一
定必趨之勢

倡義舉　教家箴

士有寛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勢雖偏愛骨肉則
論服屬戚疏友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
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世惟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骨肉之疎處友朋之薄處行此小之惠以博
義名者或自爲矜張或儕類互爲誇詡殊不
知難將一隻手掩得衆人目旁觀之口有不
覺其笑破者

雜　一卷　可景　廿六

薦賢　政訓　宋朱熹晦翁著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
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
可稱之實其都不與發書懇

文公所薦的賢定是妙人鄉里平平等人也
須隨才器使

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燦
則怪石騰輝

祁奚　新序　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
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
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
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子也君子謂祁奚能善舉矣稱其讐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廿七

祁奚使今人爲之解狐非讐必不曰可祁午
雖子亦必以不可對何也五倫間世誰有善
其一者

葛蘩　淸遠堂集　稽山少廣王苣輯

葛蘩爲鎮江太守有人於京師舖中見一靴是
其父塟時物詰之舖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修
整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
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爲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蘩其

予詢蘂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蘂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一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蘂指坐間蹄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蘂在淨土境中云

淨土中近日竟無人

賀氏　賢婦外傳　洞庭雲奇峰雲岫撰

兗州某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賢婦而且妍其夫游學往來於他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至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偶獲大利者別婦于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于顏色人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荅其姑已老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嘆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愠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閨化譙肅始終一轍

自婦便妬不意天壤之中乃有賀氏夫慙反毆描寫入化

陶潛　南史

潛嘗作書訓誡其子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遂使汝輩幼而饑寒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少來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每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妻翟氏亦有志節潛耕於前妻鋤於後

敗絮何慙兒子

盧懷慎　唐書列傳

懷慎官宰相祿賜盡遺親故妻子饑寒先掌選東都止一布囊爲奉身具會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風雨至輒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官回第一次分俸尚存遺意重則八錢爲一
兩輕則四錢准五星銀色與原金變化甚不
好看

豐稷　宋史列傳

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
任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
知之是日即論京奸狀時宦官漸盛豐爲取唐
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着
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勸上遠佞臣

帝問佞臣爲誰對曰曾布布時正在帝側

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而在人則爲功業
爲節義豐公真功業真節義

子貢　青蔚軒日抄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臨官莫如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不廉不平攻之端也廉平何攻之有

崔鄾　桃花潭叟伍岳采真甫輯

崔鄾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
峻誅百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
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
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爲治者一以鄂爲師乎
板子少打子孫自然悠長遵種發痒

田元均　談苑宋孔平仲毅甫撰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其訴訟懦弱不能自伸者
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劉隨　談苑

劉隨侍御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
燈籠

爲民父母貴和而斷和則得情斷則折獄義
於田劉二公亦云

馮如晦　後山叢談彭城陳師道著

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謷之不容口問政亦不
能道也

是化境

汪度可師　可談宋朱彧著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道駕既進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有宗德乃大

范仲淹　宋史列傳

仲淹內剛外和母初在時方貧僅供菽水故其後雖貴非召賓客不重肉性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泯愛樂善名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人皆能道其名字所至有恩子純祐純禮純粹純仁

昔也贍族今也攖族族之名不改攖贍之關相去豈不遠乎

楊文定　先進遺風楚黄耿定向輯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猶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哭而祭之以謝知已

宰相不要錢知府無書帕真治平之世

胡安國　江廣文波輯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問法極妙恐子弟或以謊對

石介夫　蜀都雜抄雲間儼山陸深著

永嘉林石介夫婆挲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蔌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郡縣勢利圈套也肩摩轂擊有何趣況介夫不到先獲吾心

李泌　唐書列傳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郜國夫人以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

賢泌獨知帝意將廢立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嘗爲臣言之夫有嫡子而猶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老位宰相以諫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我諫我亦殺泌子則死祀遂絕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illegible]嗚流涕帝悟太子乃得安

鄴侯幾諫保青宮夷簡逢君廢母后士大夫

十可篇　一卷　何景[illegible]

立朝全要拿定主意

李勉　唐書列傳

勉字玄卿系宗室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

陛下獨不知天下所以皆知

仁宗　聚星齋集　陳洪謨　聖俞輯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閤每大事賜宴二府會議以問仁宗崩訃於契丹所過聚哭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仁宗崩天下哀之如親

夷狄亦以不識兵爲妙可見兵非好事

張忠定　清遠堂集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十可篇　十卷　何景[illegible]

不絕人情固難仍是處子尤難

不忍傷民　皇明資治通紀

大明洪武元年十一月一日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觀游之所今但令內侍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大哉王言民受福無疆矣

赤子　皇明資治通紀

永樂十八年十月　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

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荒歲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秋粮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

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余見　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我赤子乎

聖父聖子聖君

柔遠之道　皇明資治通紀

宣德元年五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勅部兵謹慎隄防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自整之策柔遠之道兼而盡之

聖度真淵宏哉

安民爲福　皇明資治通紀

宣德四年二月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塲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

壞乞役民爲之　上曰卿欲賴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

大哉王言民受福無彊矣

韓昭侯　蘭雪軒集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加衣於身上昭侯覺罪典衣以爲失其事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臣各有職豈容越乎越職有功越職須免

不願爲好官　秘集徐渭文長輯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
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王化基　蕉露小言　平襄田立家纂

王公化基與鞠詠以文相知及王公知杭州詠
知仁和縣自謂得所藉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焉詠惟專修吏幹後王公入相首以
詠薦或問其故曰詠才不患不奮所慮者氣俊
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服其爲真相
知也

令人等不得薦時纔服相知課職項早巳怨
言盈牘

令人宿衛　皇明資治通紀

太祖高皇帝擒陳兆先降其衆復釋兆先俾爲
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
百人疑懼不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臥侍卧榻
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進攻
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

直抵城下拔寨競進遂破之

覆載之量

免所逋　皇明資治通紀

戶部奏蘄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太祖高皇帝曰蘄州歸附之初[illegible]多頓
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
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
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

聖恩汪洋浩蕩

慎官業　教家蔵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
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坐謝曰使吾常聞
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當面投書要知非背後談人

重創業　教家蔵

明鄞邑洞雲張翁乃甬川文定公之父也公爲
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
楹卽其族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

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噫吾想至此目拆彼屋而竪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君之何公尉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君然慰我甚矣

儆了官怕他不自送我且倍價倍價且悅也且潛然慮及折屋竪柱也抽身取券又計其銀隨手償人也更有妙焉併其價而不取大與一入得意之鄉遂要方員自巳不管人闕瞎者異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者蓋人之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死亡或婚嫁爭訟故至於此爲富不仁之人知其爲用之急則陽拒陰鉤之以重阨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半延引累月或以些少或以米谷他物高其價補償而出產之家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准擬以辦此事者今不復辦矣而又往來取討疲涉之費出乎其中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縱不及其身而及其子孫者諺云富兒更替迭相報也信夫

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

爲富不仁之人如見其肺肝然

風水一事諸人各執一見好者爲歹是者曰非此地理諸家偏意斷不當用人之多但當擇[illegible]術之正術業之精試驗之久者得一人而任之以聽諸天又斷不當求地之遠近者不過數里遠者不過二三十里庶便後日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而拜之若恃一時之勢力覬後代之顯榮隔郡隔邑塟於其中縱目前子孫稍循體面而數傳以後或有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佔者有之遂成孤墳荒穴貽禍不可勝言更有一等人家兄弟數房者陰賄地師囑

其偏利於巳偏害於兄弟獨不思我之子若孫
亦或有數房乎此又愚之甚者况有天理方有
地理諺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
地之吉凶皆由人造福何如耳吾心果有主而
正則天意巳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又何叨
叨世人之口耶
體而外窺兩字也尤貴論心源流有自杯水
可揜原屬不滴互出亦所不罄也

長沙朝士　教家藏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
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
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
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
帶些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闐
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呵呵
此執友可謂能責善此朝士亦可謂能受善者
矣

原評　今朝士有若此者雖執友何敢責彼
亦何肯受耶

與楊應尾　王元美尺牘　馬維銘　新甫評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爲老親傍徨不
得從游地下蘭若湏眉一再見愛生氣凛然行
部郡城欲取道過弔世網洶洶捉鼻忍息慚愧
人世豈惟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
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蒽濧含志長逝待
後人發之嫂抱影煢獨以日爲歲棄而翁就二
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隻雞絮酒

以酹餘治嫂菜廉吾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原評　此自弇州高誼無忝古人他日國史
不可不載此一段　應尾椒山楊先生長君
二十金不爲薄矣弇州高誼真無忝古人

趙開　智囊

趙開旣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
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
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真矣
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

起五十人之死也淺稱善

原評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

用眞大經濟手段

此之謂圓通法回生法足用法

文饒可法　漁談東海漁人著

劉寬行遇失牛索牛而去其人得牛歸而受之

朱冲隣人失犢取犢而去其人得犢太衡還冲

不受二賢之量一也受者渾無形迹拒者使人

不堪

君子處世當法文饒

埋金　蘭雪軒集

唐杜暹使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

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

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若果使船有土物直教沉在碧波間杜公足

以當之

萍鄉令　蘭雪軒集

趙宗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爲守問曰天使沿

路來還見好官員否曰昨道萍鄉邑長張希顏

者好官員也野無惰農市無賭博更鼓分明必

有美政也守即日同薦於朝

邑政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敢朝飲其羊

傚法不同薦法亦有異

張繹　欣託錄朱本立道修輯

宋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

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何不大家去賣一賣

不隨時　讀書鏡陳繼儒仲醇著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女不許時世妝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

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其

子弟雖處士大夫之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

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

市井輕浮者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人將曰柰何下同市井彼則曰吾從衆

行捨其華言去其辨

仁宗禎　宋史本紀

帝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久而不渝每遇水
旱即露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所御服御皆澣濯
嘗於宮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
多戕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大辟疑者必令上
讞吏一坐失入死罪必戒吏部終身不遷以是
歲常活千餘人

燒羊不妄索死罪不失入自細至巨無一不
仁且恭儉仁恕四十餘年始終一轍仁字真
無忝矣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共

何喬新　皇明資治通紀

刑部致仕尚書何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
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譽
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後有
司請謚曰文肅

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
剛介寡與四字儘敎妙了

劉大夏　皇明資治通紀

上一日召劉大夏更以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
議又以非卿分內而止今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為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
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
國事豈孜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
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
勑之獘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
世法臣不敢效顰　上稱善久之

慮國事如家事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丰

張紅紅　名山藏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路衢
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裡青於
街牖中聞其歌喉音寥亮仍有眉目即納為姬
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頴悟絕倫
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
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于
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

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會此歌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不失一聲樂工人驚異欽伏不已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乞者　曰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卒上嘉嘆之即贈昭儀厚（脚韋青）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一本

抱琵琶過別船婦人素心況入王家乎一慟而絕名留千古

唐荊川　（湧幢小品）

陳后岡夾歿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荊川先生收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

友道之篤古人中求

荊川先生謬矣爲何不賴他賻金反以田租相餉後進其子於學宮恥大與匿賻讐子者

相遠、

秦昭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友鄧某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舩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途遲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往見主事主事問秦曰足下與家眷來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一本

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爲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東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遂相與痛飲言盟以志永好

主事之險上過秦之靚面失鄧之不見好三人幾無所終主事嘗得全秦之坐得出總之不出鄧縱君自得之語可以爲人買即可以爲人寄鄧君早以自信眞籌人熟也

此之謂原封不動此之謂上士括包

指揮　湖上戈中韓右韓著

余大父任留京西曹有指揮某等得罪於其侯預門珍幣餽公約千金拒之峻他日以其事乞公嚴提轉浼蜀公亦弗許逾久路經鳳陽晨行見岩間冠帶十餘人羅拜公感泣不已前送數程猶戀戀久之

仕宦時時放一寬着此便種德無量

讀書觀　陳繼儒眉公著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卆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溫公謂其子曰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見書無論妍媸隨手即買買即整頓求墳刻捨目于書卒不能也無捲腦折角之虞有

不閉長槍之病

元宗　南唐近事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月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許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謙謙君也少躋大位動循禮法則更異矣

不問竊藏　賢奕編

十可篇　一卷　可景　卆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乎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簾下不問有德有容與錢遣去有體有恩

顧雍　吳志　晉陳壽撰
雍性凝澹仕至尚書令封遂陽侯既拜侯還寺
而家人猶未知也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顛作
威福朝夕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
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曰君
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諸被詆者俱面詈
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權爲
素服臨弔
公報私讐可以見其胸中涵蓄

鄭善果母　隋書列傳　唐魏州魏徵撰
母崔氏恒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
侯位居三品秩奉幸足何自苦母嘆息謂曰汝
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
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散
贍六親爲先君廣惠柰何以妻子擅之且絲枲
紡織婦人本務可自墮業乎善果頓首曰謹受
教
散贍一字出於母氏之口女中君子今則助
其子着意刻削六親者亦自不少
陳仲微　宋史列傳
仲微初爲莆田尉署縣事縣有誦仲微於當路
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笑而藏之踰年其家負
縣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
如故是人慚謝
授薦牘者恒有之還牘者吾未之見也
壽皇　西湖志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

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
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
官差一夫一匠
不費有用爲無用能使無用爲有用
岐陽公主　蘭雪軒集
唐憲宗以杜琮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
大族尊行不但數十人公主謙委恬順一同家
人禮度二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始至即與琮議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俯屈奏請納之悉市寨

賤易制役者

王家媵嘗富貴家媵委是難制驅之驅之賤

哉公十

程氏母儀 推齋推言西河行素僥位續

程大中公剛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
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朴
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
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
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

十可篇 一卷 可景齋

知也

牝鷄晨惟家索夫人謙順自牧諸子有過不
掩所行所止無非當也

衛嗣君 智囊

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
以左氏地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
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
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是

一錢 輟耕錄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
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
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却不是一文

可咮

咮之一字典酣艸徃飲有咮食有咮獨不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乎更有咮歹詩歪歌以誚人咮帖揭詞呈以殺人或性而咻之或利而咮之或勢而咮之螫人一身毒流數世雹茶彼自爲可喫也饜酐彼自爲可飲也炮羊臑鹿火鍚炙晃豈不有傷物命余以數種苦口樂人旨者太羹玄酒爰選可咮

十可篇目

可味自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illegible]生選評

同社　汪愈洋湛如　胡家俊朗承　較正

可味

寧寬一分　涿望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捉之不恕挫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不必說到反噬既已處尊自然隨時隨地該寬一分不者入寶山空手回也

尊賢　說苑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不肖惟有斷之一途曰去一賤則讐不可解矣況又未必去乎若賢者之怨不過乎其心和其氣豈若匹夫匹婦之所爲

一魁置胸　綠淨州堂稿陽泉韋士[illegible]撰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冠多士先置魁於胸中尚非令器蠢白丁做頭傲胸何說

六言詩　娑羅館清言屠隆緯真著

澹中得趣爾真濃處回頭味短能時厭高雅樂極番嫌絲管豈但濃非真味原來澹亦全無須是愛憎雙遣寂然照見真吾

濃處驟聚誰人討得澹中趣來澹亦全無要入於玄

李慘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擇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諸學士皆作不能工命擇作之擇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奬發爲准格乎聞者服其雅識

謙讓君子言解他們落落徒之閙

富貴傳舍　京華録曹臣纂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illegible]　二卷可味

未暇語其他即如堂履目暫瞬而屨更真[illegible]舍也久居者必謹慎否則吾恐逐塵敗桑[illegible]速

陳浩菴　下元馭尺牘平湖馬維鉉[illegible]

劉寵橐中金不能充買琴飼鶴之費乃公盛德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恥前除細叩其識畢竟無他古道逝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異才則相與借抨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盤錯不効或曰非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適是[illegible]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正不必悔失于既往决疑於外人僕所以告公者止此矣

原評　亦曲盡人情

盡散故人不識亦稍惠族黨否

念故類　詞林類語平湖馬維鉉[illegible]編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忘其蹻　討屨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蓍而亡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忘簪吾所以悲者故爾夫江漢之君猶懷墮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也

[illegible]　二卷可味

誰肯念故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illegible]菝罕有落其一毛

只當頭上竹釵脚下黄泥耳獨不曰故人者湮淪新知無意氣

名實類　詞林類語

佩虎符坐皋比者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發孫

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乎廟堂之[illegible]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盗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廪廪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廞儀衛醉醇醴而飫肥[illegible]者孰不嵬嵬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好揹得緊無咏得緊

處祭田　述　餘文獻支大綸輯編

古者士大夫皆有田以祭吾家貧隨力自置[illegible]二百畝以供春秋祭儀其餘以賑貧者初意[illegible]倣希文之法但諸族有素譬吾父者義不共[illegible]倘矯情而行非親親之序而近來不肖子孫[illegible]縱不道無端侵伐墓栢若以田爲公物微[illegible]而賣之耳今祭田仍歸吾戶我之子孫世[illegible]之贍祭之外諒情資給然止及於守分親睦之人耳其圮族辱祖刁詞險行者勿得妄施

立論源頭甚正不妄施刁詞險行之徒尤是至理

隰斯彌　智囊　古吳馮夢龍猶龍述

隰斯彌見田子成田子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子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鄉未有罪亦宜遠徙

十盗　雪林艸堂集　平湖馬德澄若水[illegible]

六韜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生理不[illegible]其意太公曰盗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盗收種不時二盗取婦無能三盗養女太多四盗棄事就酒五盗衣服過度六盗封藏不謹七盗井竈不便八盗舉息就利九盗無事燒火十盗安得富也

許裔宗　醫聖內編損菴王肯堂集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

來齋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玄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脉莫識病原以情憶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得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

此便是著書以貽將來

輕人上人　筆疇　錫山王達著

十可篇　二卷　可未　本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類乎薄操上人之心類乎狂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忿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

聲名衆爲君子所得萌妬心反自處于小人矣愚人得之雖輕何益第見其頭輕脚重不覺可笑耳

如今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福

方揚　湧幢小品　朱國禎平涵著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常語人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水也

嗟嗟何槁而不靈者之多也

宜兄弟　教家箴　平湖馬維銘罔甫著

人家不和多因婦人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遠不公平所謂舅姑伯叔妯娌

書可篇　三卷　可殊　本

皆係人合故輕易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婦所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兄弟子侄隔壁連墻至死而不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者有多子而不與兄弟者有不恤弟兄之貧養親必欲如一稟親而不顧者葬親亦欲均分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槩述

余見名爲養親者極其較量謂曰如不像菽水孤哀恨無父母朝夕奉侍荅曰誰教他養

許多出來余又曰譬如止生汝一人吾曰甚
生我一人我也說不得了

戒慾類　詞林類語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冠而不知畏無形之冠欲之冠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廓不知有形之冠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冠游安之中有陷阱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故君子視欲如冠視禮如城

今也不然視禮如冠視欲如城

治體類　詞林類語

為國之法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未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典乎之梁肉曰德曰禮若以德禮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劉晝之驅藥石供養

狠於外人　歸有園麈談　徐學謨著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出兄弟者或很於外人

身既貧則炎涼他做甚麼炎涼去總只不理徒廢心力兄弟斷斷乎很於外人

有體有禮　舌華錄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illegible]說得這兩句纔可稱好人品

因顯　劉子新論　梁東莞劉勰著

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

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于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駑駘今成駛騠也由人莫之賞求有為之顧盻者也

匠氏登林杞梓生色

這樣說起來伯樂原非善相馬徒擁虛名與相士以皮者何異

與儀治微　國朝翰林華亭張以誠著

承顧愧無以忠告惟是守己愛民不替初心再

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疏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汙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於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家奴主君之表也表不放縱裏之純正可知

鶯聲鴈序　湧幢小品

溫州永嘉縣民朱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

辭有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親睦

工欲中爽朗風雅內詞嚴宜乎民之感泣

查秉彝　皇明資治通紀　東莞臣陳建著

給事中查秉彝疏陳利弊七事

疏曰一事權不一二用法太苛宜嚴故入之條重誣告之律法官用刑止於用律毋輕用例以杜深文之漸三稽查煩數夫查盤之權宜總巡按巡撫守巡俱不必也至有一人而二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十數人者宜從併省四罰贖違禁五征科無藝今財賦所出倚重東南東南宜定限輪糧使各里輪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戶僉糧長者不僉解頭其僉解頭者必官庫領糧實批銷繳以絕那借累賠之弊六徭役不均七供給過侈一切禁革　從之

張給事　王元美尺牘　馬維銘新甫評

大抵今日在廟堂自謂一公論於庶僚亦自謂

一公論而不能捆用高者發意氣卑者依勢要居山林者欲出而不能遂則成憤激據旁厦者畏其出而苦抑之則成排擠當局者迷真識膽岐者背初心閃倐千變莫可控揣執事但中立不倚徐而察之得其所由所安然後鳴之白簡著爲赤幟不然且勿輕動也

原評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寧渠揆路之與丞郎而已耶

趙定宇　王元美尺牘　馬維銘新甫評

是行矣昇星慶雲毙不快覩咸名之下其勢不可慮讓不可虐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為巳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讐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不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欲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軔處愼無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illegible]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為兄責之毋[illegible]苛㨿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論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illegible]不免黯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為恨[illegible]復勒此代面苫茨苦哽不宣

原評　氣節諸公如能用王公之言直是景星慶雲矣不若傷朱免閃電一場霹靂一聲也

又與趙定宇　王元馭尺牘

公等出處巳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為重教中鑿鑿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在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景色如何竊近聞禁庭意嚮政府上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金華玉爭勝而蒲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挽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illegible]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為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庭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豎持之為吃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

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
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蒲使論人論事且急
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
所欲爲耳

原評　執政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養執政
之體此最名言
與趙宮諭兩牘真可吐廣長舌遍覆三千大
千世界

天下有真心愛國者必常以君子長者自處

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
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
岐路之先開彼小人何責使其爲君子者去
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彼有所容而自
安而我于于徐徐斡旋其間化而歸正無激
以成其奸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
必不甚

吳山　智囊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
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
婕因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
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
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
夫人既生受殊封柰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
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
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原評　今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
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

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論使士
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異其親者反以羞
待其親廉乎于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
餘或可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
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
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
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祠爲又推之鄉
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率
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价必以賄得國

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巳此蓋
吳宗伯所笑也

不明之弊　世範宋三衢袁君采載編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又有因正室巳故而收留若婢或使女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爲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爲嗣者又有婦人臨蓐主翁不在則棄其所生之女

而取他人之子爲巳子者甚者溺愛不明至於明知而扮假肚生子以爲後嗣者若此數端最可怪也

吾聞其語矣不謬吾見其人矣不愧

慾心　雪堂快言來季思鳳岩纂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爲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

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惟其累了心所以無了子

不願外　瑑碧齋小言祝世祿無功著

白日易下黃金難成琥璃可玩而不可擊如意珠可想而不可得吾且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榮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僊只如此巳自過分要如何方是稱心

茅芒亡任雨雪壖堵莫禦炎暑信宿無饑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是亦一樂也

未免擾亂　續清言屠隆赤水著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閑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救不事事之良藥

清凉安樂　偶談豫章李鼎長卿著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救忒事事之良藥

曾子制言　大戴禮記漢梁人戴德著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問也

凡事着意密越揚得快此

呂純陽　呂洞賓巖自序

世人愛識吾之貌而畫其像既識吾之真不如行吾之法既行吾之法不如行吾之功汝若有志不須見吾世上自有至人觀汝所行默傳汝以成道汝若無志雖與吾携手促足同眠同起不成道矣

可味

情不足補之以味形不足補之以氣是謂養[illegible]

養不者二女同居豈能成造化

養的這精神似水煉的這骨髓如酥如鶏[illegible]外精氣所積自成形像又自　說

辨施　劉子新論

懐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

懐璧之徒刻不惠人五分錢起息大等入小等出其門如市親者曰彼若無銀雖有田地我從何處與賣被褐之士時懐施捨入不問出不計其門亦聚疎者曰彼暫有鏹田地從少他也無所着落

海鏡亦母　賢奕編安城劉元卿[illegible]

海之蓄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臓唯中蓄蟹子小如黄豆[illegible]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illegible]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為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内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然而絶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為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旦波盪蝦離而水母竟頓死泥沙彼其所為斃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物我雖說一體内外也須別白

建本　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

夫死爲之納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婣矣[illegible]
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
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
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
矜雖欲悔之難哉

前段體面光鮮後段不勞餘力

戒多言　慎言漪江敖英纂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多所忌苟不慎[illegible]
機災危從此始

惟口出好興戎還是興戎邊多

不可乘喜而多言

大受病處乘喜多言

戒戲言　慎言集

薛文清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
弗之信矣

向來原無誠實並不必信他

戒惡言　慎言集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只管出不管入

・戒輕諾之言　慎言集

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illegible]
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

這樣人信他做甚麼

衰至便驕　舌華錄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詢詢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那個不在馬兒上脅脅肩做勢早忘了[illegible]

鳩爭拳古樹件摸蝦蟆混入淤泥觧矣

繼絕　述餘文獻

古人宗法明無後者皆有繼殤者皆有祭今[illegible]
無後者饒貲財則舉族爭之如逐鹿然身殁未
殮而攘奪爭鬬盡室如掃比入殮已有小白之
泚矣而立繼者僅存羸羊若貧者則舉而委之
于壑耳風俗惡薄一至是哉

無子饒貲財身在不能別白不謂之逐鹿直

以曲爲直將所得爲酒色之娱殆非一端其隨侍也私令吏人買物私托場務買物皆不償直或同院子游俠或干場務放税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重則陷於吏議輕則干於清議也凡爲人父祖者痛宜關防更加詢訪或庶幾焉

公子不必求其做得文章出但求稍明理路足矣此竅一開恂和可喜諸悖不行然千百中儘有一二翩翩何怪扮戲者動以粉墨參

其臉耶

祖孫父子世守先德閉戶讀書不預外事老爲書生不叫公子公子者奉之呼爲大爺爺之稱爲大老官即如耕夫叫牛爲大老官一意

睦宗族　教家箴

子孫須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或爾我至於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說方言亦不得詭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舉動不得掉臂跳足以陷輕儇若有官守者亟於家尤須謙謹見尊長當執弟子禮益恭不可以貴富加於父兄宗黨若自高自大矜己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拆本同一根故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凡子孫有富貴者不可不恤宗族於親枝尤宜加厚以致恃勢相凌而爲不義有失水木本

源之理今人累倉囷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父祖公事則縮頸於族人之饑寒則罔恤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謀戚軌以垂不朽是非不智之甚歟

樹恩族屬古道猶存或堇給升斗或數極蕭石須時上侖領石止獲八謝時浸晨候身不由心富貴之顏何倨狠虎之僕且恐追思昔有一人焉曰范文正公吾想決不若是

御婢妾　教家箴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奴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以致破家者多即不破家根器下賤長必言乖行舛倫分在尊行反以欺凌吾子孫族屬爲害不淺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故有婢妾當禁出入一或不禁倘或與外人或家奴有姙若不正其罪而逐之往往主翁因一時之嗣朦朧認爲巳子以累後人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金蛇橫腰白鏹在握不痴不聾不做阿家翁也

閑僕從　教家箴

人家有禮則雖厮役之屬亦皆惴惴懷畏欽公守巳凡上之族屬親黨各體其主之所敬而敬之每見鄉族豪右多豢養桀傲兇很之徒爲伴儅爪牙縱其暴悍以張威勢無所忌憚雖其主之尊屬朋輩亦且忽易凌侮及以告之則若罔聞焉其平日之所以尊敬其長上者面而不心可知也且此輩習傲成性今日侮其主之親黨安知異日不侮其主之子孫故必推尊敬之嚴上下之分使毋顏降氣有命則尊聽有事則服勞畧無倔強可也

面而不心已非事長之道今反多假仁義假恭敬告示一張面一又糊紙一層矣可嘆

於德無損　泉南雜志　陳懋仁無功著

泉南東門外有官山凋數里爲貧家塟厝棺處也葬如棋布無着脚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亦

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脉者耶良由祖父無虧耳嘗於德無損子孫憑藉雖少外慕自絕惟知讀書自勤自立故耳故能天理則地脉不邀而自至矣

第見帶紗帽者尋風水不曾見帶紗帽者來上坟此言微有致

說起來嘗產須損德祖孫父子科甲鵲起决非求田問舍之輩

必深易遂　歸有園塵談

迺而報之不若背而報之其人之感必深多施
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迺報或屬免強少施却是實惠

今人異於古人　世範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敬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哀極無聲泣極無淚

周顗　長者言　陳繼儒眉公著

周顗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

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空談近饒多品何益酒肉不設此輩自然不親免僧不惟食肉飲酒即茹素味澹者吾恐遷是不接的是席未煖廣種福田冊子隨即出矣

善說　說苑

公子晳曰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訶下士可以托財

這班人俱托不起的

黠猱媚虎　賢奕編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大老官定吃此輩的虧

觀人　萃盤摘要　崑山周汝礪著

蘇子曰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莊子亦云人情險于山川難於知天朱子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是考驗之術不於其迹而當於其心也

揭出君子小人

論性類　詞林類譚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兩字不差一畫倒轉便成小人

王師旦　譚資用鏡甕幼金錄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才華對曰體性輕薄文詞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抜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卒如其語

吾見其朝華矣吾見其夕敗矣

此一輩雖浮艷尚文詞　都是此、裝肥

羊咮法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觔

盲子墜橋　賢奕編

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墜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即實地何久自苦耶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隨在實地世多盲子

楊彥瞻　雪林草堂集

宋楊彥瞻云吾鄉有得而歸旗者鼓者鐃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既而闔門賀者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譬者亦舍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惟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慕富之想名愈高官愈尊而用心愈謬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甚

以廣勝居日以促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焉

吾謂勝居日以廣其居日以促天涯此際詩惟高蹈豈不廣乎用心愈謬方寸窄隘豈不促乎宅心寧厚毋苛可

胡世寧　皇明資治通紀　一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遍違為高致以廣退為矯激以推委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趨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蜼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藉則視官府餽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讀書要做官做官要成家士子立志善讀者不生事不好名亦自然存心成家以遲速奉迎為意以饋托行否為心不成家者賢否賢否曰否可毀或不毀可譽時為譽同做官各成其是同讀書各讀其書

简身箴　今作篇　明平湖馬維銘序前著

文中子王通有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今人一相似觸忿謗蜩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中事所係尤重孔子以為人之所信者目目亦不足信者況傳耳之言吠辟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境塹乎彼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噫傳聞之言且不可出諸口若造非語以誣人豈天理所容

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陡聞造謗之語真無雲而震不寒而栗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輸矣是以群賢之中

淡然漠然付之譴黙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貧窮之人對富貴者輙嘵嘵相懟稍厚者皮裹春秋摽心太薄者覥面雖簣矣還顧無志大唇吻猶掀掀未已可鄙孰甚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罥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有徐行緩解不來者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荆棘容何心禽獸直不較

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得成個好人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反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爲皆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爲導慾長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長慾導淫禍止一身作過損德毒流數世

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心向前誦讀最易後來情竇一開精神漸衰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揚之心無由遂達不得不以此日相程督也即使命運迍邅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的好人

富貴固以顯親人品亦足善獨

如今你們生出來便喫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風光巳受用過了如何又指望富貴又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着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靡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蒸祀蒸享烹炰洗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你們一意存心讀

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這便是苦了瘐
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祐汝父母愛
汝僮僕畏汝何愁富貴不至如不止足於軀殼
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咊咊爭求只在外面圖箇
好看以驚動俗眼却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
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真
戕賊身命者競趨而丗心焉先從僮僕隣里從
傍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輩之
衆多祖宗之嚴明父母之尊重有不賤而惡之
者乎

搜求珠翠婦女自然不習理家政馳騖念勝
操家心息男子縱而不制吾恐馳心更有甚
焉是以豕貴豶牙

生平所經歷耳目所覩聞非特功名富貴大事
即一飲食聚會亦着不得一毫私意至尊莫如
君至親莫如父母所喜如恩所忌如讐而欲以
私意謬爲予奪皆不可得非特一人一事爲然
不能爲汝輩悉數之也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
見得分曉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修名砥行所
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
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
自然與吉福有覯會處即使不得也與性命無
礙他日幸而際遇不論官職崇卑只從現在職
分盡心竭力一以古今聖賢爲師必使生有益
於時死垂芳於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
孤父母責成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
決非求之可得推之可去者從此立定脚跟何

等受用反之已而無愧質之天而皆合清夜魂
夢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之樂靜裏自當趣
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是責備人事非謂人
事不盡而可諉諸天命也

安分之樂靜裏自當知之會心深矣

知足自能除妄想安貧須用禁奢心

丗貧元是道奢心亦無所用處

富貴不儉貧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酒後狂言
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自作自受　喫的來滴滴鄧鄧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

哭罷門前笑即此一節已屬可喚

人用財試金用火試

金是有成色的人是無成色的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誇張炫燿者他人之事也竟移在自己名下

較[illegible]遜一籌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安矣反為識者所鄙

能容別人展步自己纔有出路

要好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着欲成家業在此百上喫虧三分

刻惡做家者誰肯吃虧不放寬着之人薄歷中專望好兒孫

至富莫起屋至貧莫賣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讀書教子貧富人俱脫不得俱要上緊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巧試有之拙亦宜然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

勢利之態覷面做出不必靜而後見人情深薄濃固不久淡亦不長今古之慨係此、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此八箇字誰有能當之無愧者

富不親兮貧不疏此是人間大丈夫富則進兮貧則退此是人間真小輩

人間世小輩何夥夥也

反噬　漁談　東海漁人著

顏榮割炙以啖執爵陰鑑舉酒以授行觴皆一時偶然之事二子卒得其力以至不死人之施恩豈在大小哉然二役之義不臧子胥淮陰矣世有趨附權貴以希汲引志得而忘之旋以反噬吁可畏也矣

領人路奪人坐俚語至言也孟氏亦戒逢蒙事相戒吾輩

不奢不儉　系恒小品　姚綬公綬輯

郊特牲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不欲數疏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衆妙之門　真宰言　巽菴況上進輯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有之曰忍字敵灾星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斗醶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云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不讀書　雲居崔日寧輯

黄太史庭堅云士君子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極天下乖戾之容現乎其面彼自為可鄙極天下糞穢之詞出乎其口彼自為可嘗四肢八節剛是削五臟六腑却無才村在骨中挑不出俗從胎裏帶將來

管仲窮　世澤堂偶言　馬德澧滄真輯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行得春風有夏雨

致其忠愛　世澤堂偶言

體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其獄訟盡家宗伯昔為比部果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無忝此八字

惕憲刑　教家箴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詘故訴訟一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當謹始毋貽後悔說或官行關節吏取賄賂亦何所不至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佔地界逋欠錢物及競牸

凌犯耳姑徐諭之可也若置而不較尤善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凡事莫生事省事莫惹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不惟不訟與且會做快活人

驕傲妬嫉　世範

兄弟子侄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懐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貪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争之有

富者獨善彼處有餘與貧何涉生妬嫉之心不憎富而憎貧貧不自勉富人驕傲兩不相下吾恐不止妬嫉貧固貧矣富豈終保聆余說法富漢貧人自安則泰若貪而理明士也自融妬嫉恚之分否容何心哉

託故而起　世範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呼盧達旦遍行海內賢宰官力除之不惟善俗抑亦種德

蓄僕　世範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服美粧言語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閫之事必有可疑

明明白白弄出來蠢才還在睡夢中縱明知明蹈矣

連珠　明青田劉基伯温著

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

失時之言每多譏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落水要命上岸要財

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營身於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藏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凡事豫則立

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謳是故止鬬而平其氣則争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鬪之徒氣尚可平二百文三百文請來之胆
友決不容他平訟之事心已受寃爲民父爲
民母愷悌之君子斷不令渠寃
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
飄風不可以調宫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家室之中豈宜巧婦吾見巧婦真相思真相
愛者矣聲高星表文士無財敢上攀丰雅月
絶美婦鍾情時下際女恨相從晚男言妥則
安始也古援今證存諸中一似枝連理既而

雲散雨覆出諸户拆散諸鴛鴦士有事矣自
婦無添風塵豈非巧婦之真相思真相愛乎
誠哉巧婦不可以爲家室也
道不的孩鎖空房猶性要哥哥也嘗須是宦
宦家怎麼好人家娶這等攪蛆扒

山林舘閣　筆晴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舘閣之文山林之文枯
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舘閣之文温
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繫於性情不
可矯僞而成居舘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
言舘閣不可何也居山林而言舘閣則慕富貴
之心重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耶
丘壑夔龍衣冠巢許

誨滛健訟　歸有園塵談

婦人識字多致誨滛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不識字滛者多矣然識字亦佐滛一端俗子
稍通文萬萬不可救藥

子孫兄弟　歸有園塵談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吾見子孫亦有不顧戀者矣未見分財兄弟
不相爭者也
庄農每爭競桑田弟兄每分另家緑

士人優孟　歸有園塵談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絶倫雖士人
夷爲優孟
唱曲子着棋俱沒甚麼要緊

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
而不接且也技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爲
務以刼殺爲名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此又言
棋之好處

唐畫　考槃餘事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
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
趣

千百篇　二十卷　可味

目飽詩書動盈自備天然之趣刻意衣冠粉
飾何工巧之有止見其乏趣而已不特論畫

品第畫　考槃餘事

山水爲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
獸蟲魚其下也更須絹素紙地完整不破色雖
古而淸潔精神如新照無貼襯嗅之異香可掬
稱最上品
品畫不能出此

臨帖　太平淸話

臨帖切忌緊近相逼而視吾身方在甕中安能
運甕
思打油紙依樣畫葫蘆者不覺失笑

歸厚治生　韓詩外傳漢燕人韓嬰著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
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順針縷者成帷幄合升斗者實倉廩

千百篇　二十卷　可味

聽言類　詞林類語

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
歌誦周宣不美其無缺而美其補缺
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眞僞類　詞林類語

天下之事眞是者不必惡眞非者不足惡惟似
是而非者爲可惡羊質而假虎之皮人共逐之
矣鴟形而假鸞之聲人爭嗤之矣棘本而假棠
之華人咸斷之矣故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吝嗟

玉石相糅卞氏爲之嘆息賢愚共貫則能士題
誅眞僞相參則正士結舌
不見使勢者乎狐假虎威更自可恨

縉紳治宅　五雜組　陳留謝肇淛在杭著

縉紳喜治宅第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鞅
掌王事或家計未工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
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㶊盈然後窮工極木廣
修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流先朝露矣余
鄉一先達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

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致之甫落
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內未寒而券入他
人之手矣

此公只當做了作頭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
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
少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以不道子孫速
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是子孫只當爲父祖在此討些好看錢

擇交與　教家箴

族人隣里親戚中有狡猾子弟能恃強凌人搶
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
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嘗能
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
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

既假狡猾爲羽翼子弟爲非不待教而自化

不在涉之目而在陽之頃

託非其所沒有餘辱

勤學業　教家箴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
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
俗謂之痴

這厮勿蠢則蠢家豪富富則富腹中虛

陸尚書　王元馭　尺牘　馬維銘弘衢評

僕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以公道觀人情亦有
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
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

氣節矣然此亦當看定人鬼關何如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宄又何害

原評　論科場事　本朝王三原終是長者若以公道觀人情王公可謂要言不煩矣慣粧架子者裏外不一英雄們只要自己心上打熬得過人言都不計較

周志齋　王元馭尺牘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肖上爲翁臺惜惠下爲愚母子惜禍斷乎當以死辭

原評　豎坊表宅自是　朝廷令典顧士有不朽鄉多口碑亦安事此

建坊表宅顯榮之事士子歌鹿鳴　聖恩即付與銀而豎坊矣余家甲第蟬聯湖邑推望族指何難首屈盈街建坊馬氏無一焉家司馬曰士有不朽鄉多口碑亦安事此余曰口碑須事建坊何妨

衾影無媿　五雜俎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修身行己則絕不爲意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爲長者乎若輕佻反覆其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今之所爲學者秀才兩字孜孜不輟夜以繼日取科第爲第一義光前耀後足稱孝子即不立言庸何傷乃有百計夤緣涸得一个秀才上身阿堵又足以副之身傲言妄謊由來盡是矣其行將來俱屬花料監門董傭販徒也便王孫也只是稱紈絝便豪雄也只是空誇詡清夜思之能不羞赧噫過矣此人有何羞赧而責以清夜乎

願力　環翠堂集向志所之著

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萌學欲尋向上去全在願力勝願力學之根也

學之一途泛泛固無成即銳進者自然退速

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

貴養佳士　讀書鏡陳繼儒仲醇著

貴與直云人生須穀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常尊敬之久而不勌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設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耗麻必不能為粟也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蔑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為下石乘甲之人矣

世界中無士養之何益雖資其衣食縱敬之上賓死後定然乘甲下石不若讒諂面諛者生前反便宜他一番百計趨承

大聚解　逸周書

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先設其利近裡着己工夫

慎終如始　韓詩外傳

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雖衆易感　政訓朱文公晦翁著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

豚魚尚可感何況於民若識幾箇不全的字倒有不可化矣

內睦外睦　省心錄宋林逋君復著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談人短笑人急比比皆然尤可也甚者己之短掩髮難笄亦隨隊而談己之財來歷不明亦逐流而[illegible][illegible]之鄙矣

以氣加人　耄餘雜識　陸樹聲平泉著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粮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其所與耳勿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爲不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郤曰王修齡若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詬之爲已甚矣

原評　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姚彪王修齡千載之下要定評你們[illegible]

十可箸　二米可味　三

便只如此

自慊於心　三事遡真

服其服則思擔其患食其食則思終其事處其居則思隆其報仰天俯人無慚無怍則享千鍾被文繡住萬間亦何踰焉不然雖蔾藿麻枲茅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俯仰有碍千鍾雖廣看守文繡雖侈閒披萬間雖住不安噫祆廟火燒不覺小鹿兒心頭撞

臧哀伯諫郜鼎　呂東萊博議

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于甚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爲助亂也

維字有理會忠言嘉謀原不由中徒爲外面粉餙之詞

嚴家範　述餘文獻

三姑六婆並不得入內其穩婆非産育亦不得輙至內庭

一可箸　二米可味　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與星家三刑六害何異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苟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僧道持齋誦經非徒外道兼亦壞俗必嚴絕之其募緣誑財尤所當絕

娼妓淫褻悖義傷化禽獸之行也頑童比暱多汚人家室愚者迷於情慾而不能覺察尤可痛

懲

收奴僕必朴實麤鈍各習手藝日有所事其游手好閑賭慱士妓尤必重懲甚則逐之

江東風俗婦女每遇節序入寺焚香艷粧游衍或造滿弔慶車乘塡街與倚市門者何異

總評 吾于此選屢屢致意祈世人首肯

崇儉素 述餘文獻

不可殺生以供口腹

不可輕信巫術淫祀非鬼以求却病

十可箴 二卷 可味 五

賣產 五雜俎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惡薄之風而閩中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

既有田自然該加十年之內行得通者加

不能加絕定可贖

能字專指得產者數賣產之人

錢財錯用 五雜俎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阨困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患阨之項權貴原自要現銀昔時所奉仍不作准

能扶患濟阨者名爲賢者活佛貴既能忘何權之有

十可箴 二卷 可味 五

後世可鑒 應談

陳平謂陰謀爲道家所忌自知其後不昌諸葛謂陰德損於滕甲自知其壽不永卒如其言二君子當敵制勝之時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如此後世可鑒矣

敵人又不在前何苦使這樣不昌後的心機

勝而不美 雪林艸堂集

老子曰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

撈而不美四字抑盡雄心

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慕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有何妙處而謂之美耶兵也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獻玉　雪林草堂集

左傳彻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十可觧　二卷　可味　非

豈止懷璧良田美厦非璧之類歟

分定　雪林草堂集

愼子曰一兎走街百人追之積兎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得分定故也

走兎固追積兎亦攫那胥分定

技成無用　雪林草堂集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出貴平天冠燕頷虎刺同一藝術

文王官人　大戴禮記

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廉潔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觀其意慮愼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

知斯三者人焉廋哉

鮑君神　風俗通義漢汝南應劭撰

汝南鮦陽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着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十可觧　十二卷　可味　非

怪出人與

說叢　說苑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戶樞已毀鍵亦不能制開闔也

本德宗道章　素書黃石公著

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辱忍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

十可篇　二卷　可昧　杢

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性非惡美　西堂日記楊豫孫撰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盆則儈媼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人亦須自立

揭傒斯　元史列傳　明宋濂王褘全撰

至正中詔修宋遼金三史傒斯爲總裁丞相嘗問修史以何爲本答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而心術不正者亦不可與而心術尤用人之本也又每謂同事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夫作史之意以示勸懲於是三史中筆削褒貶傒斯毅然一以自任云

說得是行得真

隱逸類　詞林類語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杢二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甚愛豈止大費尚有大氣喪身亡家都由甚愛二字

省事吟　東峯日録太樸黎淳輯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鄒聚所　王元馭尺牘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得性均焉南選時嘗發三問瑯琊公一曰柰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柰何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柰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牡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原評　三問妙甚恨巢父諸人至今猶知其名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奎

儁言燕私　長寧李永通貫道集

詩云諸父昆弟儁言宴私

可想見其俗之美

不見不聞　雜誌陶銓文衡輯

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峯山有野人言談詭異師曰野人多色伎倆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拿定不見不聞山鬼伎倆日跳左右不能撼至人胸次吾於此禪亦云

別嫌　世範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於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自不明

一定不易該鞠養舅姑之家

自生煩惱　長者言陳繼儒眉公著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與彼何與究竟愚之都是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商

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樊遲之名孔子取的樊瞥之名漢王取的煩惱自已取的

奴僕　長者言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最不過者體面二字

敬慎　說苑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又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無檣没纜舟隨風飄浪流

張昭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諸王子競侈汰昭疏諷儲之法畧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

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子上謁陛下輒而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

近裏着已之言

權奸類　詞林類語

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之日也嚴師之咎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呵叱咎楚之時也就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遽指以爲恩威可遽指以爲威哉

小時少吃食大來多讀書已具貴人胚胎矣尤須持盈守滿以完終身令名

賞罰類　詞林類語

徙木細事也必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棄灰微譴也必置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雖未必當於理而卒以強秦者在是也

不如是則無血氣者不伏然何如劉弘卞郝從事

談論　博說平度官廉輯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妒抑且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至彼則彼不言而心憾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

脩言語和顏色問即答庶幾可

使民類　柏國繩尺類纂馬津鉉禹甫輯

春秋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始而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昭公四年

爲善不終好歹人矣

待之何如 浮梁計禮集

百步奚惡於虞而智於秦傒讓苟容於中行而著節於智伯豈前後異人乎顧所以待之者何如耳

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不欺心神 貝渠巷集黎廷選麗陽輯

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

百年之利 遷安才寬輯

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利種樹百年之利種德良田莫如遺善陰德猶勝積金種德之利何止百年

清語 延陵吳從先寧野輯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本下愚假扮做儒動不動一刻地謊嗟呼見人呵胡言亂語幾十句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賣弄些好體面一個峩冠士大夫

校書 太平清話

十可篇 二卷 可味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耳傳耳固有訛者心印心豈有錯乎開修處着力隨其是非毀譽決不能入而撓吾之天

人言榮辱有何計耶

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在吾人口中不說雌黃脣開自不掛頰腑聖人未嘗有過

常人豈能無過。奸人歸過於聖。曰過也。雖聖
有所不免。庸人無過於聖。曰人也。人非聖人。
孰能無過。人還之人。過還之過。我無毀譽也。
有一等人。承之冠之名教中人。雖之簣之名
教罪人。逞小慧於毫端。義人節婦名公孝子。
欲改易其心胸。佳人才子。文人墨士。與更張
其面目。彼自謂筆底生花。且上尺軒軒也。人
謂若口懸懸河。徒三尸淵淵而已。要知世豈
有聖人。盡屈者。輕重既云過。譽還真與以
上　可信千古　可味　評
淫爲消揁。息爲白者。是猶失節名家婦。反
媱媢倚市門也。有得乎。

可快

徵歌習舞。求田問舍。謂之快與。夷猶
今古。舌自廣長。無個業料理琴書。眉
雖狹小。不須顰雖然。任破窖使破瓢。
猶自不改其樂。知那命裏有公卿伯
子男也。勘得一個素字定。眞個無人
不自得。覺此之快。與彼之快。微有異。

十可篇目

可次

韋顓　俞叟　李㚇

周翼亭　季充　陳蕃

李敬　尹夫人　史記漢書

不奉遺教　機杼一家　王述

姚元崇　文章　李諤

友誼　山家清事　葉清臣

周朗　花鳥滿目　李京賢妻

趙琮　戲賊人稻　明見

任伯雨　修詞立誠　登臨

羅點　妬婦　墓志

程泰之　曳白汗顏　患疑

楊愿　李文遜　彝保母

唐子西集　沈才之　亂鬢叟

平穩道理　人間至樂　虎更三嘯

李光弼　換職　翟乾祐

裴玄智　狄惟謙　先探上意

岑參詩　齊王肥　訓詁

好事　嚴政　只是一公

正人心　吾不若　耿豪

及時　奉萬種　蔡京妾

趙逸　僧禁　竊鎖

陳某　埋輪　友

秋日　字畫肥瘦　鄭世尊

周愿　葉水心　貴不易交

湯賽師　章惇　議孝

節儉慳吝　答萬吏部　蒲圃

王敬則　多情多誼　湛賁

楊炯　寶母　宋均

朱熹　才士善人　寶劍

戚竈更燃　崔祐甫　王旦

始皇坑儒　張詠　非好色

謀臣如訟師　學古編　研質

正諫　一擲得色　修史之法

盜刼貧家　岳武穆王　王濟

原缺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生選評

同邑陸錫祉惠生

同社 駱弘珪仲如較正

劉亮采德嚴

可快

韋顓 顧解城廣昌孔天𦉯𦉯之輯

韋顓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夕

風雪凝沍意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光女僕料數衣粧男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吾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上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認族於未遇之先郎不俗矣光庶乎賢者

俞叟 補錄記太和曾傳師之錄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子呂生以饑寒遠謁潛不爲禮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帥府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賙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呂諾之叟曰我嘗學道於四明山偶[illegible]

此適聞王潛忘舊甚訐之因覆一笠於地俄頃舉以視之有一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illegible]之中表任也自輦下千里而至當以金帛爲贈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生歸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

秋風一節雖屬可憎非所語於親舊也自遠而來漠不相顧王潛眞可恨矣

李燮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曄撰

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燮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所諂是渠父所埋不是渠母

周翼亭　王元馭尺牘鳥雉鈔新編評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憚皆空今在昔丈館胞中擾擾藏倉之多也事之頹末生亦頗知幾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巳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落儘饒爲馬少游矣必廣文舍苜蓿盤茲聊解左右意

原評　此老善解人亦可覘其胸中丘壑

誰不曰安命孰有能安之認真一理會百障果空矣

季充　晉宋嶺陳繼儒仲醇著

充號負圖先生日餌菊术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此時就無可語者耶

陳蕃　後漢書列傳

蕃先爲樂安太守部民有趙宣者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薦

於蕃蕃與見問及妻子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一惟其中且祭不欲黷況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神衊親莫過於是竟罪之

盗名二十餘年不爲不久陳君一旦發覆所謂衆好必察者此

李敬　摭言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

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專心事一筒窮措大有何長進縱其不然堂頭官人吏輩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𩨐然曰我夏官人及第還擬作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自後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邪吏託者有以數千金囑留後官者一無所諾不鎮用敬蕪任之而又知奏進富貴榮寵一朝皆至向之非笑者率多敬服

欺貧主於未遇欺勢主於既沒比比也主亦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五

有可議者擔柴買米不憚辛嚴霜烈日皆曾經繞進步倭奴妖婢已盈前矣曾首垢面已撇下矣語言閑稍撇其輕自責重官愈憂李之賢上僕之準各造其極

尹夫人 史記世家漢司馬遷撰

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故令他夫人盛餙侍御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此非邢夫人也帝問何故對曰其身貌形狀不足當人主於是帝乃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矣爲低頭泣下自痛其弗如也

尹夫人亦自有當人主處始也兩宮不和詔不得相見既也自知之明低頭泣下吾恐邢夫人又要做勢起來動得他哭做勢也該他哭自哭做勢决不可做勢尹夫人先哭邢夫人想不做勢可知

史記漢書 狂夫之言陳繼儒仲醇著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六

詩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繫於此

難與俗人言

不奉遺教 雪林草堂集馬德澄若水著

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

所敢陳勗父子大慟而壯之也
最可瑣厭父執二字不過與父同時人耳父
没時遺教不奉哀頓際足跡不至輙自居曰
吾汝父輩也利雖微攖而後已至如表親位
分差高名雖讀書理實不諂直以洶洶之勢
挾之而來威尊命賤直令魂夢不寧眞可懼
也

機杼一家　雪林草堂集

祖瑩以文學見重甞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十可篇　三卷可快　七

成一家𠟠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博取寘搜便自爲牢籠百代乎須獨𥿂之筆
以佐之不者徒拾人唾餘

王述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述字懷祖性沉毅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
癡司徒王導辟之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餽遺
爲州司所檢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讓之答
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述後屢居州郡清名絶
世

奇識若鄙夫豈有足時乎

姚元崇　明皇雜錄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
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我
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我
身没之後以吾甞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
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計家
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録其翫
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八

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
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
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
没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
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
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
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删改
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
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元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

日方知才之不及逵矣
早已爲其窺破諸郞承命亦謹無識者先將
賓翫大爭大鬧奪來奪去孝暐中閴然體面
早已喪盡何暇遠慮哉
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逵

文章　政訓宋朱晦翁熹著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
文章及韓昌黎柳東河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
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誥雖麄却好又如漢

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數篇
許多無道只是此箇柱子
理極故無支詞識洩自無弱筆

李諤　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諤字士恢仕隋爲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
甫沒而愛妾侍姬旋爲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
微賤親承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襪衰絰遽傳
鉛華泣辭靈几之前俛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
亟臣位望通顯平生契交情若兄弟而及其云
亡杳同行路朝臨其宛夕規其私方便求聘以
得爲限詛既薄於朋友情可槩於君臣上覽嘉
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侍妾盈前豈能恩遍吾恐靈几未撤已先泣
矣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恐看上衣裳爲人作春色者能有幾

諤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
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遺理存意尋虛逐微競一
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積案形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
據茲擢士利祿之門既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
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
誕爲淸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日煩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蹤上朝
野傳誦之
理至則自奧意刻則自峻楊子雲豈好爲艱
深之言如迻來假子僞經之套借此以文其
疎漏正所謂遺理存意尋虛逐微也士欲復

起難免掀髯

友誼　五平編　長清房明纂

弘治間有友二人最厚契一人先仕江西爲耒縣宰一人遠造舘於章江門外界無顧聆向日盟言盡付流水題一絕於亭而去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後是人聯擢即任是府節推此宰郊迎踞蹐萬狀笑而頷之

及至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在各人自努力如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二

居乎泛泛者彼可隨其厚薄而發遣稍有愚顧者處厚不可處薄不可以德報德者幾何人

山家清事　恐學碑沈顏大岫日抄

擇故山濵水地環籬植荊棘間栽以竹餘丈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二丈重籬外植竿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尨閣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前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一一儲酒穀列山農山具一安僕役庖湢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一隻後犬二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有時與至則苦吟數篇如是以安天年

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挂魚罾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横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是亦一佳境

葉清臣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三

清臣舉進士時主司奇其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嘗言時務畧云近有職在筦庫而日趨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語以獻諫諍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如宋湜爲御史乃勸宫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不加呵遣反擢諫議削弱朝體取笑四夷無甚於此時多其切直

取而獻諫猶可甚者無心之語有心之譖亘計求其工竊而驚流輩猶可甚者其官之非

其官之降多方行其詐職可筦庫猶可不識字幗陪賓吽知書巾門客隨在月其勢主褎未㶊彼槖巳充買田典屋竟作富豪矣

周朗　宋書列傳梁吳興沈約撰

朗爲建平王參軍嘗上讜言中語節儉款云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身未親時目豈常視是爲櫝帶寶笥着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兎金皮繡桀酒豢肉者不可稱紀

十可箭　三卷　可快　十三

是故商販之室餙等王宮一袖之大足斷爲再一裙之長可分爲二云云　書極切直幾三千言

究竟一雙空手見閻王

花鳥㶊目　長松茹退紫柏憨頭陀著

畵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畵鳥鳴乎

噫今花鳥㶊目果能盡香且鳴耶

李京賢妻　賢奕編劉元卿調父纂

慶曆中有李京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坐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世未常有此奇婦即鬚眉男子也行不來

十可箭　三卷　可快　十四

趙琮　玉茗堂集若士湯顯祖作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其妻族盍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窮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巳及第矣即授所報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大呼曰趙郎及第矣妻

之族卽撤去帷幃與上席競以晉服金銀相識
恐致慶之後也

樊服能往表氏之度撤幃致慶明衆之醜

戲賊人稻　雪林草堂集

陶侃爲荊州守出游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大
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乃執而鞭之是以
百姓皆勸於農

鞭之甚當閑漢光棍別名舉一懲百尤在明
公屬念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五

明見　田居乙記　方大鎮著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
家子與惡人游破産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
居官廉者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
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
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取之有道用之不竭

任伯雨　宋史列傳

徽宗朝伯雨爲右正言首擊章惇疏云臣聞之
北使大小遂上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歎
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
此行遣由此觀之如惇者不獨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者也章
八上彈惇雷州

首彈信道之篤八上信道之久非倚艸附木
者所能

修詞立誠　狂夫之言　陳繼儒仲公著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六

花臉爭壯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
無類此耶吾人過於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
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
立其誠此語甚有味

原了期服鬼神卽銘狀亦不得已而爲之頂
了他許多世業不過瞑此以塗人耳目如眞
有　片以虛爲實念頭當列之孝子數中亦
可

竹臨　雨窓隨筆　武陵華淑聞修輯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屨無恙桞花燕子貼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

草綠衫同花紅面似

演漾兮貪綠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游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

此太白愁陽春賦也

桞暗青烟綠花殘紅雨飛這人人和桞渾相類花心吹得人心碎

羅黠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著

羅黠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僱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黠狡反欲汙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訪之非實于是令僕自供奸狀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汙主婢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奸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莫不快之

張釋之定刑書汲長孺鞫兩造一案如山奉明詔不能竄片字若此案斷情文備至列之案汲中真無愧者

妒婦　五雜組陳留謝肇淛在杭著

人有爲妒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慾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妒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眞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己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妒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斲喪憊極頗思妒婦精力稍充妒婦無功

婦人妒甚奇專爲裙帶味妒生日不餐妒成夜不寐豈獨妾難容抑且童必吠

墓志　王勣無功氏自撰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倨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禄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卑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于是退歸

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皐號東皐子身死之日自爲銘曰一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癰以死爲決癰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余甚有會斯文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十九

程泰之　西湖游覽志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口提兩言已明口吃呶呶有何意味

曳白汗顏　澳談

以父祖之貴而庇其後也冠裳多曳白之人以子孫之顯而祀其先也祖豆多汗顏之鬼至節婦以貧而淫高士以困而抑司世教者不能無責矣

陽世有坐不出者陰間亦有坐不入者

惠凝　古續志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二十

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麤行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弘道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

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讖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刼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者俱訪寺及僧皆實有之

只處置這幾個賊禿閻羅王真皂白也

楊愿

愿事秦檜甚謹善迎合高悶侍經筵上問張九成近安否翊日又以問檜檜曰九成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劾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悶薦之以語愿愿即諷劾罷去之愿他日守宣城其表弟王炎於醉中謂愿曰嘗在呂丞相處得兄所通書其間頗及秦相之短尚能憶否愿默然色頃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炎伺間得客舟以行愿竟憂撓卒

小人長戚戚王炎一句話嚇殺了這个㦬小人

李文達公　夢雲集常芳田元靜述

李文達公云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益以當道者使然也有一人爲平川仕未顯時上林鄙之一旦乞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且敬之慕之矣欲人不

求做好官難矣今之時殆有甚者有一人[illegible]要爲好人而因失好官者則群起而非笑之鄙賤之有人先已不好而幸得好官又思爲保全之計則凡脅肩謟笑吮癰舐痔之事無所不至衆方稱譽之不曰有才則曰是善處人者

吾未見有眞法眼

魯保母　前女子傳長卿吳震元論次

保母以子代衆孝公稱死長卿論曰人言儒者裒衣大帶高尺緩步所爲多不近人情是殆不

然如殺其子以生他人婦女不讀詩書不知禮
義爲何物乃肯爲之儒者曰此違道干譽之事
吾不爲也吁孰謂儒者不近人情也哉
是這樣近人情是這樣不肯違道干譽孰不
自居曰儒者

唐子西集　萬卷樓真承志度公纂

有軒數間値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
游之所不至往往獨坐於此解衣盤礴箕踞胡
床之上含毫賦詩俯仰古今典籍以釋其怨忽
不平之氣
妙在賓客從游之所不至

沈才之　六藝解頤盧龍弟欽輯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
禁與同類奕上諭曰湏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蓋
在茲上怒曰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
內侍決竹箆二十逐之
技藝之徒對士人弄經語已屬可笑縉紳輩
不可況爲人主者乎二十竹箆猶虞其少

虬鬚叟　艶異編弇洲山人王世貞編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
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
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覘偵行止劉妻裴氏有
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
免罪雖脫非横然亦憤惋無計可施一日晚凭
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
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氷雪跳上船來揖
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且
對之客曰祗令便爲取賢閤及寶貨回即發不
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
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去根豈更容
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靈奪君愛室若令誅
殛固不爲難實慾適已盈神人共怒祗候冥靈
聚録方食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湏殃連七
祖且爲君取妻室未敢遽越神明乃入用之之
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昔違君親時行
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婬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

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錄爾骸形但加罪咒所取劉湞之妻併其貨物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鑑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怖遽起焚香載拜夜遣幹事併賚金寶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亂鬢亦無跡矣

此老風骨氷心寒人於十步之内

惡有惡報時辰未到忽謂惡事儘可爲也

平穩道理　井觀瑣言　閩南鄭瑗撰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畢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所謂高者即晦翁所言大拍頭去拍他

人間至樂　五雜俎　閩謝肇淛在杭著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從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見光硯須寛而發墨置之明窗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人情啖馬肝世味嚼蜂蠟有何意況而故爲祿祿明窗淨几坐臥一室返而內照不減羲皇上人昔許雲村非行樂不入城非看山對雪未嘗一鉤吾簾

虎更三嘯　虎薈　陳繼儒眉公著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郡人黄醇與煜故舊常爲叙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

這個老虎頗識好人相誚者狗也不值

李光弼　智囊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騍馬入城隔河遥望李公何等喜思明何等怒

換職　湧幢小品

常衮爲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人言祐甫不宜貶德宗怒衮罔上即兩換職衮爲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是這様處他纔不敢說謊

翟乾祐　醉茶雜俎　漢畦路雲龍輯

翟乾祐雲安人也於黄鶴山師事來天師盡得其道嘗於江上與十許人玩月或問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隨吾手看之乃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良久乃隱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泒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泝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處盡爲平潭矣唯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乾祐然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

作事有婦人在裡邊自然掣肘龍女言章理確非如世婦一味潑悍如白嚼蛆也

裴玄智　辨疑志　滇南雷化拆明纂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爲業于化度寺置無盡藏貞觀之初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碍十女禮懺闐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内大衆以其行無玷闕使守此藏後密盜黄金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

羊狠領下置骨徇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
偷更不知所之
有這樣不知姓名連車載捨就有那樣不知
下落徹底搬去

狄惟謙　哲山集德園虞淳熙纂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强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皆耗斁禱於晉祠畧無其應時有郭天師并州女巫也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携至京國寅緣中貴出入宫掖遂賜天師號聲勢赫然豐

遝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矜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逆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幡蓋威其部從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馨折庭中翌日詰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縣是四郊上應雲集則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去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還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詈曰庸瓌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余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饌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中堂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

右拿下於神前痛責五十擲於潭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萬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怒將劾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特頒朱紱俾耀銅章乃賜錢七十萬

投巫漢水嘉矣躬爲叩馬也立脚不定

先探上意　宋朱熹晦翁著

今人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

一語道破

岑參詩　林下偶談宋荊溪吳氏著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翻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耻常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哀窮悼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進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交第日覔森落博頽然一醉

書生才學廣年年守選場熬的蕭蕭白髮蒲頭霜幾時得出爲破虜三將軍入爲治國頭聽相

齊王肥　史記世家

呂后時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而諸呂擅政常入侍宴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曰請爲太后歌耕田后時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爲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及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大驚業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稍稍氣奪而劉氏漸強

明者易鋤瘖者難鋤

訓註　湧幢小品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葛藤之言有何意味

好事　瓶史袁宏道石公著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儁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

皆無癖之人耳若眞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一花將萼則移枕攜襆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委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眞愛花是之謂眞好事

白日橫行倚勢妄爲亦豈可言僻耶石公早

以道破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

嚴政　宋朱熹晦翁著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斷難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歴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而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不論嚴寛得中爲妥文公說得透徹把不明之嚴一棒喝醒

只是一公　朱晦翁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得個沒下梢

宜理會一番

正人心　朱晦翁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

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

爲治者斷宜首務

吾不若　吾學錄新都曹臣纂

豫章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

腹隱司馬之才心似禰衡之傲

午出頭有錢買個紗帽戴這樁賣貴不吃虧

耿豪　尚書列傳唐華原令狐德棻撰

豪嘗從文帝戰邙山先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

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輙直斫慎莫皺眉遂
大呼獨入敵鋒步亂下成謂豪已嚼潑俄奮刀
出嘗其前者死傷接踵又嘗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但壯士遇敵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
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上馬斬將下馬酒溫

及時　悦容編天放生著

美人自少至老無非行樂之時少時盈盈十五
體有眞香尙有真色及其壯也無不逞之容無

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
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畧梳粧偏多雅
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窨酒如老將提兵
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艷陽薄羅適
體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浴罷湘簟共眠幽
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洽高樓爽月窺
人怯擁嬋娟而坐臘冬六花飛空擁爐接膝別
有春生此一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
花事闌刪午夢揭幃偷覷半嬌黄昏着到眠鞋
解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强要同眠
此又一日快意時也

說得暢在致人自領嗟嗟巧妻常伴拙夫眠
人奉勸巧婦亦須安命

他一生可愛諸事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
閒游

又流成海情塵爲岳

奉萬鍾　悦容編

妻妾之奉言妻妾奉我非言我奉妻妾雖然奉

亦難言矣若不得渠死心塔地永矢無他即奉
亦奉萬鍾耳

非禮有死心塔地者斷斷乎奉萬鍾

焚京妾　西湖志

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
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
花一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
誰復尊前念老翁

寂寞也罷了只是金人拿去受用氣不憤

趙逸　古蹟志

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此

十可訢　三卷可快　卅七

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盗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直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

眞是可慙

僧禁　皇明資治通紀東莞臣陳建著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外方及交搆有司以書册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剏菴堂若游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同者拿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髪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聖言朗朗萬世不磨

竊鎖　智囊古吳馮夢龍述

十可訢　三卷可快　卅八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盗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盗還之虜大慚沮盗反得罪

處之以無事

陳其　智囊

京師閭閻多信巫女有陳其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詐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

謂陳所患是名疔瘡以其不敬神神不與[illegible]
家人羅拜懇求然後許之陳佯作呻吟狀甚[illegible]
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治救我可也巫入[illegible]
陳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叱之門
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士子半夜冒雪求醫醫人披衣起曰定是[illegible]
政士子曰先生明醫又闇卜耶醫人曰以世
俗知之耳若是父母有病如此寒天誰肯早
起妻病而慨慨致拜賤巫者難免陳某一[illegible]

埋輪　雪林艸堂集

漢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甚有無君
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

無可容其埋

友　破研齋言馬嘉松旻生輯

漫叟拾遺天寶戊子中元子游長安與丐者爲
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
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
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游於國見君子則友
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

多有審友便無審友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
厚友也

東湖數千頃水月一色渾無崖岸九山在望
雲霞將幻余構堂僅三楹扁曰六友首聯曰
探道好幽玄讀書鄙章句次聯曰一生勤苦
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

秋日　太平清話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
勝平時桂落庭開乃契斯語

黃葉飛雲新雁纂萋庭蕙破玉籬菊鑄金

字畫肥瘦　升菴集成都楊慎修之著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
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
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
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

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圖畫但怪周昉肥

此言非特爲女郎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荅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旣有態不必論妍媸肥瘦

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蹙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拳而自披亦足以盡字之態

鄭世尊　清異錄宋陶穀秀實撰

或曰不肖子傾産破業所稱不移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鄭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娃故行乞安邑幾爲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遂於衛舍次第而乞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耶

行樂無性不宜最可恨鬭與賭太奇之後生奢兒只當老頭兒自鬭自賭

他將那城中宅子庄前地都做了風裏楊花

水上萍

周愿　直生說雲　奇峰雲岫纂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曰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工部員外是眞愛眞怕

葉水心　林下偶談

四時異常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

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此數者原脫套子不出用古而不爲古所縛儁逸之氣自得之先天者也若生吞活剝終是借色鋪面

貴不易交　賢奕編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密令親知遍意俾敏中與惎絕敏

中許之既而巷園造門左右給以斂中他適甚
進留不言而去俄而斂中躍出呼左右召甚悉
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
相與歡飲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
曰我比只得白斂中今當更取賀拔甚

挹蘭言於斷金交遂心於匪石
白狀元不須說王丞相更賢

湯賽師　秋坪編　永川古共然纂

湯賽師居抱劍營擅譽行首艶麗絶倫慧而黠

巧物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顔狠客恐爲所
侮不敢登門奩資極厚有惡少號爲外方富民
部綱者僦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邇
賽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徵酒邀至其
所館見其行李烑燿騶從甚都意必仕宦富家
也因謗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
者惡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覩都城未有絶色當
吾意者若淡粧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群耳酒
家曰君特未之見耳樓之湯氏姊妹曰賽師春
春者當今第一流也春春以爲他即所畜獨賽
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道意也惡少曰子姑
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相候盖酒家
極譽其富盛容止之詳賽師已心動矣至期惡
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酬飲出歌姆佐之
惡少揮金不顧且能調風弄月舉家大喜質之
惡少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
精金也可値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審受而
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

日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反携賽師千金而
往賽師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
僕至晩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踪跡啓篋
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恚恨賽師素有
血疾愧鬱而死

趨勢貪財粧妖做腔的花娘定有一個光棍
來討債

見一両半両棄銀船米船吃一席半席毀山
田水田待一年半年賣南園北園此角妓園

套也反被此奴打破眞是暢事

章惇　宋史列傳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柰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絶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訟究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

章惇這樣人也倒全兩倫夫婦也朋友也

問舍此民勿謂蒼蒼報施不巧

將軍着痛箭還似射人時

議孝　敦復集　河津暢亨輯

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岳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之事聞於朝

太祖怒曰父子大倫禮爲至重今伯兒乃手殺其子絶倫滅理宜亟捕治之將伯兒杖一百謫隅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勿愈無所控訴不得已卧氷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列詔從之

孝自有眞不在乎此妙在不在旌表之列

節儉慳吝　五雜俎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忌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嗇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他奪了人的這個人就儉了

答萬吏部　國朝翰札　雲間張以誠輯

不侍巾舄于今五年矣久在田廬漸悉民情今天下不獨苦貪吏尤苦猾吏夫所謂滑者綢繆以事上疎濶以臨下苟且簿書以規免過至民怨民害漫不加意自謂得清淨之體而又坐邀老成之譽因循成風衆怨久蓄吾恐一旦潰決爲亂不小終非求治之道也敢以相聞

百姓詐騙者官就該禁治他了

蒲團　秘集徐渭文長著

應酬之暇人事屏絶門無投剌庭有落花宜擊清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晌潛消俗慮得意靜坐耳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然何必蒲團聱佛藤蒲具陳花水靜坐片刻俗慮直消然亦何必有意卻之

王敬則　黨本集夏爲桓枕槎輯

初敬則窮時嘗與既陽縣吏鬬謂曰吾若令既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四七

陽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若令既陽我已得司徒公矣已敬則果令既陽鬬吏俱亡敬則勸令出出則厚遇之第謂曰吾業得既陽令矣汝何時得司徒公乎

勿恃既陽令然王君雅度可嘉吾尚嫌多此語弟司徒公可醜

多情多誼　書紳要語武陵華淑聞修輯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誼者不可與定取與勿謂多情者乏主意也至若誼字世界早以

刻減多時

物之輕重物之長短尚不能舍此權度而充五官不關百骸無損豈可減此誼字加之以險巇始嘗之亦自以爲險巇究竟受他險巇加之以德惠始[illegible]之亦自以爲德惠究竟不知德惠以恩爲怨以怨爲恩怪人不怪刻薄人不變徹輕重不識緩急何關究似一偏誼字理會不來權度兩字一發解說不出矣

湛賁　清溪白話羅天爵眞常纂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四八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晏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閣後甚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其時伉方乘駿縱游於郊郭忽見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諺曰湛賁及第彭伉落馬

楊炯　朝野僉談

唐衢州盈川令楊烱侍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毛皮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畜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異

何異非莖而弁綺服

寶母　　艷異編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仕王官家財鉅萬然其結交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携妻入嶺南數年方歸舟行虔州界因暴雨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中見石片大如手掌狀似羌叉類玉半青半赤甚辨焉生異之取置篋中及抵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敘錄假屋市肆賈客胡人等多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懷片石與坐不敢宣言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肆其大餘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至生坐諸胡咸笑戲曰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坐首禮拜生猶疑見謔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其老胡亦有泣者衆遂請市此寶生大言索百萬衆皆怒曰何輕辱此寶加至千萬乃已生潛問胡胡云此國之寶因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之云獲寶者拜相國得厚償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則寶母也王自海岸設壇致之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由是倍富於初

乃堂親身歷爲苦樂均嘗做成人家授與其子者是亦寶母

宋均　　後漢書列傳

九江屬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爲公嫗其後沿爲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教自

後凡爲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擾良民未幾
祠絕

不禁祠山而祠山之害已斬識力又在西門豹
投巫之上

朱熹　宋史

熹立朝疏論時政凡數十上俱極切而其言選
任大臣則曰陛下所取必其平日疲懦輭熟又
於中擇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妨於我者然
後舉上位加之是以除書未出姓名未顯而中

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其言風俗紀綱則
曰方今宮省禁密之地儉邪小人得窟穴盤據
於其內而莫敢誰何於是諸在位者不以金珠
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而宰相可啗則啗宰相
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他日
應詔上言則曰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
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
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
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上讀之怒曰是以
我爲亡也熹諸疏皆類是

爽快之詞出於理學之口益有味乎其言

才士善人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
術必足以自固故于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
也叱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才士善人

寶劍　秘集

悲嘯之餘醉吟之頃宜開匣取干將叩之覺雙

龍飛動紫氣干霄壯懷勃勃或置膝上手文隱
起芙蓉錯落山魈木魅縮首屏跡山齋之雄也

金鐶繡澁苔花古

悲嘯醉吟還是不叩爲妥

滅竈更燃　雪林艸堂集

梁伯鸞少孤獨立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
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
滅竈更燃之

少孤獨立之人自然有節氣

崔祐甫　智囊二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王旦　智囊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

十可編　三卷可缺　五三

人乃止

獻錢求糧總之目中無人令之來與之軍已色沮矣宰相須用讀書人

始皇坑儒　拙言　孫曰丘陵生著

秦始皇坑儒乃坑陷之坑虛活字也非真設坑而殺之也如云聲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也且晝牿亡非真牿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二十萬於新安若掘土爲坑如彼廣大爲降卒者寧不知而奔之又寧肯帖然束手以就死

以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乎且晝牿亡較牿刑還透幾分

遐想當時人必然誠實晝地爲囚吾未見其踰也

張詠　宋史列傳

詠知杭州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貲產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書索酒酹地

十可編　三卷可缺　五四

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使爾時七與子子必死汝手矣亟以三七倒易之人服其明斷

乖崖更善解

非好色　悅容編

窮秀才抱着一個黃瘦老婆便說好色豈不羞死又論戒色者曰必覓一人世尤物寄而暱之此後即有所見自然淡而無味矣若不擇絕世之色而輕施婉孌皆好淫非好色也

叫煞沒處好色非老婆那得支當

謀臣如訟師　狂夫之言

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盖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搆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洩從君廵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决於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修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卑以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忤無使人以譎見猜

今富室不用訟師自買一冊蕭曹遺筆又省却一項破費

學古編　桑郡衍子行吾丘述

○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詞說可也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雜篆固佐無學者以巳意爲增減怪不足以盡之白文卽不逼於邊亦不妨

研質　太平清話

文人之有研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研必宋唐古人良有深味

婦人少得鏡否卽有鏡不堪連美人丰致也

減却幾分

正諫　說苑漢沛郡劉向更生著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于是罷師而歸

何多曠人

一擲得色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文表編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坐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遺之

雖說豪致畢竟不妥

修史之法　并觀瑣言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爲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傳記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脱因襲之弊可爲後世修史之法

元史恰是今之誌銘

盜劫貧家　舌華錄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

貧家豈得無罪

中丞申情監司據法二公未知孰是不要說貧家經一劫富家便怎麽

岳武穆王　西湖誌

岳武穆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斛弩八石宋高宗時以戰伐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返而據已也陽契而陰撼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意遂力主和議會兀朮寇拱亳詔

飛徃反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耳

徽欽無道高宗有巳

王濟　晉書列傳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獻不過數十濟乃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盡啖之併伐樹去

濟性侈嶠性吝啖盡固已暢矣伐樹更精然濟亦爲不經者甚衆

劉穆之　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十三可刪　三叅可快　三十九

穆之少貧恒徃妻兄家乞食頗見辱其妻江氏有志識戒勿徃穆之猶復徃一日食畢求檳榔江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卿常饑何復須此妻開截髮治具爲兄弟餉穆之妻自此不復對穆之梳沐及穆之貴將召江兄弟妻爲泣謝穆之曰吾不隱怨幸勿憂至則飲之醉仍勅厨人以金柈貯檳榔進之一斛

人有以腐爲性命者友知詐也以肉和腐進是人絕不顧腐惟肉是哺友誚曰腐是公性命如何不吃荅曰見了肉性命也不要了吾恐江氏兄弟反嫌斛中檳榔

張纘　梁書列傳唐吳興姚思廉撰

纘自幼神氣英爽累官吏部尚書負才任氣與叅掌何敬容意趣不恊敬容将居權軸賔客輻輳客有以便過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纘著南征賦餘四千言卒之日湘東王爲檢其資惟得書二萬卷

我反喜看殘客而孔

一可箴　三張可快　六十

題寧儉　成研瑱言

奢所當奢即是儉寧之一字無當於奢者而言宁内各子勿以寧儉兩字爲口實也

羅漢頌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肴固無當儉亦不可

題嚴陵釣臺　補石樓集桂月雲牛轉

明方孝孺題嚴陵釣臺云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張麗華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幾却向湘
江釣烟水
客星犯帝座倒底還他一個貧賤之交

真娘　蔣海滄雲甫述

唐名妓真娘墓在虎丘劍池之西正德中一舉
子譚彦良詩云虎丘山下冢纍纍是處松楸盡
可悲何是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後人
由是閣筆
娘行果真題題也不妨今世之娘俱一片假

狐腸矣題他做甚麼
帳前微笑渉想猶存幄裏餘香從風且歇
題真娘墓者曰死猶嫌寂寞生肯不風流

李若谷　智囊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擅
其財屢鞠不實李令民還家毆其叔叔果訟侄
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其心曰不認固良策訟毆亦非下討也財既
欲畄氣也須耐

張齊賢　智囊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
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
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
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所動
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
定也
簡淨

哥舒翰　智囊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上
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
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
使勅下就第謁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
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奨仍賜擢屍更令翰
決屍一百
張擢臧主逗遛罪誠可誅況亦爲節度乎爽
可恨矣杖殺暢事然杖而後聞亦無主矣不
責而奬罷軟之甚可笑之極三八作事翰雖

追可均屬不妥

好惡之舛 適談

誅旣死之奸雄筆嚴鈇鉞而壬人當路則詭隨以求容希異代之賢哲心切山斗而正士立朝則排擠之必力人情好惡之舛一至是哉

惡性妓 雪林草堂集

魏武有一妓聲最淸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十可篇 王卷 可快

平等家旣乏百人之選性又不馴計惟有去之策爲上

覆米 雪林草堂集

沈約少貧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宗黨得來宗人所侮黨人兩字要分別高品

秋 青蔚軒日抄

雲斂長空水澄遠浦一片氷輪皎皎碧落闃令人爽然

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蛩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曉傷雜黃紫而俱墜

滿江烟水澄一帶遙山秀

不可輕易待人 讀書鏡 陳繼儒眉公著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

十可篇 王卷 可快

之後日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第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

元及第矣胡荅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蔡仙姑　讕言長語蓼莊曹安輯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凈水至者必先洗面目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三姑六婆俱仙人也汝輩知之乎

十可篇　三卷可快　壹

李孝壽　宋史列傳

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之因戲取牒效壽花判云與決杖三十僕喜陰竊之明日持詣府告主僞判孝壽追舉子至備言本末即忻然謂曰若判正合吾意如數杖之而謝舉子

頗快人意

公恩賞　閱古隨筆穆文熙輯

候者人之所貴金者人之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禍亂之基歷觀亂亡之史皆驕後恩賞之所爲也

知足之人即非侯非金亦已過望

題圖　橘社清言石可梁升之編

閩長樂鄭憲未第時作館邑於大姓家館東戚

十可篇　三卷可快　柒

屬以省祭還自京東人大宴先生亦豫焉定位左省祭右先生將登筵省祭虛讓曰鄭先生請左先生慨然就之不辭省祭頗啣之酒數巡省祭顧指壁間畫曰鄭先生高才何不各請賦一絕東曰久懷此意第未敢發耳先生曰不難即索題之一幅乃楊太真醉卧於地二閹宦扶起之不勝明皇顧笑之狀詩曰龍顏回首顧紅顏醉卧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恩愛重如山次幅乃朱買臣挑柴讀書詩曰一擔荊

薪一束書且行且讀樂何如擔頭自有經綸策
堪笑糟糠愚婦愚三幅韓淮陰乞食漂母詩曰
乞食當年本自虚英雄未遇古誰無臨題恨殺
丹青手不畫登壇拜將圖四幅乃竹桃間植于
水際詩曰竹桃二物不相同萬緑叢中幾點紅
我去化龍君作浪人生何處不相逢賓主各各
嘆異鄭憲聯登科甲官任巡按省祭以主簿爲
公捕後相見之日頭面皆赤公另目視之果一
龍一浪其詩讖與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一　七

金錢洗兒恩愛等如流水

擔頭經綸止當嚼舌會稽太守突然一現矣

塵埃中誰識天子笭相漂母自具隻眼

君既化龍不怕他不作浪

甄后　楊升菴集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
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嘆曰今年
破賊正爲此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熈日擬婚
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
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
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争之如此

天之報曹瞞此露一班

梟　風叢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吾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鳴不可更性亦不可改也狠戾之夫何所徃
而宜耶雖然彼自以爲無徃不宜也

十可篇　二卷　可快　一　六

梟聲真可畏併黄鸝鳴而掩耳者亦有之矣

韓侂胄　旭篇　汝孟萬浩輯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權震宇内嘗鑿山
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宫闈無度孝宗嘗思政
之所儼然居之老宫人見之徃徃垂涙顔械草
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
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儗其勳有
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羿請置平原
郡王府屬官侂胄皆偃然當之藉没之晨放逐

群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歸去市人利其物詐稱其妾父母者闐門閧巷或牽裾攬臂而往慈明以四夫人平日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二百而遣之流其嗣子於沙門島

牽裾攬臂甚是好看甚是掃興

呂夷簡 宋史列傳

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巳知成都治尚寬人

十可篇 三卷 可快 卅九

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不惡而嚴

胡汲仲 智囊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群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自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足稱慧矣然不可恃聰明以乖治體則入於化

恩過不相補 徐澤集雷大光啓秀輯

邯鄲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競捕而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十可篇 三卷 可嘆 半

此所謂買乾魚放生

聶以道 南邨輟耕録天台陶宗儀輯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以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錠方纔

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蕭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錠得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此母有這樣識見就該享這數錠鈔然蕭公頗快得而後失欺心人更難理會

呂思誠　輟耕錄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箭仲微于途適僉憲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愍其誣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拘赴官伏辜君實年逾八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各杖斷其父子

老奴恃老極會撒潑何況爲吏而老培風化固佳鞭老滑尤暢

答友人　會稽陶望齡石簣著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聵者一大醒者惟夢魔不覺人謂聵者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譫囈純是苦趣僕魔者也足下雖扼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痛也欲自在得耶

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中有主意醒來自不吃苦何分醒夢先生猶謂夢也世人更不止於夢矣愚醒愚醒

可鄙

丈夫尚不受人憐豈堪當人鄙其鄙也金自然不炊玉白然不饌走龍錦遑煙纜是其充篋支何各於出子何各於獻蠅之營狗之苟是其故態冒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位極人臣猥九錫之未至孰有能芥千金而不盼屣蔦乘其如脫者直鄙夷而已

十可篇目

太尙者鑒　王爵寫照　陶朱公
蘇世長　科目　秦檜女孫
陽虎　士羞爲伍　百計獻諛
能言鸚䳇　巢由拜馬首　吳與弼
郗乘　諂不必　令獻彙言記
兇人宕子　料錢養家　梁成大
晏平仲　畢義雲　虞世基子
王景　泰屠出入　議論
風流罪過　剪刀箍　勝於聖人

比屋可封　不識修　鄉鳳熾
郭祥正　巧妒　崔烈
李義府　張延賞　步夫人
王戎　崔悛　海陵諸變
世趨三十六種　泰山　鄢懋卿
外色　掠食便過　蔡京
市義　陳愛山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晏生選評
同社胡士楚允儒
同邑倪鳳生羽文較正
家弟馬廣斿膺常

可鄙

李秀才　廣新語　王荁季儒編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偶疾子弟兒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

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變曰是某平日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家大人文戰時卷也兼殘翰未更郤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搆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惟乎饑窮苦是實可哀也遂命以生饌

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卷游於江淮已二十年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南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於是再拜而去播嘆曰世上有如此人耶鄰閭悉話爲笑端

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李公父子足以當之

郎中着意體貼秀才渾身說謊

張敬兒　南齊書列傳梁南陵蕭子顯撰

敬兒本武人初爲司州徵入爲護軍將軍以不習朝儀先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如此者累日妾侍竊窺之爲之[illegible]笑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諸妓妾曰吾拜後便應開黃閣矣輒於口中自爲鼓聲其鄙陋如此

將就官員家其儀文愈覺陳設得齊整

崔公度　宋史列傳

公度被遇王安石累官集賢校理本起布衣以諂附致通顯愈日夜造請安石雖踞厠見之恬如也一日從安石行自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進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之耳見者傳笑而公度恬不爲恥

拭帶文雅得緊踞厠之頃呼而拭之亦所不辭

食人之殺　五雜俎陳留謝肇淛著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惟已不殺所以見人之殺越要食了你可笑他可口

懷朝中第一官　長州袁尊尼選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illegible]宜[illegible]

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弟一日懷朝中第
一官如此便做倒臘月晦日亦未懐及我輩也
吳雖笑而大慙

不是個詩壇酒社文章十到是個趨炎奉勢
濫皮驢

楚兒　艶異編　王元美世貞編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
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鍜所納置
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縶未能

悛心鍜主煩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
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
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鍜乃郭仁諸裔孫也爲人
異常兇狠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
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鍜行前後相
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
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鍜知
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
堵光業遥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
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窓下
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
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
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秪擬嚇人傳鐵券
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
數十鞭光業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
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
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情與
殊不薄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是以敢

駐馬報復聞者皆縮頸鍜累主兩赤邑捕賊有
功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士人萬萬不可娶娼妓此輩不可一朝居以
退暮之楚兒以兇狠之郭鍜猶然如此惡宜
猛省

越聰明不能勾無外事賣弄的有伎倆賣弄
的有艶姿則落的臨老來呼男子在小娘輩
亦宜猛省

娼婦土妓斷不可[illegible]不宜娼不過

一人丈妓翁龜姑龜夫龜子龜父龜母龜其
族戚無俟言起種種龜兵前向歷歷落落撞
門扒盤盈庭皆此物又不止三龜成一鼈
荆妻拙婦家常飯不費精神不損錢浪子定
不韻斯語郎一時起興欲學鄭子亦須自顧
顧人耳不然聽巧舌之滅騙債剜肉之富家
吾知不可救藥自顧貌不必潘安情眼可西
施情眼亦可潘安也財勢兩項須吃緊無財
不能供其揮霍無勢不能鎮其邪心顧人何

如若少年況非真香真色暮年豈止敗柳殘
花既有取娼這項財帛何不貯良家于阿嬌
乎又無勢以壓伏之隨在隨時何能遏其慾
念淫女從來豈認夫風流到處即相呼也其
縱悍之性習慣自然動不動神聲鬼叫投河
奔井拽巷遲街不上半載三個月縣令纔有
狀監司又准詞矣賣田賣地吃官司膈鄉膈
邑妄認族雙雙兩手奉還此龜猶屬遲耳送
了晃晃白銀幾錠還找悶悶惡氣一場若鄭

子具韻絕之資蓮花落一唱就有腔春榜動
一舉即登第斯人也有日子唱無日子登者
急急猛省

禮樂　唐書志宋廬陵歐陽修撰

中宗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
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不可左僕射韋
巨源獨以欽明說為是於是以皇后為亞獻補
大臣李嶠等妻為齋娘執籩豆德宗時則以皇
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

創議欽明已屬無知附會巨源尤更不通欽
明巨源俱獻諂側媚之尤者

煦煦僕僕　連珠明青田劉基伯溫撰

剪紙為墻不可止暴摶沙為餅不可療饑故煦
煦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盜商賜之
詞
僕僕之拜尚不可待外人煦煦之言豈宜徛
之於一本乎

李嶠　國史補

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廊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瑋與信安王禕同座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富貴相認而相資也落落貧生何利而爲之耶僞僞相會不勝顛倒可笑

鶻突　婁羅館清言居隆赤水著

平居閑口誇經疾病低頭禮佛高巾大袖寬衫一味胸中鶻突

誰不大袖高巾誰不胸中鶻突

殷浩　楚客叢書宋長洲王楙輯

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鮑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原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遜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

之久不得已勉強從之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衂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別之感至於揮淚後桓溫遣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忻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

事顚錯如此可笑且宣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爲悲戚讎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耻如此

作腔鄙夫無能鄙夫

種珠　貫鐵齋集蘇朗晴園甫輯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産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旣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之倫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

發興之始未嘗不以珠爲不可傳

銀根　靖康緗素雜記　建安黃朝英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金作銀字

韓昌黎從來不喜銀子的怎麼把銀字與他看見

校書能闕疑者其平生日無訛謬可知

張由古　靖康緗素雜記

由古素無學術歷官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云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聞者絕倒

釋道換形說法一人爲兩正文一化身

佛骨　名山藏　張青編

咸通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百人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切諫有言憲宗故事者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珠玉爲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飾之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雕沉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上方偏以金銀珠寶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輿不可勝紀工巧煇煥與日爭光又以珊瑚瑪瑙真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珍寶不啻百斛更剪彩爲傘爲蓋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至安福寺僧徒道從夾道佛聲振地士女老稚莫不望空瞻禮

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凡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迎真身來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愚流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于時肘行膝步齧指截髮者不可筭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

追貝者無不大哂焉。

舉國若狂。

土永年　焚藜絡餘楼煥然西爽録

王永年娶宗女監金耀書庫時賓卞楊繪有權。永年附之與之結爲兄弟往來無間嘗置酒延卞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繪卞受賕俱落職廷竄

而裴手定細膩不然是未礙成的蓮杯坯

十可篇　四卷　可鄭　十二

於鞋行酒容或有之未聞手可以爲杯也此而爲杯口碑難免

鱉客　緑静軒集雲友溪文波輯

賈秋壑會客食鱉一客不食曰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爲鱉龜鱉不辨何以治民客乃守郡者也竟不與坐客因戲之曰鰻與鰍鱔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蕨筍亦不可食象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

世人不求實而以疑似爲真者與鱉客何以異

龜鱉甚衆果是難辨

高辛二佐　五雜俎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宜謂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年乎

並不信手草草朝思暮想廢寢忘食誄之恐不極其工耶工矣容有忌諱處轉轉圖維此

十可篇　四卷　鄭　十五

卷一按名與利恨不刻時入手

袖有綾紋　紫桃軒雜綴李日華著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暇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肩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已有亦可憐矣

肝膽二字豈望之斯人

薛公　智囊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幸公欲知所立

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覘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臧騙之尤者然臧騙誰肯費此大鈔

一節之行　漁談

餓者不爲毋死而食嗟來之物男子不爲採薪而拾道遺之金千載之下談之猶香齒頰其名皆不可知士人有一節之行刻畫標榜以自矜衒殊可醜也

卽此一節吾恐還是假的

石才叔　玉照新志王明清著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所借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孤寒之人事事吃虧

夏侯處信　朝野僉載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麵幾許信曰兩人一升卽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口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賤之

極吃醋的人又是極愛麵的人

鄭亞文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文寶編

鄭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遲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雲霄吾爲百里之長擊鼓吃飯腦後接筆何樂如之

旣敲汝肚復能袋飯何樂如之

矜言　愼言清江敖英纂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蓄

可知矣

渠原未嘗養

高阿那肱　北齊書列傳隋李百藥撰

肱以諛佞善和士開士開爲言之後主大被寵任士開死肱遂致位宰輔然武人無學叔孝不辨也尚書郎中源師嘗咨肱云龍見當雩肱問師云龍見何處作何物色師云此是龍星現須雩祭非真龍見也肱乃云漢兒強知天上星宿世爲之傳笑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六

你道作何物色紅紅綠綠的

忽睹　金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天眷中后族忽睹性極貪先在横海嘗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分其資已在崇義每諷寺僧設齋而受其布施時又有徒单恭者亦后族嘗使丁繪一佛像自稱常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無筭而卒不鑄金盡入已百姓謗爲金總管

可以認父可以出母謊神謊鬼要東要西

陳自強　西湖游覽志田汝成輯

陳自強爲侂胄童子時師侂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座再拜次召同從官入同坐皆踧踖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秘書郎即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

十可篇　四卷　可部　七

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煨燼侂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爭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于永州死藉其所積無遺焉

照世先生侂胄反進今人一籌

言成否泰氣作温凉

詞林類語　平湖馬維鉉兕甫編

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顯士不耻
其才之不充而耻其祿之不厚民俗斯下矣
無所用耻焉

劉延朗　五代史列傳宋歐陽修撰

廢帝將延朗用事縮幾客而專信巫祝之說遂
階微塘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
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

十可篇　四卷可鄙　太

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
遂爲追兵所殺
你道是這三十萬錢還是你的否
戲他吃得下戲他賬得穩

敬皇后劉氏　五代史

客早犯天庫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請散庫
物以禳莊宗許之后不許曰自有天命已宰相
力争於延英后從屏間屬目乃取粧奩及皇幼
子滿喜置帝前曰庫物給賜已盡宮中所有盡
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出無何趙在禮作
亂始出物募士軍士負物詬曰吾妻子以餓死
安用此莊宗遂出奔
諺不云乎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

趙師羼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師羼燕懿王後舉進士第性姦諂韓侂胄用事
師羼附之侂胄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羼後至
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啓之乃粟金葡萄小架
上綴大珠百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

十可篇　四卷可鄙　十九

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
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羼聞急出十萬市北珠製
十冠以獻於是群妾共爲吹譟得工部侍郎侂
胄嘗飲南園顧竹籬茅舍謂師羼曰此眞田舍
間風味但欠鷄鳴犬吠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
乃師羼也侂胄大笑
如此葡萄小架湏小人在下面行走如此珠
冠大樣湏小娘在頭上頂戴足稱雙絶

梦中有孕　石研山齋集

唐楊國忠出使於浙江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莫不譏誚之

定是開眼夢

愍夫戒殺　五雜俎

已旣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一新安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

十可篇　四卷　可鄰　卆

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侄鶩鴨成群肉食自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宛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惓於用財靈几之前草草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活時不曾與他吃死人雖是不吃的倘或擺在靈几上被猫狗吃了豈不可痛草草之設只爲父母惜福心爲妻孥吝財

陳通方　閩川多士録

陳通方閩縣人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已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窮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已幸其可再乎王心銜貯之通方尋値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

十可篇　四卷　可鄰　卌

窮悴寡知無聊同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投詩求爲汲引轉致於王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爲深憾人之於言豈容易哉

後生家輕薄自負甚無足取老頭兒但[illegible]

象也覺忒難

肉竈燒丹　清異録　宋陶穀秀實撰

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竈燒丹借廳修養詢其說肉竈者末生朱砂飼羊羔腯乃供厨借廳者素女容成閉陽采陰之意

借他人的廳來修自巳的廳不怕不賣

銀靴　孫化淳湛源甫輯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

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差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觔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還要剩些ミ打雙小脚鞋與老婆穿

虎諛　府蒼陳繼儒眉公集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

相公比我食銀多

陰鳳　北史列傳　唐隴西李延壽撰

賈思伯與弟思同少時俱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酬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後爲青州刺史特遣問遺鳳百縑後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陰鳳還有人心今人不俟其車馬之來飛趨而往

湘雍刺史韞　宋書列傳　梁吳興沈約撰

韞宋宗室人才凡鄙以誠歸明帝帝特寵之爲湘雍二州刺史韞常使善畫者圖其出入鹵簿羽儀時自披玩一日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者指韞象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正是我世傳爲笑

虧他還認得自巳

虞世基　隋書列傳　唐魏州魏徵撰

世基博學有高才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煬帝即位頗被知遇將四方表奏

集帝每口授節度命世基爲之日勅白紙無
遺謬晚年見帝惡聞盜賊遂習唯喏以取容尤
惑於繼妻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矣其門如
市財寶山積而弟世南國士也清貧不立絕未
嘗有所贍士論鄙之

大都人家奶奶只顧已之兄弟不惜大之兄
弟自然之性也繼室何如原配便何如

吳虔裕　宋史列傳

虔裕嗜進而輕率先事漢隱帝是時楊邠求觧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苗
職隱帝謂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何遽有此請
虔裕時在坐即颺言曰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
後來者迭居可也帝惡之入宋掌金吾二十年
年踰八十了無倦意王彥超告老虔裕謂人曰
吾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

彥超致仕就不當要了

方德務　西湖游覽志

秦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德務帥廣東
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秦檜府厚
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　日宴客吏曰燭
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巻未敢啓檜即命取
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
藏其餘枚數之得四十九呼駛卒問其故則曰
經畧專送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
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檜大喜以爲奉已之
專也待方益厚

小人情態畢燭

要當循分　坡仙別集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革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
觸聞罷然所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
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
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

巨公之門儘不乏游客以才游以諂游者幾
人而目可憎心胸可怕勢游也脅肩羔膝蠅
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
人婦態乎

閨治　五雜俎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艸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餙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属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感滋甚矣

不是自守定須帶去不者縱叮嚀叚相干爲

十可篇　四卷可鄙　宋

鬼女擒憂鬓已絲爲勢業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貴神思

青天爲屋瓦日月作窓櫺四山五岳爲梁柱大地猶如一廠廳看得開些

樂圃雜記

兵部侍郎某某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容奏之　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某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吾自知卿尤勿憾也公既出某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說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咲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某惶愧局蹐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忠肅两字真無愧

定僧類　繩尺類　与維鉉體衡編

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行心謟曲口但說直而心不直終爲迷人若心直而口

十可篇　四卷可鄙　宋

亦直是爲明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何必坐禪講經而後爲佛弟子耶今之士大夫讀儒書以取青紫乃宗禪教以博名高日與販夫販婦游手游食之徒環而拜俯而聽而心與口大不相符者吾不知其何說淨名經所云直心直口之說有似吾夫子直道而行之意姑錄之

數貫銀錢一張告示要拜就拜要聽就聽

裝鬼臉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雅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虧他翻得面皮轉虧他餓得肚皮空

太嗇者鑒　　讀書鏡　陳繼儒仲醇著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

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疏菜飯獨噉之朝士共嘲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康遂於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道刻薄鑿元氣老氏所謂多藏厚忘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貧富即用銀一事何相遠也貧者一錢飽有分把重富者一兩倒有錢把輕貧人一日省一分十日也只省得一分富人一事省一錢一日就省了幾兩一日之積已動火那叫他不起吝心百年之求殊無量那叫他不直吝到老

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顔面二觔蔴把相知結下冤讐

佛氏消煩惱因證歡喜果衛舍乞食人已歡

喜處讀書證果者亦宜效歡喜因緣居家盡孝立朝盡忠居官守已牧民正大歡喜因緣也世已不古人或兩截倘不免稍取於人煩惱取不若歡喜取均之爲取均屬不可歡喜取人明知煩惱事貪渠歡喜貌煩惱取人既受煩惱毒遂生怨恨心世界中有煩惱就有歡喜何不向歡喜處投而在煩惱處闖然煩惱亦或遂其煩惱者事之可否理之順逆不計也甚則甲者所惄反招乙以敵甲親者受

貽愚圖䟽以陷親笑容在面刻薄在心人固
無柰彼天湏笑討伯張沈二君不過吝財尚
有煩悩相况奪人爲儉者乎與其煩悩也寧
欸喜究竟歡喜妙究竟歡喜妙

王彛寫照　南史近事

王彛爲當塗宰頗以资産爲務會部民連狀訴
主簿貪賄於縣令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
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一隙之明

陶朱公　史記世家漢龍門司馬遷撰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
死於市乃告其少子往視之爲齎黄金千鎰置
其少子時朱公長男固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遣少弟是吾
不肖欲自殺其母强爲言公不得已遣長子爲
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
所聽生所爲愼毋與爭事長男行如其父言莊
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
不過莊生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貧然以廉
直重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朱公進金非有意受
也欲事成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戒其婦
曰此朱公金當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解其
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
宿某害於楚柰何獨爲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
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
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爲赦弟固

當出千金虚棄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
耶長男曰固也弟今且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
在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去
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
言某星王欲以修德禳之乃道路諠傳陶之富
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
故王赦非能恤楚國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
大怒曰寡人即不德柰何以朱公子故而施德
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

竟持其弟歸喪喪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
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者生
而見我富乘堅策肥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
輕去之非所吝惜吾前遣少子獨爲其能棄財
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
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要做事者不惜費負義名者不愛財莊生朱
公固是偉人長子惜財少子棄財何不早爲
剖明喪來而後說耶非長男殺次弟乃朱公
殺仲子

奇女子傳吳長卿論曰蠡後俱陶生少子得
非西施出耶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於路潛
通三年始達吳生一子得非即陶朱公長子
乎余于是不能不再疑于陶朱公也

蘇世長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世長性詭激初爲巴州刺史邑里犯法不能禁
乃引咎自撻於市廛伍伯疾其不情鞭之流血
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世傳以爲笑

打得好不打此狗不吽

科目　宋史志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凡萬五千人其因上書
獻頌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是科正奏名賜第
者八百餘人有儲宏等人隷大閹梁師成爲厮
僕或小史皆賜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亦嘗
中甲科盖自設科以來南宮試士無踰此年之
盛而雜流閹豎皆玷選舉祖宗良法蕩然矣

不成世界

秦檜女孫　古刹編上元伊秉習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猫亡之
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者數百人致猫百計皆
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
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猫亡詰卜者布卦曰十三十四上看十七十
八上瞧廿一二的無猫也猫兒定無了太師
太師令孫愛的猫想是無了

陽虎　研山尤許春星香茗生纂

陽虎之亂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棄死被罪而反傷我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蒙厚賞

賊臣多智不傷者果無以自明雖然不傷亦有罪矣

士羞爲伍　漁談

子弟挾父兄之勢以凌人丈夫憑妻妾之財而致富亡論有識之士羞與爲伍即父兄妻妾且竊笑之矣

父兄之勢猶可算盤上筭不着也放個御史在袖中弄進弄出豈不足哂至妻妾之財筭不清者亦何待於言哉

百司戲謔　漁談

桓玄登祚地陷殷仲文以聖德高厚地不能載

[illegible]之燕王惡汝水不冰李超以遏帶京城常近日月謔之後世笑其下諂上愚今人於達官貴人希一時之寵遇巧詞曲說百計獻謔有識者必不爲所欺也

能言鸚鵡　雪林草堂集

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

教鸚鵡會說話費無數嘴舌原來秀才能會話

巢由拜馬首　雪林草堂集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乞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陛下豈容再悞之人巢由正在那邊笑你

吳與弼　皇明資治通記

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

辭不受

謹按徵書玄纁聘起岩穴我　朝自
太祖後僅此一見誠帝王盛節矣然考與弼之
在當時殆猶未免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
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太重
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然
則當時使即如傳說之　立作相則與弼偃
然受之不辭耶溫公所謂不受小官而覬卿
相之位與弼蹈之矣至他日跋石亨族譜則

自稱為門下士嗚呼以春官諭德為小而不
屑顧感權奸之一薦而甘為其門下士亦[illegible]
矣乃若論與弼學術則觀其文集序諸作[illegible]
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寂寥草率粗略無所[illegible]
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自即說[illegible]
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來訪
朱子來訪者至再至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
朱進學銳矣何嘗假夢攀賢附聖耶康齋
所謂衆奸必察吾誰毀譽春秋之義責備賢
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皂白　隨衆觀場之
誚於有識耶
以俟後來公論之定

邵乘　五雜俎

余嘗為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
未愜必請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修郡志
於達官之父祖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
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
陌生負穢名死汙齒頰者猶娓娓相勸不置或

遂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
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
事及夫書成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
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
亦不能善其策也

子孫頗孝順父祖不相諒父祖施實惠子孫
循體面

謟不必　見聞紀訓安吉棣塘陳良謨紀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佐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爲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搨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實欲以是媚冢宰公及抵京一夕遽卒而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噫命也柰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余謂無意於民民也不忘

今獻彙言記

某宦每自說云我生平感左璫之恩爲不淺懷恩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臣蒙恩賞此皆師父某某之惠願留此金以轉奉會其宦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盃酒某欣然受之曰此當於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絶倒

懷內相不止事師一節可取諸所作爲俱妙

兇人宕子　太室山人徐學謨著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他要掩人要提他要棄人要說

料錢養家　江隣幾雜志宋江休復著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做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秘丞云我只要料錢養家

那个不要錢養家君民兩字也須照顧

梁成大　宋史

成大舉開禧進士苟賤無耻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昕曰某若入臺必能擊之昕言之彌遠立除監察御史成大首疏即醜詆僞學言魏了翁雖以遠竄猶罪重罰輕真德秀不臧了翁亦宜削秩貶竄疏入帝覽之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招權納賄每四方

賜遺至必置堂廡間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
尤也是時小人無若李知孝猶語人曰吾所不
堪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預先被你猜着了

晏平仲

晏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
子以爲隘矣

吃不捨得吃至行之於親着不捨得着至行
之於君然平仲自有一種妙處亦人所不能
及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畢

畢義雲 北史列傳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醮曾於
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
尼肅守戒行時尚書畢義雲有帷簿之羞猶盛
誇門閥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潔可
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爲之默
然

門閥而有帷簿之羞也豈不足盛誇乎男

女貞近日不作

虞世基子 隋書列傳

虞世基子爲校書每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睹時
李文博同爲校書文博從容問之曰卿今年幾
何荅云十八博乃正色曰昔賈誼當此年不知
議論何事而卿徒事容飾何爲者

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王景 宋史列傳

景歷事五代入宋爲鳳翔節度使封岐王其孫

十可篇 四卷 可鄙 畢

自唐奔晉晉祖厚遇之嘗問景所欲對曰臣
歸朝受恩隆渥無所欲固問之乃曰臣昔爲卒
嘗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
甚慕之今無妻誠得小師爲偶足矣晉祖大笑
即以小師賜景景嬖之甚小師嘗盜景金數百
兩私遺其舊游景雖知不責也景子廷膚好誇
誕常自稱我當代王景子聞者笑之呼爲王當
代

小師可謂無福奶奶有情花娘

[illegible][illegible]是匪妓都三心二意

秦屠出入　湧幢

屠枰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竿牘俱絕先任爲秦　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寛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進屠出之謡

屠陞南太常少卿

屠公真文宗

議論　簡身箴馬維銘體衡父輯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並仕得

十可篇　四卷可鄙

嚴邑顓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至教

風流罪過　然然集崑山歸有光編

昔人云居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寫書何害於事而謂之罪過今聚百工於室而各授之事錘斧之聲達於閭閻此可愧矣

彼將曰大家算了罪過罷

剪刀箍　據梧編安福伍希淵集

嘉靖間有縫衣者賄得冠帶顧霞山作詩以嘲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盡分明兩箇剪刀箍

三百六十行行行可爲官只要手中錢和鈔

十可篇　四卷可鄙

那管肚中通不通剪刀箍還有些硬氣

勝於聖人　五雜組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人人自以爲聖到此地位何庸夫比比

比屋可封　五雜俎

美妹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新安爲甚閩則浦城爲甚蓋戸而習之矣

世間原無美妹在人自美世間甚多妬婦在我不妬

新安浦城便只如此天下爲甚

不識修　池亭草同安池浴德纂

十有三篇　[illegible]卷　可鄙　[illegible]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認巳故貴人少些禮物銀兩

遥遥華胄

鄒鳳熾　王茗堂集湯顯祖若士録

西京懐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方之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人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殆不可言

十有三篇　[illegible]卷　可鄙　[illegible]

既富矣艷麗數百人且往還盡朝士乎立見其窮匱也

郭祥正　讀書鏡

王荆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覧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横言近押闔而薄於行不知引薦

云何人而聖聰聞之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與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爲恭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李師中與孝宗汝兩人前番這片心那裡去了又在祥正之下

十可籍　四奏可鄰　墨旻

巧妬　真空道人自鑒玄淵輯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而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外相兒十分慈善就地裏百般機變

崔烈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曄撰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后倍輸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左右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耳烈於是聲譽頓衰一日問其子曰鈞曰我近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近乃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

十可籍　四奏可鄰　墨旻

縉紳極喜銅臭爲之周旋不是吃他的定是借他的

李義府　唐書列傳

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市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卿何不少戢之義府勃然色變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吾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謷然不謝尋以贓敗與子壻並流

姜庠之流也太常劉道祥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道祥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

想此露布隨在可用

張延賞　　准提閣集虞淳熙德園編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曲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俱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錢至十萬他固通神汝也忒要得緊

步夫人　　三國志　晉巴西陳壽撰

夫人權妻也以美麗寵冠後宮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若棺從奴僕女兒爭氣不來

王戎　　晉書列傳　唐文皇帝御撰

戎性好利聚錢不知紀極園田水碓周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爲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覺遽還之懽遂如初從子將婚戎遺以一單衣婚訖輒更責取家有好李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吝嗇之徒緣何生此美名之子少而大肥耶好也須牛氣

形現者徵咎體壯者爲犧

崔㥄　　北史列傳

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凶吉儀範爲當世所稱然風政不立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稱爲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爲御史糾劾下廷尉復與諸囚奸詔斬之支解其尸九段㥄亦死於獄中

風政不立職于朝御史得以糾之職于家御史那裡管得許多各人自須照顧然亦有照顧不來者然更有反要他照顧者

難道只得九個相好的尸解九段猶未伏其辜

海陵諸嬖　金史列傳

海陵漁色無厭惟習撚及沙里古真最寵二婦皆有夫時時召入一日命古真夫撒速於近侍局直宿因謂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

於家當令宿於妃位及召入則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乃爾海陵曰吾以爲天子易得耳正惟此等期會難得可貴也古真一日在外爲淫迭海陵聞大怒召謂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如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鉅偉岸如我者乎怒甚至氣咽不能言少頃復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徒致非笑其諸醜狀多類此

那一個濫如貓這一個淫如狗

是時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爲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領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常幸宮女女驚惶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授抑之即妃嬪列坐往往率意行淫使共觀或令效其態以爲笑樂諸宮淫狀率皆類此

少不得有苦在後邊

世趣三十六種　破研瑣言馬嘉松著

余少孤煢然自守磨練之餘頗見真性喟然嘆曰世變無常乘世者亦遂惡態紛紛醜形種種俗狀靡靡習矣而不察焉愧也愧也時有感觸向座右第之得三十餘種盡則何能庶幾見大略云爾如此道者可以無愧可以觀世矣

士人解手藝　借他物令自來取

背面說人過　強學時樣粧束

非類雜集　把酒記令歲不受罰

戲取物不言　女人登山入廟
慳不中禮　見人文字強評騭
誇男女技倆　三頭二面趨奉人
作債追陪　無故讐妬他人
說脫空破綻　權在手不作好事
窮措大喚妓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將男女赴席　認他高貴為親
婦人解詩　父母在索要分拆
攙奪人話柄　好說人家密事

有錢不會使　客子奴罵不法
故犯人忌諱　聽妻語怪父母尊長
妄信奴僕　誇說器皿價例
養閑漢出入　婦人出街坊賣買
窮漢說大話　席面上不慎唾涕
筵上亂叫喚　下賤稱人字諱

泰山　酒樓長何生㡠亦凡編

玄宗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從事官皆轉遷
一級惟鄭鎰為說女壻得驟遷五品兼賜緋

上怪而問之優人黃幡綽奏曰乃泰山之力也
後遂以丈人為泰山
泰山儘多不得力的

鄢懋卿　皇明資治通記

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縢行蒲伏至
以文繡帷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惟淳安知
縣海瑞供帳疎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
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

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某劾之罷
落職
撞奶奶何必用婦人就男人何害懋卿好爵
也

外色　日永録　金臺專壐抄

太康以後人顯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為災
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為之殺妻
僧達遂將阮佳
婦人少有邪意便目之不端名家之子而意

以肉試端於何有父母之心何心也其他不足言矣

酷好男色者飾詞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正在此蓋禽獸止知有雌雄尚未知有變化之妙一人曰却不道是不如禽獸處在此

掠食便過　周知集魚臺隨府輯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云此必掠食便過

十可笑　四卷　可師　評

老虎掠食便過你這佞徒到手便行

蔡京　西湖游覽志田汝成輯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寓居錢塘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游被酒遇墻缺闖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壇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壇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姬舉燭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衆姬群飲交歡五鼓乃散士人憊甚不能行群婦以巨篋舁而縋之墻外比曉匍匐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

花園極不宜造蔡太師日游蔡夫人夜游

市義　希先集德興笪東光纂

孟嘗君遣馮媛收債於薛媛召債主合券焚之還君問市何物曰市義而返君府藏盈積惟欠義耳

十可笑　四卷　可師　註

義種早已斷絕

陳愛山　輟耕録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陳愛山買顧氏縻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一日邀淵白觀之指衆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荅曰東搬西倒陳默然

人把他東搬西倒他把人顛顛倒倒

可泯

泯絶也悖亂之事尚不宜存意想間况現之行事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姑未暇語以殃慶二字軀殼徒存人氣畢以泯絶矣斷之曰泯誰曰不宜

十可篇目

可泯

十可篇 目

明平湖馬嘉[illegible]生選評

同社王廷耀孟章
同邑俞允晋明甫　較正
叔祖馬維鉉季冲閲

可泯

趙普　成都楊愼升菴著

宋之多奸臣。始於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於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其能之。而嫉娼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外。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盡爲匈奴之牧馬塲。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

升菴一言而定趙普之案。

呂嘉問　宋史元臣脫脫撰

嘉問。公弼從孫也。以附王安石。積官龍圖閣學士。安石去位。嘉問至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以薦君呂惠卿矣。先是。公弼嘗於邸中草疏論新法不便。嘉問密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豫爲地。遂出公弼。於是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不得與呂氏同傳。

固爲家賊。亦曰國賊。

上黨王渙　北齊書隋博陵李百藥撰

渙。神武第七子。文宣旣殺渙。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勅李氏還第。而文洛猶以舊意修飾詣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闈。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李氏不死於未汙之先。徒杖於旣汙之後。文宣之慘尅不待言矣。然李亦乏節。

濯足　徵言集彰德定編

李憲用事。士大夫奴事之。彭孫氣陵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語不太甚乎
氣陵公卿正侍太尉之脚氣

劍南節度使　逸史

唐天寶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繼於張其之前唯李尉之妻不至潛問其隣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極嚴之

衆工絕巧作一鋪木人廬　在內綵竹皆像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百里內外車輿闐噎兩日李尉之妻亦不來至日後夜人散李妻從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已奔走啓於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覰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浮圖尼及女巫致意焉李尉妻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外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頗有庸奴之嘆及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常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數年李之妻亦卒張疾病見李尉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深恩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得兹年必無虞矣彼已來促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愼不可

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堦李妻亦同來屢教以嚴愼之道一日黃昏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于竹側招已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堦奔往覘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及則見李尉衣婦人之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堦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卻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煖扶至堂而

卒
尉縱無賦妻其賦也使君太不情矣鍾情其
自謂乎
三盃酒灌金鸚鵡六扇屏開錦鷓鴣反倒做
他心腹那廝有拐人妻妾的器具引人婦女
的方術

高聰　魏書北齊鉅鹿魏收撰

聰性傾巧反覆險鄙趙修之變於卜也聰深附
修爲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教

以自安之術及修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
則必醜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尸見茹皓寵
聰又媚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
啓請田宅及皓見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
也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
其意及病恐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
尼士論羞之
魏時有這樣一個反覆小人

崔湜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
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
作相卽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
蓋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澄並因文翰居
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
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
於人以是趣進不已卒敗
唐朝亦有這樣反覆小人天下未嘗無偶

宋之問　唐書列傳

之問字延清偉貌雄辯武后時累官內供奉張
易之以烝昵寵其賦頌俱之問閻朝隱代筆也
至爲易之奉溺器后疾命朝隱禱少室遂沐浴
伏身俎盤以當犧其佞諂如此
艷書載婦人以尸爲溺器之問行妾婦之道
不足恠他至伏身爲犧則又爲大老官矣嫖
客小娘一身兼之爲人斷袖決一綱羅盡

惟論財勢　五雜組陳留謝肇淛著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姻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隷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
華冑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各
族者甘與泰晉而不耻何無别之甚也余邑長
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
試違者必群擊之余謂奴隷才且賢能自致青
雲何傷但不當與爲婚姻耳乃吾郡有大謬不
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
矣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豈止於奴奴尚有人氣世事悠悠真可嘆息

奴根之入人深也宰相之家幹或六卿之[illegible]
僕計而欺阿翁勢而刼鄉曲囊橐滿矣思逹
主而自作主侵漁厚侍衣冠者亦欲做衣冠
也雖數世之久衣冠之列奴脉未斷奴氣未
除人知其奴也掩護之狀固爲不奴人不知
其奴即知而不以奴視也應酬之間言語之
際何自呈其奴態之種種耶至富奴誘貧士
出居両字正奴根之牢不可拔處也而况未
出居乎更有一種鶊鴒奴真是可恨

齊何妃　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妃性淫鬱林好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交
歡焉侍書馬某年少色美妃匿之常與闘腕較
力又女巫子楊珉之者貌亦美妃尤愛之同寢
處有若伉儷已拜后而珉之復爲帝所幸日侍
中明帝時作相與蕭坦之等並請誅之后流涕
覆面謂坦之曰楊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耳
語帝曰外間並云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帝乃不
得已與勑明帝得勑即斬訖而原勑至已無及

矣

你看起來還有功豈止無罪

黄允　鏡古編保昌孔天瓻瓻之輯

後漢黄允字子艾司徒袁隗欲爲仲女求姻見
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遣黜其妻夏
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黄氏長辭乞一會
親族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
婦中坐攘袂數允隠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
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令䶊者少置妻不理者太多

朱异　梁書吳興姚思廉撰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皆近來所未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臺池亭館之勝賓客恒滿財寶充積而性慳嗇未嘗散施廚中珍羞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諸宗親房亦不分贍

始作俑者其朱异乎

十可篇　五卷可兵　孔

張易之　朝野僉事

張易之為母阿藏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見聞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嬚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為衛州長史

令堂還債

徐之才　北史唐隴西李延壽撰

之才精醫術而無行武成時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僢極甲狎歷位僕射嘗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之和士開每淫其妻之才有時遇反為之避曰妨少年戲笑

這個僕射武難

一可篇　五卷可兵　十

范曄　宋書梁吳興沈約撰

曄嘗言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及坐孔熙先獄將伏誅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决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其謬亂如此收曄家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皆有盛飾而母所棲止甚單陋惟一廚盛樵薪耳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絕無所顧惜士論以此少之

母極厚者而忍薄若是弟子[illegible]父自然不在

渠眼內。

富翁　雪林草堂集馬德澄若水輯

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羡其隣之樂且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人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爲仁義禮智信也亡胡盧而退。

盖但富人不作賊今貧人亦不作賊矣仁義禮智信孰有懷其一乎

王陶　宋史

陶以受知韓琦得驟奬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爲人先是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白金爲之娶及陶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葢其薄徳天性然也

眸子一雙不識好人要瞎識錯了人也要瞎

智者不失人

劉銖　五代史宋廬陵歐陽修撰

銖仕至節度使用法深刻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銖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杖慘物也名曰合歡妻合歡者至以席自蔽

彼蒼待惡人甚巧

後燕慕容熈　晉書唐文皇帝御撰

熈垂少子也寵嬖妃符氏爲鑿曲光海清凉池又爲起承華殿基高數仞令役徒負土北門至土與穀同價符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則殺之符氏死熈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

斷矣遂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殮訖復啓其棺
與交接服斬繼食粥制百僚哭臨令有司檢案
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
莫不含辛以爲淚

所作所爲絶無人氣

欲死之人　斗室談商城沙璧集

潘汲叔獨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
反謗之者人諷潘曰君非聖人安能以平報怨
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覩此自

十可篇　五卷　可泯　[illegible]

娩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自下一服清涼散

一　劉鑰匙　玉堂實話

隴右水門村有險人曰劉鑰匙者以舉債爲業
累萬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物貨取民間資
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珍珠不異也
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敵富者爲鑰匙所餌放
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筭之即倍數
極廣既債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畧無期限遂至

[illegible]產身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
[illegible]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間如墨
[illegible]就乃爲廄富鞭箠牽之於市凡受其虧者無
不稱擎便無完膚而肋間姓名愈覺昭顯妻以
重貨購贖置堂室之中事之如生後斃斂棺合
瘞於墓

人有好的我偏害人有歹的我倒愛我的分
毫不與人人的我會白厮賴

生前與夫作家死後爲夫省力合瘞於墓此

十可篇　五卷　可撰　[illegible]

婦到底有筭計

此術舉息得嗣者什一乏嗣者什九縱而得
嗣決然是個敗子亟爲猛省

許敬宗　唐書

敬宗父善心先與虞世基同被賊害封德彝常
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號哭請代善心死敬宗
舞蹈求生世遂傳爲口實敬宗深銜之他日作
史至封德彝傳遂極誣詆敬宗子昂嘗烝其父
繼室敬宗怒奏黜之嶺表

許昴孫父繼室正所謂舞蹈求生

父之輩輩之屬也行不得父之繼室繼父之室均爲不可名教自有樂地鮮服華巾知男子之有胸無心敗名喪檢因婦人之黃金白鏹貪一嚮歡娛成終身大玷是亦不可已矣乎勢不可使盡惡不可作盡許昴千古罪人正以報敬宗一生作業凡在名教切須拿定主意勿貪此利鎖肉枷也

王翰 祥符中安集

十可觚 五卷 可撰 廿五

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 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肅愍及其黨與不已 上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 上御文華殿便室皮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 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爲復有賞賜也大悅既至 上擲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 上遽斥出誅之

原評 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信然

程松壽 衆香菴集倪煜琪泉輯

侂胄有愛姬小過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日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其忝赤縣恐忤鈞顔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蹴

十可觚 五卷 可撰 廿六

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奉得阿堂致意阿尊自然與他官做

北齊文宣帝洋 春山農周鴻爲輯述

帝以征伐四克威振戎夏遂沉酒酣歌通宵達旦至袒露形體塗傳粉墨散髮胡服游行市里或酷暑隆冬去衣馳騁暴身日中或徵集淫嫗

朔夕臨視以為笑樂嘗射馬城東敕京師婦女
不赴觀者罪以軍法凡七月止又詔發山東寡
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凡五
居一焉未幾暴崩

大爺心性

蔡攸　宋史

攸京長子也權勢軋於京浮薄者復間之父子
遂各立門戶為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
客避之攸甫入據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
十頁篇　五卷　可泯　去
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
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
解此此兒欲以吾為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
仕

不是蔡京脉緩倒是蔡攸心急

秦宣太后　艶異編　王鳳洲世貞輯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醜夫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
后曰以為死者有知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
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所愛葬於無
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
太后救過且不暇何暇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
乃止

生前會養漢死後自有彌縫之策

詐女　耳談

女子詐為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為女未之
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
纏足習女工作寡婦妝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
十頁篇　五卷　可泯　太
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
工為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即以迷
藥噴其身念咒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
處故久而不敗聞女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
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為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
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
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
也素為此術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

士備人廣搜獄具俱磔于市

糾文舉之酷好先以喪心病狂矣桑獅等是

不須說

宜城公主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

首肉　今人面上純是一團陰氣何必剝不

一寸篇　五卷　何泯

須附

曹詠妻　談藪宋龐元英撰

曹詠一作泳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諂秦檜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來觀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此夫人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尹京聲勢烜赫秦檜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更相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晡碩人無聊訪親舊過前夫曹秀才家茀見門庭整潔花竹蓊茂家業豐盛書香蔚起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

天地大男女男女小天地夫可出妻妻可去夫耶曹秀才容有些小不是處及爲碩人寵麗無倫天豈厚背夫者耶究竟有一副心酸

十可篇　五卷　可泯

眼淚在後邊妻去夫矣去爲侍郎婦矣殊不知侍郎行妾婦之道者豈能長有此富貴乎曹秀才家門整潔天豈厚出妻者耶要之出妻非本心然又決非無妻以侍其母真樂矣嗟嗟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番後不可料如此買臣所以得爲會稽守也明矣

可坦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三櫓船𠰉得來自渠本事四人轎買得來儘着施爲飲啄莫非前定日月兩跳丸乾坤一夜雨也自古已然何至於今日而始疑之故曰

可坦

十可篇目

可坦

源乾曜　高智周　樂天

包誼　郭鄩　蘇大章

李黄　佳境　命有所制

鄭朗　楊汝南　尉遲敬德

崔玄亮　功名富貴　丘壑涯分

前定　某行人　分定

爵筆　二太學　操履升沉

李君　崔潔　呂榮公

數存　方毳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家弟 馬嘉柱擎臣 馬嘉植培原 較正

可坦

源乾曜 戎幕雅談山澤叟安本寧生述

泓師自東洛廻言於張說馭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兩三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覘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馭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馭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廻謂說曰天賛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一一合符

其頃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愚下俚人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

有心地纔有福地非可以智力求反以爲禍此語寂殺希典之心

高智周 御史臺記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産以待此四人共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于被中遽起曰丈夫衡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令善相者視皆言位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貴顯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俊以瀛州書佐入銓曹處約以選見濟濟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之言亦一時之快也智周嘗[illegible]

家爲沙門相者堅其志鄉里惜其才勉以進士充賦擢第初授越王府參軍累遷中書侍郎拜銀青光祿大夫志慕林泉淡於冠冕每辭職輙遷謚曰定

神先心以定命分命隨行以消息

樂天　清暑筆談九山陸樹聲著

世轍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涉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可柰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爲憂世而未嘗不

十可篇　六卷可坦　主

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萬般事自有前定方寸地留與後耕

包誼　舊所齊安言酒應星郎日甫纂

唐包誼江東人也初與計偕不京師赴試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游佛寺無何搪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覩其目色卽舉人也命一价詢之誼勃然曰淮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致問太真甚銜之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所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致其永棄故過其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人策太真將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時相以泚近爲大逆未欲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遽出不記他人唯記包誼謝恩時方悟已所惡也

始憐之旣遣之佶不過爲功名耳不知功名自有主之者連太真也做不得主

十可篇　六卷可坦　卅

郭郭　可談湯顯祖若士纂

郭郭罷櫟陽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將詣問常有二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與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郭俱往所造如礙機械親友見之如若讐隙或厭以符術或避以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庇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郭旣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其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敵其

不義之財郭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邊能散之
曰上帝已陰令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
郭既與盟觸便覺愁憤豁開試詣親友無不改
觀相接孝旬見宰相面告遂除通事舍人郭有
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聞
言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
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艷麗
者至多外之袨服冶容造次莫廻其意一日與
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

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
預焉即安品子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
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與輩資貨
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道之寡
不可當載複載禳遺之地方可以無殃
今而後始知生春臉青黛眉上帝散財使也
業輕散之身後夜雨自然見哭業重散之目
前白日豈不聞鋪子方妓家譏笑掉臂而往
殘羹剩餚餅之如洗戶頻津津養子後雖見
弗置今而後纔知肉味于方妓殊擁鬟挾妻
相助足帛裡衣擄之一空身戰徨徨嫁衣裳
曾着不舊今而後也去輝煌嗟嗟吾聞其語
矣吾見其人矣
悲來有今夜運去沒明朝
蘇大章　琳瑯集高平蘇民敘編
三山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
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

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
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纔
使萊通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折卷當爲區處
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　未
啓願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此
須折俟填榜畢却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
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待補者乃
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
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忌他何用徒討自巳心中不得安閒四十一
名原中了

李黃　奇聞錄　虞淳熙德園甫輯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憩于小廳見牀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二三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扠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二三寸形色狀貌乃黃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咄黃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

穴中乃黃之孀姊寓岳州久矣主鑊者扠黃姊入鑊中須臾又出姊衣服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人舁鑊入而擁箒者又箒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懼遣訪其姊亦無恙十年方卒黃二十年方卒

見怪不怪黃何憂乎

佳境　雪林艸堂集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巳原是極凄凉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居歡惕夜促在戚怨宵長

命有所制　教家啟明馬維銘體衡輯

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由見曰何夫子之娛也曰吾語汝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待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

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

勿謂八股駕時便是聖門弟子余亦知命有所制諒吾夫子當爲首肯

鄭朗　九峰堂寓目抄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位及人

匡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弔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

有宰相之福無狀元之名此何以解術士曰不得不精

楊汝南　西湖田汝成輯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輙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

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談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廡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矜以執炙之勞覩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甖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寱語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黜若人旅准讀其上蓋御史湛書以夜倉猝覆燈故耳

數科之前先不乾淨就中也只是油頭

尉遲敬德　艶異編弇洲山人王世貞編

隋末太原一書生家隣官庫因穴入之內有金甲神持戈曰此錢數萬貫尉遲公之有也得尉遲帖來任汝所取書生乃遍訪之適裸體鍛鐵處得尉遲敬德焉尉遲方遂首鍛鍊書生乃俟其歇也拜之曰生貧困乞借君錢五百貫可乎

尉遲曰吾打鐵人耳何故侮我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足矣尉遲大笑即書付之書生以帖至庫金甲人即令書生繫之於梁上而以五百貫與之後敬德立殊功請歸鄉里勅賜錢一庫閱其簿則失五百貫矣主庫者乃于梁上得帖即尉遲之手筆也尉遲大驚召書生問其故而禮之出庫錢聚故舊而分之

打鐵之人能知義命聚故舊而分鑽在錢眼內者必曰皇帝勅賜之物那個奪得況冥冥

又注定自我的半文也併他不出

崔玄亮　知命錄　路雲龍　濃唯　甫　輯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時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二人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畧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穆宗龍飛命二公入相將玄亮罷密州刺史謂宰相二相相顧稱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耶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因問二相具以事對蕭俛曰若如此且令

十可篇　六卷　可〓　十一

此漢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陽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乃檢勘翻省實是自書植曰已進黃柰何段曰安知不是天假吾手耳遂放勅下

宰相豈能陶鑄得人

功名富貴　皇明資治通紀　臣陳建著

郕王即皇帝位擢郕府左掌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掌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戸部郎中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奏勅儒官爲官僚請告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輿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至此

十可篇　六卷　可〓　十二

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輿歷吏部侍郎輿至戸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不可預料如此

丘壑涯分　河上公著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對峙爲峰成偶爲樹景界索然惟不拘位置惟石落落

前定　三立齋言　馬德澧以容輯

寧波群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爾干鄉貴貪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爲諭意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徜徉徊良久齋夫輩異

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群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

原評　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云

寄衣寄巾在縣前碗酒時吞數盞論勘論兩

扯齋夫丁肉袖藏几塊智謫行詭爲循模循模不循李秀才可鄙心安意適是王錄王錄足錄王先生可風

某行人　教家箴

僉憲龍西溪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吾欲註門籍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況尊君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美乃欲避耶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

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其次楊子山當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

原評　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成他人之功豈不可哂

但知有官不知有爺西溪不阻亦非執友

分定　三立齋言

我禾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于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反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言其故衆相駭異

原評　以父之財于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耶

此人作事想不當十分刻令郎不曾破敗㳙物然决非無過者徵之於一攪也

嚼筆　滑幢小品　湖上朱國楨著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竊取彼生膳真之筆悉嚼去其頴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濫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遂之且疑且寫既畢乃禿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在焉迎問曰試卷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趣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粉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選聯第

相善原難說有名相善尤難說筆頭一嚼相善之事做出來矣

二太學　教家箴

昔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爲治後事視日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

公先捨我去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冥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厚鄂州教授官至郡守得非有所嗇乎

要知富貴長壽未嘗享用者看銀看米反不勝勞碌

操履升沉　教家箴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聖賢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不復有小人矣葢操履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于造物責效不効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流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窶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卽天地生物尚有大鈌處人能知此理日加省念安而處之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豈不省事

世人論富貴貧賤自心亦論富貴貧賤乎正自心難捫耳

李君　艷異編　王元美世貞編

江陵副使李君未第時于華陰店中見白衣人與之圍爐飲啜隨與同行至昭應白衣人曰凡事預定不可多求君欲知後事當留一筆乃書三封題緘云甚急則開之遂謝別而去後連求第不得且無資糧乃開書一封則曰青龍寺門前坐遂往已晚矣坐良久不敢歸適寺僧將閉門見李君延入熟視久之曰得非松滋李長官之子乎李君曰然僧曰長君我故舊也曾有錢二千貫寄在我處今付還郎君幸之幸矣明日李君載而行遂爲富室後又不第進退兩難再開書一封則曰西市鞦轡行頭坐卽往坐樓飲適樓下有議將錢買科甲者問之曰曾有顧出錢一千貫買及第者約之不至所以主試郎君在此李郎自買之及第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後患心痛危急開第三封書則曰可處置家事矣由是遂卒

買得來也是命中所該尤勘阿尊積聚

崔潔　艷異編

太府卿進士陳彤能知定數崔潔謂其妄不信也同寓長安一日陳謂崔曰我當與汝食鱠於裴公亭崔笑之不應也至午同過天門街逢買鱠者崔愛其鮮也買之乃謀食所左右曰裴公亭近可食也崔始驚悟謂陳曰鮮是鱠者誰耶陳曰第一部樂衣紫者也乃備砧刀待之適衣

紫三四人來熟視鱠曰甚鮮也其一人揹刀砧曰有鱠不能鮮乎我鮮之但祈分鱠而已崔謂陳曰彼得食乎陳曰不得食也止有三千里外九品官得食半碗汁耳既鮮忽有人來呼紫衣曰駕幸龍首池呼第一部樂人紫衣急應呼而去崔陳食鱠畢適延陵縣尉李耿來謁崔索鱠食之止半碗汁矣李果捧食之而去崔信服焉

這個縣丞有些汁水吃

呂榮公　簡身箴　明平湖馬維銘門甫著

十可篇　六卷　可担　充

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戴帽辱戴巾不因戴帽即小人戴巾辱戴帽勿謂戴巾即君子有勢不可使盡況未必勢乎徒涸帳而已況未必讀書乎

所貴名家且大族彬彬儒雅言章行法屈在己自反屈在人能容糾夥強覇逢人便打遇人便罵外人之議姑無論即渠族淸修縉紳讀書雅士亦甚覺其所爲不經祖宗遺教豈若是乎所謂龍生九種種種各別

數存　虎薈　華亭陳繼儒仲醇集

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寢女觧襦爐側虎突入蹲其傍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瞢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

十可篇　六卷　可担　芊

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隣媼過之訝其門閉闖入視之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噬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是虎想有風病

方翥　秘集　徐渭文長輯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

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下。一時不暇
記其姓名。𦾔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𦾔爲館
職。偶談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座。同年也。
默不一語。翌日具冠裳造方自叙顛末。言試日
疾不能支。扶拽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也。已絕
望矣。一旦榜開。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
辛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
之。儼來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
之筆。君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一訂精　卷句坦　廿

原來曳白者。望這一着。

此君偶爾真病。天假方□續成。身躬康健。

且。酒。囊。飯。袋。篇。篇。要。人。替。做。忒。難。忒。難。

可達

知樂水。仁樂山。泉涓涓而始流。豈非。
知壽木欣欣以向榮。豈非仁樂仁知
無着。隨遇而安。裹糧無策。卧游足誇。
秀拔插天爲峰耶。起伏綿亘爲嶺耶。
陡峭奇絕爲巖耶。窈窕深邃爲洞耶。
韶秀平遠爲湖耶。峻激瑩澈爲溪耶。
吞吐洶湧爲泉耶。飛流遥掛爲瀑布。
耶。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不出戶
庭。盡收之襟帶間矣。豈不達乎。

可逵篇目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憂生選評

鄭之僑東里

同社洪瑞錫輯伍較正

嚴文煒蓼嶼

可遠

洛陽橋　湧幢小品湖上朱國禎平涵著

蔡忠惠剏洛陽橋橫亘江中撰時擇日晝基所向鉄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

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緈每有危險神則來相趾石所累蠣輙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隱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也

今則把他做柱子恨命撑長來

衡神祠　銷夏陳繼儒仲醇輯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數十里計其數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仙境也

[illegible][illegible]助響不減山陰道上

唐亭　銷夏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相林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

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我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春鳥鳴於谷中流雲宿於榻上

園　青蔚軒日抄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不毀城門而入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即此數語勝槩已自壓天下

房抑古人粉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
但鬪鉅麗而已

不禁神往　沸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
即此一事已足勝人

不驕魚　山海志

縣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其
鳥多白翟白鵫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
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
不驕

五湖四海多該着此魚意此魚斷種不論有
知無知所以盡驕

永寧寺　古蹟志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
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
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
千尺去京師百里餘遥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
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
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三十五石寶瓶下

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
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
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
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
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
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
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
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三十餘里浮圖
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

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
功奇巧冠於當時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
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括椿松栢扶疎拂簷翠
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
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捨庭檜殿之金磬敲風竹院松齋之玉琴弄
月

陸深與楊東濵　深字儼山直隸上海人

深刊此篇遣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

者大率太行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疊雲屏也五臺尤靈惟而長松喬木高挺森矗如虬龍屈與只行樹梢也

儼山仙矣

南州　玉堂閒話　曾玉衡允玘輯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賫益部監軍使書家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杖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

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泊在近州二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日湏畧謁諸大將可乎遂差人引之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一茅茨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于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腹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筯攪調在甌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虀若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生垂如今之刺祿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此游極奇極險極妙第聖虀難下嚥耳

薛逢　神仙感遇傳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

餚饌甚多而不見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游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湏秉燭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世人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器極多皆若新熟軟美其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為信及賫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

潤下左右散麴溲麪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
一二里溪水迅急既濶且深隔溪見山水居第
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
二三尺薛公聞之嘆異靈勝
恐吃在腹中連肚腸也硬了
乳糜香飯素粽粿粱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臭
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

北山記　廣輿補

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

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
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
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
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
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
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篠
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
來迎與之語矐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
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
出門廣相值既坐山風颼然而至堂殿鈴鐸爲
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下高高道路回
折

稽胡　周書列傳唐華原令狐德棻撰

稽胡一曰步落稽俗滛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
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後頗
亦防閑
既嫁防閑還羡好男子夫聞以多爲貴與娶

娼者同一心胸

嚈噠國　周書列傳

嚈噠國東去長安一萬餘里即王舍城也其俗
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
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帽
頭上戴不盡身上還掛些

紫閣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
雲入漢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

紅紫亦日華蕋樹寺有閣

璇宮雲外聳綺閣半空虛

峽山賦序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廻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㴱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攬山陽間謁精舍為之賦焉

樹入床頭花來鏡裡齋房浴室㴱在雲漢也

寸前錦　七卷　可遠　九

其境幻矣其游樂矣

插竈　洛聞集郭繩祕湧祕輯

荊州有空舲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插竈

真好大水

真臘國　朝野僉載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兎烏

洒原極淫穢之物淫穢言淫穢行無不是酒做出

廬山

予嘗以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栖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行車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

十而錦　七卷　可遠　十

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千丈瀑布而上跨石橋萬頃雲花而橫舒佛獻二井龍蟠而水激石吼九峯虎嘯而風生

霧塹妙境難擬
衣裳染嵐氣笑語帶飛瀑

倭國　梁書列傳　唐吳興姚思廉撰

倭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土產椒蘇黑雉真珠青玉人性嗜酒多壽其國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賤者猶二三妻王所居曰祁馬臺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叶不得倭更有倭似他的

一百篇　七卷　可遠　十二

滑國　梁書列傳

滑國車師別種普通中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禮尚一拜其國女子少兄弟共妻

是誠滑國

五味草　名山藏

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未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床人形雖小而室宇崇贍織鳳毛錦以錦為帷幕

小人慣造大屋

八角玉升　快雪齋胡士楚允儒輯

黃帝時西夷怛陀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迫之無寒異事甚衆

冬煖夏涼

東方外荒　神異志

東方外荒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青石為墻門一面門有銀榜以

一百篇　七卷　可遠　十三

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天地長男之宮在東方所以世人住房不論好歹定要折他在東首此說還疑是騙子造出

鄭佐卿與王伯穀　國朝翰札

別足下歲餘矣客冬雨雪積十旬不解今冬一千亦復數日偶乘輿策杖至江口沽罏頭濁酒登樓長望浩然獨酌瓊林玉樹輝映左右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挑飄舞風雪中而遠水

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氷盤浸兩拳石隻笠翁坐小艇倚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靄乍隱乍見真奇觀也安得足下携陽春來高唱三山間乎

寫得有景

澄懷録　四紀　吳寧埜從先輯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拘拘居籬落下然後爲已物

白鏹黃髓在渠心上青山綠水不看在眼內的

光福　姑蘇游記　袁石公宏道著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盡磯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几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臙脂浪畫艇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女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栢屏蘿幄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三十里梅花真仙境也或承陽而發萏乍離雪而披銀吐花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

大軫國　名山藏

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含

丘禺藁之山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道士十人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衣服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其人龍文鳳彩殆非人工藕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以織神錦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裡皆碧香氣可馨食之體輕久服可以御風紫米炊一升得飯二斗

食之令人鬚髮緇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止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祈祝之巫棺槨之匠大軫國可省此二色人

劍門潼關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河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荷花蕩　姑蘇游記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游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顧覓一空遠方游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鳥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褋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蘇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無數標緻面孔無數歹惡心腸

勵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

袁石公云蘇州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山致　清史武陵華淑聞修輯

山靜萱亦夜山淡春亦秋山空煖亦寒山深晴亦雨

誰人領得个中味山其孤乎西湖一孤山林和靖不讓他人

峨嵋　甲乙剩言　胡應麟元瑞著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下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巖列不減嚴冬爲體戰齒鬪不能止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番有一點尖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偏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但見一點雪耳乃知佛經言

初日始出先照金劒山頂是誠奇觀

危石　泉南雜志陳懋仁無功済

山仁風門半里許爲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萬鈞一夫撼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爲壁玉毬又惠安縣有雲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架於其上恒有落勢并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二石之異若一轍焉

碧玉毬三字俗殺人

黃龍洞　輟耕録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闉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因可稱黃龍洞亦可名種石巖

習尚　夷俗記泰安蕭大亨著

夷性惟畜牧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伕樂無所事事惟耽於壺觴溺于妖冶柏胡笳以謳雜合絲肉而嗥嗷荒淫沉湎更復何嘗其婦女頗有佳者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剌綉故脂粉針線所最好也但乳長垂至腹下時嘗指撥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兢富貴不戚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

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馬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即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將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婦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綉之衣身茶猶茹之味若夫

珍禽奇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彝商卣虞
弦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

南蠻　後漢書列傳宋順陽范曄撰

南蠻卽今長沙武陵蠻也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爲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以讓其兄

吃也吃自的讓也讓自的

吐火羅國　隋書列傳唐魏州魏徵撰

十可篇　七卷可達

吐火羅都城方二里勝兵十萬其俗兄弟共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則挂其衣戶外以爲志生子則屬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又有漕國其國有魚脊骨孔中可通騎出入云

兄弟迭寢尚屬一家

吉雲　艮荒編汚陽陳文燭集

東方朔游吉雲之地得神馬二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游于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騎馬返絆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于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來之時如駑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莖種於九景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饑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仝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

十可篇　七卷可達

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起雲五色照人著于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靑露盛靑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隨賜群臣群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也

富人極羨許得此草一秣可以不食

涇竭石而爍倒碧排閶闔而軼姑徐柿風彌席之迹超虛送日之步

祈淪國　大園集任丘章甫瑞輯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為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疾不死

一經樹下不疾不死何須限定三百歲

鳳凰　山海志

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鸞鳥　山海志

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其獸多虎豹犀象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西北荒　神異志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處精潔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藥也

華夷考　青蔚軒日抄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

海人魚　洽聞記

東海有海人魚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顱皆為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細軟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這樣老婆合得着雖不作家也不吃飯

泥雜國　拾遺記王子年編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雜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風雷之聲在下或潛入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曆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

九天九淵令人莫測還是說些謊在裡邊

聖善寺像　尚書故實河東張賓護著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頷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從容滿月照耀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

東裴秀才　辟寒　陳繼儒仲醇著

王摩詰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廓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

十可篇　七卷　可毬　韋

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此囿岐王作成汝造的

烏桓　後漢書列傳

烏桓本東胡也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爲聘壻隨妻還家於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

若養得不好者豈止於不拜乎

水面千里　坡仙集

余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幾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坡公隨在得景

勒畢國　名山藏

十可篇　廿卷　有趣　諧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此小人而飛舞者也日日去摸些汁水吃

鍾火山

鍾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啣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木異草

秉燭夜游絕勝清晝

月支國

武帝時西方月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有死者將
草覆面即活矣
心不死者死亦活心已死者活同死

滄浪洲　神異志

東海滄浪洲生強木焉洲人多用作舟檝其上
多以珠玉爲戲物終無所負其木方寸可載百
許斤縱石鎮之不能沒矣
鄉牛財主可尋此木造劃船

漏陂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鱉生焉至秋水
一夕悉陷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
競拾魚鱉輦載而歸
小娘坐轎近日威驕撻舉兩相資也然龜鱉
不該坐在車上

東陽郡山　王季孺集

唐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
環焉遷滯舟檝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
守其山一夕雲霧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
水騰溢驀不惶惑迫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
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直流而貫焉其環曲處
悉塡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長湍一流層山丹判對巘雙含干霄帶雲惟
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群

楚文王　幽明記

楚文王好獵有遠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
獵於雲夢山毛郡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
瞭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便竦翮而升

十可篇　七卷　可達

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
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
鵬雛也
莊生鳥子

西北裔　神異記

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官以金爲墻

南方裔

南方裔外岡明山有官以赤石爲墻

西南裔

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黄銅爲墻。

東南裔

東南裔外。闊清山。有宮。以青石爲墻。

西方裔

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爲墻。

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爲盛虚。

北方異國

北方異國有銀盤。大五十丈。中有明珠。大數丈。照千里。

若無此。銀盤是珠。一滚不如其幾萬里也。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金闕。相去百丈。有明月珠。徑二尺。光照二千里。

明珠數丈。光照千里。明珠二尺。反照二千里。彼此相易。定有虧損。

大荒之東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中昇戴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則潮水應之矣。

天下之鷄悉鳴。唱曲者。亂鷄啼矣。

山岩　楊升菴全集

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窆。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貴州山堪與呆子爲匹。

海鰌　海語　鐵橋病叟　黄衷著

海鰌長者。亘百餘里。牡蠣聚族其背。曠歲之積。崇十許丈。鰌負以游。鰌負平水。即牡蠣峰岍水而如山矣。舶猝遇之。如當其首。輙震以銃炮。鰌驚。徐徐而逝。猶漩渦數十里。舶頗埧久之乃定。人始有更生之賀。蓋觀甚奇。而災甚切。

丹魚　異魚圖賛

丹水丹魚出於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

十日其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
未聞丹水之傍人盡識水性

獠婦　南楚新聞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護衛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

越俗其妻或産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産翁其顛倒有如此

反得一體相關之意

生金樹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

江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鹽漲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花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覩之取花以歸賞牡丹之席不多見也

竹

瀘州産方竹如削成可用爲杖溱州産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黄相間謂之黄金間碧玉

蘄州常産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

猫竹爲上空山緑雪永日忘歸

西洞庭　姑蘇游記公安袁宏道著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恠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幽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若涵村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勑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角里有先生之村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

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叠嶂出沒翠濤
彌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
山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
凡雨日藍輿行緑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
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上一巒一壑可列名
山敗址亂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
山差小主峰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

曼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
山民俗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
雖有奇峯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
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謝可以布
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
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游自其一癖
然游洞庭者絶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
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
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恭自雄真不愧作五湖
長矣

夫差老臼相也只與嚭太宰登虎丘墩上望
得一望石公真不愧作五湖長

山靈有知也該生幾個雅士

疑矢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九成編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幹羽
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
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
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

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
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交橫貫亘蓋必昔
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鶴之巢故耳傳者所謂
大妄也

塔尖頭上做工夫者耶

可諧

當局有自不覺其可笑者傍觀有自不容於不笑者其下士謟笑耶其譽獸脣笑耶其賈妻射雉而笑耶其褒氏戎犬而笑耶你笑我笑何日了虧他笑笑過時光嗟嗟大地笑場也總非樂然後笑一月之間開口而笑者幾何日哉可慨矣可醒矣彼自可笑縱笑不爲虐也目之曰諧

十可篇目

可諧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曼生選評

弋中韓右韓

同邑王埏奏仲僳較正

胡　欽君碩

可諧

楊希古　欳蕣道人方壑之柔生編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奬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

希古之所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嶓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酷自衒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葢葢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輙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如厠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

誠而迂潔而僻還笑好的一邊

丞郎太笑世人

斜郊愛實　金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曾無恢復謀臨事必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事到危處輙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抑爲生事其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宣宗一日詰責丞相僕散七斤曰近

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葢其所任用皆庸陋如是因循以至亡國

一堂賢聖堪畫堪描

天下之事多壞於因循而事幾之萌毎伏於微渺有事則俱俱則思思則爲包桑之計無事則盈盈則逸逸則有復隍之虞

營壆類　相國總尺類纂馬攀鉉體衡考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

二事爲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
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珍恠甚侈
蓋不獨秦始皇吳闔閭也今人自棺槨衣衾外
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獨不爲生者無益
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
古人諱忌拘泥太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
名中子不肯受中大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高
鍇下及第此何理也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
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二也

一物不殉謂之省錢孝子謂之瞎合孝子

宋之遜 何滄雲 瞽軒

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歌唱出爲連州參軍刺
史陳希古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
於庭中吻吻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
不大笑

希古家法頗整

南中 嶺表録異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
臣唐昭宗即位柳韜爲容廣宣告使赦文下屬
州崖州自來無僧家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
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
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
和尚見者莫不絶倒

好崖州乎釋氏之教何無染也

宋務先 御史臺記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
爲人所誚不之覺也每篇輙爲宋務先書以先

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章所稱
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
耳柰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咏不輙不復出光
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
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

夫人從悟紗帽底下好吟詩復不曰學之不
止乃成君子乎

人日鳥 清異録 宋陶穀撰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録

只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烏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化一爲三建封真才子一字不識豈不當拜下風

當今之人日烏而已人日烏大有深意

墨跡　考槃餘事　東海屠隆赤水著

法帖真僞入手歩不用心着眼即不能辨　張思聰善摹古帖自爲翻身鳳凰最能亂真唐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邕忻然曰是真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精神耳北海且然况下者乎

十前篇　八卷可補　草

北海便怎麼此班越無識力以耳爲目捕風捉影而已

郭務靜　朝野僉載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二日於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今大有賊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靜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忘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很狽而走不免致疑耳

尊諱名務靜今正想是好動的

堯舜侍郎　賢奕編　安城劉元卿調甫編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蒱博蹴踘鬬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十前篇　八卷可補　笑

不要說堯舜皐夔稷契也不曉蹴踘鬬雞

田令孜　正始堂集　吳太來子有輯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飮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寛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煑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閙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得利甚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效忽見親

知自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
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廻將及近坊馬
蹶而覆之僕既惧其嚴譴復不敢不去遂詣一
染坊丐得地脚一碗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
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
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

趂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

若父若子　破研瑣言　馬嘉松旻生著

歲

學使者生儒錄科非勢力楊于則巨財

作横且也使者廢紙上之墨行遵弁紳之尺牘
高卑其爵列名因之多寡其驗位次如之文鑑
眯西江遺珠沉東海也廟謁日例迎進生馬自
邑之里役辦邑令固不備令諸生各借乘余偶
郊適耕作牛盈野因謂友曰邑乏騎何不牽此
以乘友曰牛何可充余曰勢力者不屑下同巨
財以肩輿自別且馬不緜備徒步有褻富態若
子何不即騎若父

犢何可負父心你若進了儒學大墻門自身
與你夾在兩膀下自甘心牛我決不負汝必
你須快催人頭錢胡鈔送與大官人我就騎
在你身上汝也不枉了吽做秀才封君

士夫夜坐忽見一秀才趨蹌燈下急起逐之
隨入於地命役掘之但見白銀三百耳役復
命曰秀才沒有只有銀子三百兩士夫曰是
了是了有三百兩銀子就是秀才了

三難居士　破硯瑣言

壁中齊漿子既窘喜述往行輒津津不去口窺

其意以觧目前寥寂也謂守千金何難輕千金
誠難余曰似矣第不佞欲纂三難居士之章以
贈君友曰義何麗余曰若祖作家苛勤虎牛其
躬甚難若父保家念勝犬騾其心亦難若子者
揮家不顧狠狽其身忒難友人不覺噴飯

作家何害虎牛不可保家何害犬騾不可有
這樣做人家的畜生自然養出這樣敗人家
的畜生來不須說

通篇俱奮　破研鎻言

其歲其省鄉校天下士命以周雖舊邦三句爲
題粘出光怪有亦是不少更有堪捧腹者舊字
錯寫奮字通篇俱奮見者無不絕倒然此君乎
日頗小小知名豈一時神淆乎
平日自爲囂囂者出了七个題目糞不覺在
口頭矣一笑

好述利便　青蔚軒日抄馬嘉松編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
適值蝗災科民畜鷄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
鷄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鷄既集紛然格
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鬧不
已相傳爲笑

評　有人來可嗤

富人性嗜蟹惟不喜出錢室中置街深不測
且涂色過者必呼時未諭蟹已盈街河南令
得無爲富人作祖乎
蒲乾坤烟塵暗了

閩俗　青蔚軒日抄

閩與化泉漳三郡以展當軷洗足竟卽跣而着
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足
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閣
然想似西子響屧廊時也可發一笑
三寸弓鞋更周正奚啻千金真情中格言德
性縱肆何須至足無一事不妙終日淘氣要
他何用至若撒嬌撒痴又不可同日語婦人
每鞋襪裡多藏着病灰土兒沒兩情除底外
四週圍並無餘剩幾般兒窄窄狹狹幾般兒
周周正正幾時遮逗的獨強性勾引的把人

評　人來可嗤

憎殺幾時得使氣性由他敢惡心煩自在醉
太真着鴛鴦並頭蓮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
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此稱上笑
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
裙襪爲藕覆客曰設令有瑕之腿柰何余曰
亦是熟藕不纏而跣又是一把白蔔葡座客
哄堂　褌襪卽俗稱膝褲

荅張元春　王鳳洲尺牘馬維銘弘衜評

京師逐客如蠅襲腥散而復聚留京客則蚊子

鐵牛無血可飽亦無驅者足下何所見而不來耶

原評　比游客與蒼蠅蚊子弇州即老猶饒輕薄

楮葉　青蔚軒日抄

宋人有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雜之諸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傚倒人止湏一年甚哉宋人之愚

佯對　青蔚軒日抄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花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龍以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

一對誠實君臣　正是君臣相悅處

傍人門戶　賢奕編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

傍人門戶者專要爭閑氣

張藻　名畫記

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兵部員外李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裹衣矣唯得兩幅雙歎一石在焉嗟惋久之

弱妻裹衣亦自不惡

無癖不奇員外癖于畫不癖不財事載可畏集

懼潮水　樂郊私語　桐江姚桐壽著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答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惧其答遲連聲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化誤聽遂驚跳

入內呼其妻曰本輿作逵是春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叩門不花愈令堅閉扉水勢不得驟入同僚益急遂破扉倒墻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爲絕倒

夷奶奶雖不識水性也要攀高上低

唐之家法　狂夫之言　陳繼儒眉公著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官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信公主降裴垍後降裴顗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誠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旻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

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附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武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勑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

莘陽如尋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
義興如義昌如金僊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
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
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
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
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
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
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
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

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回紇背叛恩
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
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宣付
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
荅縣主壻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
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甍駙馬執三年喪
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家
稱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
曌猖狂盖公主家風釀成之耳

婦人亦建生祠

錢良臣　研經集歐陽繩祖念如輯

錢良臣自諱其名切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
字輙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
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鬨傳爲
笑

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定坐官船　福清施觀民輯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書一站

船因擊卓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昔聞縉紳子弟小試其承曰夫其某家父也
我自他親生子矣而可不入學哉竟高錄

終是老爹　笑笑編定袁雷澤輯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
年爭交歡之有太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覷張
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荅曰小便小終是老爹
同遊者無不捧腹

小老爹老小娘此二物着慣要推㳘做勢

外郎官觴裳橐頗滿金字綠地匾額不下數十議論頗巨官甚小除夕祀灶元旦拜神明角帶紅補服規步矩趨郎觀政進士無以尚少頃奴僕叩首庭除倏換矣斜角坡巾花補紳衣大吹大擂又換矣仍前角帶補服家宴上位自尊妻對面相陪兒若孫女共媳悉拉侍坐分付不許稱爹媽兩字滿堂哄然皆老爹奶奶友人下一轉語曰夫婦自處於尊仍當柰何使兒女輩作花子乎

三變弟子　虎薈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售庄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老虎謂賣奴婢而食也

若無折屋斧在傍庄也售不盡多少識幾個字書斷鬻不完如今奴才即老虎反要食家主

明崇儼　紀聞奇最孟嗣成所有纂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有道術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輀車已出崇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獘衣距躍大声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愁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云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而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亦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前骨而祔其先人焉

非正諫不能燭幽然正諫能斷明否

夫人守一之義幽明不改子不忝名流毋不忝名婦可欽這名流子可敬這名家婦

煎劑用錫　金壺紀聞儼山陸深著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酧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

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麼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耳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

原評　不辨錫餳而醫者世何可以弗謹

餳錫不辨爲醫輕重不識做人

鄭珏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珏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

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也是他一片熱腸

沐浴之盤

一歌妓唱打棗竿曰繡房兒正與書房近猛聽得俏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来聽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其實妙得緊歌喉宛轉合座賛之仲子忽語妓曰汝亦知麼之者乎妓曰未聞仲子曰書房兒正與繡房近猛聽得俏冤家的聲停書就把他来聽他在那裡賛我讀書的聲我亦說道盤沐浴之盤也沐浴其身以去垢朱文公的言語你也上些緊盖此妓不甚㓗也一座笑之

十個沐浴盤洗他心不净

措大言志

二措大言志一云我生平不足惟飯與睡耳他

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吃了睡此渠體面話

大丞相再從任　雅笑編

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壁曰大丞相再從任其嘗游士人李某素好訕訕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某繼至

春聯誇門第題詩寫官啣想是此傳頭

昧於嫁女　賢奕編

人有嫁女者告其女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女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非此父不生此女。不知渠母何如。

古禮不可行　狂夫之言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柏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為婦。死為妾。禮乎。又如年一巡

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帳騷然。夜遊竊欲。輒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曾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男女四時皆春。一年盡盜妻。雖過不出妾。一寵即妻。不招魂。不夜哭。髗面做個坟。

王昭遠　宋史元臣脫脫撰

蜀人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誇詡。宋師入孟昶使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宰相餞之郊。昭遠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反掌耳。手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俄聞劍門破。昭遠股栗。已又聞崇韜敗。遂脫甲走。匿倉舍下。悲嗟流涕。不

目盡腫帷戶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世
傳爲笑
覺武俠羽扇較鐵如意逸些

倪元鎮　㞕山堂集

毘陵倪元鎮有潔病一日眷歌姬趙買兒留宿
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
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意有穢氣復俾浴凡再
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
自談必至絶倒

迂老尚當物穢不過心穢想不曾試來心穢
不試落渠套矣忽刺刺腑門上震天雷不曾
吃一个啊哧哧心窩裡連珠箭不曾中幾下
倪迂未嘗迂也

新人少出　枝談祝允明枝山輯

娵中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
在盜私與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且家人莫
爲計姑以女暴疾辭而來僕固以洞悉之矣婿
家禮筵方啓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寢
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僕以袂掩口附耳告
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而已
近日女娘們效結社識遠親拜近隣想祖此
衣鉢新人時即少出當家之日蕃院其時施
捨者乎

游絲空罥合歡枝落花自繞相思樹

或問嘉與快有異乎。曰讚而後伸。謂之快。美而得正。謂之嘉。物無靈蠢。事無大小。人無貴賤。求得自己意滿。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可也。要之具隻眼者。决不汰之泥沙。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灘。豪華寂寞。各成其致。不必附和雷同。嘉之所以得名也。

十可篇目

可嘉

何尚之　金橋圖　覃吉
答華孟達　鄭畋　許棠
戒諂諛之言　題壁　張融
高爽　晉安王　趙東山二友
何異聲色　書屋　寒山斤石
擁書萬卷　水晶繁杏　宜稱
剖金堂　不勝富貴　怕見淵明

顏延之　郭子儀　和凝
謝希孟　柴窯　宣窯
定汝官哥窯　龍泉景德窯　與沈子水
與元馭閣老　王笠洲僉憲　箕子
王德用　露布　美酒
齊石子　名山　張仲景
自斷於心　樓居仙圖　行泊二舟
自煖杯　郭玉　張裔
陳譴　蜀客妓　盧媚娘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獻生選評

同社 袁拱宸公輔

謝 福清來 較正

可嘉

何尚之　南史列傳　唐隴西李延壽撰

尚之字彥德嘗以吏部侍郎休假定省傾朝送別及至父叔度謂曰聞頃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送吏部侍郎非關

何彥德也昔殷浩作豫章歸省餞別者傾朝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汝識之士論甚高叔度

叔度先不置吏部侍郎之父於胸中故能發此理言

金橋圖　名山藏　張青述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先有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及車駕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與士卒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幙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猫猴豬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稱為三絕焉

連貴妃娘娘四絕

單吉　皇明資治通紀　臣陳建著

成化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道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設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偁曉以不當
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
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出講必使
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
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謹按

孝宗惟得一賢吉遂基命仁賢而收治之治至
于今仰之

賢哉單內相

答華孟達昆季　王元美尺牘　馬維銘評

玉雖貴僕願三君子化工之葉木也不願三君
子玉工之葉玉也仲達書中往往有好仙語意
欣然若有會但不宜誤讀抱朴子惜真篇落漢
武黃金竈溫柔鄉井耶

原評　化工玉工之喻妙絕

抱朴子集未嘗不可讀讀者自悞

鄭畋　黎雲樹偶言　朱蓰敬州韓

馬嵬佛堂前楊妃縊所過後才士經過賦咏以
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金鈿委於塵
泥紅使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淸無逃此意
也丞相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廻馬
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觀者以爲眞輔國之
句

一題一意命意既高落筆自超徒順文敷衍
有何趣味

許棠　摭言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

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
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
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价[illegible]
其家矣

推心置腹

戒諂諛之言　愼言集　淸江敖英纂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
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
咸諂也萬言乃不復言

咸君真強爺正所謂父在觀其志真孝矣

題壁　舌華録　新都曹臣纂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不識文章者專要題壁

鄙人逢筆便題卽如村女簪花抹粉彼自謂姣無雙矣出門遇見嫱施不能不回頭咄咄也既謂女尚有人氣既曰咄咄尚知羞惡非所望於斯人

張融　南史列傳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觧過人高談無對巳遇疾爲問律自序以示子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定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世人皆驚吾文吾亦何常顛溫涼而横歌哭哉正以詞屬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響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巳極其所矣吾義亦如文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云云臨卒又戒其子手澤存焉父書可不讀况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文體英絕變而屡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心胸奇文章異第一流人

滴水可雲片雲可雨

高爽　南史列傳

爽博學多才嘗詣劉蒨蒨爲晋陵令了不相接俄而爽代蒨蒨遺餉甚豐爽受餉荅書云高晋陵自荅爽曰劉蒨餉晋陵令耳何關爽事

志今者蓮心可採今不採矣情諸者蘭味寧忘今竟忘乎

普安王　西湖遊覧志田汝成編

孝宗初與恩平　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王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决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巳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一邊肯說一邊肯聽相與有成矣

凡事忍耐的到底有受用

趙東山　青蔚軒日抄　馬嘉松受生輯

趙東山垂髫時二執友常來霑酒一日見有鮮木者令占絕句即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人感嘆而去

光陰有限閑漢也自不少真虧他扯拽過時光

彼之扯拽決非無謂定然原帶做生意在裡邊

似這般鑽懶撞閒便是他封妻廕子他講不得毛詩念不得孟子無非是温習下坑人狀本兒動不動掐人的額子

何與聲色　茂松堂日抄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於其勝會向人鋪說何異好聲美色

自得一種真樂

人有殘縑敗素縫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以黃金至於自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愚矣

書屋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著

書屋擇溪山紆曲處結搆止於三間上加層樓以觀雲物四傍修竹百個以招清風南面長松一株掛我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縟苔周於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書西置儒書中橫几榻之外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名酒

精茗一徒丁守關拒絕俗閒往來如此十年鍾王顧陸則不可知斷不在虞褚摩詰營丘華原下矣

不必論到鍾王顧陸吾輩自得之致豈可少此

寒山片石　青蔚軒日抄

庾信字子山至北唯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今也寺石亦爲此輩所汙并無可語

擁書萬卷　月川編　博野吳楨輯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産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北城

貧士以此自安以此勝人

水晶繁杏　烟雲過眼録　宋周密公謹著

楚元輔家藏一水晶中有半繁紅杏一株希代之寶也

一串牟尼珠色色圓映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九

宜稱　瓶史　袁宏道石公著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插花宜高低如畫苑布置似矣余謂種樹亦宜綠萎懸插紅葉倒生

剖金堂　清異録　宋陶穀秀實撰

宣城何子華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開尊潔饌與衆共之

亦有樹橙建堂種梅造閣並不開尊一味賣錢若不結子之花早已被渠一斧

堂名剖金業已佳矣今人先惡剖金二字

不勝富貴　古華録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

十一可篇　九卷　可嘉　十

抽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碧茸茸杜若芳洲煖溶溶流水人家　高品

怕見淵明　古華録

嚴相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荅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淵明先避席了

顏延之　宋書列傳　梁吳興沈約撰

延之有才名性猾介長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
延之心惡之貧二絕不受嘗乘羸牛車逢竣鹵
部即屏住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
今不幸見汝竣大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
後人笑汝拙也嘗蚤過竣見賓客盈門而竣猶
卧未起怒曰出糞土之中升雲霓之上而驕盈
若此其能久乎卒敗

封翁識見儘高

郭子儀　唐書列傳宋雍丘宋祁撰

一可篇　九卷　可嘉　十一

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得人心過之其歲入官
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
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不知其前後賜良田美
器及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
也授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八子七壻皆貴顯諸
孫數十不能盡識旦夕問安但頷之而已麾下
循將數十皆王侯貴重而子儀頤指進退之若
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皆爲將相

屏功不代怕六十餘人雖爲將相不怕不在
他肚中走過
帳下義兒懸玉帶襁中孺子揷金貂
多福多壽多男子最安最富最尊榮

和凝　五代史列傳宋廬陵歐陽修撰

唐天成中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喧嘩以
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必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
出入凝徹棘開門而士肅然無譁者所取盡
一時之秀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
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質
後位宰相與凝同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十二

門惟開所取盡秀士

謝希孟　秋山亭集丁昶輯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
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
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
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
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
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

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輿不告而行妓追至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渭城衰柳助凄涼灞橋流水添惆悵雖說割絕畢竟欠情

柴窰　青莉軒日抄

陶器柴窰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圭

矣葢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

果可愛可寶

宣窰　五雜俎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藝人間所藏宣器又不及也

定汝官哥四窰　五雜俎

柴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日惟哥窰稍易得葢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龍泉景德　五雜俎

今龍泉窰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古

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　世廟末年所造金籙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美食不如美器信然

與沈子水　國朝翰札　張以誠輯

於乎黃金不多交不深況復秋風不得意柳條將綠青鬢番絲世態與秋雲俱薄功名難立壯心柰何丈夫闔棺事始定子永視舌在否耶風

聲兩岸月色一升卿當之不易則先生籬下黃花正開遲爾舉杯相花矣

世態秋雲俱薄功名難立壯心奈何真可痛哭流涕

與元美閣老　王元美尺牘

太夫人至八月必須盡室而北　主上必不許兄歸兄必不得請而徒以公私兩念交戰於中未有戰勝而肥者

贏了官輸了錢一意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末

王笠洲僉憲　王元馭尺牘馬維銘評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碌碌不意敝郡中忽作好音奉聞一笑兄今冉冉登進然尚未當要局儘意更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原評　尺玉儘曉事是亦少年了了者何不佳也

養這樣好兒子

箕子　智囊古吳馮夢龍猶龍著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比干忠直箕子到底自個圓融人

王德用　智囊

王德用爲定州路摠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糧糗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惜財好生忠君愛國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末

露布　青蔚軒日抄

後魏韓顯宗破齊軍孝文問何不作露布曰臣見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恥之

尚有驢馬可獲王肅露布又是該的

美酒　青蔚軒日抄

王績赴選以太樂有府吏焦革善釀酒績求爲
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績再三請卒授焉
數月焦革死績歎曰天不令吾飽美酒耶遂掛
冠自是太樂丞爲清選

五湖爲酒南斗爲庖真是樂事

蠡漢議論必曰酒徒

奇石子　續朝實録　逢澤湯允謨

楊瑀家收藏奇石子一色青而質相大如鵞蛋
形差匾上有白兜塵觀音像天然如畫或加磨

洗精神愈見

雲衣瓔珞香烟暈金沙細路幢幡導

名山　娑羅館清言　東海屠隆緯真著

峯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踈半畝何如
金谷

士貴有致當中疊個桃源洞鑽出鑽進四邊
造些𡼖脚屋討錢討銀此世之所爲名山此
世之所爲金谷

張仲景　水衡致録　晝洲文橋集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造顒顒謂曰
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後果有
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
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近三十當眉落
仲宣以其賒遠不治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
世咸謂顒善知人

賒遠不治十人九坐

自斷於心　讀書鏡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

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
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
於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
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
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
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敝衣到底敝鮮衣到底鮮有恒斯稱窮達有
命何自求合取憐婦人常態佞客下婦人百
等苟不合之人准佞客所笑苟不合之人早

以窺破此輩

樓居仙圖　畫品宋李廌方叔著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㝡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會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

十可當　九卷　可嘉　十九

者不能也然恕先仕于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恣傲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

仙品

題行泊二舟　張弼

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船槌矸猶未起同在江湖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傍邊小人單論行止

自煖杯　博古編日昭邵琿輯

唐庫中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于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杯上令取酒注之溫溫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于內藏

無酒與他依然冷了

郭玉　後漢書列傳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效驗帝奇之嘗令嬖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二十

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臣竊疑之帝歎息稱善玉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效而於貴人時或不愈帝每令貴人羸服變處之一針立愈

亦謂之不陰不陽貴人不愈益見玉術之妙

張裔　三國志晉巴西陳壽撰

裔字君嗣性敏辯嘗客吳吳主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

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后爲丞相長史適比請亮浴事近者數百車乘盈路齊還書所親曰近者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頗傳之

一見道者疲之欲死見勞者樂此不疲語更雋永可愛

陳讜　茂松堂衡川抄馬嘉松青岑父輯

韓佗冑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一

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佗然侂冑乃歷水心於佩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其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嘗時冊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可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可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小心在此爲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侂冑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世未嘗無才士苦人不識求知侂冑才縱高品斯下嘗之齊紈蜀錦一遭垢膩雖復剪飾華采徒資喘息而已

蜀客妓　麗人集大洋洪性編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二

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自蜀挾歸者相思原未曾閑縱咒也不咒你

盧媚娘　青蓮法集吳璀輯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年十四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

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句章無有闕文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色結爲華蓋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數千其蓋潤一丈秤之無一二兩煎靈香膏傅之則堅硬不斷上嘆其工而寶之因寵異焉

針神

與之仲　徐獻忠字長谷

春韮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卽醉醉卽熟夢一切世故竟似水中塩味非無非有雖鳩羅刹鬼目跳左右不能追撼山人胸次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陸地神仙

丐婦　童憍小品朱國楨平涵著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這樣水性千古可傳

清紀　延陵吳從先輯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落花松梢月上鍾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

領畧者幾何人

許逵　智囊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

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墻過屋簷壯丁俟竇火無所施兵無所加善矣其本尤在貧富均役

高墉

受人恩如高牆之陰被覆
受人恩自不可忘顧盼成餘咳唾爲恩隣爆
求光江波微潤

關中　青蓊軒日抄

汪南明架上牙籤萬卷客眺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汪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此客目中看見架上都自趣耳故發此論

香　考槃餘事　屠隆赤水著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盍

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然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爇一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絃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烟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最滋潤而幽甜稱妙品煮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景界儼居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諸香合成縱製極工本價極費決不得與沉香較優劣亦豈貞夫高士所宜耶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

舟　考槃餘事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芙

形如劉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濶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篷簟更用布幕走簷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鈎高捲中置桌凳列筆床香鼎盆玩酒具花尊之屬後倉以蓋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簷前縛船尾釘兩圈處以蔽僮僕風日用二畫槳泛湖棹溪更看茶灶起烟一縷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
琴書尊杓畢具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

爲事真是佳境
天地一虚舟
山齋　考槃餘事
宜明浄不可太廠明浄可爽心神宏廠則傷目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嘉者一二本近窻處蓄金鮮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以飯瀋雨漬苔生綠縟可愛遶砌種以翠雲艸令遍茂則青葱欲浮取薜荔根瘞墻下洒魚腥水於墻上腥之所至蘿必蔓焉月色盈臨渾如
可篇　九卷　可嘉　芸
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鼎研之屬須製作不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儘可終老僮非訓習客非佳流不得入仙居　若乃浮雲卷岫明月澄天光風細轉清露微懸紫莖膏潤綠葉水鮮可謂蘭無剩韻矣
崔玄亮　醉月樓集欽懸額上輯
唐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如此者必及陰譴可令若侯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九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可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盂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出示之若芷金焉眉目巾簪悉具之矣
如此純銀肖像令郎昆季不和雖免當頭一響
鄒生　玄對集謝康玄性海輯
可篇　九卷　可嘉　芙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纏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日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引後來勿以白丁爲隙他年必爲深釁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郤正二十年乃

曰笠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魏暮爲給事因省會謂李曰昔求府解特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家一解今日還參金章厠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舊事相讓耶回後尋秉獨坐之權三臺畏肅而昇相府又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之誡吾自取尤耳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花

魏暮器小李回氣高寧取李不取魏

好尚　南唐近事宋江表鄭文寶編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頗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傍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善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卧諸荒塹之中半爲水潦所掩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詠塹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沉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録求就塹較之無一字之差誤

此謂真讀書此謂真好事

還屐　賢奕編

沈麟士常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洗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麟士未常有屐麟人目盡是屐天下盡是麟人麟人盡是木屐

一可篇　九卷　可嘉　羊

悅容引　悅容編天放生著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巳蒲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於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

知巳之言口與心違之徒不要與他講

緣飾　悅容編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疎疎散散便有畫意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亦有時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若貧家女釵荆布自須雅致

婦客會筵一婦黃白滿頭一婦以銅簪髮首衆曰何以故婦曰第少工價耳縱金赤珠巨天然丰致決不自此

翠雞羽釵綠秀金枝非滿頭滿腦之謂

智慧　悅容

美人智慧反非本色亦令人畏而忌之惟有嬌癡最為可惜可憐可愛可念

智慧即女人悍妬美者尚不可況未必美婦人須三思

英雄可愛愛極生畏玉人可愛愛極生敬

趣心性由他嬌癡儘他怒憎善也偏宜惡也相稱朝至暮不轉我這眼睛孜孜覷定端的寒忘煖饑忘飽凍忘冷

張讜　魏書列傳北齊鉅鹿魏收撰

讜初仕宋遭兵亂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乃詐癡不能洗沐日舉頭垢面以自完讜後為劉駿冀州刺史納賂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帝怪其賂太盛召皇甫視之則年垂六十矣帝因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誼此老嫗復何所任而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讜令諸妾於境上奉迎

雖有美妾斷不捨此老嫗夫人張讜真可敬

可美

孫抃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皇祐中抃權御史中丞事制下諫官韓絳論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上疏畧曰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力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意在是與若然臣誠不能也上覽奏即趣視事

笑盡韓絳

王過　文皐非世昌馬豁輯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雋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修

原敕提編修讓他施爲

崔鶯鶯報張生

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嘩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幽離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就人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

慘切　鶯娘活矣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芸

崔飛盞　青蒻軒日抄

周益公以一湯盞贈貧友歸以點湯纔注湯其中有雙鶴舞啜盡始滅

杯中欲酒碗內欲飯雙崔之舞貧友何益

花朝　茂松堂集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大勝異日

三月近於艷矣此際園桃點紅流水碧色

銀盃羽化　金翔張習邦事抄

柳公權善書公卿遺贈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別貯盃盤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忘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不復致語

有錢便謂飛騰孰曰銀盃不羽化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芸四

風聞言事　耄餘雜識陸樹聲平泉著

御史風聞言事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

者悉不斷理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捕風失實誰堪其罪

班婕妤　前漢書列傳漢班固撰

成帝時班婕妤最寵帝嘗游后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爲趙飛燕所姤譖其挾媚道咒咀坐考問婕妤對曰妾聞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五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

掃眉男子也說不出說得出越行不來

朱伺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伺勇而訥目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爲左甄以戰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而鮮有任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然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珉大笑識者以爲知言

惟不識字天機不鑿惟極識字天理透徹半喬人曰無擇言行不由經

張澹　宋史列傳

澹能文登進士第爲桑維翰所器妻以女太祖時權直學士院坐與詞臣校藝不及格黜爲郎意怏怏淳化中太宗與群臣論及文士因曰如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廿六

張澹者本典書命而試以策豈其所長此蓋胸穀諸人以訐沮澹耳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又豈有不失律者

賢君名語

金鶯兒　麗人集

金鶯兒山東名妹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

婀燕兒畫船閒拋閃得人獨自遥望關西店兒黄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俏自來時來時節兩三句話去節時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閒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

只怕不記得你也死不成

沉香亂龍　香譜

質帝時日南徼外蠻夷獻沉香木一株重一千八百觔狀似亂龍香聞數里

决不忍鋸作香丁

萬佛山　客字軒集　夏杲仲昭輯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山高一丈上置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氍毹制度巧麗亦冠絶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妓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而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鼻螺髻毫相無不悉具又辮縷金玉水晶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構百寶爲臺閣殿樓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徒不啻數千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口啣之每擊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捩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記上置九光扇于岩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見九色

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好看

步非烟與趙象

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灼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悵冬釭汎金徽而寄恨曼恨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遥於楚岫猶望天

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俏光九殞無悔兼題短
什用寄幽懷
媒妁縱可恨父母亦難逃白鏹到手不管牛
狗一任女兒自去支當

陳氏與白生

夏光明媚矣秋宇何凄凉也毎中夜凉風四起
孤雁悲鳴則伏枕淚零幾至斷絶聽砧杵之音
愁焉如擣聆簷瓏之聲如有隱憂此時此情何
可殫述緬思飄落之人寧識憂愁之狀否耶情
一可篇　九卷　可嘉　　批
胡不切淚胡不零天乎我何不爲凉風乎時與
君相傍天乎吾何不爲飛鳥日日向君悲鳴耶
妾與君誓矣與君言矣兌君亦見意矣所以自
圖維自樹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責然死如有
知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無知
與草木同朽腐焉則又不若久在人世萬一可
以見君之爲愈也然此身實君之身身不在君
則有死無二如或惜身貪生輕身喪節則又不
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君真爲妾圖之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
言不實團圓輕扇合歡之用爲虛是難理會
是難排遣不特情真文亦有致

合論佳人才子

才子不自才自以爲才便非端才如遇佳人有
以裁度之曰裁才佳人不自佳自以爲佳便屬
淫娼如遇才人有以自閑之曰嘉佳樊通德曰
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
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爲淸爲螯無所不往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犁
張生亦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于身必
妖于人向使崔氏子得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
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
天地不多生此二種人二種人亦不常相遇
痴痴迷迷哭哭笑笑者自爲才子自爲佳人
也設有真才子真佳人人亦不識即間有識
者乏崑崙押衙技倆徒惜其不遇合耳
惟乏崑崙押衙所以成才子佳人
若從中生忌便是令

公之大

宫姬王氏

明　武宗幸蓟之湯泉宫女王氏隨行題詩云滄海隆冬也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脉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熱腸人正自難做

題畫　詩話萃玉　度州周履輯

凌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碍艇樹密不遮亭字無人問

清琴只自聽樓遲百年意老我也曾經隠隠天涯剩水殘山五六搭蕭蕭林下壞垣破屋兩三家泰川遠樹霧香花霸橋衰柳風

瀟灑煞亦一幅劉松年

越僧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因寄一絕云寄將一幅荆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精絕兩幅好畫

水勝　五雜俎　陳留謝肇淛著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豈非山水之故耶

以之爲資可也以之爲性不可也諺云撇得

淺一個藥確撇得深一口棺材

游山　五雜俎

游山不精仕宦則厨傳輿儓之費無所出而仕宦游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如意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與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衆但欲速了登覽之道恐昇夫之辞語嘗絕之景惧後來之開端相率道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游

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傍勿便錯過一步未了其懈向前寧緩毋速寧困無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携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登糧勿太慳慳則意與中沮勸幹見解之奴常費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携孱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畧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游山之大都也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拂草而坐傾壺而飲飲則遐相枕藉以卧意亦甚適夢亦同趣

十可觴　尤卷可嘉

王稺登與呂祠部　稺登字百穀武進人

主人情厚與醇醪等不勝客之易醉歌者音調殊絶入越矜聽第一聲也隔水越王臺雲木蒼然不能賦鷓飛上之句自愧才盡耳晩渡西陵不復就陳使君飲拙詩如稗粃而欲邀君珠玉得無貪甚乎

充雅

奬縣佐　潼憧小品

王陽明以禮幣奬典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帯鞍一副今有此否

此輩亦斷有不可奬者上官給個才能區使遂藉此以嚇詐庸愚想于旺原有異人處

蕩婦秋思賦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帯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廻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疑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十可觴　尤卷可嘉

寫得精細幽遠

中官　皇明資治通紀

中官阿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焉亦諫道一助也

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

梁儲　皇明通紀

正德十二年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矜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回天之力回足再矣且也不手忙脚亂從容鎮定

三寸珠　神異志

武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十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為十尺紅珊瑚為照前後十二乘珠

玉棊子　青蘋軒日抄

度宗朝有十二玉棊子上有十二時字用盆貯水置於水中逐時浮出不差晷刻

較自鳴鐘更逸

老智幼決　雲林艸堂集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來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當時就用軍師矣只要用得好車馬如市符

牒如雨若非渾厚濟以精明真是難治

負暄　雪林艸堂集

列子曰宋國有田夫常衣黂過冬春東作暴日於野美之不識廣廈綿纊之屬謂其妻曰吾負日之暄以獻吾君必獲重賞

嫠婦恤緯尚憂王室野人食芹猶念至尊僭爵立朝不以國家爲任不愧於君子能不愧于若華乎

嚴養齋　智囊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豈充牣屋中缸伏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入悅不日遷去

原評　勢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濟於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術不勝德如是術今之德余大有望於斯世

各臻其妙　紫桃軒雜綴

賞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互牽不得全領其妙

俗夫開幾朶花割隻鷄疊塊肉請一班優徒小唱叫兩人內中有　的一般也賦詩到

不如蓮花落好聽

玉馬玉人　續煙雲録

趙伯仁翠收藏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温美古玉色如此樣有十餘枚或大或小或有文或無文或青或緑長不荊寸蓋人縮繩之物

玉人高五六寸束髮於頂餘髮披腦後横押二簪承垂至地不見足温潤與馬同人如顧愷之所畫列女圖中人物

玉以温潤爲第一縱白而乾何妙之有楚之
珩魏之珠趙之璧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
結綠不過如斯

偶談　豫章李冉長卿著

昔在踈雨楊柳輕風輿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
沙汀月印歌殘倏爾言旋
即游戲結伴有一不韻尚令烟雲變色花鳥
短致斯言微有韻

錢知微　酉陽雜俎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兒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
云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
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卦成知微曰予
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
豈悞乎錢請爲韻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
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
賣房賣田有之未聞有賣橋者是公子忒喬

李衮　介石山房簃㩳中涵輯

李衮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
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
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衮敝衣而出滿座
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
喉囀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衆皆爭
先羅拜之
曾子居衛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此眞歌也崔昭
那曉得
娼優隸卒賤何俟言即爭先羅拜不過同類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平

延促合度舒縱有所亦自可聆不宜槩置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
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
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顔淸臣文信公何嘗不麗
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
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
甫之焉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淫起來他自以爲妙固不在色果能忠已勝

文萬倍亦何藉於文耶

督君謨　藝絕圖說西山居龍劍解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罝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見心術不端未教汝嚙之法靈智懷求是訣君謨終秘而不言

學射也須心術羿弗如君謨遠矣然羿須逢蒙報他

上清珠　唐史外編

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中及即位貯以翠玉函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懇祝之無不應驗

能轄水旱兵革此是天下之寶

昔居　文客編

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爲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淸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眞身花是美人小影

蟄雲鬟掩映在荼蘼架蕩湘裙微顯出淩波襪

尋眞

鬟雲亂灑胸雪橫舒驕之態金針倒拈繡榻斜倚嬾之態小膽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燈前月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驕初回別趣也

說得艷絕雅絕叫美人也難理會

鍾情

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寒暑起居慇懃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

在文士也要當心

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窓紗

容至

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所悅悅之至而容亦至矣

一個悅也只是单相思

雅供

務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衣厨食櫑盆可涵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一可篇　九卷　可嘉　三

藤床　小榻　禪椅　小墩　香几　鏡臺

粧盒　花罇　茶具　筆硯　酒器　繡具

天然几

不必過於粧腔即飲食起居自須雅致

此風之始　舌華録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

究竟不知何所終也

謝玄　晉書列傳

玄字幼度有經世畧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全才謝安以玄薦郗超聞而嘆曰安能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時人疑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任使雖履屐間亦各當其用以是知之後果驗

只羨此督权任更羨晉廷諸臣之美

劉聰妻　晉書列傳

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於聰既册后將起䳨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五四

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惟不納而反議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憋咎皆歸妾拒諫傷忠惟妾之故自古敗亡之釁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畢謂群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

何憂
寵未有不顛者劉后大不然

源懷　魏書列傳

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綱挈領何必須太仔細如治屋但令外望高爽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精劉削不密非屋病也

識大體

崔鶠　宋史列傳

徽宗初以日食求言鶠上書發章惇之奸言極切直其畧曰臣生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惟故逐臣司馬光者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譏刺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疏上天下傳誦之

大奸若忠庸人原看不出惟眞君子爲能別白

欽宗卽位鶠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畧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是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尚敢爲此奸言乎京以學校法馭

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鎭沈括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爲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爲紹述以來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涸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於玆已極尙恐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奸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鶠平生爲

文甚多然篋無留藁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
度
真力挈二倭𦍑謂鷗至今不生
詩史手澤　武塘支大綸著
今里俗丁收寶先世故券有若珙璧而詩史手
澤視爲長物彼徒見故券者土田室廬所憑藉
也而詩史手澤緩急奚賴云予先世有慈園十
詠園冊伯祖嘗質之于錢家得四十金先大父
仕歸捐京中裝贖之正德已前人尚詩史若此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辛
嘉靖丙辰年先兄鳳臺携入邑都以里役徵求
議質之則不能得一金一友人日先世有此餘
力胡不以白金爲楮黃金爲字令可備緩急而
呫呫名予詩畫爲也俗子鄙吝若此士風安得
不壞
予弟伯待父天年一着故券似屬可緩
若水先生自題南游印紀　馬德澄著
寫篆妙在筆趣配字須要安舒自在不可局促
以當細宙不可增减以當匀調不可軟弱以爲
圓活不可偏梗以爲莊嚴要得雅而不俗文而
不俚秀潤而不滓澁古拙而不粗鄙即如行文
吟詩寫畫草牘亦靡不然再而衣冠言笑椎尖
步趨飲食坐卧俱亦典雅清皇爲妙其理一也
今之刻印者不解六書之義而其附何震之下
塵何震篆刻甚有妙者可爲師法但不如今之
新都諸友所寶者余以爲白文須倣漢印宗文
三橋朱文須倣宋宗趙孟頫兼而有之者惟何
震雪漁氏今亡其人并喪其真新都嗣何而不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其
必讓何者有蘇宣氏携李雲間無人若朱璩陳
萬俱次於穉宣直作不倭衙官矣
廣昌門人孔天毓曰吾師又多能也
潮　五雜組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濵每乘潮汐
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
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塘則不然
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
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

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然矜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漲下灘淡灘時也

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

黄紅玉

玉惟黄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見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釆玉五色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卌九

馮恩與月空　恩字子仁華亭人

空庭歛照秋雨散花玄公出定之餘顧瞻時事不無明鏡塵埃之感乎

澄湖練明遥海上月堪與爲匹

郡主侍養　潼幢小品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藩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簿有聲子煥有才貌王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沒妻凌尚存主辭祿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言之賢矣賢矣

皇家之女忘貴尊親真足風世老頭兒做個把官慢滅翁姑禽獸不若

內府本草　烟雲録

太廟前尹氏嘗以粉畫三輔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近者左帑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釆畫本草一部極佳

不可今富人見惧認致富奇書必矣

螭玉鈎環　續烟雲録

十可篇　九卷可嘉　卒

子母螭玉鈎環徑六寸質白螭身紅子亦紅走母腹上作相視之狀宛然如生紅荔枝葉白如酥製作精巧

雖說因質刻有可言

合巹杯　甲乙剩言東越胡應麟元瑞著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杯形製奇特兩杯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踰三寸許其玉溫潤而古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葢漢器之奇

絕者

溫潤而古妙不可言

曹景宗　武華録　碧渠東方鳳騰選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色甚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賞不已進爵爲公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本

真不愧去病

錦繖夫人　楊升菴集

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

老未嘗敗善戰足稱

趙家姊妹　西京雜記　晉丹陽葛洪撰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受用一個不走作美婦人亦可稱上仙趙家兄弟美則美矣漢帝也受用他不全

蓮花餅餡　清異録

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花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于家婢言宮中人號蕋押班

未論其味若何先取其色好看

寛政　政訓　朱文公熹著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仝

今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寛字寛的所在寛嚴的所在嚴

文谷　野人閒話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杯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視之巫濶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劉曰予少年時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形

漈泉盥漱余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
郎以半片見授劚下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
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
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
中得之沈默亦一石潤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
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於巫峽山中
得之文谷一日盡覩此奇物幸矣

余季父有一石子形如鴨子差匾碧艸紅鱗
鮮明可愛不讓沈劉二君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奎

玉龍　玄對盦樓王毅祥祿之輯

梁大同八年戊戌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
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
如琴瑟水盡乃止

消食茶　中對故事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
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不受
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
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于
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
矣

我輩何自此大哺大啜者宜投一角
善哺之徒所吞者已所吃者人恨不常在腹
中何曾要他速化此茶雖投不受

月竹　蜀都雜抄　嘏山陸深著

月竹嘉定州之産每月生笋
州人何幸時食鮮笋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奎

陸暢　尚書故實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
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
佞韋臯也初暢受知于臯乃爲蜀道易獻之臯
大喜贈帛八百疋及韋薨朝廷欲繩其旣往之
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讐家因欲構
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所進兵器
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貧士頃獲八百疋非恩乎有恩必酬陸公果

暢

鐵鏡　古奇器録　雲間陸深儼山著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毎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所滞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醫人鐵鏡少闕王孽鏡忙

王尊　前漢書列傳

初元中王尊爲安州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尋謝病去

十可篇　九卷可嘉　李

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爲東郡太守水波爲之却迴

各成其是然王陽事君能致其身句不曾研

透

馬融　後漢書列傳

融字季長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往從之學遂爲世通儒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游者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下士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修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所撰注甚富卒年八十八遺令薄葬

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

生前達生任性死後遺令薄葬眞高品

楊椿　魏書列傳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座執手流淚詔百官餞之城西觀者人

十可篇　九卷可嘉　癸

人嘆美椿常作書戒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祿恤甚盛因得於親故吉凶之際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酒肉飲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清河翁恒著布衣韋帶毎約束諸父曰汝等後世愼勿積金一觔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

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
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内職兄在高祖左
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内
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
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
吾兄弟自相戒曰吾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
深慎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
人罪過卽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輙爾傳通當時
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一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預讌高祖謂曰北
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輙有是
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
兄及吾酒汝等自後脫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慎
言爲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箕
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
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
汝家仕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
外顯職時流不少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淫憍
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詎足成名家吾今年七
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
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求
千載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

言可爲則

成宗鐵穆爾　元史本紀　明宋濂王禕撰

帝卽位下詔蠲租浙江行省臣上言江南與江
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
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

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
詔可

議論甚好

陳良祐　茂松堂日錄馬嘉松青岑纂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
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殽說拜謝退
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
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
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

足達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吉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後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良祐靈珠也說之有挾而邀欲使砂石溷靈珠耶

波斯人　龍興編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隣與錢

數萬墓隣不許波斯曰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中唯存一心堅如石鋸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僻朝夕玩望吞吐清氣故能凝結如此

不愛雲雨而愛山水此女與他婦心腸迥別

書若逵所書經後　坡仙集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况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均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海上沙空中雨說得自然

耳視目食　青蔚軒日抄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緑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布袍粟飽期無忝吾真猶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

盡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

食也

貴應僞求　茂松堂目錄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　而理二夫何哉無乃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狥虛文者罕成功務實用者有至効

不必着意用功徒在外面搖鈴打鼓是沒相干的小試不出五名榜末不見尊諱何益之有

十可篇目

可嘉

家思一

留別吳方于　舟次平望驛

訪張苓石　春舜峰園林　孤舟暮雪

陽羡讀書臺　游南嶽諸山　夜半月明

梁谿返棹　望陽羡諸山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松鹿生選評

孫愚公伯愚

同邑屠伯智玄貞較正

陳　樗雲木

可嘉

食奇　婆羅館清言東海屠隆緯真著

畯飯著衣生世無補俤巾待擴顧影多慙庶幾哉白魚蠹簡食奇字於腹中黄鳥度枝遺好音於世上

單食一個奇字也是好處的

豪傑之常　續清言屠隆著

時來則建勲業於天壤玉食袞衣是亦丈夫之事時去則守窮約於山林藜食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番約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遶着紅塵守着青山挨着黄虀也只是養道德縣是非別無主意

香雲香雨　瑯嬛集湯賓尹嘉賓輯

雨未嘗有香也李賀詩衣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家詩云雲氣香流水

雨香雲香慧解中來

仙游圖　書品文徵明衡山輯

唐閻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人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矻然萬仞

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洞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遨游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井仙靈所居而何石之竝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畧畧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神品

看會　吳社編太原王穉登伯穀著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賓徒戚屬門秀嬰奇雲至雨集家窺則朱戶錦席水覧則白舫青蕉花間而玉勒控栁下而紅粧映目星而秋漢微波晴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頻過繽富者列筵張具千金一擲貧者茶杯脫粟而已若夫街填巷溢壁倚楣憑店外墟傍簷開井上秋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迎會者只當而會也閨中之秀閭內之奇罔不畢獻心炫目驚如中秋月華諸物各呈其

寶豔無不聚

廉者不求　舌華録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此物想無用的

滿腔殺機　孫雪居克弘纂

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善惡不并疑信倒置

莫月鼎　青曝外録

莫月鼎道士也嘗與客游西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此道想具黑心符

賢賢其真　欣賞編　劉誠之撰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

自然

輟耕録　青溪史氏邵亨貞撰

南村田叟陶君九成著書三十卷凡六合之內朝野之間天理人事有關於風化者皆采而録之非徒作也然又能不忘稼穡艱難葢有取於聖門餒在其中祿在其中之旨乃名之曰南村輟耕録朋游間咸欲爲之版行以備太史氏采擇而未有倡首之者於是借爲引以伸其意同志之士有覩其書者必皆樂聞而與起焉

伏以倪寛帶經而鉏名高前史陶亮旣畊還讀教及後昆顧服田力穡乃士之常然著書立言於世爲重比覩輟耕之録實爲載道之文鈎玄提要匪按圖索驥之空言攷古驗今得開戸斷輪之大意盍亦寫諸琬琰庶可綉於簡編惟鏤版乃見全書在司爺當無難色同門曰朋合志曰友幸慫慂以相成剞劂之子洛誦之孫共流傳於不朽

余性無他嗜獨癖於書棋琴書畫一無所能柴米油塩并無所着天然一懶散人也明知七義可富人可貴人未識八字有舉人有進士柰長日小年不能作活抱膝長嘯一茗一香一書一史我不見古人悲歎我自爲古人悲歎也我雖見今人悲歎恨古人不見今人悲歎也時而嘯歌浩吟時而痛哭流涕讀書十萬卷寒暑計一十易亦云半生苦心拔尤

五千葉工費約七百貫聊爾百城是命藏之
枕函勿問洛陽紙價也友人陳聖俞葦欲助
以梨欲繕以寫專謝辭之恐有各而不出諾
而不踐甚有往而不還者青氊不可廢於中
俠其可綬鸘鷞裘可賣於內急其當先刪去
十之八更名十可篇嗟乎前有陶君復有邵
君耶令有邵君亦有不邵君也噫不邵者衆
矣

冷煖玉棋子　梅花書屋王象叔明輯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
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出楸玉局冷煖玉
棋子上敕待詔顧師言爲對手云本國之東三
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迎霞臺臺上有手談池
池中生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
冷故謂之冷煖玉又產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
局光潔可鑒自然成文

原來棋子生於水中水棋是以不少

上林苑　衆香集

上林苑中陂郎二水名因爲池積草池中有珊
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
條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景常煥
然

難啓石崇之眼

花仲胤　情史

花仲胤爲伊川令久不歸有一寵妾思之寄詞
云西風昨夜穿簾幙閨怨添消索最是梧桐零
落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俱落胤折見

內有伊字作尹字遂寄回云頓首啓情人恭惟
問好音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寄與音書不致
眞不爲伊人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妾
妻復答曰奴啓情人勿見罪故將小書作尹
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問別幾多時身邊少
個人兒

伊家不要人一語道破身邊少個人還是周
張

與情氏　情史

人世相逢知心有幾琴稱子期馬思伯樂卞氏刖足於荊璞隋侯貞明於夜光皆感激於一時嗟嘆於千載者也惟我芳卿鳳彩鸞文風飄雪舞琴心卓慧茄曲蔡情浮梗初逢傾蓋不異結言誓果秉志堅貞自古相知惟斯為最而胡麻堪止饑之飧天台祗寄游之境雲情雨意雖無盡期天上人間竟為異路是以數月綢繆翻作一朝分散夫暫會徐離猶可動色久處驟別寧無銷魂昔與卿携手步月卿謂我他日當思此

夜當時但以為尋常之談耳迺舟中月上淚覺沾巾我見月缺復見月圓月見我歡復見我悲何世事無常若此也在杭為知己挽留日登名山飲美酒然此心懸懸觸目生恨卿逸居飽暖寧能念我愁苦耶

美人素粧輕容巧笑月下溫存嬿婉低徊欲絕覺無限深情

將往事鋪敘一番真情不覺溢於言表

菓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較之閩中荔枝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佳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妓荔枝如廣寒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大荔枝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踰五黃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

梨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枝龍眼

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二三觔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可多求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籞囿中佳植也

梨之為樹摩霄拂日藏雲吐霧

魏校與鄭希大 校字莊渠直隸崑山人

初八日鼓枻橫絕大江秉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每接士夫好為苛禮而少直率以度吾輩

懶折腰開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遠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携而撫孤松也

苛禮士大樂境

王梅與朱雙橋　梅字[illegible]湖浙江平湖人

梅月十五抵邵伯假宿法華寺中雖紛然簿領亦有瀟洒出塵之意糜鹿之性終便山林也兄不知何日旋旆弟既月盡可到寶應也湖堤之栁何異甘棠春也向濃柔娜可愛肩輿相並緩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十

度其下野人舟子喜見顏色不待覩河洛而思禹也幸少待弟至畢此良緣如何

紗帽底下無窮漢紗帽底下亦不乏趣士堪寫在畫圖中又添入詩句裏則我這紫藤兜轎趁着濃陰緩些兒個行行受用足萬壑清風一堤栁影蒲襟爽氣

照世杯　湧幢小品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　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大珠

永樂十六年蘇祿國貢珠一顆重七兩五錢

徐存齋　智囊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十一

原評　不吝改過即此便是宰相器識聞萬曆初有士作然慕章一題中用爲舜也父者爲舜也母者何爲文宗折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陳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讀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

韓襄毅　智囊

韓襄毅在鎮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

原評　此必蠻字欲假此以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

王郎善歌　世說

王曇善歌謝公欲聞之而王名家少年無由得聞後公出東府上山作妓樂過曇出庾家墓竹中作一曲於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而去諸妓白謝公曰此乃王郎歌也

名家年少拉衆串戲臉塗墨白身充牛狗苦無王郎都雅然王郎何苦以曲擅

十可觴　又九叅可嘉　十二

神女賦　宋玉

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illegible]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揞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

好色賦　宋玉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盻

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總之一個態字盡之矣

齋

齋欲大雅不俗須窗檽虛朗庭院清幽門無輪蹄逕有花鳥絕去腥羶滌除塵垢堦前宜片片落紅窗下宜粼粼淺碧

十可觴　又九叅可嘉　十三

空居無俗素館何塵儘教受用了

溪　秘集

溪以浚激瑩徹為佳須如匹練曳白宛轉透迤天空日皎沙明水淨鬢眉可鑒游魚可數

一溪流水綠幾片落花紅

雲林　東坡別業日錄馬嘉桂爾任輯

倪雲林為盧山甫作六君子圖乃松柏樟楠槐榆六樹行列修挺疏密掩映位置得宜而皆在

平地且氣象蕭疎有賢人在下位之象豈感嘗
時胡邇否塞高流隱遁而爲是歟

題雲林稿曰角里不以時淸而輟茹芝嚴陵
不以亂定而薄垂釣此老眞足以當之

滌硯　考槃餘事

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鮮潤若
過一二日則墨色差減尤不得以滾湯洗硯
儕牛有端硯懨之不能得因余之賞鑒時以
熱水沃

十可篇　又九卷可據　百

香爐

官哥定窯龍泉宣銅潘爐彝爐乳爐大如茶杯
而式雅者爲上

砂爐果可喜

香盒

宋剔梅花篋段盒金銀爲素用五色漆胎刻法
深淺隨粧露色如紅花緑葉黃心黑石之類奪
目可觀

果可喜然亦罕得

匙筯

雲間胡文明製者佳南都白銅者亦適用金玉
者似不堪用

白銅者儘適于用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爲上水銀古花
背者次之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以明爲主

茶寮

十可篇　不在卷可據　圭

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
茶役以供長日淸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
少廢者

七碗覺太多一二盞少不得

虎丘茶

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産皆爲豪右所據
寂寞山家無繇獲購矣

天池

青翠芳馨啖之賞心嗅亦消渴可稱仙品諸山

之茶尤當退舍

陽羨

俗名羅岕浙之長興者佳荆溪稍下細者其價兩倍天池惜乎難得

龍井

不過十數畝外此有茶似皆不及大抵天開龍泓美泉山靈特生佳茗以副之耳

天目

爲天池龍井之次亦佳品也誌云山中寒氣早

十可篇　冬九卷　可嘉　十六

嚴山僧至九月卽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茶之芽萌較晚

諸茶貧士無由得岱頭茶頗佳以青細爲上

擇水

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甘則茶味稍奪冽則茶味獨全春冬二水春勝於冬　暴雨瀑布皆不宜食也

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活爲上

候湯

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烟雜穢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湧泉連珠爲二沸奔濤濺沫爲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坡翁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盡之矣

妙境

異書　竹記　陳繼儒眉公輯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

十可篇　冬九卷　可嘉　十七

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鍾能應時自鳴

季雁山宋宗呂一爐幕上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悉奇

奇石　月靜篇

滇南賓井中一石中官三百金得之石中有玉蒼蠅二頭羽翼皆活置几上能辟蠅

秋聲館　清異錄

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歩至一村
圃有碧蘆方數里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甚
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蘆象爲小人室隱碧蘆恐非佳士

兼全不多　讕言長語　蓼莊曹安輯

三場之學在今時出身之階梯也然足以知聖
賢之奥古今事務之殺精亦不易矣吳臨川云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詞末場
在通今而知務長於此而短於彼得其一或失

其二其間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
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

靈昭　國史外紀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
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
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相應飲畢放杯便有木
人剩遲上飲若未盡船終不去

殷文亮　朝野僉載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
以綵綺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歌唱吹
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
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
木牛流馬同轍第武侯心思不施之無用之
地

鸚鵡　蝶菴主唐寅伯虎輯

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
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
遥見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

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
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
爲滅火
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

檀越　虎薈

空如禪師入陸渾山中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
偶見野豬與虎鬬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
爭
檀越非勢官則富蠢空如禪師一語破的

觴政引　觴政陳留袁宏道中郎定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爐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酒徒而觴容不集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

不能飲不竟夜不休真酒客也廚頭告酒催客早去猶可甚者娘娘臉上還好看相公面上已無酒氣矣主人俗殺著殺主人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十一

趙奢　史記列傳漢司馬遷撰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正對曰君於趙爲貴公子公子不奉法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尚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王遂用奢

說得有理平原拱手聽命

沈光　隋書列傳唐魏州魏徵撰

光字總持負絕力爲惡少年所朋附初建禪定寺豎旛竿高十丈許適繩絕非人所及諸僧患之光謂曰可持繩來諸僧驚喜光乃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畢輒放手透空直下以掌拒地倒行數步觀者駭異號爲肉飛仙竹又有權武者勇力絕世常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二人皆以功累顯官

力之得其正者

贊寧　博古誌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廿一

徐誇嘗得畫牛一幅晝齕艸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辨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着物則晝隱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水滴水碧色染物則晝見夜隱此牛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此牛日吃三餐夜睡一覺

杯星劍　酉陽雜俎

聞人紹有一劍以十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聞君果足自當烈士否

張牧　東海賓席

張牧過㸃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於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兎搗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髻鬟或微笑後數載不知所之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廿二

鏡中花水底月

寒食重九　韓文忠公集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余寓家弟培原東皋近蒓引曰培原多致且靜寒食重九恒以一棹收春雲秋樹於襟帶丁外之提余知已早今復窓曉燭夜於東皋况年少而頡資乎秋已云仲桂尊方餘早菊欲放芙蓉映條椰在秋水蒹葭之間兀坐讀書恰是圖畫一幅興日拾取大物孰不曰儲自東皋若僕乃窰頭坯隨雨破者不足置問

破研　瑣言

掌中芥　洽聞記

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二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近世輕脚兒想食此草

十可篇　又〻卷　可嘉　廿三

摘會真詩　杜牧之

留燈垂繡幕和月欹薰籠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笋抽纖玉軟蓮襯朶顧豈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酬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

摘會真詩　元稹

調戲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唇朱煖更融氣清蘭蕊

馥肩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欹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鍾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我推粘翠靨遮宮額怕綽起羅裙露繡鞋我忙忙扯的鴛鴦被兒蓋

饒州吏　蝶菴夢言

饒州一吏辦事京師頗苦塵勞作絶句云碌碌庸庸在世間朝来直到晚時閑誰知夢裡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人生碌碌魂夢之間卧不帖席真好苦也嘗日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魂夢亦清者能有幾人

端溪石　湯熾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内臣至其地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緣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緣者急上得免時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玄宰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其不磷蛟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爲珍歟

僊骨

佚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巧揭予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黙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簿書而志之皆再見無不識者

能圖其貌未知其心

楊守陳　褚生規言

弘治二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卻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

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
内竪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
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士論多之
守志不渝獨立不倚

海棠香國　拾翠編

海棠故無香獨昌地產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
香霏亭
有香無色有色無香既色且香即女子相兼
者亦鮮

升訶篇　又九卷　可嘉　卅六

黄撥沙　聽雪勝語

閩越黄撥沙善覗墓畫地爲圖即知休咎因號
黄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
傷甕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
整年兒話何曾畫地自己瞽眼如盲何况甕
者左目

剛腸冷眼　醉茶雜俎

陳繼儒曰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
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僱之
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看你横行得幾時

耿聽聲　鴻溪集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
名取官人扇而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黄
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
上扇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
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
巳死此其故物也後居侯朝門内夏震微時嘗

子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卅七

爲殿巖送酒於耿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
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逵爲殿帥耿謂之譋曰
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爲三衙問是何人曰
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爲將官獨震方
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
得遽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爲數人結爲義
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聞軍中金鼓有
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虎
守和州輅爲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

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參馬迹皆立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較有眼如盲者不啻百千

醉落魄詞　衆香編

劉光祖字德修其醉落魄云春風開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　曲塘泉細幽琴寫胡床滑簟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掛何不歸與花竹秀而野

花竹秀而野五字疎朗殺人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廿八

楊梅　銷夏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陶師兒　繡閣遺鈿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游西湖惟一婢一僕隨之杭俗游湖者逼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月色甚佳舟泊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雙死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寒暑無敢登者居無何値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手致者非杭人也目擊畵舫紛紜欲買舟一游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詢之人以王陶事告若士人嘆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游西湖曲盡歡態自是人皆爭求是舟殆無虛日其價反數倍他舟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廿九

行雖不經師兒甚是可取有花朝而無月夕有紅粉而無佳人得此王陶稍爲西子湖點綴

月澄澄銀漢無聲説盡千秋萬古情

玉喩　隨筆穆文熙輯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

是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
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
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
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
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
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寧失出毋失入

呂文靖　佛氏集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

靖與其夫人語曰四兒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
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
四寶盱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
失聲或走以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
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信哉

江南子歌　袁宏道中郎著

鸎鵡夢殘曉鵶起女眼如秋面如水皓腕生生
白藕長[illegible]身自約青樓尾不道别人看斷腸鏡
前每自銷魂死錦衣白馬阿誰歌郎不如卿奈
妾何

眼如秋面如水決非佳婦

楊智積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
積于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你燒進來我燒出去看那個燒得過

不惜福　安蔬質言

重峰巖頭欽山三禪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

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
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峰曰汝智眼太
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任山溪
爲者

雪峰說得有理

元旦　自足編

元旦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江梅堤柳粧點春工
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
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青綠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安於耕鑿焉
春風化雨中一擊壤之民自安足矣

李主簿妻　褚生規言　彭好古述之輯

選人李主簿新婚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煖過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天師善巫術奉詔投龍廻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鬼魅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

一可篇　又九卷可嘉　卅二

者曰鞍馱速驅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責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其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卻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其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可入也

明示不許婦人入廟燒香要知既防活和尚復惧死大王

有形無形之技　歸有園塵談　徐學謨著

有形之技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卅三

技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梓匠輩遺害淺風水輩種禍深

宋畫　考槃餘事

許者謂之院畫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不知宋人之畫亦非後人可造堂室如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此南渡以後四大家也

院畫猶入彀楷書怎曰得不好

邪學　考槃餘事

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

葦皆畫家邪學徒逞狂態俱無足取

狂之一字在人尚屬可憎何况於畫

逍遥三十年　雨窗隨喜華淑聞修輯

一卷書一壺茶一重裘一奚奴一溪雲一潭水
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燮[illegible]一片石
一輪月一枕夢逍遥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
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
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余亦欲此未知天遂余願否一士夜每焚禱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卅四

于天神人曰汝欲何願而致勤若是曰得衣
食粗足逍遥一生足矣神人曰要富貴與你
淸福上天所靳莫要虛想

三忠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
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
諫非而怨之下忠也昔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
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

三忠三忠

吠聲者鮮　明吟閣集顧元靜輯

碑銘盡溢美之詞故墓亭多災石彈劾信風聞
之語故殿陛有寃人士君子執定而定古今之
是非其不爲吠聲者鮮矣

杭人有言布政司前地上錢有數塊極大的
石邪一面俱是秦檜頌美碑文

跋莊子要語　王世貞撰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
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卅五

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今[illegible]
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爲錄之之者十不能一
耳然若瑩然若轂之得槃酥乳之之得醍醐而砂
礦之得銀燭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詞
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
經者病其詭皆有以采之雖然彼固有以采之
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已於興者亦
無與也

公文亦人中天也

金陵 三立齋集馬德澧灊真輯

金陵諸勝如鳳凰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抔黃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觔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日梵音聒耳即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各有妙處

福者昇天 脉望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德之人

十可篇 卷九 卷十 可嘉 卌六

説得有理攙言地獄着落惡人矣死這班好人去安頓何所

天上衙門有官者少冥府囹圄無德者衆人間世何如

三花樹開應遍九蓮臺路不遥

畫之難易 風俗通義漢汝南應劭著

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

鬼魅最難世間盡是鬼魅孰有能肖其像乎

姜伯貞 香案牘

伯貞值史伯真命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因教之服石腦

石腦人人該服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

一可嘉 卷九 卷十 可嘉 卅六

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

武操凛然 筆疇錫山王逵著

蘓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凛然固不可及矣然娶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娶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何足以汙其勁節耶

但要初心不變娶婦何妨他人一般娶婦一
般全性命同也受恩身處即爲家則異耳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獅子
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不能制上令并群驅來
謂左右曰誰能御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
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
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
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

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
市麵家挽磑駿尾焦焦禿皮肉穴及見之悲泣
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
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
燕昭王尚以百金市駿骨傳主之好賓獲同
心　龍種自與常類殊

狀留篇　論衡　漢會稽王充仲任 著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脉不給能何
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
者居上原汲黯之言祭東方之語獨非以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
面上無目自然壓在柴底下矣

不葬父母　談苑　宋孔平仲毅父 撰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尤言官高壽長一
日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
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
知命何乃至此答云其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
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

安父母于吉地亦見孝念假是爲名先須福
壽
始貧始賤者厝父母於亭偶爾貧者富賤者
貴其棺不但傾且欹也恐一動搖有洩富貴
之氣妻孥之享用自若父母之頭足渾搖不
計也雖已富已貴有關有附者正被尅折處
也知之乎

黃帝陰符經註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

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絕諸侯大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有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

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夫臣不盡其心而疑主之怖有之不亦難乎

竊李黠兒　劉元卿纂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闌者設穽墻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穽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曰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脣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訴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穽中其笑我終無已者

原評　不善者之妬善人殆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奈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王濬　晉書列傳唐文皇帝御撰

濬既爲王渾父子所抑自爲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時監軍唐彬亦同王濬降孫皓然未至建鄴二百里輒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未幾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是益高彬

大功世間有的原自人所爲的恨所以成功者未盡善也易之讒詞大宜味玩唐彬真高品

孔道輔　宋史列傳元臣脫脫撰

道輔事仁宗爲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荅曰大臣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塞出道輔知泰州

燒蘭羨兕彌發其馨撾鼓考鐘彌發其聲夷簡不能難道輔

張雄飛　元史列傳明宋濂王褘撰

在丞忽辛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嘗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

數中也有不貪財的亦可羨

舉業要言　青蔚軒日抄

孫月峰先生云大都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雜思致宜沉不宜浮記誦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經書程墨二百餘首分作二冊次選論十餘首表三十首都作二冊次選鄉會程策五十餘首墨卷參之分作二冊總襲以書囊留置案頭一一取而誦讀之循序致精周而復始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

脈收作吾心故物而我之精神命脈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取近時諸名家閱之妍媸得失畢莫能逃由是遇題一揮操縱闔闢無不如意文機一熟生意勃勃飛動便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着工夫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實際是謂正覺上乘化境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逹意直以心竇未開取材未富姑且將近時名作刪改百餘首借此一途以熟吾筆既熟每遇題在手更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

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巽心取之由無心得之絕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久而習之當有味乎斯言也然此就文機括言之耳尤有先一着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旨是已余嘗謂文之精神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實字不在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姑取一題試觀之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下面含蓄者

此等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求可以神描而不可以象得也惟體認題旨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聖賢口語直是吾胸臆耳如此作文有不妙絕一世者耶

士子不必別求程課

回回石頭　輟耕錄　天台陶宗儀九成輯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剌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定呼曰剌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於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剌　色淡紅嬌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亦嬌

昔剌泥　色黑紅　苦木蘭　紅黑黃不正色塊雖大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剌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白水　馬思艮底　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你藍　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様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猫睛

猫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猫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麁

荆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寶亦有數等何況於人男人呼婦人亦曰寶

是知婦人亦有數等

花鳥　王脩霏玄超凡胡尚英著

鳥啼聲碎恨無知韻之朋相陪玄語花動影翻希得步蓮之侶共舞纖腰

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若止蓮步尚屬易邁還須芙容而若論知韻絕世罕逢舉皆假在行

春雲薄薄輕籠筍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何處見瞅驢架上下來時具芙容而蓮步

十可篇　文九卷可嘉　四十一

要吃緊也

掇臂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蹋痰惟恐人先着脚此謂今之在行

動靜眞假　王脩霏玄

驅居到海難借始皇之鞭信可動不如一靜剪綵爲花空詫隋宮之樹誠百假不如一眞

隋宮之樹不香始皇之鞭不見動尚不可何況於假海中自有三山花內自涵五綵靜固妙矣更守一眞

陶石簣先生序先君子若水公摩尼集

攻之傳記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常入海中以兩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此鳥命終身肉都盡唯心不化海龍王得之以爲摩尼珠轉輪聖王得之以爲如意寶故曰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亦自然可得此珠常出一切寶物得此珠者毒不能害又有言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鬬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有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此三說者

十可篇　文九卷可嘉　四十二

皆閎辯博物不可究詰而大要海龍王者爲是卽轉輪聖王亦定從於海中得耳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法華經云轉輪聖王欲以威力降伏諸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卽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種種珍寶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以二經文而証前說信知是眞實話非誑也吾友若木馬君文集十六卷命之曰摩尼集嗚呼是果摩尼乎哉老蘇有言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

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今吾觀集中天上地下人間以至一草一木含靈蠢動之類靡不肖貌刻畫而得其形不獨得其形也而又得其神風雅所存在在有合吾所謂言之幾於道者衆矣然則是眞摩尼也大能如意自在也雖然龍王聖王皆大愛惜此珠不以乞人若水往往以此錢與世人流通略不韞櫝是何也則光不可掩而不欲以寶自封也

石賓山人陶望齡撰

薄海以內孰不仰陶先生哉講摩尼珠誰人有此徹透

曹平子先生引先君子若水公摩尼集

吾鄉無詩脉遂鮮詩人有之或有所托以傳識者以爲不如弗傳之能自藏也此無足論而獨惜湖山之秀莫或領之吾友若水公性韻清暎髮未總即能爲詩長而逾嗜逾妙吾嘗謂此世界中醴泉芝草豈能多得致語盈几余私心以爲弗及而若水亦以此人自快有長嘯軒諸集行世海內得之不啻卞璧隋珠既而篇什益繁今又萃其散逸請編而刻之題之曰摩尼以其寶光之弗可藏也所以刻之則非爲若水也吾以存吾湖山之羨羊焉耳然竟自作祖湖山也

樂饑主人社弟曹徵庸平子撰

曹先生頗有別致先君子甚雅契之

永司馬叙先君子合刻

詩詞之爲道神技也神之云者巧如轉丸習如承蜩要以中技而止耳奚必準以風雅窮其情

性哉今有人於此規矩不遺尺寸而易向則目眯而不能見詩書不離几案而掩卷則捫舌而不能譚此蒙莊子所謂得人之得而非自得其得者也家侄若水不事繩墨不煩句讀少而好弄長而多能能爲篆刻能爲丹青又能爲詩暨文詞四六棋琴大小行草眞隸靡不臻其妙余以爲篆刻丹青即若水之詩文也若水之詩文即若水之神也珠玉不脛而走四方以人貴之今昔若水者徧江以南矣若水之巧無窮而習

不已馴至於無入不自得之境則三百篇暨種種珠玉具在余何贅

方外司馬馬維銘新甫撰

家司馬南宮雖早游北窓高卧者三十餘年以著述自命多口僉同以無忝著述歸司馬也其序合刻稍露一班

先君子自序詩草

余以微痾僦居湖墅水屋雲間溪堂人靜毋東林老僧曳杖來過或久坐清談呼小僮瀹茗或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五十

苦吟得句聞野鳥啼花後枕竹臺前襟梅嶼清流環遶落葉參差善病卧游藉茲排遣所詠如白楊渡百藥山諸篇皆疎散放浪以水月爲譬師不久而病魔退矣余童年膂力絕人善騎射弱冠補邑諸生給廩祿迺年未三十頭已二毛落策六科家徒四壁嗟乎命矣今歲春復大病累月命兒子嘉松檢囊中新得詩艸鮮次先後已遺佚大半山僧斯雲吏隱曹達生家弟德澧德澍互相删定所留者十之二三耳踰月而病少間霜毫雪刺白占頭顱金錯丹砂暗彫顏色貧病如許歲月幾何詩卷無多儻然絕筆緣寫爲二冊一附書篋一付松兒余僦居有梅竹綠陰寒香雪飛冬夏孤標清韻實副幽懷自號爲雪林山樵因以識吾詩草

萬曆丙午年月五日馬德澄若水自叙

秣陵門人任俊百頓首曰先生之爲文如凝似縱欲朴旋靈空前人窠壞自出圓明淵瀨之撰以故骨仙而機天爭炎鬬名之想絕無

一可篇　又九卷　可嘉　五一

也滿紙靈粒餐之可以拔宅而飛矣

同邑友人過氏爾韜庭訓曰若水公之爲人輕財敦義坦[illegible]論閒獨擅其譽人正以實譽之年纔三十有六遽爾長逝遠近無不痛惜惜者惜其才痛者痛其品卽倘然絕筆一語非夙證靈根者何以早知去向也

廣昌門人孔天毓百拜曰有文章而乏人品有人品而鮮文章往往也吾師旣具文章復全人品宇內所景仰今古其罕儔矣

雪林先生詩草

檇李馬德澄若水甫著

五言古詩

幽棲曲

幽棲畊南畝結廬治花畸不有金銀臺而臨水
月陂山花繞松澗園果雜榆[illegible][illegible]樹衍發春
雨竹新埒芸房響蟋蟀蘋汀立鷺鷥與物原無
競同人總不疑高陽意何極山陰興可追客至
具雞黍呼童進薄醨乘流邇夜光睞背娛朝曦
十可編　又允卷可嘉　五十
遠景寓遊目春思覓詩脾㬥然忘四愁何勞著
五悲借問眞人訣此理固安綏願言誠知止高
卧醉春遲

七言古詩

從軍行

少年馳騁挾弓弩意氣移山力扼虎便倚長劍
從軍行不惜離家異鄉土惟聽部從刁斗鳴不
聞父母呼兒聲單于未繫腸先斷愁見關山月
夜明

影

生前苦相逐死後不相哭趨附有窮期不如托
竹木夜黑晝蹟亦有時安得苦古常追隨日月
照人本無意安可隨人陰附之

出門示兒子嘉松

去年失邨負郭田今年失邨藏書屋託妻寄子
別弟妹形影相弔無儔侶人生至此肝肺煎余
獨善病翻懽然破研敝衾常作伴清風明月不
須錢
十　又允卷可嘉　五十一

五言律詩

題破石山僧舍

選勝登祇地披雲上化城白蘋一水潤青翠兩
山明樹隱天花落樓開海日迎直從空外立香
刹夜鐘聲

重遊破石山

春帆細雨濕淺水放舟遲雲杳僧何在山深酒
自隨鳥爭桃葉渡花捲釣竿絲相憶舊遊處摩
崖曾記詩

題法相寺衲雲山房
到寺春林遠入門竹徑斜泉清雲抱石山靜鳥
啼花落葉飛晴雪層巒帶晚霞逢僧長夜話看
月煮新茶

仲叔司馬西園
池水清一榭亭松高十尋魚潛幽澗穩蝶舞落
花深匣劍猶星射床書自日臨誰能共幽興空
繫故園心

二

門外堪栽柳墻邊可種瓜薄田數畝足美酒
杯餘樹寄生烟細城危帶日斜竹林興未盡乘
月泛星槎

題季弟澍文學書屋
草色漸青青窓虛懸翠屏花香飄細雨文藻麗
繁星捲幔晨聽鳥帙書夕照螢幽然居物外揮
麈午雲停

寒
傲骨侵風慣懽顏卧雪遲重裘非我素一葛也

相宜聯肯能留暖敲冰欲斷炊衡門無過客吟
落好吟詩

水檻乘涼得然字
飈閣高開椰平沙帶水穿飃風歸近浦疎雨裏
晴川茌帶牽還細荷珠淬欲匙葛巾眈卧筆此
興正悠然

夜坐
酒醒餘夜半啟戶獨神清交竹迎風細疎梅落
月明茶爐寒火歇冰澗冷烟生長嘯披衣坐東

隣砧杵聲

十九夜集
冷月當空滿華燈借色新春光能不夜杯海自
娛人妙舞驚流影清歌醉入神頹然共一笑倒
着白綸巾

西園春思
竹澗洞前閣登臨日未曛層巒栖剩雪曲水溜
晴雲梅冷翻詩瘦花開起酒醺正饒南阮興誰
勒北山文

春日載酒湖中值雲公吳門妓後先而至
春酒家家熟春花處處開拂衣坐綠柳振篴落
青梅歌妓金屏侍閑僧竹徑來晴光如有待啼
鳥莫相猜

春日湖中
春花消白日載酒聽黃鸝樹引千行綠舟緣百
轉谿香風夾岸起曙色雜烟迷薄暮歸何晚應
憐芳草萋

曉發秀水遇雨暮宿村中

長水春原秀扁舟雨更輕晨星開海曙晝牖失
河明啼鳥頻呼宿飛花遞引程前村燈火起野
老謾相迎

舟行春雨
掛帆風日好微雨乍催詩浪細鷗相逐舟輕雲
共移山樓搖翡翠花渚濺臙脂莫怪茶烟濕疎
林帶酒旗

五日卧病喜季弟澍送江魚白酒值兒子
松供艾虎青梅至

無錢沽綠蟻有弟供燔魚深酌猶勉強加餐漸
展舒病逾思骨肉藥每泥方書稚子逢佳節歡
然亦念余

仲叔牧園成賦詩十二首以紀四序之樂
舊有竹林在宅之西扉曰西園茲作園
在城外東湖之東園中臺榭池亭禽魚
花竹家司馬各賦詩一章園之東建永
懷祠奉祀先曾祖憲副公先祖文林公
祠傍有栢子林佳名僧二圃之西倣司

空圖作生壙圖以牧名倣馬瑀故實家
司馬業自爲記余不贅
畫册下湖東名園路可通竹枝園野色梅萼領
春風置酒來張仲談經得馬融百年多樂事不
必倣司空

二
漸矣春將半嶢巉雪未消輕寒怯鳥語遲日助
花嬌草綠平原濶山青海市遥巢由吾豈敢稽
首頌唐堯

三

作有山僧至綠谿坐草堂萸分籬笋綠飣供水芳香麦浪翻晴雨松濤下夕陽一春花事了吾意不能忘

四

首夏猶芳草池塘正綠漪輕風徐落子細雨先遊絲鶴夢歸田早茶烟出院遲谿亭隨杖履信步得新詩

五

膏雨足平疇紅稀綠蔭稠僧厨惟麥莒花晰有葵榴山氣烝雲濕泉聲傍竹幽坐看魚兒出不定幾沉浮

六

曲水環三面虛亭敞四簷水心故冏冏火日自炎炎蓮浦花常滿瓜田味可兼好風傳竹響新月已鈎簾

七

花使推山桂花神尚水蓮浴鷗思汎海舞鶴意冲天微暑留湘簟清暉渡漢川自裁欵乃曲横笛釣魚船

八

森森水雲居乘槎總不如雲知山寂寞水支月空虛爽氣澄蘭沚天風襲桂裀支公自瀟洒跨鶴亦從余

九

九日登臨處青山更築臺自携黃菊坐不衍白衣來舟子淘菱角庖人炙豹胎蕭疎吾意在秋氣何悲哉

十

北風初受節南國尚微暄選秫添松釀編籬護橘園長筌漁極浦遠燒獵寒原坐客俱需醉霜清月到門

十一

懸崕飛凍雨淺水漸層冰寒鳥爭紅葉幽花附紫藤苦吟懐處士清話對名僧此樂何評述塵情恐不勝

䁔背登樓閣寒光遠覓遙山腰橫雪色屋角放梅花詩卷娛天佚壺觴免物華處身祖德自愧伐冰家

病間客遊留別仲弟孝廉季弟文學兼以兒子松託之

見說貧非病常聞謙勝盈散材須在野懶性自逃名簪組留昆弟饔飧仗友生無煩遠相憶看兒子似兄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六十

命兒子名嘉松

樵父兒初學嘉名錫以松非關存夏社不為受秦封霜雪凌千尺雲霞捲萬重加稀常倚汝偃息自從容

七言律詩

春日過西園作

春回林嶼椰烟迷水綠池塘日影低高閣斜臨竹澗外短墻巧補石城西徑餘殘雪稀人跡花覆晴雲聽鳥啼已見草玄楊子宅風流更與謝公齊

題長嘯軒

飄然長嘯自卜居人境覓閑好結廬但聽禽聲出樹徑漸迎月色上窗虛藥欄濕雨春苗足石榻排雲午夢餘讀罷古詩應閉筆謾從水檻坐觀魚

上元夜集恭和仲叔司馬懷 老父遠宦東粵

西園侍讌俊初春東粵迢遞懷二人淑氣應占

十可篇 又九卷 可嘉 六十一

梅嶺早歡情會見竹林真路無烽火音書杳座有花燈佳句新威鎮雄關曾報漢更敷文命世王臣

送董玄宰太史督學三楚

詔下燕雲三楚開楚中豪傑具逢君欲知明主求賢急特簡元臣造士殿再過高唐更作賦暫臨湘水莫移文此行弁借天威重坊看銘書破斧勳 時有楚藩之警

人日何容道中

行經何由夕陽斜野店寒梅夾道遮稚子笑迎
投宿客老人羞見早春花雪消粉堞棲烏晩烟
鎖晴江落鴈踈白詫長途來往熟五更淸夢獨
還家

五言排律

春宵聽雨

孤館不成寐閒情付酒尊年華催白髮春雨況
黃昏破壁燈初濕空堦滴漸繁溪聲能與客竹
葉解敲門昔入茶爐沸寒驚渚鳥翻非關紓栁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六五
色耐可落梅魂芳艸遥憐碧簷花借近喧曉來
山閣外信有斷腸猿

薔薇外

春雨過林丘春晴芳樹稠榭臨垣竹近花隱石
堂幽嫩綠嬌無力新紅香欲浮遊絲偏繫彩啼
鳥共閑愁小摘宜青髩頻開愧白頭願將桃李
色引蔓附松楸

七言排律

夏日沈二士克昌雲間重過艸堂即席賦
此
踈籬一帶護新篁浴罷溪頭坐晩凉恰好客來
村酒綠翻憐春去野梅黃行囊如昨琴書在懸
榻于今歲月長席向小窓延竹色杯擎稚子濺
荷香知君神妙開天籟愧我迂踈卧草堂水面
遊魚解自得花鬚蛺蝶笑人忙閑將病作淸心
藥懶把愁爲點髩霜莫道往時年少事眼前相
對總相忘

五言絶句

十可篇 九卷 可嘉 六三

白楊渡

今朝穀雨晴小艇携茶具見說老僧來相期白
楊渡

二

烟波八九里花墅兩三家儻得開房住同來學
種瓜

三

春水長春沙沙晴春艸綠輕風栩栩來花鳥引
雛浴

四

放舟不覺遠野宿何愁曉細雨暮烟生老農春騎穩

春日過曹平子園林

春日行湖外桃花隔去津偶來幽絶處恐有避秦人

二

花下扣柴扉小童驚客至堂前見主人果是滁園吏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六四

百藥山

自鋤百藥山閑種百藥艸採摘亦無時服之當却老

二

嘉種無奇異惟隨土性宜釀成花露酒薄醉養詩脾

三

入夏火雲蒸自栽氷雪飲不須櫱與梅別有蕭冊品

四

瓦罐白甆甌繩床水紋簟小童溪上來荷葉盛菱芡

五

桐子乘秋下菊花團露開倘然二仲至先已滌螺杯

六

蘭花抽玉莖清夜倍芳馥明月上林稍聽兒月下讀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六五

七

坐久恐消渴茶爐亦清響與兒啜一杯徐步來書幌

八

莫愁冬月寒愛此漫山雪雪名〻映氷心何曾病中熱

九

靈藥無方書高歌白雪曲請君袪病根嗔恚與貪欲

茶星館

野館隱茶星臨風煮寒雪客來且喫茶而不因
人熱

二

貧家無好茶乃是好茶者一瓯潤詩喉淸風灑
如也

七言絕句

咏史

秦帝長城欲拒胡胡兒先已殺扶蘇不知鑄就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六六
金人後還有咸陽兵也無

虞吏部招飲山林

短墻疎柳度閑雲門逐溪開水竹分幽徑應無
俗士駕祗須尊酒共論文

村庄

烟水藤蘿樵父家年年春雨浣桃花山頭屋角
方圓地半種靑桑半種麻

柳陰

江干一望平堤綠繫馬啣杯枕茵蓐何處笙歌
沸耳來笑向人前賣新曲

秋日登錢塘江樓

江樹籠烟鎖寂寥小樓向午坐當潮漁舟載浪
横秋落听鄰天邊去路遥

東湖別業

桃花撲地竹參天搖曳東風楊柳烟溪水迎門
照眼綠往來只有釣魚船

東湖秋思

白楊渡口小船來淺泊蘆花上釣臺細雨新晴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六七
秋正好不勞問姓且持杯

題畫

白雲一片遶孤山山樹依稀雲往還最是溪流
流不斷石橋南畔艸堂開

雜著

先君子若水公示嘉松初學

稚子行文時會引用讀過時文句亦見通明但
作文以立意爲主意在題中一題一意假如問
罪合律其科條比例雖同其中情由各異此老

吏之所以得情也故善於用律也又如繪工圖像其衣冠耳目口鼻人人能舉筆立肖而獨其神難傳總是麻子而有清濁之不同總是瘦子而有骨力尫羸之不同總是胖子而有安舒躁急之不同其神情附於色澤而有出於色澤之外者也若一以引文爲主不揣題中正意只泛泛以詞塡滿是擬於科條而合敓於色澤而似於情於神靡然索然東坡所云如今制誥一頂八寸三頭巾人人帶得者是也汝筆資甚有頭

路只於今初學時便用心體認題旨將文者兵也題意者將兵之機微乎微乎妙於一心可不勉諸

後學胡士楚曰先生甫爾髫齡即負美名年未四旬遽云謝世七十二部太荒經五千四萬開天笈無古無今藥王便腹稀如也即論文示兒嘉松曼生兄信筆即寫自成天然至教正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活現莊生化身蘇子咸謂先生靈機夙證豈虛語哉

先君子之棄嘉松也嘉松纔十三齡耳假不即從地下無奈止松一人晝而夜少而壯險巇備嘗幸而不殞百念護持嘉松何以慰孝思也時而隱淚吞聲時而啼噓流涕

任嘉柱百拜曰豈止訓兒至教眞是論文確言

若水公鬻夫說

鬻夫擔菜朝市暮返者十餘年無所需僅僅葛屨粕食然妻織男耕晏如也踰年旦拾千金歸

以誇其鄰鄰之老翁曰易弗藉爲大賈鬻夫忿然折擔焚葛頃其粕以百金爲居倍買妾再倍爲衣飾文錦再倍爲舟車脫色減彩更置之復踰年錦毀舟車敝妾死其爲高臺僻垣也亦燼矣貸其隣隣不許并其擔菜之資無有也執男而鬻之盡出妻以爲食復盡號呼走吃七日投河死彼隣與塗人薄之弗顧也彼向之斫擔算歸弗得金弗亡縱得金弗侈弗淫弗棄業以甚爲大賈弗亡彼弗能一朝安也故弗能以一[illegible]

遠死也雖然彼必弗能　朝安也遠死也富家
之子弒媚恣雎而覗世爲其父祖攖金而守之
刻而聚之累而充之及其子孫朝承業而夕懸
罄者十八九矣彼其未得金而侈欲以盈也故
弗能一朝安也然不然其自取必然其天亡必
然其勢極則變也然未圖新附而主驕者亦若
擔者矣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基

先君子若水公擬本宗公輪贍族議

議爲公輪贍族事竊惟嘉樹千章必敷榮於本
固洪流萬派實發衍於源深肢體或任其痿痺
精脈乃增其羸弱況叅斯總爲同氣而蔓延悉
屬宗支仲淹爰置義庄陳競世綿族食彼皆敦
厚其本故能昌大其宗慨薄俗之澆漓致蕃庶
之凋落金錢蚨集緣毋越以爲家軒冕蟬聯混
譜系而成族親疎莫等輕重何權麥舟市夫令
名賴鉏矜以德色壙豈借資於飦糗筍箕誰
假庇於懸鶉藉仗義推恩略彷范公劍田之意

仍恤貧傳弱翻添沈約覆米之悲和罔觴於墳
篪靡于箕豆占道既没家政方隆世德常
存宗盟宜固於惟我　高祖承先啓後實浚厥
氏之源丕惟我　王父致孝展親益廣本支之
派敦行屢褒于鳳誥循良布頌于魚臺哀丧兄
則原恤其孤悼亡伯則世奉其祀睦比隣隆三
黨義氣亘以綿延成昆弟訓諸孫書香爰以絡
繹心惛時態故常傾橐以給窮交年逾古稀未
遑儲貲以議贍族通仕籍者雖云累世在陋巷

者豈曰無人業纂青箱共惭幪于祖蔭身依白
屋容蕭索於孫枝向隅之泣何堪數口之需安
藉排流未遠通塞巳别爲溝渠奕葉浸繁榮枯
轉率爲途路敢陳畀匄之議用宜長上之恩計
畝而分毋石取其五合量人而給極窮助以千
升歷歲月以爲常齊豐歉而不易餘根恐狠戾
仍掌貯於宗房積穀防飢俊逐開詳于總藉吉
內有辦窮富可均設會議於上元議乞須授輯
公廪於長至期定輸將僥裕者難慳刻而屯賫

寒峻者免所貸而落魄莫敢把箱於奴僕何今偏潛於姻親同姓盡同宗更嚴斥其冒姓各居豈遂各族共思興以安居葉葉相承子孫自聯一體源源不涸祖宗亦憫九原非徒科第號名門實惟禮義稱甲族爰茲申議妄越分以招尤率爾邇聞願定規以宣德

思之思之范文正公真千古一人

與友人書

浪遊秣陵凡五閱月幾翻伸屈始登龍門末照

十可篇　文九卷可嘉　七三

借光榮逾十部矣廼復錫以儀物賜以品題咄咄厥生何修得此宣尼尚不得之七十二君洛陽年少乃得帝子前席豈偶然耶生少不經師傳傳經膝下學爲文章兼以膂力過人擊劍走馬髫髻食廩過庠遂棄武事弗習比時家方伯家司馬懸車開徑更相賡和不知家之故貧也不數年而疾作文思詩脾半爲病魔所刼少痊而先君子忽卒于官匍匐嶺表憔顦銷魂年近二旬頭已二毛落第六科家徒四壁嗟破硯之已枯嘆綈袍之誰贈羞彈鋏之無脩悵處囊之末期行止何從浮沉不定幸承明公癖瓜之嗜得邀惠齒牙之餘胞弟德灃雖叨一第尚屬書生所望明公指教夕朝瀰便貴詞以謝

後學陳樸曰先生心坦神閑資學天授詩文都不屬藁隨作隨逸即極爲搜擷僅得之扇頭豎冊卷而已然皆近在數百里之間先生詩文播遍天下尚未能如願是數篇者偶得之南游笥中嗣君亟欲出寶先爲付梓行播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七三

巳刻未刻廣爲細覓彙爲大成公諸宇內以俟法眼之深契嗟嗟先生年少蜚聲才高不壽吾湖南屏九山左漾珠湖覺此湖山亦爲之黯黯矣

吳游詩

舊刻詩近千首悉從扇頭寫錄餘多遺落茲吳游所作共一百篇竹窓涼風偶書一過自琢燕石於襲錦也覽者任取次焉

丁未春仲月馬德澄若水書

五言古詩

將之荊谿

美酒十千斗薄田百餘畝此物如可求而我不能有白髮謝靑年皤然已老叟問水乞鷗侶入山麋鹿友山水非素業天地容我否假得數年遊沽來一瓢酒日日山陰舟處處彭澤柳閑情非有緣澄懷信無垢何須百戰勳金印繫肘後

吳江旅泊

進艇長堤曲賈客舟相屬歸途非一趣晚泊難

分局月暈天邊生草色沙際綠明發各解維去去從所欲

七言古詩

舟行喜晴

晴日雨餘江樹綠江上迴舟看不足却因微霞連冬春零落梅花開斷續輕風且得款款行時有催花鳥一聲舉杯猶是松陵酒新月當頭夜更淸

日暮投惠山宿

濺濺谷口吐寒烟靄靄山腰遠樹連不辨樵夫歸路斷惟有泉聲到耳邊泉聲潺潺遠樹裏雨餘日落寒烟起山樵若因洗耳來秋夏春冬定如此 先生別號雪林山樵

五言律詩

客思

家居忽不樂蘭棹自周旋流水孤城曲殘雲落日邊漁燈分爨火鴈影共江天誰是乘桴者吾心亦慨然

留別吳方于

淹此他山郭多君數酒杯鄉心變烟柳客思落寒梅遥集期難定窮交意不猜應知淸夜夢常到讀書臺

七言律詩

舟次平望驛

別去杉靑客思哀松陵一帶望中來洞庭山色晴雲出震澤波光落日開兄弟音書皆杳絶漁樵蹤跡復徘徊可憐燈火江村暮強解愁顏照

酒杯

過錫山訪張岑石處士

山翁到處自蕭閒近入深溪待弁山半畝荒齋隣酒市幾竿修竹映花關無端佳句池塘草不限清尊明月灣老母行年逾八十綵衣遲得鬢絲斑張母年已九十餘尚健

過泰舜峰園林

山園浥雨曉春寒轉折溪堂屈曲欄細迸泉聲雲外落遠將峰色鏡中看雙雙白雀巢猶穩片片紅梅花欲殘謾詑青蒼松樹老蕭閑不必有封官

十可篇 不九卷可嘉 未

孤舟暮雪泊陽羨西載

孤航帆影落江村破笠殘燈對酒尊躑躅寒風入遠盡垂垂暮雪向空飜溪喧靜聽魚爭獺林響遥知鶴避猿辛苦道途虛度月幾時高卧守家園

過吳方于陽羡山中讀書臺

到來幽徑竹林賒不斷廻溪拘嶼斜細細春雲依絕壁潺潺淺水濺晴沙題詩信有驚人語載酒寧無得意花儻是主人能好客平原十日未須誇

下西載遊南嶽諸山

南嶽南瞻春樹賒西城西入路迂斜暮烟欲合千山雨遠水平分兩岸花問客舟航猶濁酒逢僧衙谷已新茶愁心一片天涯盡錯認前村是我家

五言排律

十可篇、不九卷可嘉 老

雨宿吳門夜半月明有作

細雨淹春曦春江客思遲落梅臨斷岸垂柳隔深陂千嶂緣溪入孤舟帶郭移寒山猶雁叫淺水尚氷澌薄暮烟光淡中宵月色奇推窓斟濁酒擊檝賦新詩波淨天逾遠林深鳥欲窺幽棲驚後定旅泊解還維去住原無着陰晴總未期漁燈趂榜夜竹院問花時但得樵風便一葦任所之

白梁谿泛棹

辭家何太早變臘乍春風來此吳門北復淹陽羨東孤使如宿鷺旅食類賓鴻勝地遊難遍貧交途易窮傷心逾善病華髮漸成翁柳已垂條綠桃將吐甲紅親朋愁夢裏宅舍畫圖中時累未能潛入群或可同漁歌頻澤畔樵唱幾花叢歸去允觀曲將無此意終

七言絕句

登西城樓望陽羨諸山

城西西數遠烟生風壓寒濤撼石城昨夜水聲驚夢斷今朝雲樹遠湖明

十可篇　又九卷可嘉　七六

其二

遠湖雲樹遠蒼茫西接長流是溧陽不瀉寒濤歸震澤洞庭何處印山光

伯兄大資逾異復力以學以故詩文都不屬稿非若銖銖累積者茲游吳詩亦得之扇頭冊葉伯兄方工琵琶時鼓掌掀壇潛心典籍他日著作詎此摩尼長嘯九山堂數集而已乎而難以緒餘蠡測伯兄才高班馬豺以姓氏香開卯者豈如余之謬叨一第乎實不文伯兄命筆敬以數字書以卷末

丁未夏日弟德灃百拜書

吳游詩錄之吳友篋中恨魚蠹食神仙字不獲大全嘉松幸中之不幸也

可冊

宇宙大矣。書史夥矣。縱心思無窮。目力有限。人品不齊。礙壞狼藉。盈屋充棟。非指觸如新。則塵凝如故。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集可冊。

十可篇目

可冊

十可篇

明平湖馬嘉[illegible][illegible]生選評

同邑 陸大柱平治 較正

沈憲徵素仍

侄馬榮曾幼榮敬閱

可删

甲貨乙擯　五雜爼謝肇淛著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行制義不然甲之所貨乙之所擯妍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棄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怪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

文章果無定評真妙真至勿謂無定評也昌黎之遇宣公究遇矣而遲速之爲分數存焉豈可以智力攖

孤貧　青蔚軒日鈔

邴原年十一喪父貧鄰有書舍過之必泣其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不求資遂從學

可傷可感令人淚皇皇不休

酬呼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辭義

精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酬呼

縱有妙義一經叫呼就減了幾分

浮薄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游江濱嘆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輕嘴薄舌之徒決非好人極該嫌他

地理　隋書志唐魏徵撰

豫章頗同吳中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

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要富戚前妻
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
未舉之先既舉之後所爲俱屬不妥何孝何
廉而名之曰孝廉
官名輕重　楚客叢書　宋長洲王楙輯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
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
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不敢抗也其重如此
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
十可篇　十卷　可册　圭
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
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
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當時
榮之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
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有
如此
不論官名輕重只論載官名者爲輕重
曹泳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黄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
上省檜押轄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
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荅則又曰忘之耶泳
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
取小册示泳使觀之泳不敢觀首尾他事中有
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
疋蓋檜夜時游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
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
舉以贈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震天下不謂其
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若
十可篇　十卷　可册　四
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
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
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
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熺代輔政（熺係檜妻弟王㬇子）
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爲
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一飯不忘睚眦必報言雖欠量若只睚眦不
報屬厚果能一飯相忘實薄矣而疋絹博一
個戶部侍郎報過其則薤絹念頭人同是心

易貧黥刖反不若檜丞相

民生　湧幢小品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峯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

進士同年秦湛宇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編戶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與方[illegible]編頗不平一日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illegible]然起謝過遂待民生加等

也有通的也有不通的也有將就通的也有極通的也有極不通的秦湛宇何成心待人

友道　懶宜外史盛于義星簏輯

張耳與陳餘窮時誓爲刎頸而爭權相賊張遼與武周平居稱不輟口而睚眦成嫌友道之絕

仍魏已然何獨於今疑之

貧賤相交心事未免說出倘些小不足此便是起謗張本嫌也賊也即真此頸要刎一刎

王隨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翼城逋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館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

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以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鋌銀至縣令埜務均之父事遂得解

子毆而父母加禮寡恩者已作平等觀章惠此舉不惟德可誦事亦頗雅

陸輿繩　王元美尺牘

承見許鄙詞出獻吉上弟何敢望獻吉比之時人或小有致耳至所謂持論間詭鄒魯不佞誠有之生平只於皮髮上窺一二譬之行脚僧從講師座下拾殘語既不能求合得輒書之又不

既刻愛自今當洗心以受鉞砭矣

有錢也須會使有學也須會用

永樂五年二月

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

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甘雨舍利祥光

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桂楠生金色花徧於

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

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

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

孝瑞應歌頌

陳白沙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鵬

道州永明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真切

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平生不可心抓撓

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

金于侍郎哲見而嘆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

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凑妄彼此歡然

不但潤筆且以乾殁者矣

看起銘誌稱文來世界上沒有甚麼不好人

藏穢之府 五雜俎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

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

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

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

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

子弟讀書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

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貲即厠衣冠

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

援者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

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

使首善賢士之關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

最失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白丁有餘貲先負得個了附例名色弟子兩字

亦以抹殺

近日自一又可貢矣歲舉恩選俱皆正貢副榜准貢貢也胡塗副榜則難矣以廩以增以附例貢貢也目不知書手不能筆則又難矣筴盤等子租斛栲栳不在手則在目損人利己銖積寸累朝而營夕而計不能自揣突然一貢問書於讀牽牛下者問筆於捉蜻蜓撼樹欺天乎欺人乎曰只好欺幾個租戶與借債者而已其他不受吾欺也自欺也

題梓潼祠聯 破研瑣言

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田人間文字無權全憑陰德豈不足醒文來貪殘之夫

陰德祖上所積心田中過來變的

老成堪任 硯山堂集黃汝佳濬宇輯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孟嘗慚愧死

祭歐陽仲純父文 蘇長公文集

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死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于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而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

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有死也乃以生死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徒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乎忽焉而不見也能不長號而

㢘慟乎道之難行益難其人益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惧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坡仙幾字仲純凛有生氣

五行　唐書志宋歐陽修撰

中宗時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韉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

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系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角皆備瞭視者后見之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間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曰裙曰韉是亦冶容誨淫

郗世了　靈鬼志

郗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形人刻安之

此石名爲龜殼落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五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友人謂此等事雖善格物者亦莫能究其所以余謔謂曰極不難格硬鳥龜硬女客撞着了硬大爺

劉偉道　香案牘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髮一莖懸十萬觔巨石鼠

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此髮此石試三十年便何妨

丁玄真　香案牘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畫龍鬬風雨震沸玄真畫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龍之目其患乃止

葉公所好未嘗不是

懶婦魚　述異記梁樂安任昉彦升著

在南方懶婦魚俗云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溺而
死化爲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
奕則爛然有光乃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以之讀書則倦以之游戲則勸

魮音題　異魚圖讚成都楊愼升菴著

魚有名鰾亦號爲鯷化而爲人曾謁仲尼鼠戟
鱗甲山也仆之陳蔡之厄天濟聖饑

鮫又名魚虎

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
十可稿　十卷可冊　叢
如之人則不復
小則依依大則粲粲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於滇池肥白無鱗
魚中亦不免此妖孽

東海夫人

東海人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帷箔求[illegible]
象類出爲一噱
何益帷箔大類帷箔

疑　支談

有僧[illegible]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
坐愼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
甚惡僧曰我非[illegible]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
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僧家心源空淨參悟明了箭鋒不待[illegible]風[illegible]
不待[illegible]自能洞發三乘此僧疑關未開空[illegible]
二字還未徹透

曹鄴謝逸詩　林下偶談宋剡溪吳子良著

十可篇　十卷可刪　前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遠
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顚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
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
陽[illegible]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
盡矣文鑑載謝逸閔恨詩亦止六韻刪去[illegible]語
一歸之正便藹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
之一法也
要知三隻脚反行不通

洞悉安石　夢雲集

仁生寘類謂安石圍棊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戚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石爲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揺衆心揺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即決勝千里妙筭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安石知已

陰盛之徵 集異集唐比部郎中陸勲集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閲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縉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陰陽相須只如文質一般三分文七分質方妥

王皇后 南史列傳唐隴西李延壽撰

明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懽樂后獨以扇障面默無言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爲樂者外舍爲歡實與此異帝大怒后遂起景文常以此事語其舅謝緯曰后在家一儜弱女子耳不知何以剛正遽爾

惟儜弱所以剛正若撒潑便涯悍矣愁與剛須分別

蘇師旦 補石言

蘇師旦者平江書史爲韓侂冑腹心以奸計歸誠於侂冑侂冑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諸將冑侂冑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將掮資助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冑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冑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三萬九千三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二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俾臣驕

貨如此佹胄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以此等錢財使移之以振民則可以得民之
心移之以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
於權倖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
何其可也

陳豐　續艷異編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燈上忽墜
二鼠相鬭俄化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談
聲如小兒合復爲鼠分復爲老翁如此者四三
十可篇　十卷　可刪　去
遍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合坐
共飲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辭曰天地小
如猴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
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儂住處儂住三十三天
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爲一大
鼠向士人拱揖而去

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鼠類小人倏離倏合正小人之常態

賞功篇　華盤摘要　崑山周汝礪著

以爵賞善以賞化民故刑罰不用而太平可致
也向使賞不酬勞則無功者方懷僥倖之心而
有功者兢起不軌之心是故彭寵有轉運之功
以光武接之不厚而謀爲逆李懷光有赴援之
績以德宗待之不稱而生異圖僕固父子有討
社稷之勳以代宗報之不優而行反噬三臣雖
善不忠信有罪矣三君酬功不當得無過歟雖
然有功不賞固非報功之典賞功過當又非國
家之福昔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日方中而灌
十可篇　十卷　可刪　去
之瓜不旋踵而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
以其時適以敗之矣漢宣之待博陸梁武之待
侯景是日中而灌瓜也安得不覆其族耶

得中爲妥惟中爲難

張乖崖　方以範澆初輯

張乖崖劍腸烈氣千古所罕其鎮蜀一女奴隨
侍十餘年迨歸猶然處子此是何等節操乃其
席上贈官妓小英詩云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
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

人間爲飲伎丁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服如
秋波雙臉横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
清有時歌罷下香堦幾人魂魄遥相驚人看小
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
我今贈爾新番曲抑何鍾情之深耶固知筆墨
游戯無關神乎久矣
大德不踰小德出入然也然也無關神乎

燕石　屏溪集陳文燭

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寶歸爲藏之周客聞而
十櫃十襲可觀　宋
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
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耳其
與瓦甓不殊
宋人不愚即使周客藏玉便何如無錢何使
有錢不使宋人正以此笑周客會名不讓周
客擅

黄公二女　繡閣遺緩

尹文子曰齊有黄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
常謙辭毁之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
人無敢聘者
齊無鹽邑女離春者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卬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種種
諸醜宣王尚納爲后兩位姐姐不須慌也但
自老女兒極會打老公求姐姐手段畧放鬆
些此後自然姻禱早結
黄公真不悞人非謙詞實話也或丰美其貌
醜惡其心乎
可笑可鄙之事無般不是老女兒做出極不

十可笑　十卷　阿冊　朱

吃不着之厥天一經其手扮花扮草起來或
微疾而祭神賽鬼或無疾而卧褥眠床不如
意者常八九倏而長齋佛前可語人者無二
三且貪食前方丈在家須塗脂抹粉出外定
穿紅披緑今日比寺燒香與未闌明晨南薦
了願趣復發富者只得傾囊以佐其欲貧者
不怕他不叩人筍乞人債也所妻劣予無法
可治男子之力必勝于婦人若對悍婦其手
自縛父母之尊素加于卑幼使遇劣子其口

常祟蓋成畫圖矣

望多　無競言

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讐在吳子寧能爲我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傍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淳而望多也

不讀書望中連本錢沒有至有東縣西逵以騙妻奴者若野民尚有些禮意

拙目　忍辱禪集

文賦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

自有真相知

不可因拙目之嗤遂廢吾巧心之濬發

辟瘧　水衡致錄

關中無蟹秦人家得一乾蟹士人以爲恠有病瘧者借去懸於門戶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此士人頗直魚肉尚有不曾見者何況于蟹

酒說　破研墳言馬嘉松旻生著

昔吏部畢卓盜酣比舍郎甕掌者所縛傳今談爲畢公笑余謂吏部負集之舍趨兒不憚損軀與何靳於釀即令其出若妻而獻若女歡然飲佐甚忭忭怦怦欲妻遊復艾女艾且善媚皆其意中實想何煩於盜方畢公之是悲何幸世態也世見也余斷之曰持酒以禮禮所在十日飲可禮所不在千日不飲可

天番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惟德爲貴酒之旨也吁䟦狂戾德之所去

十日飲千日不飲旨之所存

附戒俗十章　告坐　安席　酒新而辣　饌潔而溢　奩由市辦　果用疊盛　右二　數邀而至　僕從不一　頻欲起身　固爲遜坐　右贋

色說

夫子刪詩不廢鄭衛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夫獨非人情矯餙之乎余謂尤物當前移之爲賢即如經生家新制一出[illegible]然括目尚陳言是務乎

絶欲之説創於禪家欲之所以益熾忘情之論
囿乎道儕情之所以愈濫而吾孟氏有言養心
寡慾余亦曰寡慾養心婉兮變兮養吾心兮寡
兮欲兮何斧之伐性兮
𢒰蘭逸麗淑質艷光更加一個温存的性格
兒與生香工解語花也
草肥春雨子落花牽風而亂下錦帳縈山羅
幃照野誰人能洞此色字

財說

齊人攫金於市眥寧視同瓦石有說乎余謂齊
子論已定久齊人亦直於攫者請得以巧取者
而論之向輕被褐士渠則重以褐士始褐士可
計取釋褐衣被望生畏取被褐鐘奉釋褐假釋
褐勢臨被褐巧取之徒直同盜跖余箴之曰取
與有道深上君狸形鼠嘖取百鍊精頗用一番
心苦地上仙飼虎喂犬棄披沙寶反資衆議失太
人吾不咎取之而直咎與之者
財之一字[illegible]人滅深張燈持杖圍盜朋謀夥
計亦盜[illegible][illegible]猶偷不足言矣食妻衣妾不必
言矣[illegible][illegible]持杖爲貪所迫稍能自給者何苦
行此不良之事最可恨者倉不止剩糧而粟
且紅裝不止餘鏹而貫且朽假不宗遠族之
勢藉疎親認戚之威多方圖設百計陷排蠱
以酒蠱以色蠱以嫖蠱以賭居世事于已居
呆頭于人身之擺擺户之爵蛆彼自明得意
殊不知神明三尺頭上也爲盜爲娼縱不及
其身而及子孫者必矣

氣說

直氣也大直若曲老子之失言也直士尚不暇
來友爲曲夫藉口卯余謂今則氣有三焉盛氣
牛氣狗氣盛氣冠蓋雲從不期驕而驕牛氣竊
附冠蓋昏夜乞哀驕人白日狗氣奔趨於牛盛
之間吮癰舐痔[illegible]行不至牛氣可加於狗見盛
氣一阿狗氣[illegible][illegible]於人見牛氣一消盛氣不敢
觸其鋒日淘乎[illegible][illegible]之氣而已余養之曰恐過
事堪喜至大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害終身行一恕正所

以善養吾氣
讀書理徹身貴一朝崖岸先以融淨讀書身
貴崖岸未消盛氣加人吽不得十分是也只
索讓他壽香逐臭趨炎附勢小人自然之理
何恠最可笑可鄙狗牛兩畜一人兼之肚中
一字無千內薄有鏹狗盛之間自居在行在
行惟假也盛氣因之不看他在眼內狗氣亦
姑置他在腦後手忙脚亂出妻獻子又事事
儘爲矣

這等人是狗相識這等人自有班狗弟兄這
等人狗年間發跡倈崢嶸這等人說的是狗
氣狗聲這等人使的是狗心狗行是一個毀
狗尾的裔男女是一個掩狗皮的賊醜生

天津橋老人　録異記

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話風骨甚異
潛聽之云明日午時於寺中鬬疾速一人曰公
欲如何曰吾一聲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每
縷仍爲七結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旛竿盡爲
筭子仍十枚爲一積儒生乃與二寄友於寺候
之至明日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
千餘匹盡結尾每縷仍七結又一聲旛竿在廊
下爲筭子十枚一積

天公游戲

和和　紀聞奇録程補雲門輯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
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
寺修營殿閣和和時來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

嗣願得一子惟師降福和和曰遺我三千
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
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
爲公主作男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
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
一子長者曰潛曜少者曰晤皆偉然美丈夫
博通有識

真僧也既與人兒復能體帖

李惟燕兄弟　廣異記

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其兄誦金剛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舡將欲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

誦經茹素郎此便是功德不必論其他

旅泊不樂疊韻四十有九　馬德澄慕水著

往時少小讀挾策十五二十年正芳手操鉛槧書蒲床趨庭蚤慕成文章與聞俎豆入宮牆矯矯詞壇莫敢當猶憶詩歌引興長因之游冶閒雞場饑食渴飲足膏粱冬裘夏葛宜溫涼宅傍

蠶絲五畝系腰間寶劍千金裝肯如抱琵獻春王肯如彈鐵投孟嘗奄忽冷露飛清霜草木變衰日昏黃匍匐嶺表奔父喪摧折肢股裂肝腸僮僕逃匿田園荒妻其兩弟各行藏一從吾父宦遐方頻歲天刑不可禳淹淹蹇蹇誰恤卬漠然作客輕飄颺金陵別後復金閶使我旅食走彷徨口中不語心悲傷謀生計拙何可常吾家尊長祖父行或爲大夫或爲郎洛陽孤腋製爲裳合浦明珠盛蒲囊鱗鱗甲第陋阿房嗟嗟游子嗟他鄉陳陳塘粟鄉太倉嗟嗟游子饑絕糧謂是矜憐或敢望儻是矜憐不敢忘漫漫春水駕孤航幾番夜雨幾斜陽遠天月上烟茫茫平沙風緊流湯湯身非漁父非行商如何出沒水中央翩嫌孟氏初游梁翻驚屈子終沉湘援求未得途金張歸途盼盼淚盈眶吾今不樂且徉狂

家司馬新甫題余茂松堂

桃李非不艷但當陽春時群卉競芬葩安能凌

冬枝有美蘭桂皆貞松連根移亭亭間玉樹挺挺接文螭勁節翠栢幹虛中綠竹姿吾家此曼生天然駿骨奇曷哉善可寶況乃德爲基先君子與本常公俱以德行扶風故家譜南郡有題詞

友人東花鏡

天下艷能生情情能種怨今世之君子章臺柳枝不幾隨風飄漾哉古來作者雲集咸託賦於宮闈一似芙蓉含笑嬌羞與愁匪此不極其致吾友曼生馬君上下唐宋正患才多忽轉是編

屢余校定余謂香殘紅歇讀之宛似畫圖願曼
生姑蘇杭函候他日二八佳媛捧檀板歌之奈
許隻字入傖父目爾

關祠聯　青蔚軒日抄

浙西湖孤山之崖煥關帝祠隣於岳少保塚右
陳仲醇題曰忠能翼主咢足分漢室君臣德必
有隣把臂呼岳家父子

切而妥卽欲移之他所關祠吾知有不能

莫浪眠　清暑偶言

明萬曆九年當國者每事務從刻剥丈量天下
田地以加賦吳下懷隱憂者有詩云量盡山田
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而今那得閑洲渚分
付沙鷗莫浪眠

就飛上天上也沒幹

田特秀　異話記

田特秀大定開進士也所居里名告十行第五
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
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
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一個里名有是半十真異

馬文升　皇明資治通記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其僅以身免發其
先世塚墓無遺骸取其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
命劊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
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
尚書家在闈中引衆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於某某乃

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
未嘗泯耶

縫人　青蔚軒日抄

國朝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製
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
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
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
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

不能稱也
不獨工於製衣亦且深於物情

著書　可讀

史虞卿傳太史公曰窮愁非著書無以自見
富奴嗤貧士無銀錢貧士笑富奴不識字
翰墨爲勲業文章爲琬琰

唐中宗　清鑒雜抄

中宗爲天后所廢久在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
因抛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遂爲樹
十可篇　十卷可冊　廿一
枝骨挂至今猶存
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而其鏡中影
人語曰郎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庶出之子　楚客叢書

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
曰任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
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
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通
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
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
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
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趙簡子
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矣簡
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子是以母卹爲世子
日月之光頑石蓄之則生玉螺蚌吸之則生
十可篇　十卷可冊　廿一
珠賢才斯貴嫡庶何論
賀側室育子者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移夜
半鶯鶯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
回喝采
坡仙娌謔詞揭起裙兒一陣油盐醬醋香

王宗郎　録異記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
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日夜奏樂忽一
日水波騰湧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

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千累累接迹行入漢江却過廟所復往數里或隱或見三月乃止

管子曰龍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涵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沉則伏泉

廬山漁者　山川司話

廬山中有深潭名曰落星多漁釣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裂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署之岸側後數日其物上泥

滓莓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頮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共人即語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於潭上

但云水底下潮身得無是乎

肉蓯蓉　五雜俎

肉蓯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群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壯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紫稍花

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涯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

此與肉蓯蓉大畧相似

原評　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斵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汙濁之物以求助長之效鮮有不速其斃者矣

掣轉公頭

王忠肅公翱一日見一大臣日送美姝後冏顧之忠肅公云此女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大臣尚然掣轉了頭小人定被他剜了心去

矣

毀譽類　詞林類語

楊蛾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譏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謗其撻父翁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流霧蔽之也

人品要辨貌而相之俱是好人

林鶚楊浩　皇明資治通紀

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知府

謹按此舉　宣廟之武也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擢政察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弑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延綏愚觀

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　都憲况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槩政以志損是故阻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

官績類　相國繩尺類纂

今之仕宦者立朝既不能純心以報主居鄉又不能克己以善俗或強買田宅或凌逼債息或囑托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隣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讐敵或阻抗錢糧或濫

希優免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耻其貪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子立朝當敬以事上而不獲譴於公論居鄉當和以處衆而不得罪於閭里况生爲名宦沒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哉

要知不是爲惡之資

寒翁　知命錄

比叟塞上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

後子騎馬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兵
出其子得以跛免
機械不生聽扵自然
晉寧凌節婦　張弼
柳葉桃紅幾度新寒窗獨坐不知春世間碌碌
隨流者空有須眉醜婦人
罵得好
殷天祥　續仙傳
殷道筌又名天祥皆自稱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廿七
値賓會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甚輕侮
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
必有戲術資扵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扵其鼻
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
鈿委地相次啼悲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辭
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
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扵七七有頃
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

舊略無損
詬客席上者妓故態恨無七七兩栗
臭者自臭香者自香在人自領
江東客馬　原化記
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扵飲處
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首一樹而
睡久而不動直至五更客寤尋覓方始扶策而
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
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廿八
使至宣州知馬在請乘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
也既乘遂躍此人扵地踐嚙頗甚衆救乃免意
恨其責己也
人中儘有不如畜者
周興　唐書列傳
周興者來俊臣黨也嘗誣左史江融與徐敬業
同謀詔斬市融尸奮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
反詔俊臣鞫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
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中

熾炭圍之何事不成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謫嶺表未幾為怨家所殺

做事兒太過誰免的沒風波常言道點點還來人舊窩

不識古字　賢奕編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還曰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前書以進乃赧顏慰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笞吏不識古字議文不識今字

宗道䩮　北史列傳

道䩮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則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齊任城王澄怒而鞭之道䩮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失體復蹋屐而去冀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䩮屐李洛姬肚時稱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洛姬婦人

縱可鑄屐可做此鼓非此肚不綳

菽園雜記

正統間戶部侍郎某某貌美無鬚媚事內相某善伺候顏色內相甚眷之一日問彼曰某侍郎爾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肖子

陳王兩舉人　皇明通記

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

謹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冐試中順天府第一為京士訐奏詔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玩倫後以字行為王宗彝坐累謫戍邊成化初遇宥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蹤跡尤異

廉介類　繩尺類纂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衿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

也遂索前刺書一絕云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嘱門者接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解纜遠矣吉陽染於嚴氏大爲清議所不取

惜哉庠士之名不傳

術士　亦命編

玄宗時有術士判事一一先知公卿兢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其明日餐何

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盞橘皮湯李笑而遣厨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旨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吃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湯曰二十盞矣嗟嘆久之遂邀術士厚與錢帛

飲啄雖有前定尤須惜衣得衣惜食得食

李叔堅　風俗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諭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恠犬尋又於灶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曰兒奴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享大位

恠有兩說曰恠由人興曰見恠不恠

程員　南唐近事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顗立街中謂曰榜在鷄行何忽如此員悵然而覺秘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佖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驗既夏內降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榜及第明年歲

在癸酉也

榜登可續乎小試頗不拘

知止　簡身箴

房屋不在高堂不漏便好衣服不在綾羅和煖便好飲食不在珍羞一飽便好娶妻不在顏色賢德便好養兒不問男女孝順便好兄弟不在多少和順便好親眷不在新舊來往便好鄰里不在高低和睦便好朋友不在酒食扶持便好官吏不在大小清正便好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習

與殷無美　王元美尺牘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峻伯爲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土卽滇南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項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灶瀹釜蓑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卽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假寐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了不肯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卽是也衆大噱笑而罷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一請便爾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四四

尚書省押尺一有意邀有意逃叫不得樂境矣布衣蔬食難道就叫做苦境乎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小石潭記　銷夏

唐栁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衆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潭上竹樹環合寥寂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蔚藍之光上下相接　寫馴魚如生

獨樂園

一可篇　十卷可冊　四五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人所不及

陸深與友人　橘社

僕夜歸宿山中昧起觀初日散影遥田蒲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瀰漫霶霂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臾亂流如泛瀛洲還坐南宮映日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噉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足下共之

木寫雲氣上秘群芳

杜豐　文冲之曰安輯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備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

十可篇　十卷可冊　四六

宮見棺木陳於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上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於妻臥床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博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之子鍾時爲兗州參軍都督令掌廄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煑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煑粟豆二千餘石納於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

能爲患而愈肥
非此父不生此子

李燮　後漢書

固既誅其弟子燮年十三固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黙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幾二兄被誅姬遂携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東下入徐州界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陽各異業

十丁箭　十一裱　可刪　四

陰相往來酒家意其[illegible]人以女妻之燮後十餘年梁冀誅詔赦[illegible]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還其鄉姊弟相見[illegible]傍人後王成卒燮治喪葬追感舊恩每四節祠以上賓之禮

好個王成酒家也是不俗

桃符　慶遠集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特牛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韋郎韋族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

處慮遠存心正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餘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妬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云

一可箭　一卷　可刪　與入

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數輩遂據腹而卒

不食河豚不知魚味

顧琮　集異記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獄詔當伏法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惧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門下侍郎薛稷

叅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生我之門死我戶夢死之戶得土路

薛昌緒　蕭庠新書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
迂避禀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
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
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
退或[illegible]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
輙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
十可[illegible]　十卷可冊　見
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
又聞蜀人入境遂潛師宵遁懼蜀人之掩襲涇
帥歸行[illegible]數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
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
晨自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扶上鞍轎控其馬
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蓋
人妖

吾未之見也

附麩　[illegible]華錄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崖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
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麩故入翰林

夜舒荷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
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荷

蓮荷生是目然母勞雪漁刻畫

韓休　古名臣錄

休性峭直事玄宗言時政得失必剴切無留匿
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十[illegible]　十卷可冊　孚
已而疏輙至帝常引鑑黙不樂左右曰自韓休
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
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吾退而
寢不安韓休論事多訐直吾退而寢安吾用韓
休爲社稷計寧爲身哉休六子滉最有名

涇渭未嘗不井第可慮一暴十寒

成人之美　焚藜緒餘

韓卓以家奴竊食祭先義而免之孔文舉以貧
民盜麥養母嘗而釋之在二役固以親故受汙

在二公不失爲成人之美

汙親者在在皆然成人之美吾恐未必然也

陳復休 仙傳拾遺

陳復休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舉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斸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斸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

十可館 十卷可冊 五一

世人着意多取到底耗散者原湊着不合兩字

沔甲 循環録

北齊有仕人姓梁好劎使勇復能中險位歷要儭家且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生平所愛奴馬器皿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死之器皿及馬猶未毀且殺也奴死四日而蘇說云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鏁帶枷非復向來雄偉其軀兵衛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言畢與亡主同入官判其生還主備歷諸苦

說起來財主平日兢剋原沒相干

這財曾燃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悔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販眼早野草閒花蒲地愁千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十可箱 十卷可冊 五二

到此地位悔不當時也行件把好事富貴之家止美得一具棺槨葬不如速亡死不如速朽這一付業骨頭埋在三尺土斷自覺不穩

治體類 詞林類語

天下之事不必過有所懲也浮江漢而遇風濤則終身忘舟揖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則終身棄樵爨之功一劑不愈而曰自此可以無醫因食致噎而曰自此可以無食其父讀書不利於時而曰有書可以不讀并驅其子而田之噫衡

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動芥勢固有所窮也

大瘵子

士自有真　知恥錄

士以誠實為軒冕以精忠為圭裳以才智功名為士苴畏公議如刑辟守教化如尺度斯謂之士矣

尤貴知恥毛群以齒角為矛鋏羽族以觜距為刀鋋恥亦士之矛鋏刀鋋也

虞翻與弟書　搜采集

長子容尚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世之人多以門第相矜尚㢠未知門第高妻由是陵夫婦由是傲舅姑况豪門勢家禍在不測反為其累者亦有之

誠哉天之福人不在貴族

行巳　緹尺類集

易彖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

天顯　友于集

書曰脈人於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註言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不能恭事其兄兄原該恭事勿以其貧而忽之

鞠子　友于集

書曰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註言為人兄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於弟弟必須友和勿以其幼而易之

俠婦　劍俠集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羇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巳任罄家所有買磨驢

七八頭麥數十斛舟月得麪月騎入市鬻之暨
晩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
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
無聊妾叩其故董變爱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
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舟
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
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
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
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

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
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illegible]
兩人欲圖巳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
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月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
益懼自分必死探橐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
一聽於客客去明月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
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

一衲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
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當
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
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巳塞無復顧我
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恠其語不倫且慮
隣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
維客麾使登舟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
之費茫然不知所爲舟中奉侍惟謹具食不相
問訊纔逹南岸客巳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

苦出黃金數千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
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
耶強留金而去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志果
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
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
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
果以妾至與董偕老遂成殷室焉

如此質意周旋世何可多得況婦人乎力辭
客金董亦可佳

秦丞相與董同有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蹤
月改京秩且又得官

俠婦　劍俠集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必爲竄名籍中已至正使誥命皆在此即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

或見憐爲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爲　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垂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玆事易辨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但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橐之半歸一捐館當爲偕老洵喜不勝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女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爾望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整秀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盜區潛也枝山縣以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幸撫侍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婦怏怏見詞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莩矣一旦得志便爾忘恩獨不內愧于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嬉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老兵魅婦翻然起燈燭陡暗冷風襲人有聲四

妾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叩行藏於四妾使壯勇三千人出追捕亡所獲

如此忘恩負義世亦何可多得況男子乎洵固無心婦也乏目

婦人以夫爲夫俠以匹爲夫洵固非婦匹也匹則人盡夫也不匹則夫盡人也婦殺大耳非殺夫也　奇女子傳論

廬山痴道　南唐近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甚偉
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疎於冲
舉魏王之鎮溧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甚
于道舘廻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
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
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
庭除仰挨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
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絶句
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
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十可篇　十卷　可冊　兕

不跨鶴而騎牛吾想老聃之身不知幾許重

坐化僧　如葦渡集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貲於
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於縣負者患
之乃行賂於譯吏項之達魯花赤譯簪狀詞顧
問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
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
僧竟不知也竟以為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
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塘門外積柴數丈
擁縛於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放債圓滿坐化允宜

員半千　唐書列傳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何謂三陳衆未對半千
進曰古以是宿孤虚為天陳山川向背為地陳
編伍彌逢為人陳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
時雨順天時是天陣也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
地利地陣也舉三軍士如弟子從父兄得人和

一可篇　十卷　可冊　夲

是人陣也帝曰善哉后常謂曰久聞爾名謂是
古人乃在朝耶境外事不足行宜留侍制半千
歷事五君清白一節以山水自放游堯山樂之
遂定居焉卒年九十四.

三陳說得透一節行得徹好個員半千

沈煉　平湖縣志經濟

沈煉成弘治巳未進士居官耿介絶俗家居睦
族信友足跡不入公門益其進退始終一於劉
者

足跡不入公門者居官自然耿介絕俗居鄉自然睦族信友

陸杲　經濟

陸杲嘉靖辛丑進士置田以周族謂之族田置田界宗子供禴祀謂之祭田置田以給族之子弟置塾講業謂之學田以宗族日繁更徭不支置田分贍之謂之役田

吾湖大族屈指不能盡說一田字類縮首不出說一族字連影也不見了陸公真可法可

傳

陸光祚　經濟

陸光祚登嘉靖巳未進士嘗取一妾訊爲故家女立還之

娶妾固以欣然故家女尤覺快然世俗心胸也陸公逈異

馬德灃　經濟

馬德灃萬曆丁未進士乞改教選寧國府授士子以贄見幾無所容時捐俸周其貧者歷刑部

郎府關　宮事起灃據律以請　上命降級謫外棲遲數載歸道卒　熙宗登極贈太常寺卿御批馬德灃功在國本准錄廕伊男馬嘉柱着送監讀書卒之日橐中蕭然殆無以爲殮云

幾無所容據律以請合而觀之學力有自

陸錫恩　經濟

陸錫恩二十七歲成進士丙午典滇試性瀟灑不矜崖岸放情山水時人目之爲達夷然不屑也

最可笑者紗帽氣先生一洗時病

馬維銘　經濟

馬維銘弱冠成進士令太平灘畝稅鎔積年虛糧胥職方督山海關諸凡貪弁月盜暨貂稅後府給引陋規一一疏剔著爲令所著史纂廣文選池塘草諸書行于世膾炙人口

讀書成進士成進士又讀書者惟先生一人

王梅　文學

王梅嘉靖壬辰進士才雄氣豪志凌千古嘗言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賴不朽功業文章耳若祿祿窮年虛生浪死與蠛蠓何異

說得是

沈懋孝　文學

沈懋孝嘉靖戊辰榜第十三人官南司業苦辭封庭蒸嘗蒔歲半藍熠熠伏誦不休不居間一事不通要人一書

俗事在身要人在心為有工夫誦讀先生真可羨

曹徵庸　文學

曹徵庸戊戌進士為人清疎儁遠雅有潔癖避俗如讐

山高水長

沈圻　清修

沈圻正德六年進士父子俱官藩臬産不及中人清名勁節籍籍人口遺命無入鄉賢

清名勁節之人此中自與人殊

馬應圖　清修

馬應圖丁丑進士疏劾科道并及首輔謫典史陞刑部主事布袍草履燃紙代薪郡邑干旌過之蓑幃肩輿一報謝間有餉遺不過瓜菜亦無敢濫受馬主事物者顯貴有過亦面斥不少假熙宗登極贈光祿少卿

直道而行

孫成泰　清修

孫成泰萬曆丁丑進士任蘇州郡有惡少年利人美妻竊覘其庚帖與隱誌以故妻訟于守且

斷給矣泰密鞠得情毅然為言還其原夫

清癯無俟言即是一節可槩見矣

俞喬桂　清修

俞喬桂壬戌登進士令潛山廉靜有古循吏風大指在興利伸枉

廉靜兩字真足以當之

馬千乘　篤行

馬千乘隆慶戊辰進士庚午分校拔湯顯祖為海內人士冠冕終粵憲身終無欺人身終無媿

可以質衾影可以對大庭

毛應銓　篤行

毛應銓甲午舉於鄉孝廉十五年仕宦十年咽不沾項居無一椽廷駐鄒郡縣豪鄉閭問舍求田日不暇給所得孰多御閨閫無惰容處貴介無阿色

眞長者眞可以風世

馮伯禮　篤行

馮伯禮中萬曆丙午應天榜與兄伯禎友愛撫孤侄自髫齔迄成立不啻己子

撫孤侄不啻己子人所最難況乃侄且素封乎

馬維鉉　篤行

馬維鉉有至性曲成父志廪餼館穀不私妻子弟職方銘予奉常德澧鉉自督課過庭訓曹徵庸輩皆門下受業士閔陸甥幼孤教育之且與畢娶內侄潘某三喪未舉友人吳秋江粘骨未埋鉉悉以身任庚子舉明經敎安定教法月翔師範行之邑故有橋稅委鉉鉉力辭之其守官類如此所輯簡身教家二箴四書尚書解詞林類語相國繩尺類纂剳目刪性理要諸書行世祀南雄名宦

一鄉曰賢一國曰賢仕入名宦教垂後世豈非天下曰賢後世曰賢乎

門人過庭訓曰黄黄我綬青青子衿秀標重箭價重南金本固源長先生之澤正未艾也

勅書云理學醇儒文章正脉非帝心之特簡而何以默符乎先生也先生履素從先進明經啓後賢乎

陸大鉞　孝友

陸大鉞中丞萬垓長子謙冲折節不一與戶外事里中人忘其爲公子也弟萬鋏亦自翩翩

這樣好公子做公子的該學

張濤　尚義

張濤多隱德娶婦盲相敬如賓

當今之世不必論其盲

施應塤　尚義

施應塤贅曹曹富而無子貲應歸塤塤視其舍
殮哭之去無少染指

有子尚欲下石無子誰肯相捐

陸珂　尚義

陸珂居恒緝格言勗子孫曰天下爲善最樂人
生無欲爲安年八十兩舉鄉賓不赴

鄉賓國家重典爲善自己實德味陸公之言

十可篇　十卷　可册　李

掩耳盗鈴者徒供腹誹而已

馬香　尚義

馬香七歲失怙特刻苦成立兩兄老迎養猶子
撫四侄如巳生

養兄撫侄世人最難之事一人兼之佳矣佳
矣

馬瑀　儒林

馬瑀字朝儀孝友耿介有聲膠庠周邑儀藏平
大猾訐以私苞苴萬計瑀上書當路侃侃數千
言得不坐年大祲民多流徙瑀固請移郡兊今
年田租卒減其半會貢瑀以次當貢或謂先陸
生未至可得瑀不應卒貢陸子千乘戊辰進士
孫維銘庚辰進士曾孫德灃丁未進士玄孫嘉
植丁卯浙魁

言人所不敢言行巳所不欺行皆理言理行
宜乎子若孫世永其芳

馬千里　儒林

馬千里自幼博學食廩歲饑賑活人甚衆同庠

十可篇　十卷　可册　衣

有挂于理者力救觧之課弟憲副千乘成名啓
恒淡漠凝静不慕聲利坐一室左史圖書怡然
自樂名士多出其門

好動之人所行不當于理惟好静之人所行
一依于理怡然一室先生静功也賑歲饑觧
人懸静中得力之動也合動静一轍于理先
生遺教不其違乎他事不能枚舉

懷所學　儒林

懷所學萬曆巳卯鄉薦日惟扃戶讀書恬淡自

[illegible]托至者赤類謝之經年不一至公處

其介約如此

悉如公行賓館不參敘乎

俞文溢　儒林

俞文溢言動以禮意所不可㮰行于色生平寡

交至以道諠相切摩者終身無間

久而徹之當之真無愧色

姚參　經濟

姚參庚午薦京闈居鄉約已敎族恤舊樹義

十可箱　十卷　可冊　玄

約已已可羨敎族尤可敬

曹瓊　清修

曹瓊弘治癸丑進士居官俸貧分賑宗族諸子

布衣蔬食

只要妻子吃好穿好那有心在宗戚身上恨

不起曹公而為說法

游雉山記　孫璽

雉山去平湖南二十餘里維時和煦景物明麗

趣合服宜春服舍舟登陸倘佯大道迤南居人

四五家皆棘樊荊扉前帶淺流平淨一小橋跨

橋百武至山麓歷坡而上石磴巉絕躋扳却步

爰折而西盤旋躡磴東上友人東谷足力弱不

能登趺坐磐石予與溪南亦小憩石上天風蕭

蕭涼爽襲人少焉復折而南維石齒齒縱橫變

態有壁立類人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突怒

土中類迸筍者類獅象蹲者類虎豹踞者類波

濤湧者他莫名狀沿山寂陟峻嶺群峯敵面秀

拔森羅真若游龍飛鳳翔鸞振翮龍蓯翠鬱縹

十可箱　十卷　可冊　手

緲天際盡東南之勝者茲山也山東北地瀕夷

曠有佳僧闢地創小禪室出迓執禮甚恭余謂

天下名山武夷以朱子顯瑯琊以歐陽勝而壺

關天台則以九老劉阮名茲山惜僻海隅得人

焉顯揚之殆將與瑯琊諸山競勝於中原矣

游東湖記　馮汝弼

余與客泛舟載酒遡北潮而上微風處水波疊

如鱗對酒臨風襟懷灑灑轉盼之間市河在目

行商機舟坐賈列肆鷄犬相聞往來絡繹居然

[illegible]也。買之陰雲四起。微雨東來。僕夫沾[illegible]
慢櫓南湖。則野水沒鷗。盆沙𩿨鷺。列嶂豐林。雲
迷烟鎖。雖晦明時變。而觸目可人。自成佳趣。旣
而好風。倏至陰霾。屛空麗日。融融天。水如鑑。于
是陟祭山之巔。謁陸公之祠。遠眺則九山環拱。
俯瞰則三湖貫珠。西顧則千雉拂雲。環視則九
龍掣尾。天然勝景也。命酒三巡。返棹而北。傍繞
東浦。則岸柳垂絲。野花如秀。漁艇凌風。一聲欸
乃。欣然舉盞。與客對酌。余曰美哉斯湖。樂哉余

與客之獲游斯湖也。

摘圖史

綠萼。梅。風遞幽香出禽卿素艷來　虬。松。歲寒無改色年長有倒枝
梧桐。廣葉結青蔭繁花速素色　綠竹。檀欒映淸曲青翠漾漣漪
玉蝶。梅。爭樓上之落粉奪議中之織素　西府。海棠。黃鶯弄不足卿向未央宮
玫瑰。雨朝勝濯錦風夜剝焚香　寶珠。山茶。散火冰雪中𤊟映曉天霞
芙蓉。晨露濯朋紫片片明秋月　黃桂。高臨月戶秋雲影靜入風簷夜雨聲
白荷。邦無色可並不奈光香何　磬口。臘梅
荷花。雨過起嫩眞欲語風來舞袖綠成行　牡丹。裁成艷思偏應巧分得春光最數多

建蘭。日麗參差影風傳輕重香　水仙。琢盡扶桑水作態冷光眞與雪相宜
菊花。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　夜合。芳容朝已舒夜來人不識
虎刺。　杭蘭。折莖聊可佩入室自成芳
萱花。色湛仙人露香傳少女風　石菊。數點空階下閒凝細雨中
翠雲草。淨與溪色連幽宜松雨滴　秋。海棠。
紫。蝴蝶。　枸杞。不知靈藥根成狗怕得時聞吠夜聲
錦帶。　甘菊。
芭蕉。　郁勝
桃。隱士顏應改仙人路漸長　李。葉暗靑房晩花明玉井春

橘。自花如霰雪朱實似懸金　梨。綠葉已承露紫實復含津
杏。香屬登龍客烟籠蝶宿枝　櫻桃。爭興梅似尤不美萍如日
花紅。成都貴素質酒泉稱白麗　柿。夕連星影出晩帶日光懸
茶。樹。桃花宜歙松蘇閩萱草令儕蓉遠志　枇杷。火樹風來翻絳焰瓊枝日出曬紅紗
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　香。櫞。
白扁豆。　落花生
菖蒲。養訣換水不換水見天不見日宜剪不宜沙浸根不浸葉又云春遲出夏不惜秋
水深冬藏容

州白縣南大荒山出怪與名曰妾狀侶人有翼
臍下有帶長三尺白如練顧動光彩煥爛人雖
見而取不得

既名為妾自具一種光彩叫做光彩矣不炫
惑者能有幾　能炫惑人便屬怪物

江湖間又有與游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
人騙為娼妾與唐詩江與群從稱妻妾塞鴈
聯行騙弟兄

實守　見聞搜玉山陰高鶴纂

十可篇　十卷■　十葉

朱勝金華人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
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
卒貪吾不輕繫囚人嘆服之

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寃哉朱公無
寃矣

古為政令指為石畫

綿花　蓬軒吳記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釆釆西風雪滿籃禦寒
功■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艸無補生民也自
慙

閒花艸果是無益有損者

播弄　蚧舟集宗閭陳萬錦著

人生天壤譬如優人播弄場中必須脚脚來煞
般般逼肖方不虛個做人兩字假如當場不能
盡情對付便是庇貨

何柰何

脚脚忒來煞般般太逼肖第不見有生旦柰

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着莊子曰吾師

寸可篇　十卷■　七葉

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客氣　蚧舟集

遍觀今日世態但有一肯爭客氣之人便是擬
生豪傑

今之客氣即古之正氣正氣常存客自不來
即有時而至自能以理謝絕之今人純是一
團邪氣正氣被他逐出多時作客已久稍有
客氣之人亦但是正氣回歸之日是亦吾夫
子有悟道屑

余之所吉客氣非特財倚勢之謂勿錯認了

上梁日時　庚巳編　吳郡陸粲著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對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者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令此旺氣其衰可待也其後家計日長不數歲積鏹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總是好動之人無悠遠之福

長春樹　羣芳花木考　吳興慎懋官選集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身侶桂樹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

歲首戶粘宜春二字于門余更寫曰四時皆宜試質之斯樹想爲首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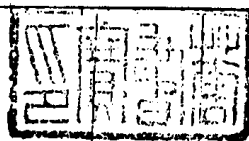
十可篇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馬嘉松編嘉松字㬅生平湖人萬曆末諸生是書摘錄子史及諸家小說分爲十篇曰可景可味可快可鄙可泯可坦可遠可諧可嘉可刪前有陳繼儒序及自序其可景可味可嘉三編多取古人嘉言善行以爲法餘七編多取古人醜行敗德以爲戒然徵引錯雜絕無體例評語尤多傷輕薄

舌華錄九卷

〔明〕曹臣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舌華錄九卷》提要

寶樹同時發光然後還攝
吾相一時罄欸俱共彈指
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味為
世良醫憍梵鉢提以口業
異吾遠離三有富樓那以辯

才無礙助佛轉輪作師子吼
如所稱甘露沁于手後天
華墜于麈尾醍醐出于
亂下世尊嘿然則為許有慧
力所及至〻不煩吾取蘊

錄或有會于斯耳更人曹
蓋〻祖吾于妻處將不禪
防返在駟效翁于箕謀莒
而得〻意伐衛而動乎色
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

遠矣談者以瓦間青蓮為
聽法華吾李白強何闕
道陵余每為橋而不能下吓
而不自堅矣釋海運澄而
唉曰子為執塵是未能清

淨六根請斷子舌能復
出此叙不
萬曆乙卯朱明朔日
里社潘之恒撰

舌華錄序

今春一病柳浪館上百事
俱廢強起一小窓常見衆
華開發紅白紛出柳浪中
若浮若沒若歸若姿對此
前境雖不能霍然自起倦目
視之不無少醒開合復以病
中狂識展轉索別衆芳異
謂天地一華耳隱士取其幽
佳人取其艶名宦取清膏
兒取富華木一也而異之者
有十由異者自天耶自人耶

病夫着疑四大增重矣而此
復閑小室將樂枯坐忽聞敲
門聲童子持友人鄭公瑛書
進介伊受人曹蓋之所著之
書鄭書云蓋之以聰耳健筆
傳他人呻吟之感纂前人之

已有錄今人之未閱名曰去藥
錄屬君評校爲予復自嘆草
木一藥爲增疑病今加去藥
病夫死矣奈鄭君取回甚急
不得已強一披閱琳琅滿目隨
呻吟海中無非俊語之後類分

曰慧曰名曰諧曰謔曰澆曰懷
之類之名爲引無引不別予一
讀至此手足忻然不覺自起
蓋語本一去出之者爲華錦之
者成色以天風之韻灌木柔條
音同之慧眼者類觀耳者

先以病起慧復以慧起病今
讀去藥錄非復以慧開慧手
不揣謭陋妄加纖去源不識能合
作者意否乃書數語付書歸之

公安袁中道撰

舌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氏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藁
六語　蔬藤三札
坡僊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藪　[illegible]

李氏焚書　韓子
晏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藁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閒窗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酉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笑林　顏氏家訓
太函集　東坡外藁
御史臺　續笑林
啓顏錄　唐雜記
商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渚宮舊事　清波雜志
皇明通紀　松窗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摭言

小名錄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窗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甲秀園藁
侍兒錄

舌華錄目錄

舌華錄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即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舌華本義

一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舌華即有佳者不錄

一吳鹿長叅定後經袁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雖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溢聽之者常謬以溢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響以此小帙遂名舌華是以蠡指海耳蓋所取在一案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舌華錄卷之一

曹　臣盡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爲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

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剎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常而頽憒人與之言以指書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爲口爾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稱嚴操果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光爲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以爲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

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郎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絲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爲見者贈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

永樂改元從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請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

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并州謂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

閉目不窺目以談禪爲上王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爲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

而玄子此言皆卒服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復作褌。兒曰：已足，不須作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恨。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迓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遮著是塼浮圖耶？坡曰：有縫柰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馥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鬬力，何患童稚？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總歸一致。

曾將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人乎？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爲德音、

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裝頭有灾禍、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用微玉、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貨玉帶者、弟以稱佳、呈旦、旦命繫之、問曰、還見佳否、弟悟、急還之、

李中谿無子、恒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予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孫子荊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

太孤解

言淡意深

敎、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鉢水一盂、置戶屛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淸、拔大鉢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人曰、誤書思之、便是一適

蔣性中爲給事、歸甚淸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

雅智

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爲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不成語

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敎人噉一口也

確極　果然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苦諧

丘長孺貸貲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帶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爲壽藏記、𢃄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爲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愧耶

從何買來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靑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貝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買來

死之不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非志人不閒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怍、受謗者甚閒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卽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李實無自財物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劣援

楊奇爲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妙評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帯鬚、一悲使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感眞

此人必不好色

李阜吾謂耿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摴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衆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祭仲壻反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常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齋、惟飲酒挾姬、雜茹五辛諸菜、人或諷之曰、旣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鷄毛與鷄舌同聲

妙

趙母嫁女、臨嫁、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爲、況惡乎

鍾士季飬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搥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

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防此是喚醒他

陳眉公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頤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嶽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孝廉琮搆別墅於邑北之纍纍地或造陳矍蹙曰目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敢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爲客盡、其弟輩皆諷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銀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得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

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還往、公忽染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物、猶帶燄、

名語第二

吳苑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世、非含仁嗽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經不宜權、此可以厲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語第二、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

韋敻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敻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

曰、丹朱不應乏啟、寄越不聞祓箠、
其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共冂、
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
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
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
人愛其慧、君愛其痴、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
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

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
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
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
人之辭寡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
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
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
墨欲陳　正如吳稱亦名相反 [illegible]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
夫心下、方名為儂佛、放得儂佛心下、方名為
得道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犍
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蹶泛駕、然後能負
重致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

吳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亢狂之士、
非不惡、喜其露眞、若使清而不矯、眞而不亢、
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
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爲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
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
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
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
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文靖公沆爲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
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
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
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着錦衣
夜行耳

唐李邕爲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景奏張昌
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
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
奏則天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
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顯不狂其名不張

屠緯眞曰荆扉穢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籮一空
輒有人求謁慕爲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
人

高逞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
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
家

蕭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愼可得久居

既是傳舍何必久居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
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
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毋加詳愼必得其平嘗謂
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爲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震不肯曰
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

王諶薦种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爲樂對曰爲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宜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況四臟乎

杜邠飲食洪博旣飽卽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卽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爲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衞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爲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疎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闓龕有文章未爲時

馬援初處田牧閒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荅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許子將常到頳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尚不繼或爲之慮胡曰身已聞義屋已聞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

邵文莊云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卽蔽一能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思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甑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捧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吳燕儒曰、鬚眉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訒叔雖輕諾少恒、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舌華錄卷之二

新都曹臣藎之纂
勾吳吳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豪語第三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幹也、況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能少此輩乎、乃次豪語第三

豪語第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原像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
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叫曰、男
兒雙足當從此處插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爲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爲雄
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眞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
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

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爲財用、
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
硯可以自給、曰、吾學書豈爲口、耶一日無酒
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瞵瞵、大喜曰、
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
死焉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
告其家曰、外間訩訩、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
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
乃求家恐怖婦女耶

楊纂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愨曰、若志何若、愨對曰、願乘長風
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
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
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
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

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
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㶁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輊蹷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撓此萬里長浪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
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
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
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
曄更有生望謝綜與 熙亦同事笑曰詹事
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盻自爲一世之雄乃
擾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
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語來搔首問青
天耳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
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刧操劍斬
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
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
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
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楯上磨黑作檄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路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
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耒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踴躍用兵羨
裴豹節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
會爲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
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麞
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
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藉曰彼
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　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

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
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爲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
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

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
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
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

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
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
答曰人生幾何要當酬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
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爲褚彥回
文士故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
勳

陳蕃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
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
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忽乘醉泛舟海上
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
以大海塟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
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
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
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
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
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塟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
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
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楊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爲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鄧通麽麽、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衞止噲、噲直撞入

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

狂語第四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人尚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己虛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齊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次狂語第四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儁、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

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

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為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不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季真識謫僊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郵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于鱗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為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間只恐盛着不了安用長生士者慙而止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叫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軻詩道亦然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擅名也

張伯玉過姑熟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

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題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爲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覓於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

王晃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晃爲妄晃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已與古人相況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爲檮杌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懣時則讀曹蠡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詩耳下此反增其懣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豈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齦齦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以謀誅蕭道成被殺

謝胡兒語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屛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拔公肋何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李于鱗少厭海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爾無獻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剖擊拉隣船食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爲散諸隣里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叫曰自王峰前度僊客合無陪人

桑民懌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

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塡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與日名可塡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蠡之之癡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

靈壁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
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
於江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苦如是
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壁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才者無有即
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阿麼在
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吳笑曰若使我

與君同遇當庇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
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
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
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
張思光爲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時人
恨古時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
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
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
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
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
會稽徐渭嘉靖間爲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
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
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
公以萬世徐渭眞長者哉
桑民懌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

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
出

傲語第五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
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
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
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
之爲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

請爲參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閑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冐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

司徒霸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爲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不見况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

孫子荊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

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岍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

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爲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爲王侯伶人、

下士蔚弱冠時爲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爲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配幅、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遽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値其畫寢、孫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太奇、太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盧山人柟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賓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階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

李谷平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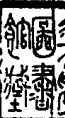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度畢卽紬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貴人來踏耳

妙絕

舌華錄卷之三

新都曹　臣藎之

勾吳吳　苑鹿長祭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爲暖暖則散色爲花散香爲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冷則爲藥爲苞色香雖具卽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氷冷則結

雲冷則痴一結一痴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請曰不如降黃巢

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請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

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爲茹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

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潁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䆫搖細浪魚

吹目，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厮賴耳

蘇公一日與温公論事，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鱉厮踢，温公不解，曰，鱉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謂鱉厮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魈不敢出，招遊仙潭，下臨絕壁，峭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不慧也 謂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即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黄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曰余意正在悽凉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眦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羊即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黄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是怕他

黄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轝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轝人徐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

原缺第七葉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閑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

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防為予一覓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荳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徽括囊謹慾、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饑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具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壯哉雀鼠

溫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

弟學士祁、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論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是為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註、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

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

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

閭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

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撚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値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

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坐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朱忌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徤。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僕爲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鉉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内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峴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

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煑水也

諧語第七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値獄空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奈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

此始也諸客皆窮惟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自得秣陵王擒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擒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勖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冰爲漿穹廬爲帳氊爲牆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爲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瞰揚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詫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直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爲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七上八下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

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覩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爲衞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逢龍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拔劒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

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婿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須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務詩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艾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諫曰此未可口舌爭

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迎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盧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剪其翅翮

伶官敬新磨以詼得罪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旣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大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儂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矣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筍過者以筍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敎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艷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論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

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肖、柰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舉嫕、後舍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爲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葅庫、諸茄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

駙馬梅殷守淮南、　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祗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
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
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
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爲煎餅、復謂諸臣
曰、汝等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石動筩復
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

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
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
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顔、
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
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僊詩、嗟嘆稱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筩
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
祖不悅、良久謂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
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若不勝、臣甘
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僊詩、青谿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
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

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
考、動筩曰、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
二人、博士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
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
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
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
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

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秤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爾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犢子滿坐讙然
隋河間鄚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環怕妻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旣生育如鬼子母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鳩槃茶豈有人不怕鳩槃茶耶
王玄同任荆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自舉塼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舉擊之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

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李程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

或訶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郎重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雅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

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顧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耳

守備太監某莢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

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濱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看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介葛盧知牛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繐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戒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額大抑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

極妙答語

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遂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樓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舌華錄卷之四

新都曹　臣藎之
勾吳吳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謔語第八

吳苑曰詼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況我耶吾請以藎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虐為諧及虐為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以小分乃次謔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之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
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
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
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
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
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
應曰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
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
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
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子子瞻
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
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
皆絕倒

秦少章云郭功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
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
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
日張江陵抱　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
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
者之手恐為所涴即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

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
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
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
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
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
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
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

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葅、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

太子詵馬蘭陵蕭翊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王彧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

異焉、嘗敎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無毛聲聱聱、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聱聱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

鶴俛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逆敕群臣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

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崐崘、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淸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提麈尾、以柄助打牛

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

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
麈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
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
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
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
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
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閹

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
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
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
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
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
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
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
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
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
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梁安城王蕭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
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佽卒、
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
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烘然大笑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
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
江外

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
水、師何以捉鍮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戴纛、
貧道何爲不執鍮

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
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
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

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

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枘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壟具

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爲卷耳有女選入爲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爲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爲無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

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竇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應曰樂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崕豈不是長齋衆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

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鵾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鵾甲辰、

白居易與張祜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款頭詩何耶、張笑而答曰、祜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

晉張諶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賂之、幡綽言曰、文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似文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有僧凭門熟睡、坡戲曰、髡閫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唐進士曹唐遊僊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爲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需、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貲、客將去、

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歆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眞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嘗與曹公爲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

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蕭琮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琮大笑曰、卿嘗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李至剛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於是館職中人故澀言曰、羞死人李至剛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潘滄避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何堪命名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崖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熱故入翰林

何中丞棟偕許中丞嘗輕車褻衣過宋姬館、或戲之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哥大年眇一目、聘至燕、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其人無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

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其人見之大駭曰非
送我也此而人賀陳友諒登極詩李郎不宜
偷以贈我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
司隷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士及中表親戚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
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
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
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

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
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
大踧踖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
坐中相見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
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
其亂恪曰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
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王渾與妻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曰正使君輩從此
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
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
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

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
伍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
神桓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
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一作鑿齒[illegible]公語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傳忠孝善占星緯、人爲之語曰、傳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閻之、乃劉琨妓女也、一目問曰、吾似劉司空不、口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萌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爨、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

王鳳洲門有客着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孌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大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覩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

老衲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嘗質於郝公琰，郝曰，
師必大作齋啖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
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毋受郝瘦兒欺，拿詩
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瓊得拜童子郎，時司徒
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
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
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
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
有文彩，固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也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
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
沈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

衆愕問之，曰，盆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
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
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
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
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
打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
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

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
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
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
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
一坐大笑　伯機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
規笑曰，此登溷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圖

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
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
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
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秖是權
攝巳耳
顧臨子敦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
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
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兩作茅廣漢

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
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
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
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
一公今日公然一姿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
汝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曹公遂禰衡於劉表衆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

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
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陳眉公好賞雪每謂客曰古今二鈍漢袁安閉
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 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
下酷似神農 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
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乏糧士卒多以
草根木皮爲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

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
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
曰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
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
荷
陳進士爲欽令墨聲甚著後改爲南大理評事
司徒方定之笑曰陳公昔爲富翁今爲評事

怪哉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纓也、一人據捋其纓而正之曰、公豈無纓、獨少背後眼耳

楚僧練江、能詩、善蹴踘、袁小脩以書薦之潘景升許、潘正誦楞嚴、誦畢始相見、僧曰、居士若誦經、是爲有髮僧、潘笑曰、和尚好蹴圓、亦是無髮居士

李太史與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戲李曰、王昏而不能進李何、李答曰、甘爲人下而不辭何也

薛道衡聘南、至一寺禮拜、堂上一僧讀法華、戲曰、鳩槃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即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

徐陵聘隋、謂盧思道曰、昔殷遷頑民、本居玆邑今存並是其人、思道答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

李大壯畏妻特甚、妻病、求鴉爲藥、時積雪未消、難於網捕、妻怒、欲加捶楚、大壯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曰、聖人以來、鳳爲儀、李郎以獲鴉免禍

馬都督老而無齒、郭定襄戲曰、吾昨聞隣姬哭甚哀、馬問何哭、郭云、其姬喪夫、撫孤子、哭曰、痛汝没爺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問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淋雨

釋貫休、一日與杜光庭聯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光庭遽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乃大還丹耳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証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

録卷之五

新都曹[illegible]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苑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之義不得不隘矣、淘之汰之、其在山林之士、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顒荅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巖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尹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

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
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
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凉風暫至自謂
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
遯陳拈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
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
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

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
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
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橋何
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蘿山下曰一樹菴日誦
唄其中偶有事暫至市襟袖間冉冉有白雲
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
白雲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遇其方坐樹下
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
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羅遠遊家居坎山中多古書舊帖曹臣常過之
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
欲雨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

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米家筆耶復留累
日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
又小康人騎始得甦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
領羨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
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
魚自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

競秀、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爲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雞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皐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鄒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厲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闞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身常自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圃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

居家嘗趣讀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爲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淸朗

天游子效貞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具茈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

屠緯眞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此夫必當各從其志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着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淸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眞配爲夫婦名爲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

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淸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簟

有言書妙出

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粲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緯眞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

來

屠緯眞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鬚冒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蘿山麓有梨數千株每花開時日槃礴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眞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炎凉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反此者是俗牛店販馬驛也

韻語第十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卽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爲美指之者爲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巳病乎是必以韻爲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祭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並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宛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遇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

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慍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忝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蕩不復爲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且達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自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衆客頹廢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寧寓目羨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

令存充花他不可信也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缺月當眉際，凉楚逼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慾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碁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

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韻正在此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宗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

謀人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

飲而醉

阮籍嫂常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臨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譏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頲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

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卽送後悅見恭更無簟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插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

卿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京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

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曰打過艷冶郎是圓通戒佛戒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爲縣令清愼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淸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

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眞海棠睡未足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徃問之曰昌州佳郡也

柰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宄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眞壻也以女妻之

屠長卿曰據牀嗒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淸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左馮翊

朱博用爲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

得扣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

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

聽於是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

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

常哀吾忼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

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自苦耳當

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璽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

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爲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

房別後蓄髮復過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

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

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

月未愈也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閑語曰我

致政後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

着麄布襴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

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

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

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

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

戀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

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

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

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遠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爲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吳巽之坐畸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語臣曰巽之可憐憏淡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遷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新都曹　臣藎之輯著
勾吳吳　兆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鳥俊則以爲冠獸俊則以爲騎人俊則逐騎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李至覩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知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容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爲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豈

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忽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槩人耶東橋曰若非御史

有恆那得介溪有衿嚴色稍斂

東郡商鑒、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鑒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爲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鑒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淸虛日來、滓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

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雖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常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陽春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

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劉孝標目劉彥度、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士光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蜀先主斷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曰、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奮滿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問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之問終身慚憤

裴子餘爲鄠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蘇州守姚善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予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東坡性不忍事嘗曰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筆之壽日墨之壽月硯之壽世

平康妓馬湘蘭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積十餘年孝廉成進士爲南御史偶湘蘭坐株連當鞫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徒負往日虛名湘蘭答曰惟往日之虛名受今日之實禍御史憐而釋之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

周伯仁以雅度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可謂鳳德之衰也

汪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鑿海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其極

劉伯繩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戶必鬪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

似諷　前狂

之復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也曰本領旣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獄高帝語荀

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呑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庾太尉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曰惟丘壑獨存

形肖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野白水翠巖互相暎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

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文度在西川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理每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

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横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恨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

袴非無文彩酷之剪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諷語第十二

吳苑曰諷者譏之微也以言從風何義焉曰草上之風必偃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諷者譏之微也乃次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

謂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肆誕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晩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肯出門於中途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廻強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面笑而內愧焉

郗隆爲南蠻叅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青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崔嵬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來

「朝野僉載」少爲詭非

唐玄宗好擊毬內廄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于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妙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賊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優旃侍始皇立其殿上奏法重非有詔不得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

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於廡下

隹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耶帝愴然赦之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爲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問黄旛綽是何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諮于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

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王謹肅故也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番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楊枹爲漁陽參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王慶府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張眞人彥頻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黄臣曰樂巴噀酒成都火滅彥頻想乏酒故有此災

陛下賜造後隨當賜酒由是止

翟永齡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萬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既不悟太子之愚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獻直言帝常在凌雲臺坐衛瓘在側欲露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爲着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顏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

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爲會稽都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寛仁愛物爲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黄州黄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條相聚劇門黄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黄戲張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鄒元標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鞭未鳴二象鉤鼻相拒周謂張曰二齊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爲　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劾公不知爲誰張勉強領意貸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

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

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也於是楚兵無相棄遺者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隣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睇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誅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焦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遼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愕然自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
地足。

浙帥錢鏐、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欵、錢納之、以
爲腹心、時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
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
攜賓客盛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
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
是、何不向裡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

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

舌華錄卷之七

新都曹　臣藎之　輯
勾吳　吳　苑鹿長　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　批評

譏語第十三

吳苑曰、譏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
聖人不刪、舌士之刺顯、君子不取、君子不取
而藎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偃
草木、不可以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

在洪鑪利鑿矣、譏之一義、譬如洪鑪利鑿、亦
頑鈍之他山也、誠世間皆靈石精金、則鑪鑿
已自受模鑄、安能復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
無耳、若一往一來、兩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
意、乃次譏語第十三。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
司馬承禎者、睿宗迫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
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
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

裴玄本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已，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諭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慚而止。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孺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書爲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孺作柬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

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宅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

桓大司馬溫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求勝桓有恨容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敎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敎咸諂也萬言乃不復言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曰此婦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陸經多寫碑銘頗得濡潤人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程篁墩主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場寮宷設宴優人扮賣一啼鷄者（叫云）我有一隻鷄賣價一千兩人問誰家鷄賣此高價答曰程學士鷄只賣箇五更啼耳

韓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不是斂慧過人也

巖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

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
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遷者曾至嶺外見楊
朔荔浦山水心甚愛之談不容口遷常出入
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
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脣綻齒落
安得見耶因大笑以嶺外非貶不去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
鄭縣尉後暹爲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
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
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
澀口無應

朱泚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
何事業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練曰若度其
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忝
官職喬琳語舊寮曰源公眞可謂火迫酇侯
爾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
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
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卽得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籍引銓有選
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
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
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

人耳答曰聽卿鼓吹稍覺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放林逋以梅鶴爲
妻子後攺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
吳興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譙君
君不得無罪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
已其人曰梅令眷鶴令郎耳孫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也答曰此盌英英誠爲
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

而不答

慈谿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羣下曰汝聞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聞者士子多讀書惟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乃默然

馬援爲隗囂綏德將軍又嘗游使於公孫述囂復命援奉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者天陰

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慢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得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

衞江州在潯陽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宋顏延之、何偃値路中、逢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去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王荆公爲叅知政事、時因閲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遽曰爲政必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父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爲譏已、遂不協

唐湖州叅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嘗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援岓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飮乎、知業慚而退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緑衣人、大

人笑

信語 批第

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文廟繼統、陳迪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甘腥膻、臣甞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旣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彦回、彦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

不可復爲覆餗

武陵張家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進階安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玉陳踧踖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

下無義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劉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詹堅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尖如是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秦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使堅老以郎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堂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劉穆之少貧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謂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遜清往辭戶部侍郎李巽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爲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孫權問蜀益州太守張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張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傷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槃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

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梁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銓嘗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

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洎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晏子與楚王坐忽縛一人來王問何爲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晏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味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彦升在齊紆意於倖者梅蟲兒用爲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大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常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乃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耶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illegible]槐柳齊列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値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止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上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甚得巢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負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

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天錫爲凉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

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鶚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憤語第十四

吳苑曰凡物之憤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厲泉怒則決虎怒不擇爪人怒不擇言是皆憤之至也盖憤不易談惟豪傑能之若世間塤瑣衣食之兒即命塡溝壑不過如[illegible][illegible]之

就砧而已耳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
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
憤得乎乃次憤語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爲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
卿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之爲太横偃
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
弟不收賓客棄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耳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恚知窮達有命恨不
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闘一
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屠長卿下第歸酒酣忼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
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
腹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
倒

飽無雄落魄無遐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
醉後忽頫水照見影大慟曰丈夫三十歲尚
如此頭顱耶

吳王賜子胥死將死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趙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
乃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操仕無
伊呂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
墓前銘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

蘇峻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
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
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
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
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
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
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淚如迸泉廟祝

泣杜下視神月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
衆共視而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
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
誅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英雄語自寫胸臆世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
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
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
有萬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
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其中顧忽引諸傖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放棄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
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妙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
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

蕭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
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鄧侯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云寧爲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塲塲皆當歷過、吾歷貧而未歷富、歷賤而未歷貴、虞卿寂寂、豈男兒久爲耶。要當覓東街

一灑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寧過賣棺肆、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爲

舌華錄卷之八

新都曹　臣藎之　纂輯
勾吳吳　苑鹿長　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　批評

辯語第十五

吳苑曰、辯者無鋒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戰塲也。故戰國稱爲辯士、辯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辯之、之

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辯無以明格、斯辯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辯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辯語第十五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

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聞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

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脩爲君平脩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脩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爲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何陋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慙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會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父試使吳復求白頭父張不能答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

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漢東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武帝召弟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爲吏撾父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倪文毅岳五歲、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對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對曰、卵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已姓同、合是故產、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灣

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恕年四歲、穎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曰、藥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爲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

人乃釋之

王聖美爲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値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顧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巳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奥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

爲姦也

周彬不治財産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及先主鎭金陵彬囊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賜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優勝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耳

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淸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淸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
見糟肉乃更堪久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
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
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即欲
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便捉裙停之、許因謂

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
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
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
慙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
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
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
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
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語爲王太尉椽、衛玠嘲之曰、一言
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無
言而辟、復何假一

頻語第十六

吳苑曰、舌之有頻、如弩之有機、天下之利物
也、頻之於語、無類不有、惟諧謔譏辯之類居
多、然四語已有部領、即四語中有具頻者、而
頻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諧

謔譏辯之語、斯成頻語矣、乃次頻語第十六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
爲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
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
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
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
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

簡亦佳

妙甚

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梁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戰栗於陛下

蕭琛常於御坐飲酒、屬酒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張後胤在并州、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捏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對曰、無以過密陀僧、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鍾繇晝寢、二子毓會共偷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曰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
何字、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
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
慕、庾公大喜

蜀先主以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
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
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吳主大慚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
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
豉耳

孔融與禰衡友厚、跌蕩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
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
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
陛下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
令伯答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莊寶劍、謝以與魯爽送別、
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
日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褚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

其傍、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尚不及
使君之清也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
父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
權也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
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
山崒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
而英多

語太簡
臆妙不
可言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
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
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孫盛爲庾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
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
從公於邁

丁常侍毗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
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

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
潞溪彭公見之戲曰願爲小相袁應聲曰切
比老彭

楊大年億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
大年因誦賈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貌甚閑
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
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
在佛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
秘書省正字且諭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
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
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
回仁祖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

袁彦伯宏以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大傅謝安賞

宏機速乃祖之於野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
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即曰
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
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
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
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騎
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跡弘

誤　乃作西顧天子姓劉二答九妙絶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祢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曰君馬何遲、曰騏驥靡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呉使張溫聘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盧志於坐衆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無知、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呉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舌華錄卷之九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澆語第十七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皆輕薄之報毘沙天子不肯甕一假借饒人雖然此亦自天之縱我耳可無問也乃次澆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顗字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

今世無此輕薄人者有之[illegible]愛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梁到洽本灌園人後得位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牖下以苦之洽恨孝綽竟害之

不佳

盈川令楊炯每見朝官目之曰麒麟楦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假弄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驢非楦而何

兩人無輕重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爲時輩所嫉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叅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爨犍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火

姚巖傑素輕盧肇、或一日與肇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遂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客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爲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祖高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提擲水中、孫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劉謂轅下騶曰、汝弩力、汝輩已爲令僕矣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

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未終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舟去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謝玄暉傾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謝曰、定復不急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質所為詩。湯始稱佳。既倦屢請。乃謝曰、吾始欺君耳。從不得

無罪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瞞圖口。遂去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而發聲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人誚之。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

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笑者。即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錫老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為社課。謝倡曰、如文不成罰貲放生。沈昺長聞曰、謝已

妙極

有功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丁度晁宗慤同在館晁因遷職以啓謝丁丁乃戲答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壁一車爲報晁笑曰得壁勝於得啓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棋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桓溫與謝奕善辟奕爲安西司馬惟布衣好嘗偪溫飲溫走入避之奕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聞而不計

上古人極癡此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乃牽牛上流飲曰毋汚吾牛口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士丘濬慕桑悅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袪穢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安人亦[illegible]

吳鹿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洗剔之輩輒皆掃落人謂曰君不得盡鹵莽爾爾答曰吾以鹵莽遇風雅復以風雅遇鹵莽胡爲盡爾爾

語[illegible]之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詠之以示王鳳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嫟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神郭毋顧之略不與所嫟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岍花

酹曰春風入林豈爲松柏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廁盧前、恥居王後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非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膩顏帢、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桓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

入理語妙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服女家之婿太雜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妙絕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

作

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不恨

郗司空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東亭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欙擲其面東亭都無[illegible]盥洗畢牽王丞相

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訖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

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
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
謝裒兒婚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爲
亂倫之始

杜預拜鎭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羊
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
去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
得同不可得而雜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作將善雲梯仰攻

奇句妙

支道林造郎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

故字妙

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
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悽語第十八

吳苑曰悽者西也於時爲秋秋之爲時也刁
刁爲摵摵焉稍具情者觸聞之間無不墮淚
其義可知矣又西方爲萬物告終之處故次
悽語第十八

李斯論斬咸陽市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
滂去此而死乎

陳宮與呂布俱爲曹公所執公謂宮曰奈卿老
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
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宮曰
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
不顧

衛夫人見王羲之小時書扃有老成之氣流涕

曰此子必敝吾名
漢高征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
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
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
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
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
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妻甚有寵常着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
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
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
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曹問太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
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塞人懷危懼王每
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
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
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
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餉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判死生食息
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陳眉公曰桃源大吠桑間鷄鳴淳之極也文之上也寒潭之月古木之雅便有衰颯氣象

吳燕儒曰吾每從白門歸見江山透迤草木蒼欝人常言佳我覺是別離人腸中一段酸楚氣耳

夏相公被詔時自知無善消息乃指道傍樹曰白楊白楊爾能知我去此不返乎

舌華錄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臣撰臣字藎之歙縣人是書取前人問答雋語分類編輯凡十八門世說新語之餘波也所錄皆取面談凡筆札之詞不載故曰舌華取佛經舌本蓮華之意上起漢魏下逮明人頗為猥雜原序亦自言近時之事多所潤飾則非盡實錄可知矣

益智編四十一卷（一）

〔明〕孫能傳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孫能正刻本

益智編序

予友孫一之先生敦德博古淵宏
廣肆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談古
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間以其暇
遍采古人臨事應變之妙彙成一
編題曰益智難弟立之授梓澤宮

而委序於余余惟孫氏仲季固二
十年雁行兄弟也又何敢辭因受
而寓目焉初讀之神王再讀之猶
河漢而無極及卒業而乃慨先生
之不究用於世與世所以受益先
生者無窮期也夫士居恒高談性

命驕語勛伐謂世不出吾而當事世苟出吾而當事何有危疑何有弘鉅人直甲令而尊古耳迨一旦膺事之變遘時之紛糾纆恍惚睿不及謀勇不及斷目眙舌撟付之無可奈何而後信古人不可及也則非古人不可及而古人之智不可及也嗟嗟先生夫寧不稟於儒訓以犯用智之戒且亦安必天下大變大紛集於厥躬而孜孜矻矻爲葢曰夫世如水焉人如舟焉舟日行乎水中而不足與風波則解維可以得溺人日涉乎世中而不足與險阻則舉步可以得蹶彼先儒之不許用智者亦惡夫私智小慧以敗乃公事者耳世又惡知大智况幾寢處帷牆之爲危而折衝原野之爲逸哉於是大至全君定策細及器仗璅屑近若宮廷秘宻遠暨邊徼四夷罔不括其全而握其絡竅其變而鈎其玄縷悉條分隙披窾導神而明之可以守經可以達權可以善生可以善死始知天下無難爲之時亦無難處之事

妙哉神智至此乎令世而大用先生炙轂以往游刃有餘矣而僅僅含毫鳳沼握匕水衡夷猶故常其智可及而又不永年以歿惜矣先生之不究於用也予嘗憶同官長安時先生私語予曰時局日非當

事者有功成之危矣業取古之見幾明决者爲詩數章以諷而彼不爲動也將奈何厥後遁尾之厲滔天燎原噬臍莫及而予每歎其慮之長見之蚤先生之智旁燭無疆大略可覩已夫非得益於是編者

耶雖然眞智常圓本自完滿何俟於益大智常虚原能靈變何可復益故情識日增則良知日減是益之爲損也纏縛盡空則靈光迅發是損之爲益也苟日觸乎古人之成案而我之變變化化而無成案

於胸中則事贅吾前局局皆新着着皆當若天地之預置而鬼神之潛通即巳亦絲毫不得擬議者此先生所爲嘉惠無窮雅意也不然而以刻舟之見爲按圖之索字模句倣事必師其成法行必武乎宿

程斤斤然以古束我而不以我用
古是贅其疾而滋之障耳非求益
者也一之有知其實之中必肖肯
於予言

萬曆甲寅冬月同里友弟真實居
士郘鳴雷長豫父題於浮槎閣

益智編題辭

余生也愚事至前不能甚解每覽載籍見古人臨事多圓機敏識如僚之丸如扁之輪如庖丁之刃逌逌出人意表竊爲之拊手稱快時以片紙錄而存之久乃充笥後官秘省偈直多暇稍爲詮次綴於空冊纍纍如魚鱗同年生葉敬君見之謬謂有資世用第所分類虛實相半事多互出未易檢尋因示以一二義例重加更定爲類十有二爲目七十有四凡爲四十一卷誠知猥瑣厖雜無當大道乃其觸事當機窮變極態時一披對差足厭心因取劉先王博士語名爲益智編寘之案頭以代博奕非有同好不敢以相示也四明孫能傳題

刻益智編小引

余仲水衡氏之手是編也謂儒者縱獵六籍結呰百家豈以務淹緯騁弘博要識古人經世之用於訓詁辭章之外乃爲善讀古人書不者琅函雲笈與書秘典逿逿而在卽提要鉤玄採珠拾玉亦詞林之雜俎耳何當於臨事之智昔劉先主勑後主云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智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此是編之所以得名也迺余仲鄉不以示人曰劉孝標著類苑猶謂自綴其漏不冀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矧吾家鮮藏書見聞甚狹後給事秘省稍窺金匱石室之藏隨所披覽綴以成帙聊取便讀以竢續成非敢挾爲博物奇言謬令紙貴也無何天奪予仲遺此一編諸所撰結多鉛摘未就余傷余仲生無貨利聲色酒奕珍玩之欲而雅好讀書以水衡之役居先封公憂歸剡東遂沈志丘園以從所好而竟弗能假逾艾之年以了讀書事區區是編之存非其志矣雖然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之子若孫得睹手澤之遺如余先王大父憲部公先封公之遺刻具存則余今日所以刻是編意也豈冀藏之名山播於士大夫哉萬曆癸丑長夏四明孫能正書於臨溪澤宮之文昌樓

益智編目錄

益智編目錄終

類書無慮數百家大都博綜者之所纂輯不過捃摭經書子史襍收稗官小說以資見聞無當世用是編專取古人臨事之智分類錯陳以便披閱所取者精所全者大也識者珍之

四明友人謝應宸伯貞父識

益智編凡例

一是編所收皆古人經世之妙用當機應卒捷如飛鋒因變設奇動中肯綮或慮周於事後或明炳於幾先功成談笑之間事集咄嗟之頃可以益人意智故以益智名編

一行己以仁臨事以智兩者自有本末然仁非在遠爲之卽是至於事變倉卒非神機朗照未易應酬此編專取臨事之智亦先賢善談吏事之意

一編中雜采史傳或錄其全文或節其一段長至盈幅短乃數言事取錯陳文多磔裂類齊王之雞跖

慚謝傅之碎金神而明之以竢君子

一所采多史傳原文其盈辭長語無關妙用稍爲刪去一二有同一事而紀載互異或彼畧此詳或甲繁乙簡則參取而互存之如伯有爲厲原本左氏傳文而起處參以論衡期於盡事而止故不復注所出書

一所采事多斷章取義其始末敘述不及致詳要自有全書在

一編次以時代爲先後乃其事有絕相類者則併歸一處不復以時代爲拘所以便檢尋且見古人作用雖天生聱頡或亦不無祖襲也

一事後間附評語證以事類或摭舊聞或攄臆見特千百中一二耳凡舊聞冠以姓氏或某書其出自臆見則第曰按云

一是編首采諸史旁及稗官雅俗並收事多踳駁但取益人意智真贗勿問之矣

一其人品本無足齒而一事可取亦收之編中憎而知其善且以廣溲勃之用

一史傳多古文如猶豫爲猶與廳事爲聽事廨爲解廩爲稟之類皆以今文易之取其易曉也

一自周秦迄於昭代略爲据摭見聞甚狹詮擇未精挂漏旣多鹵莽尤甚惟是鈎奇獵異皆出手書數載丹鉛不忍吐棄繕寫成帙以俟續成享敝帚以千金則余豈敢

益智編卷之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姪如葯如芝如蘭仝校

帝王類一

全君

宋襄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巳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爲不入於是逆襄公歸

晉景公執鄭伯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於是會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事有重之而輕輕之而重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子魚以有君歸宋襄申叔以改君歸鄭伯皆緩之而急輕之而重所謂用而示之不用也楚懷王入於秦大臣與其相謀以計歸太子橫於齊而立爲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澠池之會廉頗與趙王訣過三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宋真宗親征契丹王旦奏曰十日不捷將如之何帝曰立太子其意並同巳巳之變虜酋擁　上皇勒降邀金帛巨萬計以爲奇貨而我師以有君謝之虜乃絕望　英廟之復辟獨天命也歟哉不然宋之建炎重使甘幣踵相接於虜庭而二帝卒

不南非巳事之明驗歟然鄭伯不以申叔爲忠而以爲討于忠肅之不免於戮蓋古今同慨矣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所得燕因之欲與分地趙數遣使至燕輒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兩臣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仗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巳耶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巳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王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

按虞淳長語曰此亦公孫申之意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余謂宋高宗何足責當時奉使諸臣乃竟無一廝養卒不重可惜乎

晉侯聞曹執曹伯以畀宋人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按胡文定云曹伯以賂得國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其說甚正然國君見執曹之存亡不可知諸臣無以爲計而豎侯獳能復之以此行貨恐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宋人諄諄於義利之别而竟無能還北狩之轅寧不令侯獳笑人

齊伐魯衛晉使郤克救之與齊兵陳於鞌逄丑父爲齊頃公右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克欲還入

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絓於木而止晉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得亡脫去入其軍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

漢王軍滎陽與項羽相距歲餘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

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國初陳友諒攻南昌諸郡 太祖親督舟師往援三勝之友諒益兵進攻 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親兵指揮使韓成請以身解圍遂服 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乃復整旅相敵大戰五晝夜友諒糧盡突走中流矢死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敬曰河

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宋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

定策

漢大臣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

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漢興除秦苛法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勿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于是代王遣薄昭往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乃命昌參乘武等乘六乘傳詣長安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夫人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决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

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魏陳矯從征漢中還未到鄴太祖崩群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傑

吳孫策薨以事授弟權權哭未及息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

父將不得行也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
顧禮制循閤門而楫盗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
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晉簡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
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
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于是朝議乃定大司馬桓溫
陳高祖殂侯安都隨世祖還朝乃與群臣議翼奉世祖
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
群臣猶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
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

劍上殿白太后出璽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乃
即位
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屢立戰功將士皆歸心焉及將北
征京師諠言出軍之日當立檢點爲天子富室或挈
家逃匿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
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麵杖擊
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决胸懷乃來家間恐怖
婦女何爲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胡
旦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

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
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
入書閣檢帝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真
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英宗初爲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
國制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韓魏
公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

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
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
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
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
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
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
後事言絶而崩夫人秘之是夜皇后及貴妃龐氏問

安寢閣麗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
心鞅鞅夫人恐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
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太子
守緒始啓戸出后妃發喪
元武宗爲太子撫軍北方仁宗侍元聖皇后居懷州成
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
密同聲附和左丞相哈剌哈孫答使來告仁宗疑而
未行太子師傅李孟曰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
社危疑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固人心仁宗乃
奉太后還都時哈孫稱病堅卧孟往問之引手診脉
衆以爲醫乃不疑之知安西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
矣先發者制人可早圖之左右欲待武宗之至孟曰
群邪違棄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不與殿下
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爲殿
下用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安西旣正位號
縱太子至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鬬於國中
宗社危矣仁宗欲以卜決之召卜者至孟出語之曰
但言吉卜者曰吉仁宗喜而起共扶上馬入自延春
門收首謀及同惡者送都獄奉璽迎武宗中外翕然
以定

國朝 宣廟晏駕時 皇太子方九齡 張太后取金
符入內浮議籍籍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文貞公士
奇入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與英國公張輔卽叩首
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翼儲凡三十二條
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
進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
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晨鳧
好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紲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
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名之非
禮也文侯怵然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
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
大孰於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
詩文侯曰于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好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曰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魏太子自將過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

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要張良畫策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上破黥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乃大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逃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

按留侯運籌帷帳其事甚多而招四皓一節尤奇其功亦最偉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取此事或謂真四皓未必可致乃留侯贋爲之以動高帝者噫國本動搖諸大臣力爭不能得而四老人能得之安問真贋哉

元帝時駙馬都尉史丹護太子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
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
卒乘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杜喬憂懼不能止開
門將出而暠至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
係常侍來無尺一詔書何以得將太子去何知不與
內寵奸臣共挾邪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喬詣
臺啓白得中決勅乃聽之帝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續後漢書作髙褒
魏曹丕爲五官將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丕

使人問賈詡自固之策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
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
砥礪曹操嘗屏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
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荅耳操曰何思
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
定
文帝納甄氏生子叡而甄氏被誅帝與叡俱獵見母子
鹿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命叡射其子叡置弓泣曰
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爲之惻然曰好
語動人心乃立爲太子

晉武帝未立爲太子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
有代宗之議羊琇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
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
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
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王敦住船石頭有欲廢明帝意賔客盈座敦知帝聰明
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眞所
說温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
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

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鈎深致遠非淺識所測然以禮
侍親可稱爲孝
齊武帝在東宮多違制度高帝有改易之意武帝憂懼
稱疾月餘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
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勅
往東宮命裝束又勅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
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
帝乃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長沙
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
鎗南郡王子夏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

僎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徵敬則東宮始廢

後魏孝明爲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惟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詹事丞楊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非朕手詔勿令見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下

唐武后時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右庶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内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誠防萌之意今太

子與陛下異宮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請降墨勅及玉契后甚然之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匹正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上納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王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輙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泣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

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睿宗初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其所爲纖悉必聞於上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置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説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

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軍中皆屬目嚮之肅宗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元帥人心所屬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

屬焉

肅宗女郜國公主適駙馬蕭升其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睹茲事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

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從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

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
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
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
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恩於舒王
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闌
干拊其背曰非卿切言今日悔無及矣乃流升於嶺
南餘無所問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
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
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輙與他事陛下在位歲久

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
曰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順宗不豫瘖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王叔文與牛夫人用
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學士承旨
鄭絪草立儲詔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
呈帝頷之乃定憲宗絪之力也

李德裕天性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
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
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
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

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
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
理魏太祖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
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
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
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
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
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
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況又一子
乎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周主疾篤晉王榮時尹開封曹翰請間曰大王國之儲
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
耶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

宋英宗臥疾久一日韓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
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
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太宗問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
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
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
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

既以爲可顧卽決定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
太子
周懷政之誅眞宗怒甚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廸爲
參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
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而東宮不動搖廸之
力也
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而未敢言范鎮首發
其議司馬光在并州聞而繼之後直秘閣首言臣昔
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
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

及耳光退復上疏曰臣嚮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
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
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
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
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
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宗實判宗正寺遂立爲皇子
張方平爲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公赴福寧殿上馮几
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
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

公乃退草制
孝宗與恩平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
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意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
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晉安府教授卽爲王言上
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
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完顏亮寇江高宗將親征晉安王上奏請將兵爲前驅
教授史浩時在告詣府啓王曰昔唐肅宗能從明皇
幸蜀安有靈武事王大驚亟具奏謝罪遂從上視師
以歸由是立爲太子

孝宗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
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
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
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
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
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
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
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
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
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

非令典也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西安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

國朝　仁廟在東宮偶失　成祖之懽群臣悚懼莫敢進言適　成祖發一軸畫到閣命解縉題詩縉展視之乃大虎顧小虎圖也遂恭題以進其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攖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上覽之大感悟大歎賞父子恩愛更加於平日焉
成祖久不見皇儲一日命召之勑既具某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從之比原吉至　仁宗初果驚怖問誰銜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景泰　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憮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也而英所言者謂憲宗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絕相似
易儲一條附
宋太宗時太子元佐殘忍不法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召見謂曰卿有深謀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

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上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

益智編卷之一終

益智編卷之二

帝王類二

宗藩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賈誼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辠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讎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讎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反誅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免

梁孝王使人刺殺漢議臣袁盎發覺遣使者捕逐太后憂憤不食景帝召田叔往按梁具得其事還至霸昌

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空手見帝上問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上曰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帝大賢之

胡五峰曰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田叔爲魯相初到官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之怒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入館舍相出常暴坐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

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其計

按此本賈生之議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河間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王尊爲東平王相王驕奢不奉法度尊謁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於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紿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腋顧謂傍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名大爲尊屈

東漢眞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强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强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

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

隋高祖爲丞相時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崔彭以兩騎徵純入朝未至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强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從曰陳王不從徵詔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

光武崩太尉趙憙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元魏世祖殂太子詡立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眾愕然無敢對者侍中崔光攘衮振杖引趙憙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

敢不服

漢北海敬王睦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顯宗在東宮尤見親禮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狗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抑絶名迹深識幾微如此

齊江夏王鋒好琴書蓋亦天性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

祏嘗謂王晏曰鋒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鋒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

漢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强能稱擢爲河間相景到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陛見受詔以王

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政遂改節

吳陸遜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思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不納竟以致隙

齊臧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

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北齊琅邪王儼執和士開送臺斬之遂率京畿軍屯千秋門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兵授甲將出光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曰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

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乃釋之

隋榮毘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徃徃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毘獨遏絕其事高祖聞而嘉之

唐高宗覩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中書侍郎郝處俊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造黨遞相誇競俳兒優子言辭無度恐其交爭負勝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遽止之

宋太宗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按呂端此言蚤已窺見太宗之微矣太宗欲寒金匱之盟其蓄疑於弟姪已非一日故告者之言入而罷斥隨之使齊王遂掌留務其得罪豈特西池之幸哉

眞宗不豫時太子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曰王所需也李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以取虜酋立命取籍倉皇間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戶部汪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焚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焚者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

元世祖議割裂州縣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帝曰已許之矣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毋擅自科徵差可久也世祖從之

至元中乃顔反西北諸王多從之世祖以爲憂阿沙不花曰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乃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顔反

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

國朝卓敬爲給事中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曰　太祖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也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弘治中寧庶人宸濠奏易府殿琉璃甆巡撫都御史林

俊上疏極言其非乞斷以大義特毋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云

武廟時秦府三疏請關中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等受重賄請許之兵部科道交章執奏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太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時　上震怒内臣督促甚急儲承命草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祈請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念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人咸嘉其善諫

益智編卷之二終

益智編卷之三

宮掖類

后妃

魯哀公時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漢李夫人病篤武帝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將加賜千金而與兄弟尊官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轉向壁歔欷不復言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吐棄我意尚肯追閔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之圖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

郅惲授皇太子韓詩及郭后廢惲言於光武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

和熹鄧皇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曰

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意乃釋

梁朱溫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妻張氏云彼旣無依寓於輜車張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戈而使吾姒至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吾姒之今日也言已又泣溫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張恆給其衣食

宋眞宗疾愈詔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

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國家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方眞宗寢疾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幷后出丁謂以姦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

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耳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於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后之事且復見姦人之欲爲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云云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攺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巳安豈忍復爲姦謀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此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劉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郎時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李宸妃薨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挽帝入內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

耶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乎儻念劉氏喪禮宜從厚太后悟乃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羅以白太后從之後太后崩燕王爲帝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章獻太后從謁太廟詔禮官草儀侍者密請曰陛下垂

簾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群臣依違不決薛簡肅公奎獨爭之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太后無答是夕報罷及后崩仁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悟卒以后服殮

章獻太后崩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侍御史龐籍請下

閤門取垂簾儀注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

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閒可謂一言興邦矣

劉太后服未除呂夷簡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鼎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親從官顏秀等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曹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於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英宗以驚疑得疾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

說韓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何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閒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

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獨稱舜爲大孝豈其
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此不復言太
后短矣琦慮宮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
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
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太后驚曰是何言自家更
是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皆謂太
峻琦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若揺於閹宦女謁
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
英宗疾大瘳韓琦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上上裁

決悉當琦卽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
后請一鄉郡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
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
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賀且言臺諫亦有
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
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
也
按曹后稱制日韓魏公欲還政天子而御寳在太
后閤皇帝行幸卽隨駕公因請具索狀祈雨比乘
輿還御寳更不入太后閤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

德都人瞻仰無不歎慰后不得已還政云
哲宗孟皇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
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
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
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爇符
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爲禱祠事廢
后出居瑤華宮
隆祐太后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
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
國朝　英廟初卽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皆白　太

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
至閣問連日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
以某事來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王
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卽召振責之振雖欲專而不敢
也自　張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
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
於是内閣之權悉爲振所攘矣
公主一條附
唐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
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

爲優因使隷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寃横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外戚

漢傅皇后父晏深善桓譚時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疎晏黙黙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

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賓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喜詔獄無所得乃解

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樊鯈外戚爭遺致之鯈淸白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鯈以不與得免

馬嚴援兄子也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絶賓客

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太守亦遣使戸曹史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與

周章爲郡功曹時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唐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

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宋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巳為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神宗卽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為之文潞公在樞府稱傳範在先朝巳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葉石林燕語曰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國初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太祖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太祖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閹寺

漢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何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刼恐太后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紅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竟以取禍

按自古未有借資外兵而不以階亂者陳琳數語利害較然何進不能用其取禍無怪也唐昭宗時崔胤復召梁兵以誅宦官卒以致羣華之奔迫而唐亦隨以亡進之與胤其禍人國家蓋相尋於一轍哉

唐監察御史權臯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王遜為南昌令將執按之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乃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勑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遜謝之

代宗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

語及之子儀流泣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胡文定公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巳之言一出而朝廷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太和中閹宦恣横宣宗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綯欲盡誅之綯恐濫及無辜乃密奏曰但有罪

莫捨有闕莫填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昭宗以軍國事委崔胤胤欲盡誅宦官中書舍人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亂不從帝獨召偓問曰勅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奬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此輩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帝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宋太宗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宋史曰宋世待宦官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　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貨鬻者論死

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眞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官用事之秋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

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皇周

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閒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致平失利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上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上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仁宗有疾先是宦𦍑用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𦍑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於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宮中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後上神思浸清寧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英宗內都知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團練副使取空頭勑塡與之即日押行意

以必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鬼章聚兵洮岷新附羌多叛歸之神宗遣內侍李憲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南安不滅議者歸咎王荊公進郭逵而退李憲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不應趙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閒

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怒鼎不主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歎服

國朝監察御史金洪巡按山東有二巨閹出逻　武皇帝婚勢焰熏灼所至需索動以千計洪乃先發一檄盛稱二使廉正有司宜爲遵奉不許妄有科率損使者賢名所在張之且度其行跡輒尾其後竟不得肆

汪應軫知泗州　武宗决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戸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泒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欽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

朱正色爲江陵令詔起復江陵相璫賫詔至境附焰而來者百餘人朱曰此輩張饑吻以來必噬齧我百姓因紿璫曰若屬遠從貴人至令從我於縣我當勞之璫悉遣以赴朱令吏各籍其名因謂曰爾輩悉在我籍中有不法而魚肉我百姓者我即疏爾罪於上而寘爾於理諸璫股栗退以故民間安堵而無秋毫之擾皆其力也

益智編卷之三終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刋

政事類一

用人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按子思對衛侯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齊桓公不以小惡忘大美秦穆公不以一眚掩大德猶有聖人遺意此二君所以霸諸侯也漢武帝舉賢良詔云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其意亦同若屑屑焉苛責其細則干城之將棄於二卵奇謀之士擯於受金天下寧有全人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内史賜相國衣二襲

按公仲連不與歌者田與郭崇韜諫伶官爲刺史事大相類然公仲持之月餘而勝崇韜持之踰年而不勝非獨其君之難悟也公仲以三賢士勝槍石二人而崇韜徒以一人之舌與諸伶爭衡故終以受負向非番吾君之言則公仲無可奈何亦一崇韜而已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晉武帝時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唐劉晏爲度支使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集

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宋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李文靖公爲相眞宗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乃服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略加詰問具服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聲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尅之心

國朝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　太祖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

臣一心庶幾無交搆之患也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太祖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立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罪人居耶

〻黃學海曰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乃知　我祖之宏謀遠慮不遺遐遠爲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爵賞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魏國患河其邊臣起徙而决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官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漢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信使者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馮奉世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時莎車王殺漢使者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宣帝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

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水衡
都尉
晉桓溫病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
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
溫卒錫命遂寢
唐開元初宋璟同平章事突厥默啜自武后來爲中國
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
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少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中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宋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余靖曰治獄

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
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昔行工部郎中呂覺以治
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
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月諭覺
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
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仁
宗嘉納之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
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
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

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沈括知延州時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冊而不
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
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
詔報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撓軍政自
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稱從軍三
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
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
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揚州立功

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
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於一次
賀正色云只爲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辭聞者
稱服
苗劉之亂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
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朝廷憂之幸其速去
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政府袖劄
以懇朱忠靖勝非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
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
明日郎官傅宿白事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

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帖顧執政同閱乃顧問
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
法如何曰不知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
得之矣

國初簡州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簡
州衛遣其兄着沙弟火石歹往招之不從夜斬其首
以歸衛以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
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
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成祖嘗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

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
從之永樂六年論平交趾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有
差

陳建曰夏忠靖謂賞費有限陞費無窮此謀國名
言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此祖宗賞功良法也正
統以後則大不然王驥麓川之役封爵陞賞至萬
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
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
朝賞功皆遵 祖宗良法豈冗濫至此

政術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
而衣之襄王惡之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
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
之曰女聞吾言乎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
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
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
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
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單而揖之於庭口

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
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曹操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椽吏銓衡人物選
用先向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
和洽言於操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
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
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
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
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
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致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

吳選曹尚書暨豔盛明臧否頗揚人暗昧之失陸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漢先主克成都諸葛亮乃峻刑法人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

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爲著

唐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

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宋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於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

李文靖公常言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劉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公之意欲用晦以來衆論

陳忠肅公嘗爲别試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動搖荆公之學也卞謀

因此害公而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十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趙忠簡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

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嘗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當萬一耳

元主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治體

漢武帝方事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有冤欲言乎曰臣生與人無所爭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乂不報數歲乃罷式

唐契丹陷幽州饋餉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

月俸料以助軍御史王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耶欽望作色拒之奏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

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玄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受詔巡邊聞姜皎杖於朝堂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

殺應流即流奈何以伍卒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仙直宥切）

宋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得無重汚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

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内侍省張鎰奏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假令謀反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今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由是教本既正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詔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今縱非叛逆奴實姦凶奴留禁中縱獨下獄情所不厭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歿身未幾而壻先以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錄勳念舊

猶或可容德宗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有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與尚父子孫相告訴詔促具獄侍御史盧群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

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貢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柳渾言於德宗曰季羔先朝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表闕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上嘉納

宋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意輕之會修從子晟妻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衊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賦車蓋亭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竄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

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别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

按自蔡確安置之後元祐諸君子往往以言語文字相繼斥謫一時名賢布滿嶺海誰實開之范忠宣之言於是乎驗矣慮貴及遠事謹造端當事者

慎不可快心一時而重以貽後日之患也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具稾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於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歎而止

寧宗即位踰月留正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方知可懼或問曰某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

治

國朝天順中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曰正言是也

弘治中藉權豎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預名者惶懼甚編修羅玘疏言具瞻攸在

當存國體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
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盡
傳於朝野矣

益智編卷之四終

益智編卷之五

政事類二

華俗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
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遠吾
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
為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
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
不敬居處不順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楚俗好卑車莊王以為卑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
孫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
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趙西門豹爲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三老廷椽歲歛百姓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空無人又困貧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觀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十人立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將女出帷中豹顧謂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且留待之須臾曰廷椽起矣河伯留客久若皆罷去歸矣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漢九江郡唐后二山名有神衆巫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按西門豹之沈巫自是古今一奇流俗惑於鬼神雖重禁之不爲止不得不以殺止之況民間好女歲死於巫嫗三老之手者不知凡幾卽一死寧足盡其辜哉宋均取公嫗事絕相類何子元謂其法甚厲殆於不敎之虐邵國賢亦謂其術而未仁九

原有知恐未肯服且豹沈巫之後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說者謂不獨灌田所以分殺水勢使無復河患以破娶婦之惑此又豹之政本也

會稽俗多淫祀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太守第五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隋岷州土俗畏疫一人有病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欲變其俗分遣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廳事暑月廳

廊皆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乃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皆慙謝而去此風遂革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宋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湖民皆徃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

田粟米妙天下焉

慶曆中廣州蕃商珍珠沒官上命出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禁中因是於上前乞旨和買京師珠價騰踴上頗知之一日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珍珠爲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沒些忌諱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

陳希亮知雩都有巫覡歲斂民財祀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

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劉彝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訓之
斥滛巫使以醫易業俗遂變

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
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
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
時元祐六年也

戚綸知泰和縣縣俗多誣訟綸至先設獄具比他邑數
倍民以悚駭乃作諭民詩五十絕皆俚俗易曉之語
俾之諷誦限曰半年不悛者當以苛法治之民相戒
不敢犯

國初顧文昱知泰和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
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
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
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
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
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為
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丁文昇為廣東僉事民訟多不情文昇於司左建亭扁
曰三思民有訟者即諭造亭坐而思焉由是民訟日

少至今美之

蔡光為江華令夷俗祭蘸殺降虜童男子拋於鍘不忍
見聞光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疫光密召
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中但云天厭用人以
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於是傜人大懼迄今
祭用牲矣

止訛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
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
上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
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
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稍定問之果訛言於是美商之固守

馬援為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
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客飲
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
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燒虜即燒羌也）

馬嚴為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
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

備部旨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唐玄宗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鎭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勑使傳呼閉皇城諸門金吾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鎭之京城幾再亂矣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譌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譊然至暮路無行人詠召其僞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譌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眞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妖言耳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張方平徙知益州未至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襍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鎭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而流其餘黨

國朝嘉靖己亥冬內外訛言　帝將復巡承天有司爭
歛民財備供億拘執車馬廢民生業霍韜奏請禁之
工部請急撤沿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以藉口
帝命急行之

益智編卷之五終

益智編卷之六

政事類三

弭盜

漢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
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
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
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
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
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
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十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西魏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
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
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
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
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
其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
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行
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
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

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建武中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牓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

周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法

也世宗善之

漢渤海歲饑盜賊並起宣帝以龔遂爲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敎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

鄧隲惡虞詡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縣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靑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

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椽吏以下各舉所知
攻刼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
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
賊衣以綵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
由是駭散

宋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
刼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
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强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
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

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
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齊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
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
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内以清

北魏李崇爲兖州刺史兖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
皆懸鼓盜發之處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
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
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皆置樓懸鼓

刁雙除西兖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
亡命公行刼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
弓即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
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唐高宗將幸東都慮盜多草竊命御史魏元忠檢校元
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
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
馬萬數不亡一錢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
窮訊而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
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廪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

帝嘆其達權宜

宋李常知齊州齊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
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
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
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常曰吾得
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
賊遂清

韓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
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
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

爲法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尋討兵書學習武藝因此張大膽智遂生權謀乃與其徒洛相結扇此輩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乞命臣僚訪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按自古盜賊生發必有梟傑之輩爲之倡首愚民困於饑寒輕相扇動釀成大亂遂至土崩富公此議眞遏盜之要術蘇長公請別開仕進之門李琮請諭各路知州陰求豪猾之士使以告捕自効量輕重酬賞秦少游謂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儁皆此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廣濟蔡河出扶溝縣境瀕河不逞之徒專以脅取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明道爲令始至捕得諸人不復根治舊惡但分地而處之令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

國朝萬觀知嚴州七里瀧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無復有警

金斗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陝洊饑群盜充斥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國朝黃琛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琛乃募民驍勇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由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破妖

鄭伯有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懼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

孫洩何爲子産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幷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按雲南金滄道衙齋舊苦鬼物靳水王啓善至一日讀書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按劍登視果見異形奔迸啓善爲文欲以關白點蒼山神其夫人曰鬼無祀故爲厲吏使得罪於幽何忍不若祀之爲衙後土地從之自是遂絶夫人之智乃與子産暗合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

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

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人楊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角等黨輩熾盛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勑刺史二千石揀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

吳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吳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山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殺萬計

晉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口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卽出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

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太史令傅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後唐天成中有僧遊西域得一佛牙以獻其牙大如拳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世傳佛牙鎚鍜不壞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巳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宗以為信然欲以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臣聞杜郵有舊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李德裕在浙西時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闘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詠德裕嚴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一云聖水獲利人轉相惑德裕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令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

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稱讚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且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於佛前輅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息

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宋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

范仲淹一日携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不已民舍皆鼓栗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

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鄧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主簿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也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愕而走

按黃冠夜來之術東坡豈眞能知之直斷之以理一叱而其奸立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卓識希不爲其所動矣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鞫勘不能得或曰何處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匿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一云有妖獄久不決株連寖多何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卽叩

頭引伏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郛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按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健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往物果復出掩而獲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物也事與此同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

皆震餓而草塲白晝火盜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桼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

遂誅之

謝景溫初爲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有因善作法已自脫去枷杻勢不見容一老獲告之曰可速往取筆搨其兩中指復杻之必無能爲景溫

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神

胡穎爲廣東安撫潮州寺有大蛇前後官潮者信奉之不者輒死徙穎至命僧舁蛇至大如柱而黑載以闌檻令之曰爾有神三日見怪變去過三日死矣及期

蠢然遂殺之毀其寺而罪其僧

荊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擾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象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笥

函裹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還白大吏曰

其不惜一身爲邪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元虞槃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郎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

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

吏民始服

山東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廉訪使陳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於市自此

神怪屛息

國朝正統中有祈福濟瀆廟得詩於水中者遠近爭傳誦之巡撫少卿于謙奏曰事當杜漸防微往者妖賊張普祥假佛法誑愚民倡亂令軍民祈福濟瀆歲以萬數恐生禍端遂收得詩者以聞　上是之令械其

人赴京鞫治

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益智編卷之六終

益智編卷之七

職官類一

宰相

漢呂后時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往請直入坐而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吾常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按宋時夏人寇邊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卽陸生之意

唐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印失所在聞者莫不失色公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人服其弘量

義成節度使周墀辟韋澳爲判官及墀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巳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五代范質初爲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覘所爲質當判事語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簽表得以覘而書

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嘆曰眞識大體吾不如也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寇準問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吾子意如何對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誠不逮吾子也

眞宗初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

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王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

駕還旦子弟迎於郊忽聞後有騶呵聲驚視之乃旦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王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公曰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仁宗時大内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宮門不開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對不報久之上御拱辰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皆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上使人問其故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見天顔上舉簾見之乃拜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槩歐陽修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宋庠拜相嘗奏事而衣帶寬褫墜文書於地不顧而行上呼内侍拾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宋公得大

臣體

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虚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府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

慶曆中富韓執政俱少年務興作章郇公位宰相終日默然或問郇公富韓勇於事為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呵止俟其抵觸墻壁自退耳方鋭於跳躑時難過也後富韓公經涉憂患始知天下事

不可妄有紛更而荆公年少氣盛變亂不可救始嘆服鄭公之言

仁宗感風眩疾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内侍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視禳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仁宗不豫文彦博等謀啓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彦博曰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平章事劉沆欲捕治彦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曰可保乎曰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帝疾愈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狀呈帝意乃解初彦博欲判狀斬告者參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久不視朝一日疾差坐便殿促召兩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中使數促之公愈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

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英宗即位數日初桂服於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言語恐人左右皆反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内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入諭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某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韓魏公爲仁宗山陵使是時兩宮爲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懇曰有事當別諭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王荆公乞罷機政寓劉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公召僧化成問之化成曰相公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曰力乞去上未許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買易復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楊畏
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蘇
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
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
禧觀使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
貶惟子容獨免

趙鼎張浚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
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
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
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國朝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亦
高齡倦瘁矣其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
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個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
振欣然用之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
縱自力豈自已乎一旦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
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臺諫

宋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四人力引石介執政
欲從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好奇
其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
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有春
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諸公服其言而罷

明道中李迪同平章事除張沔韓瀆爲臺官言者謂臺
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
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
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
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范鎮知諫院帝天性寬仁言事者務爲激訐至污人以

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
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
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
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

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
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
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
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

引不問才否一時能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
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昺等頓首謝

益智編卷之七終

益智編卷之八

職官類二

監司

漢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
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
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
從事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
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
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

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唐韋丹爲江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耗亡
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
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
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者

崔鄆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嚢山帶江土多群盜剽行舟
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鄆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
中悉誅之初鄆在陝以寛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
及至鄂嚴峻刑法或問其故鄆曰陝土瘠民貧吾撫
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奸非用

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宋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

周湛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亂無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爲立號以日月比次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按此官司案牘立號之始

段少連領漕事舊時使者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閲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閲指取一二自閲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閲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郡縣簿書莫敢不治

國朝豊慶爲河南布政使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聞其至大懼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盍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餽燭事也芝園集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鷸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按崇仁謝公旦嘗有此事公旦爲福建運判有故人欲饋之而患其清不受乃獻燭百炬及取照則燭心隱隱皆黃金亟封還而不顯其事公旦宋嘉定時人

王雲鳳出爲陜西提學臺長汪公語之曰君出振風紀

但盡分内事勿毁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眞確則可見之不眞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守令

魯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民樂有

寇也且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衰之不加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痛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趙廣漢精於吏職善為鉤距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臧罪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為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宋校書郎張子奭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來以成獄

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晉會稽太守謝方明深達政體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唐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人

按韓退之爲袁州刺史事與此同
唐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果於誅殺
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小
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
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嶷喑啞自如俄引去
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
亦賴以濟
宋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
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
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歲歲爲絹百萬疋
民賴其利
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乃削木爲牘民公事有
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元許有壬同知遼州州有追逮不許胥吏足跡至村疃
惟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
國朝楊顧知登州府催督勾取不遣吏卒以木刻隸兵
捧檄傳行屬邑無違令者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修代之簡易
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公者公曰凡人材
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簳之類海
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
椿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
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鞠眞卿守潤州民有鬭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
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兼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
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曾子固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
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
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
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
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
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馳
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之公白使曰
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
耳公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
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
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曰與

飲而客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諜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勰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諱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其字啓緘示

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
澧陽司戶蘇次參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不撿澇而分數可

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簡要也
國朝陳璸知寧國府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典司者皆洶洶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學職
宋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授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修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陳瑩中初任潁昌教授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

職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鄒浩調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

守官

齊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與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爲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

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大將軍霍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郅惲爲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光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賜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爲參封尉
秦姚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召滿聰進位二等
北齊張曜遷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放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
唐太宗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詔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留使者

至明帝聞而歎曰眞將軍也
晋羊祜都督荊州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周劉行本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

司各行所職

唐李絳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馭胥吏

宋戴驩爲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

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漢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贓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

東漢周紆爲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實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

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吳黃蓋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

宋元嘉中吉翰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

典箴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
當欲有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
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
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有選人姓刁又有王
元忠者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
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
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者此必刁
某王某也令史叩頭伏罪
後唐孔循權領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鉅富及敗

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時都虞候韓姓者密使郭崇
韜之僚婿與推獄吏典同謀鍛成此獄循親慮之四
無一言頷過蕭墻乃屢回顧召問之云適以獄吏高
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即移於州獄
俾郡主簿鞫之受賂者數十人與四盜俱伏法貧民
獲雪
宋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
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斛者受賕
爲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包拯知開封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

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
杖我亦決杖既而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
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只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
拯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特寬囚罪公止知以此
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按包孝肅之尹京最號明察乃復爲下人所賣如
此乃知黠猾之吏無所不窺亦無所不竊窺上闇
懦則乘其闇懦而竊之窺上嚴明則又借其嚴明
而竊之非謹爲之防鮮不墮其奸中許魯齋告元
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此事昔人三不欺之論正未

易優劣也
韓魏公爲相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
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
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
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
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
於其間
杜正獻公居銓職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
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逞受他闕居數日吏敎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慫俾乙刪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耳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公

蘇頌判吏部尚書前後掌選凡五年每選人改官闕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頌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及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

劉珙為吏部員外郎有才智善摘檢姦弊一日命汎中庭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愕眙不能對時議翕然稱之

淳熙閒張某尉增城有鼎盜累載弗獲張欲躬捕弓級陳某曰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餞取之使往信宿而得張嘗以他事忤令訊爰書以實言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祈之弗得自分絕望秩滿如京過韶謁憲臺請一公移憲命以成案錄為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艮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覩之色動曰君欲改秩乎能信我事且立辦索[illegible]二千兩月忽夜叩門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訛莫測其由問其故胥不肯泄得宰福之永福去益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濃纖無少異但時矯他曹胥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徙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

岳珂曰刻木韋舞文顧賕謝乃其常益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不可勝筭司衡綜者可不謹

哉

元劉正為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寔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徧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関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結交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白尚書捕鞫之辛伏罪而四人得釋

國朝況鍾知蘇州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牘環立請判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公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

越三日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杖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公神明

益智編卷之八終

益智編卷之九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財賦類一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理財

晉咸寧四年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决瀝令飢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

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

王導善於因事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綀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綀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劉晏爲轉運使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

州縣申請郎奏行之不待其困莩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戸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一穴下見戸不過二百萬季年乃三百餘萬

按劉晏之意不專于救菑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爲奏行不待困莩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貴甚賤之憂

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主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廪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即糴第四數第四價即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

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按李抱眞鎭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乃假和尚焚身之術以濟軍中事與此同但抱眞欺無罪之

僧塡塞地道令與積薪俱灰此仁人所不忍爲不如玄佐之爲善誘也

五代劉昫兼判三司昫性察嫉三司蠹弊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十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

自唐天寶以來藩鎭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鎭益强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

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
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
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
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
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
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
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
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
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

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
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陳晉公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調
利害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
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
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
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
世言三司使以陳公為首稱
陳恕久領三司使真宗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
久不進屢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

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王公堯臣為三司使時元昊寇邊軍興用廣前為三司
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
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國與民皆弊矣
在陛下任臣者何如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
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本末先後
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
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
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
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以其餘積於

有司者數十萬所在流民皆復其業
蘇轍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
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
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
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
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
責非民之福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
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
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

在公誠舉而行之則安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于是其法遂行

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

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于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有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

趙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定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寬寄

國朝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曰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爲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如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兢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欲由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

賦役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敝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德宗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按陸宣公追論兩稅之弊謂其立意且爽彌綸又

琳人益困窮其事有七持論最精然兩稅之法至
今猶踵行之秦始皇不當廢封建井田而郡縣阡
陌迄今無改漢文帝不當除肉刑而笞杖迄今無
改楊炎不當更租庸調法而兩稅迄今無改亦時
會使然也

宋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如鹽麴錢
之類名件煩碎吏得爲奸欲除其名合倂爲一文簡
以爲合而沒其舊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或再
敷鹽麴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程顥知扶溝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

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
顥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范純仁謂光去其
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
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
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可先行之一路
以觀其究竟光不從

冷應澂知德慶州屬縣租賦逶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爲
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
一月訖事

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
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隣獨無媿乎因推廣東陽之制
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
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
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
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傭錢白
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
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
弱受陵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

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
之何也已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倍輸
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
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金部尚書楊倓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郎王
師愈使督之師愈曰此徒有其名耳督之未必得而
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
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困
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

遼馬人望遷警巡使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遠慮吾不及也

元世祖時耶律楚材定天下賦額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白景亮爲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核田畝以爲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優有餘力而貧弱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覈驗田畝以

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

鄒伯顏爲崇安尹崇安爲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爲四方最

國朝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無不願者於是爲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

錢鈔

周景王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百姓蒙利

蜀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

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狥少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按孔顗之言馬貴與稱爲不可易之論程伊川先生謂費多利少盜鑄者息乃國家之大利即此意

宋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案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

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鞲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昂泉溢於市一云戶部欠郊賚長貳堂白蔡京唯唯期逼中言之答以徐之旋閒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筭請鈔不數日府庫沛然

張浚宣撫川蜀以趙開兼隨軍漕運使總領四川財賦于秦州置錢引務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日獲三十萬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金主南遷聞汴京穀價騰踴問宰相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高汝礪曰今諸路之人輻輳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穀易鈔則穀價自平矣

國朝永樂中郞埜擢監察御史奉命往南京察沮滯鈔法者衆謂將起大獄埜惟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頷之而罷

鹽筴

唐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鄭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

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荊洪等漕役軍食遂饒

宋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而未下張文定公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我歛怨而虜獲福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會七日以報上恩

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實私井輦解池鹽給之言者如織皆不省太常丞沈括侍側神宗以問括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萬忠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償費帝領之明日遂寢

有議增解鹽之直者程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元敬儼左遷兩淮轉運使鹽課增羨至二十萬引河南

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己非宰相事事遂止

國朝葉盛廵撫兩廣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賄守關者越過廣西市利盛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

益智編卷之九終

益智編卷之十

財賦類二

倉儲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董煟曰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其源盖祖於此

魏李悝為文侯作平糴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誘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元年歲數豐穰穀石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賑給自是州里豐時民多賴焉

宋朱熹居崇安開燿鄉乾道四年鄉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間貸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斂散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納還本府見儲息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

止收耗米三升熹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荒人不闕食淳熙八年上於朝孝宗下其法於諸路

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于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廪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寔爲長利也

國朝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上言天下郡縣各置預備倉豐年則斂歉年則散本以爲民而行者率失初意設立斗戶收守支放文移往返交盤旁午斗戶負累民不沾仁凡以屬之於官故也今兵部侍郎王廷相欲倣古義倉之法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社立正副每月朔爲會社正率屬讀 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

盟之約舉衆中善惡奬戒之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戶亦次及之蓋以有餘補不足也昔人謂救荒無善政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從之

按救荒之法常平爲上其次則義倉社倉皆須預講於豐稔之時而後可拯民於災荒之歲宋熙寧初陳留令蘇湑請爲天下倡戶五等出粟有差每社立倉各置守者官爲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爲王荊公所沮遂不果行石介甫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以給則民不乏矣近時平原張敬爲羅山令曾一舉行一時風政赫然茲非其明效歟至于委任之非人斂散之無術慮始之難經久之弊皆行法之不善而非法之不善也說者乃謂人心不古恐未受其利而先滋其擾遂以前法爲必不可行噫舍常平義倉而談救荒信乎無奇策矣

謊糧臺在大與縣東朝陽關六里許唐太宗東征高麗屯兵於此虛設囤倉以疑敵人

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

運致之費踰於粟價會春旱命軍民隨意徃取約秋
稔償之境内足食
宋張詠知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而無半月之粮公
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
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
所給米皆糠雜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
國事者
張忠定公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
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
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

糴之十戸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為永
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按張公在蜀常感異夢召黄兼濟承事問其有何
陰德黄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
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原糴斛斗不增價糶之
在己初無損于人則頗獲濟公嘉嘆遂坐黄而拜
焉公豈有感于黄之所行而即以推之官理耶
亳州判官王欽若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為
受納民自遠方來輸者食且盡弗得輸欽若悉命輸
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致朽敗太宗大喜
手詔許之
孫甫為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賠錢數百萬甫乃令
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
弛繫所賠錢纔數十萬而已
景祐三年篆文官王文盛言於少府監曰在京糧料院
印多偽倣之以募券曆者請宜鑄三面印圓其制而
面闊二寸五分於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糧料院名凡
十二字以圓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
印紐令可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
十二月自寅至丑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云若

此使姦人無復措其巧矣少府監以奏詔三司詳定
請如文盛言
元國子祭酒虞集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
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
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苟用浙人
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
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
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不廢則佩之符印俾得以

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盗矣説者不一事遂寢其後海運不至于是有海口萬戸之設大畧宗之每年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

國朝通州在京城南常積粮數百萬石正統己巳胡虜南侵諜云欲先據此諸臣議將焚倉適周文襄公忱入京陳僖敏公鎰因詰其計文襄曰何至如此宜檄示在京官軍旗校預給一歳之粮令自往支則粮歸京師且免京運之費諸臣如其計不數日通州倉粮

皆空虜至無所獲而去一云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粮以絶虜望于忠肅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脂膏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成化初南方歳歉南京守備朱儀以京府救荒素無備而南方民運米至南京者病不時納議令軍士就船預給粮三月省民加耗顧直得餘米十萬石别貯于常平倉爲經久計

弘治丁巳北邉倉場粮草告乏劉忠宣公大夏以戸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邉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邉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某場缺草幾萬束每束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畜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乃轉買邉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卽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邉上人

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漕輓

漢虞詡爲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歳省四千餘萬

唐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先是蕭嗣業饋粮數爲虜抄我軍餒死行儉曰以謀致敵可也用詐爲粮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

草解鞍牧馬方取粮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虜幾盡自是粮車無敢近者

陜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剌史姜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

劉晏掌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粟而載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萬石無升斗溺者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别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盗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晉國公王鍔爲丞郎李巽時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鍔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于是乃服鍔之察事

宋蔣頴叔爲江淮發運嘗於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紀風之便逆盖雷雨雪雹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運至取其日程歴以合之而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元至正中董摶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

粮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粮之數也

國朝　成祖將北征命户部尚書夏原吉等論餽運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粮縁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

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自北京至宣府則於北京在城及口北各衛倉逐程支給宣府以北則用武剛車三萬兩約運粮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粮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即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粮上然之名所築城曰平胡殺胡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各處粮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二僧皆薄有貲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

慮周詳計算審密雖處家者恐不能然也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户部侍郎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入寇迄今三年費用浩繁民窮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所運粮草各貯水次遞流儹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困少蘇詔從之他人不能達竟沮其議

按唐裴耀卿因京師穀價踊貴請開通河道變陸爲水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東置一倉三門水險于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此古人倒倉之法也唐人創爲之而卒以成功歲漕粟七百萬石省傭錢四十萬貫今因唐之舊乃復阻于難而止何哉

成化末關中大饑詔發漕米萬石至衛口令河南發卒輓抵關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于是發二郡卒萬人將行信陽何信聞之曰今關中米石不過一金奈何若是乃入言于布政使吳節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

入關糴可得粟萬石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踊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矣吳用其計

益智編卷之十終

益智編卷之十一

財賦類三

救荒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與之陳無種者與之新若此則東西之利被遠近之準平矣釜六斗四升鍾一斗六升

漢張掖民饑米石數千太守第五訪開倉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

齊何敞叔爲長城令在政清約不受禮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八百石他物稱是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唐令狐楚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徧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乃平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宋范文正公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牓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牓衢路立告賞禁人增價趙清獻公知越州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盧觀察范文正趙清獻增米價以致商皆祖此意非特召商亦勸分上策也

張忠定公知杭州屬歲饑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一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賴以無擾

皇祐中吳中大饑范文正公在杭州發粟及募民存餉
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與
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
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
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
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
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
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興工役以濟饑民自是救荒一策趙閱道救越

災傭民修城凡四千餘人二公荒政畧同近何公
　喬新賑山西傭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叔華
　賑楚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饑者皆得古人之意
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
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
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
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
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爲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

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盖以令
　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
　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
　乃大出官粟平其價民頼以濟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
　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牓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
　此或限升㪷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
　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王沂公守洛屬歲饑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脅取㽬郡

以强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遣之遠近聞以
　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按周禮十二荒政除盜賊是其一凶荒之年群不
　逞之徒易於倡亂不一大創之則齊民化爲盜賊
　邑里無寧居矣宋時有尹京者取死囚代爲盜者
　沉之于江最爲得策在今日亦自難行無傷民命
　無生民心司牧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勸誘富家
　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往蘇秀糴米依元價出糶
　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

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與民官不傷財民再蒙利又慮飛蝗遺種爲患知蝗不食豆苗乃廣收豌豆教民植種次年大獲其利

趙不息攺成都轉運判官適歳饑不息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息音憂）

程珦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晩種不入民無卒歳具珦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内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内之民不知也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水災百姓乏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日一升然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衆人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一切棄百事而專意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養之而已況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修築之費將安取哉爲今之計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今被災州郡一戸得粟十石得錢五千錢以完其居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況貸之於今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

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隆興中趙令良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悟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況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粮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聚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此即曾南豐之遺意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振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耀州大旱畢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牓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千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懽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隣境流散殆盡而耀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預所發

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浸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爲王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鬬嚚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嗟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謁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彷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兩寺驗視孝謁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蘇緘紹興初爲南城令歲凶里中藏粟者固閉以待價緘籍得其數先發常平穀定中價糶於民揭榜於道曰某家有粟幾何令民用官價糴有勒不出及出不如數者撻於市以是民無艱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刼禾者斬閉糶者

配

黄震知撫州州饑震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其日集城中過期有罰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高定子知夾江縣會水潦府饑貧民競訴無所於糴定子曰無憂汝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廪給

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吏米溢于市

淳熙中廬陵艱食饑民萬餘守譙門求賑錄事參軍謝諤亟命植五色旗分部給窮頃刻而定

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僞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

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雜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糴

余童蘄州賑濟法盡括户口之數第爲三等孤獨不能自存者專賑濟下户乏食者賑糶有田無力耕者與賑貸闔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官吏專伺察蘄人稱之

李珏賑濟法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户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户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趁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發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支毘陵與鄱陽常行此法民至於今稱之

史南叔名彌鞏提點江東刑獄歲侵乃釐户爲五甲乙以等第賑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一百四十萬有奇

元陝西旱饑御史中丞張養浩往賑之時斗米十三緡鈔稍昏即不用詣府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府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

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

江州饑總管王大中貸富室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國初劉辰爲江西叅政時江水汎溢瀕江之田皆澇饑民爲盜富室多罹其害公檄郡邑勸富民出粟貸饑者蠲其役以當息官爲立券約明年償本由是富室樂從饑者得食

黄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

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無得出境獲全者衆
周忱巡撫蘇松屬歲大饑米價翔貴忱遣人日察價高
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齎金至其地故抑其直
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甚高由是浙湖大賈皆販米
至吳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
廩盡以貸民而收其半直城中米價驟減四方米欲
載還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糶忱復椎牛釃酒以謝四
方米賈皆大醉權去米價既平官乃糴以實廩
韓忠定公文爲南京參贊尚書屬歲饑米價騰踴公移
文户部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平糴價度支以未得
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
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十萬石米價漸平人
不病糴
嘉靖乙丑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言救荒有二
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
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
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
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
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
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

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皆參酌古
法體悉民情 上嘉之
撫流移
魏衛覬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爲部曲
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民流入荆
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
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
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
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
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
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
曹操從之關中服從
唐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
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薄
其直以濟饑瘵搆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室令樵採打魚
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
修堤濬河與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賃
民間蘆蕩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

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
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僖宗時東都洊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户河南尹張全義
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
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户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
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
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税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
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數千於
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
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
如市五年之内號爲富庶

馬端臨曰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
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羣盜乃能勸農力本生
聚教誨使荒墟爲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
爲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宋皇祐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
出粟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賦
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
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餽慰藉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
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及麥熟民
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
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
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
殺之自弼立此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
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
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
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
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
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
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陳古大驚
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按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韓公富散而不擾滕
聚而能整皆可爲法第在今日廪庾既虛上官操
如束濕升米斗粟不得擅支安所得十五萬粟與
二十萬米而展其擘畫耶然則宋之文法猶寬也

程明道攝江寧江寧當水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
處歲不下百數人至者輒死明道察其由蓋既留然

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數日矣明道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全者大半

國朝成化初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隷

于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前代處置流民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寛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疏上之上可焉　命原傑往涖其事流民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

遺棄小兒

宋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父母來識認耳余爲閱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彼旣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絶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劉彛知虔州饑歉民多棄子於道彛揭牓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一境無夭閼者

捕蝗

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姚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蟊賊以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宜自修

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爲害更深拒御史不肯應命崇
牒報若水曰劉聰僞王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
德古之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
然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乃
行焚瘞之法時朝廷喧議皆以爲不便帝復問崇對
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
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緣小忍不除人至相食後
秦有蝗草木俱盡牛馬相至噉毛今蝗蟲所在流滿
仍極繁息縱使除之不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
之蝗害訖息

宋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
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
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金宗寧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寧督民捕之得死
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

益智編卷之十一終

益智編卷之十二

兵戎類一

將帥

趙平原君勸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
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
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
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
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
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蜀庲降都督張翼持法嚴不得殊俗之心者率劉冑作

亂翼舉兵討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馳
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
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粮積穀爲滅賊之資豈
可以退黜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
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

吳朱然爲將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
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晉王濬自以功大而爲王渾父子所抑每進見陳其攻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不勝忿憤帝每容之護軍范通
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

何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馬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朱伺領騎督時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之珉大笑

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謝欲不斃得乎是日果爲矢中死

何燕泉曰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叅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熒

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於萬衆之中故鷙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與敵耶

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隋文深以爲憂議欲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

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唐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吏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

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聞者皆服

李晟討朱泚軍於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距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輩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李愬代袁滋爲唐鄧節度使愬以軍衂傷夷士氣未復乃不爲斥堠部伍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

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乃令於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不設備

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中視事矣

宋利州都統王夔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余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乃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劉闢圍東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討闢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詔崇文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

宋太祖命曹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講武殿彬等乞面受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二臣納於上前上徐自發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稟耳

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青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宰相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

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鄉之力也

韓魏公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乃夏人張元所遣也公詰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公納之范仁祐謂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損國威今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歎非所及

按楊用修云兵事貴密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為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麑之悔不然

武元衡之禍作矣然則魏公之失不特受其帶為墮賊計中而已也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斬死囚徇眾曰此苗劉刺客也

宋守約為殿帥夏日輪軍士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情不堪神宗亦以為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於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以使人上以為然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璘劉錡王燮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

以重制帥之選亦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叅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全自此遂叛

國朝韓襄毅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得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休寧程司馬信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自發兵

至凱旋不罰一人不殺一人問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

節鎭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濬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斆收濬從事列上晉王召斆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斆曰蜀漢絶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爲輕晉王善之

唐張嘉貞遷并州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腹心不宜爲臣以絶言事之路上大悅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曰正巳誠詐不如因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卽以正巳所獻錢賜之正巳若奉詔是陛下恩洽將士也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爲貽上悅從之正巳大慚服

洪容齋曰紹興三十年鎭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白金至五艦他所賫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問何事必可力買旣至趦趄國門不許入覲或謂欲上諸内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明知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仍爲巳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檝比還克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李吉甫請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巳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洩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

固令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勑不過數月必有自効于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効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兵馬使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請為留後興

度不免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還懷諫於外監軍以狀聞憲宗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興感恩流涕士衆

無不鼓舞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以為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正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即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

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以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地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

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覬望尤難指揮望速下明勑宣
示衆軍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疋使之賞
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熟計利害決無即
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等計議已定竟不用絳謀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上言曰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
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得職又有鎮兵則
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
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
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
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
縣請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
詔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河東節度使王鄂賂權倖求兼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在
中書有密旨云鄂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却
奏云不可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别作奏可以筆塗
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
作奏既而事得寢

按唐制黄門省凡詔勑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
塗歸藩之以筆塗詔固唐法之所不禁也豈憲宗
時此事久不復行若出於一時創見而遂以駭人
之耳目耶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
歲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
疋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敬宗憂其不遜問宰相曰
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
使可乎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
將滅亾譬如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
則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
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勑使但更緩旬日與
一詔云聞中使到彼稍失去就俟還自有處分所賜
春衣有司制造不謹朕方詰之所稱助修宫闕固是
虚語今欲直挫其奸即報云所請丁匠可速遣來已
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
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宫闕事在有司不假丁
匠遠來其將士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
事賜予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
不惜三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
處分即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
克融并其二子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以姪稹擅總留後請降旄鉞武

宗與宰臣議可否多以爲回鶻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

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稹必成擒矣上然之令李回使三鎮諭旨德裕又曰貞元太和間朝廷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弘敬等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

宋太祖召趙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此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

靖康中李綱條具備邊禦敵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

唐順之曰趙普之銷藩鎮李綱之建藩鎮偉謀也

戎伍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魏李悝爲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破之以人之善射也

宋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种世衡至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予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

按國朝王賜爲武定兵備加意戎伍每鑄銀錢爲射的中者取之一時士馬精強爲山東最張吉在廣西教士習射亦懸金爲的中者與之皆世衡之

遺意

隋契丹入營州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將帥來謁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

唐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用臣之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粮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粮粮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粮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

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命郎行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旣因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疲敝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宋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在外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營在城東者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居將聚而爲盜乃悉黥爲兵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章獻太后詔賜衛士酒屬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

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自契丹通中國趙德明臣屬內外弛武三十餘年石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旣而閱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曼卿笑曰此得吾粗也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神宗賦近畿出馬備邊沈括言北邊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請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後知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懽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乾道中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于揚州

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敎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稍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詔即行之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信菴先生開閫維揚高沙凱還人困馬疲悅道傷假山令諸軍隨意負歸衆怒多棄於半途餘至畢秤石輕重償以銀而棄石於野其鼓舞駕御有賞徙木傲縣布爲趙將之風

金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優幾於罵詈尚書右丞忽斜虎大怒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宮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軍士聞之自是無復犯法

國朝成化中中官怙寵市恩爲騰驤左右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袢襖袴鞋事下該部許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衣袴之富如是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師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剋日起行京衛軍士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即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城池無調遣之急故給以布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今四衛軍士既給布花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子俊服其言

益智編卷之十二終

益智編卷之十三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纂輯

兵戎類二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籌策

吳子問伍員伐楚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敝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蘇子瞻曰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

況謝玄牢之之流乎

智伯索地于魏桓子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隣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君何釋以天下圖智伯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狼于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於內智氏遂亾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秦之心欲伐楚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曰秦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而具甲并兵南鄉此秦所禱祠而求也楚國必伐王聽臣為警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為不能聽我韓之德我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

王大悅乃警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韓王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秦欲伐楚楚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秦秦果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韓氏大敗

楚襄王為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獻之便太子致命齊王齊王歸太子太子即位齊使車五十乘

來取東地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奈何愼子曰王朝羣臣令皆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得反以東地許齊令使來求地奈何子良曰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後攻之與之信攻之武子良出昭常入見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不可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愼子曰王皆用之王曰何謂也愼子曰王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東守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子良之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之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興兵伐常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縮甲則可不然願待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齊王建入朝于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入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亾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地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　按卽墨大夫之策與張耳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意同王建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卒餓以死英雄之豪舉固非王建所能辨也

韓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竭粮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

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分也此將軍
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曰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
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而後遣
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
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曰善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將三十六軍擊吳楚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
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甚銳難與爭鋒楚兵輕不

能久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
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
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
吳必矣條侯曰善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
王敗走
曹操東擊陶謙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潛迎呂布諸
城悉應之二年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布荀彧諫
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
下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以兗州首事此將軍
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兵討

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
一舉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
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冦暴震動人
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將軍尚安歸乎且前
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
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
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
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于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
敗走

袁紹將攻許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
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
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
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
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
坐克也今釋廟筭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
悔無及也紹不從以為沮衆械繫之紹旣敗或謂豐
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
紹還謂左右曰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周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陳三策其一策曰齊自長淮

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内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峽關力帆而進泝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慕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并晉之路仍募關河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雷駭電擊百道俱進虜必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策曰若今更存遵養且復待時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伊婁謙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隋文帝問高熲以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南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賀若弼撰平陳七策上于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謂備後以為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内使陳人覘之以為國内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悉給糧勞遣付其物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煬帝末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就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

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峉壯其言以書招之竟不出莫知所之

唐李敬業起兵揚州移檄討武氏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

謂杜仁求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取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取潤州武后遣李孝逸擊殺之

楊用修曰尹德毅之說蕭詧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溫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金帛子女皆輸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

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田乾真安守忠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

所歸留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王建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條列七事白建建卽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民競出如

歸市波還故業
契丹圍晉張敬達于晉安寨置營晉安之南長百餘里
穿塹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
來人跬步不能過唐主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
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内顧之憂
然後募軍中精銳以擊之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
以爲然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敏又謂李懿曰今
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
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

入則事濟矣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
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
唐主唐主曰敏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芻
粮俱竭援兵竟不至敬達爲楊光遠所殺降於契丹
周比部郎中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
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
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
救其敝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強弱攻虛擊弱
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
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

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江北諸州乃國家之
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
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内
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
邊患可爲後圖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
如朴言
按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
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

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
趙取齊然後取籍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
先取楚最強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兵乃與魏氏
角其亾宜也此弁陽老人周密之論與平邊策意
同
國朝成化中兩廣蠻寇作亂僉都御史韓雍討之雍會
諸將議進兵方略或曰今兩廣殘破盜賊蠭起譬之
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
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耳雍曰不
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廣

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
流賊愈多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莫若併
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擒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
然乃以三萬人兼程而進

宸濠反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
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
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
勤王之事尚易爲也恐其速出乃爲計誆奉朝廷密
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及南京兵
部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

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
公文縫置袷衣絮中將發又捕僞太師李士實家屬
至舟尾令覘之佯怒令牽上岸處斬已乃故縱之令
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中搜得公文遂疑
不敢即發

益智編卷之十三終

益智編卷之十四

兵戎類三

料敵

齊桓公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値雨也未
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
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
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公曰其
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
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
東邊荆人輟行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
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
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
必可敗也從之遂破吳軍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悅羣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而子有憂色
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方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

白壁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按智伯將伐仇由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除道將內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聽遂內之七月而仇由亾智伯餌人之術蓋屢用之矣衛用文子而存仇由不用蔓枝而亾安危所在可鑒哉

智伯欲襲衛乃佯亾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亾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將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聽讒[illegible]

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臣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疵知其言不聽請使於齊韓魏果反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

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屬車九乘僅得免耳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亾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漢黥布反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故當反滕公

曰何也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策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曰布固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遂發兵自將擊布果如薛公籌之

韓王信反高帝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已踰句注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二千户號建信君

按楚武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楚用鬬伯比之謀毁軍而納少師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匈奴之誘漢正與楚同隨侯用季梁之言懼而修政以高帝之豁達而不能用建信君白登之圍幾不免虎口哉淇國臚朐之敗事亦類此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及百僚議數日不決成帝召問陳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急救之用也上曰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光武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

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也今來詞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黃東發曰殺皇甫文降高峻亦兵家刳腸滌胃之法

按唐僖宗幸蜀疑南蠻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命趙隆眉楊竒鯤等來朝高駢自淮海飛章云南蠻

心膂惟此數人請止而鴆之宋時元昊遣使求割地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富弼以爲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宋將呂文煥遣黒楊都統納欵於元張庭珍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謀　國初藍玉討月魯帖木兒

太祖諭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户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四事並同皆師寇恂之意

三國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荀攸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曰必克悉如公

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親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蜀吳蘭屯下辨魏遣曹洪征之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參軍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姜維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魏雍州刺史陳泰欲先據

狄道司馬昭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
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
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
也維果燒營而去

曹操破袁紹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攻
之郭嘉曰紹愛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
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
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
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
尚果爭冀州譚爲尚所破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

定鄴

袁紹子熙尚奔三郡烏丸曹公破之熙尚又奔遼東初
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
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乃引兵
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公公曰彼
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魏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迎步闡吳陸抗憑圍對之都
督俞贊亾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
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
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
肇衆傷死者相屬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闡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
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

按宋曹翰攻江州守將胡則嘗欲殺一褻人因其
妻諫乃捨之此卒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城
西南依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
夜城陷卒能知城中之虛實而胡則乃不能自知
又不能備卒之知宜宋師一擣其虛而堅城皆瑕
也使能如陸抗之料敵厚集於西南以備之豈其
固守三年而遽陷沒於一旦乎

晉蘇峻挾天子幸石頭陶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
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
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
决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

桓謙寇江陵與苟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衆議欲使
檀道濟與魯宗之共擊刺史劉道規曰盧循擁隔中
流扇張同異桓謙苟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
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
之居守率諸軍攻謙將佐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
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

固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若林愚豎無他奇計以
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
鬪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
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將軍印授劉遵馳往攻謙謙
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

宋冀州刺史崔道固閉門拒魏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
迎降請兵援接慕容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
家室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強則拒戰
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所畏懼而遽求援且覩
其使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懷詐以誘我不

可從也白曜曰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我通行
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範曰歷城
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
我多遣兵則不足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
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
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梁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遣使述魏欲通和
好勑近臣定議朱异曰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
然之傅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閒
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

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
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不可
許异等固執帝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請誅异

魏于謹將兵伐梁長孫儉問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峻其埤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動移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用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
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

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於慮始皆
戀居邑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

高歡侵魏遣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
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
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
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曰不如分
兵擊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
取泰必矣蘇綽達奚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隱其計問
族子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
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

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潰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卒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竇泰自殺歡撤浮橋而還

梁州獠叛周趙文表討之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獠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遂請降

唐李密據桃林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使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吾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果踰山南出彥師擊斬之

李光弼移軍河陽史思明屯於河清欲絕光弼粮道光弼軍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諸將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得無歸日越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曰我受命云何今失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梁王彥章攻鄆州唐莊宗救之李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彥章雖敗而段凝將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陳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巳破段凝豈足顧哉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王瓚開門降

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廣武卒劉玕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

飲宴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四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公出送於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馘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仁宗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决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宋判宗正事士㒟銜命祗謁鞏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㒟辭以上命有程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謂君勿行正慮此耳已遣董御帶牛觀察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兵衛送行數里兩將捷書至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

金納哈買任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任曰近見其降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釁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邊連歲不休金主始恐乃釋買任之囚

元張弘範攻李璮於濟南初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濳壕加深廣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國朝成祖駐師樓子營吳傑等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聞庸敗復還眞定　上語諸將曰傑等若嬰城固守則出上策若已出復歸以避我此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計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庸敗必不敢出　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餘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隔之逗遛不出將有老師費財之罪况彼外與庸合其實忌庸成功今庸已敗彼必欲獨成功矣其勢必出我暫散軍士託言取粮

彼聞我軍散必乘虛而來我軍之出不遠伺彼將至卽回嚴師待之必落吾彀中是日軍士四出取粮又令校尉荷擔抱嬰兒僞作避兵者奔入真定揚言北軍皆出取粮營中無備傑等信之遂出軍襲我戰於滹沱河傑等敗走

寧夏總兵何福奏韃賊籠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議欲寇寧夏惟鬼的哥以資粮不給不從　成祖謂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禿魯灰必深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取食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粮然後啓行其以資粮不給爲辭者鬼

的哥恐泄其事故外託爲此說内實陰謀襲我不備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亟書勑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既書勑未行山西奏報韃賊刼掠灰溝村黃甫川如　上所計

丘福征本雅失里至臚朐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當疾馳禽之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且駐兵俟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覘其虛實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爲嚮導直薄虜營再戰虜輙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曰孤軍深入虜故示弱紿我進必不利今退則爲虜所乘莫若結營自固晝則揚旗伐鼓時出奇兵挑戰夜則多燃炬鳴炮以張軍勢使虜莫測二日内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利不然亦可全師而歸然猶防虜設伏要我歸路奈何不慮此而自取敗亾乎武城侯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先馳馬麾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偕行虜衆奄至皆敗沒

按平城之役虜匿其壯士肥牛馬故示弱以誘漢漢不戒而有白登之圍太原之戰虜革鞭木鐙人

馬皆不甲冑故示弱以誘唐唐不戒而有汾曲之敗虜之習爲譎以紿我其故術也丘福亦一時名將何智不及此李安平之言瞭若指掌而福果於自用爲若弗聞也者卒墮虜計中自取敗沒悲夫

安遠侯柳升征交阯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舉史安陳鏞以自助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以守升連破之直抵鎭夷關升有矜色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夷賊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慶與升言升唯唯而已明日以數百騎獨先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起升被創死

漢庶人高煦反　宣廟親征馬上顧從臣言公等試度王計當何出或曰樂安城小必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戀南都必謀徃據之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克況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得遽南漢王外誇詐中實怯徃臨事每不能自决獨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易搖故敢反且冀别將來得誘幸成事聞朕來膽落矣殆至即禽哉初庶人聞武陽侯薛祿將喜曰易與也及聞親征果大懼就執

嘉靖庚戌之變趙公貞吉力排和議言虜人用兵氣之

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虜果以二十日退去

按匈奴舉事常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見匈奴傳

益智編卷之十四終

益智編卷之十五

兵戎類四

設間

晉楚遇於鄢陵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

宋劉延慶進兵攻遼營於蘆溝南蕭斡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

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

鄭桓公將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擇鄶之良田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齊韓魏共伐燕楚王使景陽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汝所營者水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

其表軍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魏失其與國夜遁楚師乃還

趙張孟談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襄子往見孟談曰昔智伯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

疑而謀敗

燕樂毅攻破齊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立田單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有隙單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刼代毅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千餘牛爲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刼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按火攻之法始於楚之燧象田單變而爲火牛楊琁又變而爲火馬江逌又變而爲火鷄趙遹又變而爲火猱皆以致勝所謂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可以古法泥哉若泥古而不知變是王則邵青之火牛祗成擒耳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項王意忌信讒必内相誅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鍾離眛等爲將功多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羽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大怒乞歸疽發背死

鶴林玉露曰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高帝擊陳豨問豨將爲誰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管涔子曰問捐金行間之計可常用否曰此不可以一律論也秦王用之於郭開而效漢高帝用之於西楚君臣又用之於陳豨諸將而無不效息王兄弟用之於尉遲敬德而不效寧庚人用之於朱寧滅賢輩寧賢輩亦各受其賂矣宜效而又不效用計者人成計者天

建初元年詔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班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

須夜鼓聲而發乃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韓遂復與馬騰合李傕使兄子利共樊稠與騰等戰于長平觀下遂騰敗走稠追之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語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

按韓遂之間樊稠可謂巧矣及渭之戰何忽自忘

而以京都雅故請與曹瞞相見遂爲所賣韓與馬卒相疑以至於敗以已之所以間人而復中於人之間可笑也

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僞許之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問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克日決戰大破之

拓拔魏攻宋毛德祖於虎牢德祖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逹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信疑之言於魏王繼殺表

魏江夏太守逯式纘作邊患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陸遜卽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罷免

東魏段琛據宜陽遣牛道恒煽誘邊人韋孝寬深患之乃遣諜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迹於書若燈下書者還令諜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晉杜預都督荆州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陶璜從海道至交趾九真太守董元拒之將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

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元有猛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曰象尙如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璜遂陷交趾

王澄將赴國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亾去澄聞以爲信然散衆而還

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攻慕容廆諸將請擊之廆曰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

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携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竒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爲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悉獨官僅

以身免

呂光遣其子纂伐乞伏乾歸使呂延爲先鋒纂克金城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徑進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㝡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闘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戰敗死之

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爾朱榮使侯淵討之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千餘人淵設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竒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内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齊末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頴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

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頴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筞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乗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説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

諜内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頴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頴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唐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趨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走汴思明復陷魏州

按崔光遠非知兵者也使處崟實與思明通謀惟恐幾之不密安肯揚言於城下其爲欺易辨而光遠略不加察乃自戮一驍將能無敗乎後尚結賛

欲以計去李晟引兵抵鳳翔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正思明故術也德宗識李希烈之詐書能不疑於渾瑊而亦不能無疑於令公何哉

馬殷命其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應對唐莊宗謂曰聞部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廵則此湖不足飲馬耳莊宗大悦既而曰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希範不察歸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

宋太祖忌江南留守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别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李允則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允則在雄州諜者嘗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織巧無毫髮之異且

先期至携至榷場使茶酒卒多口誇説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允則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

雄州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

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諜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曹南院瑋知渭州夏人撓邉有智將鞦鞨與渭對壘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覘視兩界曹患鞦鞨智勇探騎伺彼廵邉兵來適鞦鞨病月餘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賻贈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

宋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其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即舉火燒祭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鞦鞨其下反側不安率衆内附

元昊腹心將野利王天都王數爲邉患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表授三班借職力辦其家事嵩既感恩世衡忽以他事掠治之極其楚毒嵩終不怨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曰誓以死報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置衲衣間祝曰此非濵死不得洩若當洩時但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笏遺野利嵩至致世衡命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龜棗上元昊元昊召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堅執無書箠楚極苦終不易言又數日召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矣乃褫衲衣取書以進

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心知元昊所遣佯爲不知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内附厚遺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間天都乃爲野利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沒其文雜紙幣中伺有虜出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

按夢溪筆談云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

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乗間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番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寳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以緣邊職任錦袍眞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歳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銀器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自此君

臣猜貳以至不能軍所記與前大異又以野利天都爲一人未知其孰是也據史野利王即剛浪陵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歳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夏隨爲鄜延路副都總管元昊反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賊曹成據道賀二州岳飛至茶陵奉詔召之成不從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破其砦

兀朮與劉豫闔廬州岳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也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

冀緩死即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之期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國朝俞通海攻趙普勝不克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所爲乃重以金幣賓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

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卒見殺

成祖將攻大寧劉眞等閉關不敢出　上曰劉眞無能爲也陳亨素攄誠於我但爲卜萬所制若以計去萬亨必來適邏騎獲二卒至乃作貽萬書盛稱奬萬而極毀詆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厚賚之置書衣中俾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眞亨搜卒衣得書遂疑萬

執下獄兵至襲破之

吳高楊文守遼東　成祖語左右曰遼東雖隔山海數擾永平常思所以靖之吳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去高則文不足慮矣然非用智不能去之遂遣人賚書諭二人與文書則盛毀辱之與高書則盛稱譽之而故易其函若誤寘者二人皆以聞於朝朝廷果疑高削其爵獨命文守遼東由是兵無紀律人懷疑貳不敢數出矣

正統時閩賊鄧茂七戰死餘黨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賊將張留孫者極驍健茂七多仗之千户龔遂榮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伯孫檻之京師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濙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興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

嘉靖中倭寇圍巡撫阮鶚於桐鄉攻城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有麻葉徐海二酋乃歸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綺繒數千疋月下舁送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

有異志遂拔砦歸城得不破

益智編卷之十六

兵戎類五

戰略上

比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覆伏兵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釆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役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坐猶守也

晉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涉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飾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按燕悅綰與冉閔戰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袒此

越伐吳吳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及昏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令左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違旦亦中分其師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左右軍遂涉而從之大敗之於沒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觧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檝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曹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黒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為當

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按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譖虗之計與操略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屯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

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已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無敗乎

魏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騎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剄

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皆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奢曰內之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欲戰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漢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定魏爲河東郡

按杜佑通典云軍行遇大水無津梁舟楫以木罌
度用木縛瓮爲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瓮間闊五寸
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所謂木罌瓶
即此法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淵遣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出其北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

指襄平必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國初故元梁王聞王師下晋定遣達里麻軍曲靖以備我師沐英謂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鋭扼水上英别遣數千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元軍見之陣動英乃督師濟江麾兵進戰敵衆披靡生擒達里麻

成祖師至淮上盛庸領兵數萬戰艦數千艘列淮南岸
上命將士艤舟編栰揚旗鼓譟若將臨河者而别遣丘福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漸近敵營舉砲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棄戈甲而走盡獲其戰艦遂濟淮

朱能討安南　成祖勑能曰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以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選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

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諸將如上旨果敗之于嘉林江

韓信與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

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誡曰虜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莫信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弃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所出奇兵二千候趙空壁逐利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巳不勝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兵遂亂漢兵夾擊大破之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此勝何也信曰此自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淮陰用兵最奇而井陘一戰尤奇其奇不在背水陣而在馳入趙壁立漢幟蓋巢穴既傾則耳目

回皇心膽俱喪雖百萬之衆不戰自潰胡潘之襲慕容超周法尚之敗樊猛張須陀之破盧明月韓蘄王之斬劉忠近代張式之之殪闖冦皆此法也

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譛其將反法尚遂奔周陳遣樊猛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巳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皆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于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疾走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舡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大敗僅以身免

隋涿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羅士信秦叔寳請行于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寳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

宋長沙賊劉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莫敢攖其鋒韓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按兵不動者屢日衆莫能測一日與蘇格便服聯騎直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其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面山上戒曰賊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旺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卒植旗蓋于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遂潰亂上下夾攻大破之

國朝張楷既破閩寇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為九龍山兩

山巔皆賊寨會日昏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燎環山走達曙以懾賊選精銳三千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鬬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兵已據其寨發其滚木擂石下殪之死者萬數觀音遂平

韓信襲破齊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救齊或說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曰吾知信易與耳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遂戰與信夾濰水陣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遂平齊

按唐大宗預壅洛水上流候賊半渡決堰而敗劉黑闥與此同

周亞夫擊吳楚因自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謂伏兵）於崤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崤澠間果得吳伏兵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肯不往梁上書言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

既餓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魏元忠曰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俱爲上策
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是必射雕者也乃從百騎往馳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不敢

擊我乃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復還至其騎中解鞍縱馬卧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馮異與赤眉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
唐吐蕃寇臨洮王晙率所部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以拒之吐蕃將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
岳飛屯宜興與兀朮四戰皆捷敵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
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武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

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閉營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以精兵承其獘乃可克也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破走茂復求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安坐不動吏士皆曰賊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粮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不得戰果引去
晉周訪擊杜曾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畏訪先攻左右甄訪令其衆曰一甄

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勇奔赴曾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甄音堅卽左右翼也

五代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楊行密遣王景仁救之師範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破之遂斬友寧

國朝李文忠救大同營于饅頭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項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

東漢岑彭下巴郡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欲叛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還恐爲所制會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疋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轂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羌冦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畧遷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晨夜進

道時冬月多雪使驢騾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

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囬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

荆州刺史度尚討桂陽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陽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

所亡小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竟赴賊屯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國初李文忠破苗軍于於潛獲其寶貨甚富文忠恐士卒貪貨財莫有鬬志因悉焚之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

段熲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賫璽書召熲熲于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三國孫策攻會稽王朗拒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孫靜説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暮四維然火誑朗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

曹操與袁紹拒於官渡荀攸言于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粮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乃選精鋭皆用袁軍旗幟

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遣兵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

國朝靖難時南軍聚於德州資粮皆道徐沛來　成祖遣李遠率騎六千擾其餉道令軍皆易彼甲冑使遥見不疑又恐臨戰難辨各揷柳枝一握于背爲識遠至濟寧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火焚其粮册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運饟軍士敗走而德州兵氣索矣

孫權遣周瑜逆曹操于赤壁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鬬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又預備走舸係大船後引次俱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流舉帆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操軍士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飛埃絶爛燒盡北船操敗走

我　太祖帥諸軍入鄱陽與陳友諒遇于康郎山　上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至晡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餙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鬬敵者令敢死士操之

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舟數百艘悉被燔死者大半

宸濠退保樵舍伍文定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遏其徑渡時北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虚若一失利大衆且散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葦灌油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遂多竹葉火及輒然焚溺死者不可勝筭

司馬懿圍公孫淵于襄平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欲移營懿令軍中敢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晝夜不息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食資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

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淵突出懿擊敗之

田國讓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絶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晋蓬陂塢主陳川以衆附石勒祖逖率衆伐之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鎮東臺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

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朏獲米謂遜士衆豐飽而與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剏以驢千頭運粮餽豹遜遣潛等追擊於汧水盡獲之豹乃宵遁

慕容恪擊魏王閔閔所將多步卒將趣中林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善射者五

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望見大幢知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

益智編卷之十六終